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〇・經部・春秋類

公羊義疏七十六卷 〔清〕陳 立撰……

901.105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綴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卻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議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人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已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鄭玄尚書孔安國毛詩鄭玄周禮儀禮注皆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實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疏又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學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曲禮鄭氏注題禮記王肅注題小戴禮記是其證也孔穎達正義曰禮記之名起於漢世劉向校書得二百四篇題曰禮記馬融鄭玄傳之盧植又以己意刪定禮記唯餘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記是禮記之名起於漢世也鄭氏注禮記目錄云名曰禮記者以別於大戴也是鄭氏已有禮記之名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曰公羊解詁以別於餘傳也公羊者公羊子所傳之經也公羊子名高齊人也舊說子夏傳與公羊子公羊子傳與其玄孫公羊壽壽傳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故公羊有胡毋之學焉公羊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傳文多有胡毋生之名故知胡毋生亦著竹帛也

引[illegible]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愆期語
妄問答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
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
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
怪擇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
石焉期沓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當在卷數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閻元
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
者鄧齊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
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隋唐間
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
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解一卷未知何
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
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
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衍之當在永寧之前乎此
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

元年春王正月疏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固此可知太歲所在公之
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元
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桓元年歲在元
乙丑今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庚子
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
公羊義疏一　四

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
年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
一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
賈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
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
故全然未曉轉信庾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
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閻元
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辛卯今曰
今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己酉今曰癸丑成元年
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
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
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
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値超辰之
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
歲龍度天門是也白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
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占又定元年歲在
在己丑今曰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
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十支與今人所推
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僖元
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
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
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戊戌是也按
子爲春秋追而修殷厤是春秋實用殷厤殷
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

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部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部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馬光陳晃上言麻元不正宜改中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部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厤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之形近而遇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具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厤以爲部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皆省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據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據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曷爲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據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億度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據彼難此則如下傳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所據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注明云諸據疑則明有所據矣特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

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及衆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公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通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迓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之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侯也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即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謂毛本摠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系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之道皆統於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與五形可謂得其眞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地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而稅一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彼髮衝冠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蠆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圃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

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上地所有先以人宗朝編記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改元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爲太太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以木言之也又孝武紀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木言之也又孝武紀元爲天地之始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正作元者謂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衡無原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後言王天不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僭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得直稱王故渾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譏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白虎所云反傳違戾

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棄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贊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各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已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有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帝而稱聖人間其年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一公論之相宣之紱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以繼之以火繩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興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者義以繫於周惟強扶弱常繫周世故曰歸明於西而以垂法而魯之僻於二伯且魯無可貶也於聘之事春秋可以貶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則大惡也就十二

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麟終於獲麟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爲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繼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義和之官君勑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天之所有不繫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爲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繼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義和之官君勑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天之所有不繫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

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方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春之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始卽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憮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顓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

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成湯崩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洛誥五月丁亥烝命惟十有三年大烝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錯出古今文多如此春秋獨一無雜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史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國時木名者凡歲首正同異也○注昏斗至冬○舊疏云上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參中斗柄縣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昏參中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辰則大火加十五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調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歲成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推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子則大雪加十五日指丑則冬至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午則芒種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酉陽之維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證故問誰謂疏注孰誰○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不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證正以死證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

公羊義疏一

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證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曰王者孰謂疏云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之王白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也文王世子稱武王爲君王是周公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門子周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舊疏云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文王按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之法度文王之義春秋有五始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證故問誰謂疏注孰誰○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不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證正以死證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

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證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曰王者孰謂疏云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之王白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也文王世子稱武王爲君王是周公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門子周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舊疏云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之法度文王之義春秋有五始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備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戌午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絀將王火爲之相也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曰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儛號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口衣青光遷造西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衆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搤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厤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創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追稱王創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始舟爲梁卽以造舟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皐門應門亦卽以皐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翼王緒箸者稱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曰受命之祖也文王受命必歸文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卽上繫王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繫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之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益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時王不能頒月以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厤未必盡合周厤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欽又云殷之質非天子之困革卽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卽上抑耙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崇盛邾非天子之繆卽陟耶盛邾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家者非卽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繼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繼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繼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義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繼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繼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始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王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曰月而後言王〈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易爲先言王隱四年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昜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據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爲問當如何氏解也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

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疏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檀文云正月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二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受命而後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正月也又重正月者承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申之曰王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如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紂誅惡以救民除亂以安民故曰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文王受命而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朱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

公羊義疏　一　　玄

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旗之制有法而然也何明易姓示不相繫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殷瑞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厲王時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繫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者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儀志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而上也若一因前制修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已物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上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統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四而相復威作園號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威作園號法象其宜順數又云殷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始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咸精符云十一月

吳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盖謂文王彼有奪之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鄗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即疏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綏幅尚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綏幅尚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綏幅尚赤旗赤亦統名也其變犧牲者舊疏云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周駾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牲角卵祭牲白牡尚祭肺正赤統者郊牲騂剛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別衣服此其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必改朔也舊疏云器即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璜有虞氏之琮親也尊也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

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率以八統記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麻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咸以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注據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遠據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今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董仲舒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

命包咸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如三代所尚自是依天命之色也以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何言乎王正月注據定公有王無正月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暫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事書也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注據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遠據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今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董仲舒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

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見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戴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之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補氏鐘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正統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是爲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之義也春秋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正

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談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出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衡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也王不承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本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脩天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習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年春三月王四月正月五月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

馬王奉天出教諸侯承行之以治其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覩者非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褒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覩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博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偏於凡有血氣之屬恐懼之屬於聖人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愼恐懼之屬於陶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隼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離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爲人君父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無必踰篡弒之誅故曰知通之近知風之德矣詩云關雎之亂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曰文王既没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元爲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爲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隆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乎讓○注以不至公意○舊疏將讓乎恒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正月爲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咨之則專據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爲說也

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據刺至不能○莊三年公灭于郎傳曰刺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而後不能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後不能救紀而後不能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道視人所惡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慶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注平治也○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治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曷爲反之桓注據己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上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者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之成人之道也疏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正義曰禮記曲禮文彼注云人年二十有室始學禮可以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世猶從上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白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

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卽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客位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加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故總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尚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已也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文子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之成人之道也故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

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諡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異貴賤也則以卿爲賓公白爲主迎賓揖升自阼階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也○注天子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之冠禮此又言冠子皆山下升上解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王者太子亦柄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篇云王者太子亦柄士何柬降於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其爲尊卑也微注毋俱媵也疏注毋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妃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允也○注聲子生隱公之時已爲夫人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國人莫知注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七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滿五十不御俱宿非人不媛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大衰負食非肉不飽寢

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已若舜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爲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桓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尊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曰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爲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老然下十一年桓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但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獲且長以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得立疏注據賢至得立○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爲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捷菑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且也長彼以獲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遞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貿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貿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爭疏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訃於同國以匹敵訃鄰以無敵解適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鈞以卜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即一人而擧生白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即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敘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復鄭說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賈者夫人姪娣也即賤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告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總且大夫絕緦也韓奕詩述韓姞所從自應比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縗是何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傎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貿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

云夫人無子立姪娣之子文家先立姪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次姪娣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與此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尼矣復令其隆之適姪娣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德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質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

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其母丁姬崇章皇太妃恒溫鄭用轂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其母丁姬崇章皇太妃恒溫也則議宜補太夫人何書僕射江虨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之耶竊見詔書常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之命于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訓公羊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訓公羊方策以示後世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母以子貴者明矣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解詁箋云不書即位若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諦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非正也夫人之子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夫人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非正也夫人之子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

公羊義疏一　元

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係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末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之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之臣無服邦人稱之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下稽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良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係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末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之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之臣無服邦人稱之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下稽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

元王周迫太王岐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平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元王周迫太王岐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

日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論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屬人之傳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論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屬人之

紓禍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白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

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

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爲其子得遂也注云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爲其子得遂也注云

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

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唯爲

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貴之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

公羊義疏二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疏〕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岐曰邾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鄅偪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玉繩志疑爲息疑爲塗晏子諫爲鄒之長塗二縣水經注渭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郎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于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邾縣北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後也劉武王時封其苗裔俾侯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　一

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鄅偪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玉繩志疑爲息疑爲塗晏子諫之長塗二縣水經注渭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郎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于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邾縣北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也通釋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婁文類聚引劉昌魯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爲鄒穆公爲魯穆公改邾爲鄒不應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昧陽本毛本監本俱作小爾雅取聚叢也今本取皆譌作最此傳釋文昧亡結反則作昧從末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從日末聲與從目末聲之字有別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沛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即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城春秋隱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讙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魯諱明矣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注〕會及暨皆與也〔疏〕爾雅釋詁云及暨與也說文曰部與黨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及與也書堯典汝義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遺文都爲一言會者即舊疏云或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　二

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長曀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疏〕注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也玉篇最聚也又要也叢也釋詁最叢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之戍尹注皆云最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最之哉司馬彪注曰最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樂戲于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最鵬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最亦聚也最字作聚也說文不爲最字釋文最聚也今本最皆譌作最此傳釋文昧亡結反小爾雅最小爾雅取也本二義後人以最字有聚義遂改最爲聚而最之本義轉晦矣小爾雅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音則庶幾最當從說文作最說文最積也最犯取也

人多混叚爲最叚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叚史記功臣年表鄒侯孔藂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叚叚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叢聚貌與叚同○注直自至之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僞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合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語況之也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男女得以及時也創汲也疏引此傳文解之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有汲汲意之暨猶暨暨也疏○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涉下文意不遝也而衍釋詁曰遝及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即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邪部曰息者眾與詞也引唐書禹貢暨魚孺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息皋陶按息皋正字也息之假借多作洎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洎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洎是也又作暨洎也記塗不暨于楬釋文劉本作暨是也

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文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則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字也

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文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則君亦以儀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桓十四年齊侯疑父卒不字○注據齊至爲名○舊疏云是言齊侯以疑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字也

以疑父爲名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名故下答之以名注據齊侯以疑父爲名注以當襄知爲字疏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襄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始也

名也是字易爲稱字注據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爲褒也
屬是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
嘉之曰褒無土連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褒之者儀父本在春

秋前失爵在名例爾疏注以宿至褒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執及之囚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恩爲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褒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則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門者即封邾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天子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事褒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非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

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夫爵者例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破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爲褒之注據功不見疏注據功不見○釋文見賢遍反爲其與公盟也注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疏注爲其至難

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爲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王者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舊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慕義趨聖是也○注盟者至來也○說文冏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

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戒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曰王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伯姬孔悝用猴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伯姬孔悝用猴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然則盟者人君用

也疏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眾也○正義曰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据眾盟以難褒也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議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風俗通曰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正義曰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鄰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制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褒貶之法託隱公爲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爲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繒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豎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据正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露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鄭伯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鄉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鄉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貴若如彼傳云公揖儀父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所能眞權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鹿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閻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鄉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鄉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勉強也國語晉語大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曰進○正義曰譬若至其後○何云漸深知聖德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義貶惡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卽傳文訖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義貶惡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

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云孫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盍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戰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曰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盟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掇亂世約信故盟者渝盟例日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而不盟

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之也　疏　昭卅克齊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破截亦殺也爾雅釋詁勝屑勘劉殺克也注轉相訓且引此傳語殺梁傳克者何能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注　以弗至何能也能殺也　疏　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惡也故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甯曰段恃寵驕恣謂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隘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爰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

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貪虐百姓故也左氏說非曷爲大鄭伯之惡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　注　据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　疏　其世子申生彼注据晉侯無克亦惡晉侯故据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注　如卽不與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得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注　如卽不與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　左傳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

門不義不曬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依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鄙皆毋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鳳校宋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殺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穀梁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大夫爲重耳若讒失敎則晉侯殺世子毋弟目君之例謂視專殺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樾平斯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疏說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脫之矣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六傳先祖爲之已毀之矣而彼皆言不如此言如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殺之矣○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脫之矣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

咒之鄭注成平也識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之以將更寬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剸為鐵鐵刺也剸割也刺割臏罪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同族奉祭祀之同姓有辠則死刑殺以徇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此言心瞥瞗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公羊義疏二　四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君〔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是段為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也日君以其日君知其為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今君親克段于鄢猶斯義也若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弟〔疏〕弟○襄三十一年傳云鄭公子喜帥師伐陳討殺其君之賊也討賊例當國君親帥師此不言鄭伯帥師知公子喜專命而行故書其名以貶之此段不言鄭伯帥師知鄭伯不親帥師故書其弟以貶之也

不稱弟〔注〕據天王殺其弟年王稱弟〔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皆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已絕故亦不地〔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鄢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問之文此傳云據其地明當急誅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亦不地也〔疏〕據齊至不地○

何以不稱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之不當國雖在外猶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

宮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詠也其爲詠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頗作外然非齊臣詠不得引爲此例昭八年滅于徐亦吳封之于防頗作外然非齊臣詠不得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爲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爲例矣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至同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解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徵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以爲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弒君九月彼詠已歷三時故范云譏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緒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猶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目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厲公從母氏之欲盜騶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毋肉之親桑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丰書者下三年曰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土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例皆在深察而其義亦自所專上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妙豈可一言之發眾例具舉蓋此經上爲惡失親親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

宰宋聲義通爾雅釋詁宋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予采歷文引馬注云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厥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咺是何字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

本嫌宰爲官〔疏〕杜云咺名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爲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爲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上爲宰下之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咺者何嫌宰爲咺名云宰咺之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咺實爲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爾宰矣爲以官氏〔注〕據石尚〔疏〕注據石尚來歸脤是也舊疏云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爲難也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冢宰之屬有上士六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公羊義疏三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句容陳立卓人著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匡運周偏德不能匡運周偏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棄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

下十三十有二人皆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中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于人中士錄名呾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梁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下士稱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公羊說宰咺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呾者以爲宰士也似正以呾爲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疏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聰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即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禰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昵說文日部曛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即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

疏穀梁傳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波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之則惠是桓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辛故不稱謚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即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可弗暇也即弗夫人之兒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亦自有謚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攷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辭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于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于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即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既說公羊說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也自虎通所載後一說則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如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

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字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文王之如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之稱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母孝公之妾也故鄭玄以爲仍稱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何以不稱夫人

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

倍公成風之禮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
注此難至夫人○此據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
稱夫人故發宜有譏仲子子柯未爲君猶憲公之妾故無譏
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篇云人妾所以無譏何亦以卑
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譏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
妾無識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譏也文九年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己爲君故
稱夫人與
仲子殊也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
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
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故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廟
時未必即遷尊
仲子爲夫人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
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
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
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
纁二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疏○賵所以助主
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賵送也是賵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
兩言之者賵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賵玄纁
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賵於宋致詞曰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
夫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
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
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賵又有賄賂爲喪事所以助主
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賵元纁束馬兩文故知
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賵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
馬曰賵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
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
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陳蔚之云賵
馬欲以其駕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
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
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賵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
賵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
四牝騵騵彈彈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
○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
乘黃大路丁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
子駕數易京氏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全大夫

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間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
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
馬而一師監之也何書顧命諸侯入廟門皆布乘黃朱言獻
四黃馬朱髦也既實門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閑以
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
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
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
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
駕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荅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
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
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
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
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
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
載與何氏異武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
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共大夫皆一轅車夏后
氏駕兩謂之驪殷益以一騑謂之驷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
本從驪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
頌云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

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
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
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
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騋郭注周禮曰馬八尺
以上爲騋按周禮庾人騋作龍龍騋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騋
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
儀禮觀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略充庭薛注乘駕
幹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
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庾人又云七尺以上曰
騋注引爾雅騋牝驪牝元此不及騋說文騋一云馬八尺爲
龍七尺爲騋川周禮也庾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
騶下云馬高六尺爲騶引詩我馬惟騶許於龍騋俱本周禮
蓋以騶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
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
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
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薄言駉駉是也駉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牝騵騵彈彈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乘黃大路丁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氏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全大夫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緅緇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緅緇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

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惠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士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綠再染謂之纁纁益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弁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其事而已皆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也知生者賵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具數若何曰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踰到踝上到髀位尊德厚及親者賵賵唅襚貧富有差二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裳爲一稱素端一皮弁一冪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爵弁一爵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賵貨財曰賄玩好曰贈衣被曰襚何氏或即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賵賻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例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彼下云兄弟有服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

謂春秋制也○注賵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賵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賵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賵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賵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賵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言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賵疑作賵○注賻助也○說題詞又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也幣所以助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謂賻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賵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賵馬入廟門注賵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賵仍以送死爲主下故疏云賵實生死則施也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注襚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襚遺也白虎通崩薨云襚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襚謂以衣送敵者死曰襚也若然詩碩人設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襚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襚襚遺聲讀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襚名遂以襚專屬之凶事矣吳氏夌雲經說云按襚當讀爲稅稅之爲言挩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挩而稅取解挩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賵終者衣被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襚終者衣死人親襚之是則賵之爲稅衣之爲襚也二字又別此借襚爲稅稅聲近襚也○注知生至賵襚○按知生死者皆爲賵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生者賵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賵專施於生襚專施於死賵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賵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賵今本已誤沿儀禮今本既夕禮公賵注賵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賵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賵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有服

親者可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賵不云賵也皆可爲何氏賵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賵主於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送死追生贈謎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終副至意也贈賵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贈知死者贈賵謎贈所以送死贈賵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又以賙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賵贈謎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逃及贈也士喪上篇有謎下篇有贈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爲多知賵生死等矣是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注據非禮疏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繁露傳其志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

傳但言諸侯賤倘告於諸侯疏白虎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子者不敢自廢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卒君臣會葬文襄之霸士卒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士卒上會葬文襄之霸士卒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遍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薨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士於相哀問略於相弔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明亦告諸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言諸侯之賵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也舊疏云諸侯相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起其意

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

成其賢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以知其賢也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義故善其以仲子喪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奪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其言來何注據歸含且賵不言來疏賵是也釋文作歸唅云本又作含下同校勘記按唅非也依說文當作琀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

歸僖公成風之禮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葬會葬所以通哀序忠必有所費容其事故僖閏不必責其及時其合賵禮之等皆死者所須若且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相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其言來爲若已在於內矣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合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成風也兼之非禮也

疏據歸含至主名○穀梁傳曰禮賵人之母則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也兼之非禮也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皆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備爾無之其實惠公仲子亦不及事言來何氏自據使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召伯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賵禮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之證矣　何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曰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尚未

也疏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羊說諸侯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駿曰元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則文矣是鄭川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蒲衛純臣詩疏引異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家以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羊說諸侯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駿曰元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則文矣是鄭川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

上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哀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一純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親親之詞也傳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

執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
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
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
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
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略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譏

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疏〕壯二十二年秋七月
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
微者也彼二文汲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
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
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
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又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幷會故也疏言謂其爲介者若聘
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繫露爵國
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
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

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
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爲上士矣襄
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
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小功德者受小爵土大材者
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小材者受小官位
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之序而後
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
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
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
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
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
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
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
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
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楊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
監毛本脫者字殺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
微者也○注祭伯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
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尊及可知其微人與
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
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
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
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
曹與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亦與盟可知白首其榮
辱者若疏云理是則主人先辱接春秋以
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襄之即首其辱也○注微者
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
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
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
即僖十九年冬會陴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
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穀
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
信子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
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錄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
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貶下盟
于狄泉注皆文年老志哀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
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問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

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疏〕傳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言奔別國即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即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辱○傳疏云一則罪魯受拔人故曰以罪舉拔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編也○舊疏云問外至編也○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最能援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奔者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于之位祿也繫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晉挾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挾殺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爲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

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凡將那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祭仲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字皆作祭惟借韋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尚仍其西都舊稱許六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祊如鄭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厯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代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皐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滎陽汜水之間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賈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二十冠時稱字加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於初字時故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字以明亦得謂之字也禮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祊之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至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北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家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閒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故吉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卽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耳當蒙上日與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在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臣來奔魯者惡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卽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惡書月是以王子瑕之徒悉書月按襄二十年夏五月甲午宋天王殺其弟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爲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皆

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爲上事發其即位爲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閩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據臧孫辰書日（疏）注據臧孫辰書日○文十年也舊疏云問下五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貶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故也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爲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爲惡也俊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

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與聞乎弒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爲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本云隱桓卒而不日哀十四年狩獲麟乃日之者隱桓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己與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己與高祖曾祖時事也所見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

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已遠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物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攅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曾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處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蓍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盡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昭定哀也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見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貶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定元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自傳聞自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

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惡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尚無知識亦不得據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于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于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卽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

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議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別制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弒父父殺子爲恩衰臣弒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鉇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凌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思衰義缺事不必專隱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論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

公羊義疏三

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已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已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濟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彼注云已絕卒之者若尚爲大夫然則敖作喪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甲子公子季友卒注云書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之是也○注於所至旣弒○哀十四年傳撥亂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雖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記段曰說文無弒字蓋弒字轉寫之誤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云鄂本閩本角長兒段借爲弒字按說文角部弒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謂爲

公羊傳弒者曰臣弒何注弒殺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尚麤弒漢藝文志庶得麤弒以麤弒連文則弒非麤字也麤弒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弒从殺聲古讀如倉轄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麤弒蓋卽麤粗管于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耻繁露俞序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曰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耻之文故說文弒讀若麤弒皆謂麤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弒之讀才古戶反與弒之音同是也○說苑指衡疊知篇夫竹本麤而末微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縗密不能麤其論衡之物也其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以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子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國卒葬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不書外小惡不書

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非二十七年莒慶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賢也莊二十四年莒慶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注以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剜鄂本作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世則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諸夏也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夷狄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邾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

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世則諸夏為外所傳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注以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剜鄂本作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夷狄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之義治之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大

爲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一終

子汝蒲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緣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例雅釋器移謂之涔釋文涔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卽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駉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

日吾欲南伐何主莒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隩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開隩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坼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爲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爲存燕而賜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竟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覽

與白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遏人義遏我何以異乎故白稱其惡謂之潮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之謂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曰正雖能正人我不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白正人此之謂也

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討蔡之罪非不能正楚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邵子之於諸侯無所能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邇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正人也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經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追○白虎通禮樂云戎狄皆略不刑君臣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刑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常歲唯至互市乃來荷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盛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論曰孝文時匈奴冒頓單于驕倨慢書辭語悖逆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注言其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也舊疏云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公羊義疏四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

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兒春秋其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

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

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何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滕莊子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拔毛氏兼本左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拔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舊疏云朝聘書時○攜字依鄂本補監本四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伐注鄉猶離也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鄉者曰伐注鄉猶離也侵精猶精密也鄉卽淺精卽精淺精卽精密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繁露竹林云重也慮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眾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

惡者不仁德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隣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衞靈公問陳孔子吉詛豆賤兵而重禮也故云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讎者孟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至之道○云諸子梁惠王云卽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搆怨不止也○注諸侯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孚伏尸流血無已時不孚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侯痛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辭已是其惡戰伐之者居下是其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卽將隆師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卽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難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漢書古今人表作亾駭穀梁作無侅下八年無駭卒周駭侅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侅奇侅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荃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帥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彳部衛率衛之衛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公羊率師之辭也段氏玉裁注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率都建旗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注古文率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聘禮

為疾始滅故前此
據而難之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邾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邾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
宋其謂之邾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之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邾鼎然則宋滅邾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
辛未取邾傳二十年邾子來朝傳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
也　前此則曷為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焉爾猶
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
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
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為會謂於是始為會也禮記三年
問故先王焉為之立制謂於是為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
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
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曷為託始焉注
據戰伐不言託始疏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
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
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傳春秋修之之行事故

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
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
會者為之其詞則某行罪焉爾又舊疏引李巡說云孔子因
孝經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屬參春秋
秋也于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
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
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
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眞為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
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亟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
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詠也○
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
於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詠者繁露王道云詠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自復為唐之盟
詠諸侯得以大劇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
之盟也○注書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祭公孫林父甯
之王者詠之也歸姓師師滅沈定六年鄧游吉師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
姓師師滅沈宋不三年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者繼于
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者繼于
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讖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讖故
於無駭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據齊師滅譚不言入疏
張義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
莊○舊疏在內大惡諱也注至言入

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
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
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
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
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擅土地以
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
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
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
率師矣內諱獄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平○汪明魯
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言入即與實入
至父諱○所謂為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為後世制法於
內事多所諱明為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
至日不○鄧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
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省人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已有此注而復
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
言之者正以彼月為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
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
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
桓能自復為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
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為八十四
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
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麻閏
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斤為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
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等處近
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縣地然極已
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復與盟況上下
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義不信者
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
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為後
背隱而善桓為句桓為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
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為唐
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為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
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為於此有善桓詞與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炎帝之後有善桓詞與齊莊四年齊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疏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東北紀本在東海
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
劇亦偏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
南城青州府

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緰左氏作裂繻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緰緰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緰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屨緰音須惠棟云緰讀爲投說文緰貰布也古緰與繻同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逆至

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接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侯爵賓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不得爲大國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據

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決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

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也張氏惠言謂士昏禮亦但言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母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皆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紿曲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

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然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于無父母命之親皆沒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者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兄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躬命之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稱父兄師友也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據

據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據以問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陽不據陰不得達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義是故存伯姬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義婦人無外事○通曰紀侯之母使屨緰來故通不稱使也紀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卽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子娶婦卽紀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此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太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書〔注〕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據伯至逆人○
猶譏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
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日三曰月四曰王五
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
絕譏較貶絕爲輕重之旨也〔疏〕注譏猶是也言
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易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雅釋詁文
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
皆爲本事故譏始不親迎也〔疏〕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
不問曷爲矣譏始不親迎也〔注〕
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
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
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
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
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
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
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
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
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
公羊義疏四

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
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
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督爲媒可則因用
昏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卿
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大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亦以
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
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于門外詩大
雅大明非禮則何氏亦以天子諸侯皆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
齊風俟于門外壯婦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
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歷也況大夫以下乎故云其實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
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婦
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云下云婦人三月然後婦見
舅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敬
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云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五禮許人故受其禮於
廟也即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於女家俱告廟行事而歸家未嘗一
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
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徙
面文王猶爲西伯八年虞芮質成而文王始稱王改元稱
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
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

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愆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愆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證然楚弒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卽合告廟豈得告莊共之廟乎當以琊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親迎之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亟何氏所本也說文迓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按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增御婦車授綏輿輕今昏禮多房中二字益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階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壻相見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

矣注以惠公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荅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注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爲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侔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之爲生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湯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卿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繻來逆女是也疏傳女在其國稱女女四年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兒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父純衣纁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娣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宣元年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公如齊納幣不託始疏注據納幣不託始○卽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道伏羲制嫁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日月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

四年稱婦姜氏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嘗紀履綸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儿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莫雎之時實迎主授女既從實則婦而非女也出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人大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爲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爲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緜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爲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爲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爲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以莊元年傳云翬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莊三十二年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注知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故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又云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帛同伯帛同也杜子春讀伯爲白書或作帛古字通用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喜文選注作帛古知伯帛同也杜子春讀伯爲白論衡作帛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邑城陽東北濞于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邑縣東南有十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罔受命之制

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東北逕紀郢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鄒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氏遂以帛爲白或作鼏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厤十二月書乙卯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妾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氏亦取于宋未知所據何以不書葬注據姒氏書葬疏注據姒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

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新宋得麟又文論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推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秦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圖云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東出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東出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紀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闕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興北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王人虽微序者其辭而聞其諱則未知已之四年傳之所述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已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王人雖

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臨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復稱夫人禮葬之盛莫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爲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遂其所以責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諒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爲君隱母卽不得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酒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葬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遺桓之弒故痛之也○

注書者與入同○卽上注日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日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記於上此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卽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卽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以其正色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何以例推必兼書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春秋文外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制典則然按當時文語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故封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故封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後使得服殷之服助祭于周周須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一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孟梁丘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以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殷人尚質也尊賢不過二

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夏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二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說也漢書梅福傳亦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竭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孝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衞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近義云王者受命改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前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顯不可更爲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于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政之月後有以地統天之月後有以人統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

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食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載穀梁傳言日不言食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爲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妙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桓八年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鄢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異也注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晻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人君服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礙以伸畫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議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惑則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食星變有藏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鵒鴝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徵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徵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有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徵重始愼終推效者哉○注後衞至

諂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歲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諂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篡宋咸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月周三月與殷厤合又云凡日有所麗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益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日食則揭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

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不失正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正上增不失字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陰乃亂反又乃卧反據音知本從爽今亦訛從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曰是也無不故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月有食之從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公羊義疏五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官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陽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儒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儒弱見陵故日行遲則易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儒弱○諸本儒作需校勘記云儒當倣之譌此倣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倣弱也可證釋文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之故字從日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書月食有字從月不從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書月食有字從月不從日叔重乃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鵴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日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加圍升雲爲何以爲逆書稱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人乃以圍升雲爲何以爲逆書稱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山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安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丑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學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曰有食之之何而孔子春秋丙凡曰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尊尤○論語爲政文殺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尊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纂丙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据以訂正以梁山沙鬼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至崩凡葬皆顯其證此無葬文故云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證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書葬桓王○疏注据書葬桓王至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葬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涂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記崩不記葬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尊無所屈通記葬者則如文公羊義疏五

皇清經解續編　六

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填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注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無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孟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釋訓存存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弁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王者崩諸侯恐何臣子悲哀怫鬱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弁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弁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主之者未加其禮於諸侯亦不得以公羊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弁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討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畔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又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父以事君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不可也故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周人有喪魯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弁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弁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疏注大毀壞之辭疏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　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殞也白虎通諸侯曰薨薨之爲言奄也奄亦大也

崩注大毀壞之辭疏子曰崩崩之爲言殞然伏僵天下振擊失神明聚庶殞滅海內悲涼卽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奄也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薨顚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輝終絕卒之爲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殁見歹部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至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曲禮故爲恩錄疏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

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食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卿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爵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衰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凶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葬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尼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罔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書事謂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馬疏者合疑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氏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嘴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互異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也疏注以尹氏至朝也四月無辛卯疑爲五月之二十五日尹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宰至卒名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

○在昭二十三年其稱尹氏何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俱卒也○舊疏云據劉卷言之

○二傳恒四年夏及定四年秋貶曷爲貶注據俱卒也疏注貶去至起其世也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

曰世世尹氏也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子爲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引千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世卿非禮也注蘧公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篤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本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秉見勢授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謗不能退無罪疏繁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顓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決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絕之義女生外嚮有絕之義公羊穀梁體陰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諸侯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諸侯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思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箋肯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所任賢謂之士卑國危萬世以所任非其人謂之士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大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統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槐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令即此義也○注卿大夫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備傾覆國家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又虛子孫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白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

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蘇無世卿世蘇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若貶言尹氏立王子朝在襄二十五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世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襲二十五年也祁君不書氏示貶者祁君之喊書名今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祁君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襲二十五年也祁君不書氏示貶者祁君之喊書名今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世官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世官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專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天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吉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宗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之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汪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侯三年喪畢乃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酳尸之後○注武氏至義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宰未命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祭何其父亥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毹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下九年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毹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驗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毹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踰年即位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恢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稱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以字衍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淵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

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褻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賜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

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疑之盧校云君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鄫世子巫皆是一皆而問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贈賵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父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饑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

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葬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哀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厲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有四國宋陳蔡衞晉鄭皆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齊爲大國魯同雖伯爵而尊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或以諱故或以弒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唯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後日卒時葬蔡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襄公以後時卒公羊義疏五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義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爾薨而爾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据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皆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詞也鄭註雜記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者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問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既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人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君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是其差也又注春秋書外曰卒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据以相難襄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不臣二王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容客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詩尊其子孫也禮疏引鉤命訣二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齊地或曰濟北京相睢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引左傳云平陰城北有石門山是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岸也水經注濟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平陰城北有石門山是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岸也水經注濟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鄭車僨濟即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陰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愼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卒日癸未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之去七月亦五月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公之卒日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

段偕
地

葬者曷爲或曰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
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外姻畢至
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
注云尊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
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
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
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
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
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
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
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
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
殯葬數之意而作齊肓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
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厚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八月即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葬不以禮也過時而日
隱之也注隱痛也○詩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
疏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
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厚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至是也○
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也○說文心部懈忘也解段
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楊雄元后誄作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
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弒至五年四
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
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
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
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
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日
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
月已討十二月立晉
故責其解慢也
當時

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難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通闕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稟德是以君子威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亂視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本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馬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如匹不止後有公子雍之難衛文公如匹不止後有公子黔牟之亂齊桓公既歿乃議廢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亟教云乎豈曰記專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至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宇女愛之不甚則是愛女則不若愛與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疑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楠於上不若解爲不止若乎益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盍者胡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爲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及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謹受命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

督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弒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且殺孔父以寧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弒殤公孔父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不討賊益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首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以負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不可及於經其及之一端耳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不見左師勃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故謂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詩與晉鄂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當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而於經不書莊公馮殺避所羞也是故讓者春

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國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攝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以下然則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宇女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爲君行即位禮猶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自謂攝故云謙辭

公羊義疏五　十一

公也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慴懾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先君之又孥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梁傳里克所爲弒者趙策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作所爲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祖則不然謂若使子而可逐即若使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了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書其事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其弒殤公即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本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討之要者疏書漢亦此義

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掇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鄭伯之詞且子遭人弒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安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公不與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其弟而反之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掇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潛夫論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諸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我而言葬彼所以不葬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宋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明所書故但記卒記葬緣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憐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益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五年秋

句容陳立卓人著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淆于杞又遷都淆于虓引世族譜云杞姒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淆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淆于漢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淆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境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絶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此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則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譏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人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此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女同之屬是內取邾娄防傳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傳不託始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以宋滅邾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據戰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羽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也彼注云傳爾則此前此矣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也彼注云傳爾則此前此矣舊疏云凡不傳也謂不書月者皆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日下不蒙上月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日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弒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叩部䎽从叩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祝州丘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或言殺或言弒按傳文弒君者正其罪也弒者書其事也弒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弒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弒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弒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弒公羊皆作弒君公羊繆略云殺君或云殺君或云殺其君也差繆略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弒之不得音殺也則當爲弒果謁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謁也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也周公之典曰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典曰放弒其君其名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之從叩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祝州丘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弒君者正其罪也弒者書其事也弒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弒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弒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弒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弒公羊皆作弒君公羊繆略云殺君或云殺君或云殺其君也差繆略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弒之不得音殺也則當爲弒果謁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謁也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也周公之典曰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弒其君其名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弒者聖人所以幾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弒者且有之弒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絶無拨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發凡曰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豪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氏公子疏注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商人以應弒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弒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減蓋商人之凶逆遂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皆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弒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絶其位也法公子公孫者絶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曰故曰是也彼傳云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也弒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曰如此故下八年傳卒梁於州吁云嫌也弒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不書皆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二年晉宋盟于清巳者土地名一在濮宣十二年晉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瑯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清河以爲國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濟河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北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南人于河又出而東北流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往朝天子

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弒君取國者何不曰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問例○舊疏云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問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即以其曰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依秋悉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公羊義疏六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焉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是朝爲統名外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者書冕典鞏后四朝禮記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卑次之則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者用冬遇之禮故仕難之釋例曰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白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嫡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非周禮之遇亦非晉宋所行之遇也云朝龍卒相遇之時相遇于塗解云即朝天子龍朝之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惠棟云朝龍朝詳見周禮注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不朝者朝龍朝九年一巡守諸侯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受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壯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朝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禹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魯隱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者直言帥師會伐鄭則城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皆是也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請以師會之公羊許固請而行其罪可知

秋帥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者直言帥師會伐宋文同彼不帥公子疏卽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易爲貶注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宋人伐許是也與弒公也注弒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者何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受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壯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朝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禹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公羊義疏　六

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何也即無可奈何也猶佞也○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公羊義疏　六

公子翬諸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諂之言陷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斥隱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雚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卽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爲詳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豕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然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諡允爲春秋所許

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

公羊義疏　六

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注塗裘至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闕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究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城○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居外邑釋文將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不得爲臣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降本國而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且不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謂桓曰君爲書營塗裘亦無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以兒成公意也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裹上一年左傳曰若于若弟又曰君若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謂桓曰君爲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子曰隱矣注曰猶曰語相發動也疏注曰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曰字即說文卽字之省說文卽扣也蓋讀曰爲叩叩發動也謂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子曰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公羊義疏六　七

現說文巫部現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言則周禮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覡女曰巫○注男曰覡女曰巫○注男曰覡女曰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遠光武能上下比義其聖能降神物悉之鍾雒民之精爽不雜民神之處夫又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宜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處制神之盛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悉之鍾雒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注巫者至者也○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主祠則巫咸索隱以巫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

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廿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出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閒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濮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河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合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今按世家公子鮮同義士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之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陽南猶以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賊之辭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綱人殺之正也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之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冀也不利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之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冀也不利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葬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
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
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
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寵皆所
以防愛爭雍之遏絕矣此即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
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
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
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
晉是也衛宣聽衆所立納入皆爲篡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不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大夫之得立者非義之高者末爲大
惡也其告在衛人之立不辭君子以石碏爲能誅而卽之討賊
明義

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
立之漸故書立以明戒之○注大國至例月○校勘記云其不書知所
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書至重也○凡例云
所書者可知所不書知所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也是故春秋正詞曰春秋正詞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
治亂於未萌之後也○凡例云舊疏云卽僖二十四年衛侯毀而
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書至重也○凡例云
所書者可知所不書知所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也是故春秋正詞曰春秋正詞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
治亂於未萌之後也○凡例云舊疏云卽僖二十四年衛侯毀而
不書舊之立故書之立者弗去疾自齊入于齊小白入于衛哀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入于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舊疏云卽僖二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子朝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公○舊疏云卽僖二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子朝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
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
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
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
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
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
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
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傳曰公矢魚于棠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曷爲遠
而觀魚〔注〕據後洙也〔疏〕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
疏云然則近國北白有洙水何
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
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
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
爲得也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卽公
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
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說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
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升末爲登
也段注升當爲登足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升同義說文升部德升
爲登與升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卽德也登德
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
訓詩霣俟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
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
音狸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
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狸
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
謂薰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
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
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
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志云食貨志曰漢興
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金重一斤今

泓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淳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閉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也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曰二十兩爲一金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今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寶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調之一金或可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玉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文障作鄣閩監毛本同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罿罻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休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隰張杜注張自侈大也侈大之魚故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

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以爲張罔罟則君不射是以遠而觀之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按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通義云公曰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包注孝乎惟孝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猶酒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魯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魚于棠棠即棠是也今魚臺縣一名棠亭在魚臺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輿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澤所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方輿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棠也亦作鶬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田爲南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觀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一齊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楚君是也今魚臺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來邑也今六合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據左傳補注云水經注引與棠自爲二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在宋州楚丘縣北十四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今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輿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澤所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方輿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棠也亦作鶬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田爲南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觀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一齊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楚君是也今魚臺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來邑也今六合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據左傳補注云水經注引與棠自爲二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在宋州楚丘縣北十四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洼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棠者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瑕云杜

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陬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大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言利害大夫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言利害大夫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酈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酈有所徹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大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奉祿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閭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

不得爲濟上之邑穀梁傳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值接下傳爲或言卒師或不言卒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衛猶稱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運也濟者濟其度量也揚爲九流出龍門也淮者均其務也濟者濟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舊疏云不能葬也注桓公見弒在去之例○注葬衛至四月○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士葬之禮士卑不得葬君故待葬畢乃葬故以解緩言之去

秋衛師入盛疏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郕皆從成得聲故通○舊疏云此○注師將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名氏故云此○注師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名氏故云此○注師將尊至夫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見成注衛孫至是也○疏三年校勘記云廧鄂本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廧此誤宋本廧字剜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沙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疏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見上二年冬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教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卽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卽將尊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

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賤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擯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疏信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大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大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命討不義故錄之以勸後也桓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人宋人衛人燕人伐鄭傳曰此伐鄭也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天下之主當秉綱攝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脩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欲考突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卽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捉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寢既成而賀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酉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尚弁小鼓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北面東上雍人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郤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其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爻其神焉以落之詩疏引孫炎云落是也趙氏佑温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曰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雞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來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有成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人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宣王於是築宮廟尊

則觀之以豵大蔵豵亦有觀廟獨爲翰其貝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誅時序其祭祀及其禰珥小祝大師掌觀禰號祝雨其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龜人上春觀龜雞人凡祭祀面禳觀其牲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觀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禰於五祀醫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禰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

書識何識衛識始僭諸公也注僭齊至
之辭○顧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
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
倣釋文音尸教反校勘記云此節本作下效故爲作
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
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
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
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
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者象八風所以風化
天下也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
○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
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
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
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舞六羽始殺
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
曰法尚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楹法

文而王舞溢衛由此言之殺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
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
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
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何所
夫四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
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諸侯四注四
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
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
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何所
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
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
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
四佾是也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
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拔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
瑟御大夫士北而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
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
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者眾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
僭諸公特說詞以對曰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
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白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
公羊孔氏雖欲合之繆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
通爵篇云何以知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

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元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說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
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出二也御覽引禮記
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
判懸二面舞行二佾羣士一佾也六羽之差差亦僭也
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
公宋公是也按傳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
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篇公劉箋云邰
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
功故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會孫耳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
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祿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
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
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
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
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
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
百畝食九口次

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
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
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
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園囿婁圂
臺沼樠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
八人爲列七七四十九人爲列五五二十五人爲列三三九人
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二口方里者十得一百六十口方十里爲
方百里者萬得一十六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
園囿婁圂臺沼樠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
次

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倍制地之理體也各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汲汲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區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公侯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爲小國口傳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五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五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千里者

時堯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堯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主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時名異而實同也故兵稱天寇賊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書馬者馬陽物也兵用馬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者空也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徒主人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侯云天子三公此傳止中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後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益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煩舉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之公無益者謂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昉唐石經諸本同

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羽讖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萌民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出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在當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鄉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爾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訾惡大也王制曰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樂作易文武者罪及四世即此變禮易樂者詠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之作言其託始者即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爲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宋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譏八佾六羽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偏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諱言者議始於此然隱以之類也按八羽猶譏八佾可知故曰易本隱以至隱此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禮記明堂位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是以天子之禮樂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周公之德所以配天地而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天子之舞也又云獻八佾譏八佾六是從僭六羽議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偏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諱言者議始於此然隱以之類也按八羽猶譏八佾可知故曰易本隱以至隱此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達其意察其詩可以達其志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商書又云剛而塞義而入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公逸亦同范說蓋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毛傳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云右手秉翟左手秉翟爾雅說萬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羽翟舞者殷制殷制翟舞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濩猶護也湯承堯舜之後德及天下未偏合和王者制禮作樂以成其治時制禮作樂不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而文不質文而不息使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主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樂上以承祖宗以配天地以化兆民以事鬼神以接人道也周公制禮作樂其功至矣美矣盛矣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鼓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皆有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以肆夏趨以采薺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以鍾鼓爲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詔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之政以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行貌內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為樂也本於詩今之為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隨而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平焉斯須不達正樂則夷鄭之音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湖包咸魏應等自鄒氏簒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徽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法戒也又云四方有大夫判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雜記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為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載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此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官有亞旅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馬○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成治定同時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樂記云樂由中出故心也又云樂自外作故文注猶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施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善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樂善而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載禮言大夫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縣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馬○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治定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樂象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禮象陰也動作斂藏故言制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兒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昭爲不修予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傅王者未作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民又王吉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官於今者用之又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益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殷家尚白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三王樂興王業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天下之所以兒天功也大武武王樂名也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注云邾婁
主兵故序邾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
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
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
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
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
邾婁人鄭人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

螟疏注螟蟲食苗心螟食葉蟲食節
賊食根蝥唯害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
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
云子方即蚼蛵也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
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麽難辨有此即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
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
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出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

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蟊異物而同類
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
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
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喙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
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至者○災閻本監本
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
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
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
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鄫州叔公子聲諸變此因觀魚失政
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
爲言傷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災者至所致○疏及閻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
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蟘賊蟊皆政貪所
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君人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
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
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
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
元當作五類眾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

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
而李巡孫炎並因訖政則災由政起雖
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云董
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
臧蟲伯之諫貪利區務以生蟲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
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
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
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蔑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
苗心爲災故書
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

夫益師始見法無貶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
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億伯彄生哀伯達生伯氏駢駢生
文仲辰說文竹部等讀若春秋魯公子彄字也按十二
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
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
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
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
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按公羊

不載億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
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
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
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侠卒傳侠
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彄與益師同無罪而
彄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侠上有
據宇校勘記云鄂本無據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
行本衍當剛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鄉
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
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
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還故城北鄭之
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
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
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
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
閒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繒郊惡之言圍師及
齊師閒成圍宋彭城圍戚圍之言閒內邑不
易是也內諱取邑言閒圍洮閒台之屬是也
○注據伐至言○注據伐至言
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圍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

彊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彊而無義圍讐窮邑至於暮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詠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彊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賊牛馬曰伐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賊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賊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書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彊也○傳文彊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彊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已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川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川之不仁之甚不言宋彊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逾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玉篇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隳成也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以桓元年傳渝盟無享也桓不享國桓莊結成以渝盟成猶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書盟詞渝盟猶渝成也隱爲詞則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也調人凡有讎怒者成之和難平爭鬭之成平而變渝是謂隳成疏古文訓詁以輸爲隳左傳隳幣服虔曰隳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胜禽三糾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隳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木部渝謂變汙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即隳壞之義故渝正字輸段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媮糯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爭輸而爭輸與成對亦即隳義成者有司獻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獻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隳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何言乎隳成注據鼆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也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隳成疏注據鼆至隳成○即上四年秋鼆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隳平敗其成也注鼆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鼆伐至與平○鼆伐鄭與平傳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入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外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曰吾成敗矣

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據
傳文則隱不在魯曰魯人來者兼爲內諱與吾
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疏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
末作末諱何訓爲無明當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訓作末
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
末無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
高注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
人末有成事者非通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
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個人
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云一個人
注稱人共國也下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成注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爲注時與鄭人戰於
狐壤爲鄭所獲疏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
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然
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據鄆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
言師敗績內敗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
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
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據鄆至敗績○鄆戰見成二年彼
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鄆齊師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
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亦宜
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
不言師敗故以輸平諱也與鄆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
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
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
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挫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
人來輸平高克弃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未也蓋
辱鄭亦深諱其諱猶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
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
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
云王爲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于

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個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若獲不言師敗績
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
疏中引注同當據正案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
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
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焉爲
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
言戰爲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
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
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文十一年冬十月卽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
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注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
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
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與伐喪而榮復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也雖或有數焉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
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
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爲不可義戰也以無義戰亦可矣若春
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
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
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
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內比之夷狄則謂之內引之外引之
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
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
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
之義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
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詐戰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也義或然也
果成也蓋臼當伐鄭後二國來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
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也義或然也
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注不月之意隱將
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
讓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
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
獲故深辱之也樂記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君之類辱莫大乎君

序莫由於去南面之位而來獲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擴獲上有則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昔者以惡見獲與獲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之十二日六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志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二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邴傳云其言我何言我各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或有不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公穀之經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或不當何不讀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卽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建分至啟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欽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簒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殛也成十年正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冷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大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災而取災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王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葛饑久故同一傳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者師出不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腆也○舊疏云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禦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嘯虞者卽國之女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外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惠反木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鄭梁注引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謂姪娣也娣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孫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緣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愿一朞長子不還父母愁嘆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緇衣篇云古者不踰時今發生而行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發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無以供之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蕩蕩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踰至取也○范云上有代鄭閑長萬言長萬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萬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

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

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賤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木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鄭梁注引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謂姪娣也娣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女一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汜有之氾汜水小然得通流似嫡滕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滕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一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白立其姊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然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滅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媵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跪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酅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南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惣王子錯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滅滕是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名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王白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不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至子男不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如寶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迺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大夫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一叔姬爲滕乎直是安說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惣王子錯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滅滕是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名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王白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

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祖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薨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之顏嗣辭比事美惡自明益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翠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那先言次而後言救救者先言救而後言及鄆灌亳險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祖卽位柜宿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祖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薨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之顏嗣辭比事美惡自明益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翠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那先言次而後言救救者先言救而後言及鄆灌亳險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祖卽位柜宿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猥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殺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言王姬歸于齊齊桓也十一年王姬薨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之徒言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不嫌也又若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聘不嫌也纂明去葬嫌也纂不明去葬嫌也纂明者書葬而不書葬重於纂也纂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薨也以不書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宣姜之賂使左右殺急子而立之公子壽知之乃與急子俱奔齊桓公納之而衛人殺壽與急子二公子皆不見篡徒見之齊惠公鄭襄公皆悼

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
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釋
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
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
者昭二十年兄甕是也皆謂母弟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
書弟者皆母弟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
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
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
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
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
子鮮同出敬歸故肸之卒鍼之弑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
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殺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
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
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
○分闕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
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
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王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
陰尊尊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僭敝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
失爲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
宜依神也是告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
云諸侯前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外間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必於廟者尊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琬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卿實云
侖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
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
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
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
三歲徧規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規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
邦凶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
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盖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
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侯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
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祧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
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宜依神也是告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
云諸侯前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外間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必於廟者尊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
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
聘問之禮也盍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者禮朝受之於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
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

解彼正據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擇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伯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接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郡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衞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輿書來聘同義○注古者王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言伐也繫乎周不與伐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執之也（疏）注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大至國同○大閻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貶之加之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大至國同○大閻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貶之加之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據王子突繫諸人（疏）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能救衞故詳而書人以爲王役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之天地與之哲義爲許不與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波盜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〇注因地至正之〇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賻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〇注公羊本義亦無了公羊義疏八

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地〔疏〕注據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之也〔注〕順上伐不地〇昭十三年晉執文使者楚子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夫皆順上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〇注猶慶至丘也〇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楊爲邑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楊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〇范注云大天子之地〇注不地至等也〇范注云大天子之使卽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脯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修人答門必正司里不授館單子蟲以告王曰陳侯不脩其先王之法

制也周之快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饔廩人獻飧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不是虞不修以待賓客是以有忠難更相救故以楚邱爲國卽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忠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卽當與國君等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也故昭而戎之也此與貴戎爲戎習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留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無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〇注錄以至命也〇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之義八年鄭人侵蔡獲莊公子變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侯伺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卻子貜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雖不戰闕當坐獲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

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無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

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

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古垂城

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犬上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

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

魏世家元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

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

昜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

至愼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

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

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公羊義疏九

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

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

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

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

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

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但周十同遇故云置

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謂于三月則上

不承春是無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紲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岱如初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

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行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詩同按周初雨都都並建地方達

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方傳說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丁仁閻之上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于之東菟有閻之土陌谷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谷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也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郊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謂燔柴以祭上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之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之若后亦日明堂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在氏其毀諸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在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之

○注錄使至已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事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紬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岱陰陽終始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陟陽終尚書曰二月陟陽終尚書曰陟陽終皆正也又曰被弗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何爲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注引逸禮云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爲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隅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守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玨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物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尚書至是也○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偕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秋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才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雁死士所執也如朝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謹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祖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槷段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川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豫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禰禰祖禰使祝禰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祖稷所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幣中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所內名山大川而後入鄉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郎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禰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但言中嶽而不言至中嶽尚書曰尚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今注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遂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嶽卽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誤緯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於此其士俗人皆呼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至中國見所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喜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禰既言每歸似是獄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偽孔傳云自東嶽而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則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談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一日按是年宣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據齊人來歸運灌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注〕入者非己事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疏〕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恒元年乃卒易初知此入初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人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遷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所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據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取牟娄之屬是也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其言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據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至閩我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也○戎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承鄭詞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爲有內外不別之嫌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胡寧之邑故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辭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爲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卒卯爲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劝商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宿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也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冂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褒文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褒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禦侯衛侯盟于瓦屋〔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曲禮文瓦屋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肯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上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檜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檜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哭踊故父兄命赴告于君耳其赴告于諸侯朋友亦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沂水出泰山東安平縣艾山西北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注據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鄭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僑生浮巳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巳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韵同部故从孚从孚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捋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捋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鼓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注云其水左控莒州西三十里莒城西北之音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注據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鄭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疑也注從者隨從也賈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肖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孤壞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羣有緣詔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撓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賈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自嘗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但來之會莒人疑我敗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謁言莒子則疑我故敗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脩之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所不可書詞有說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旦其所常不忍當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隱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桓立元年孤壞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葬進詣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言因與上相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庚寅我入邴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孤壞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純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閑雅螟爲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彄卒氏公子疏注據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彄卒是也據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說鄒本誰作據疏中標注亦作據公子彄當據正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人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侈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季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宋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毋季丹與南向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愼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當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仲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雜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以志異也穀梁傳曰震雷也電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悠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書始也司馬彪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大雨震解大雨以凡若經無震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震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電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悠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書始也司馬彪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大雨震解大雨以凡

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則震未爲大異惟在二月而又大雨雪故傳云俶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閉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時者加白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臨辰言雷復歸入地則孕穀根核保藏蟄蟲避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穀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群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九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溶溶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閒元占繩電引京房曰凡震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震或正直而長光明也又曰震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徵人不知曲直又曰震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讒間內也言之事彼所謂震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訓電震也與霹靂之震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震眾經音義引劉瓛注電電也震爲雷雜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震即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本作冰雪經義雜記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霰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水雪霰下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脩大甚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雊雉亦人君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君之象人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陰危鄰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可得聞微之於雉雊所以正月盛陰始振亦緣雷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呴傳雉雊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閉惟雉爲必聞之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君子已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呴以耳驗雷之不煩記矣故傳寫有誤

譏始愼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尚始閉於地中則震電爲異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雉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火其節故穀梁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功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公羊義疏　九

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極將怒而弒

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記引元命包云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傳傳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俶訓爲始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俶作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俶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俶始也始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俶甚尺叔反於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極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謂淺人並据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俶與俶聲義同設文土部埱始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俶同則气出土亦曰始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衛俶動也通義云俶屬也周之二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法以始怒釋此傳之俶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之大甚也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大甚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無算士壹問之君子比殯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大雪者陰乘陽起而害陽弒逆之兒閒隙而勝陽篡殺之厥咎亦被廢安荼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傅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冰說云昊天不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閒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竟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象伏陰爲相將以臣弒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昊天不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臧馬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荼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俠卒〈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挾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期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亦國三卿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之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邾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氏而卒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者俠之氏則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廖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族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明臨雖上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葢魯之邊邑故數受兵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冬公會齊侯于郎〈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曰丙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合曰丙因以爲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戚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鄹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昔時有琅琊無琅邪縣東棻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尚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從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信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打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禁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雹雨之異以見鑿鑱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挍非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懀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爲公羊義疏九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校勘記云纂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其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放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爲伐鄭事貶故終隱貶於隱之篇其爲隱之罪人著矣羣之弒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爲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羣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

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羣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巳二月之二十日二書壬戌辛巳二日相去二十日

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菅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曰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郜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郜城北郜城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此南郜耳水經注濟水爲瀆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郜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郜即古郜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即宋滅郜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郜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郜謂初郜國向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郰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闕不日也疏注據取闕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

王正月取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鄆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玉二月李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伐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臣戰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甚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則當先白正然後正入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聲誅譚薄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矣不欲正人矣爲義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潛子之於諸侯無所從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非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醜加吾心焉温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小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陷于戾其心方踧踖愧恥懼發竄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即于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則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曰詐戰不曰詐戰者曰某敗某師敗績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帥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菅師于梨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主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內魯親嫌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戴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考城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梁國睢縣故城戴國應劭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弋聲弋聲與睢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睢陽考城縣故城南爲睢獲渠考城縣周之宋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睢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睢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壺鼎引錢獻之云戴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載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即壹字與然壹音與戔音古實不同部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據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邑言取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注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H、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賓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滅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邵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者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三國伐謂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非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諱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孤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非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鄮○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案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三彼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邊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人盛衛滅邢注日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下那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例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爲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相仲遷居之按漢志薛在今兗州府滕縣地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覜君親致饔既還圭饔食致賄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棄也諸侯相與習禮棄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鄧爲侯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王魯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朝功大衛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廢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疏滕子謚辭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褒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辭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聘者眾矣而滕辭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嘉賢親內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辭伯也曷謂之滕侯辭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如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荊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而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而宿與微者盟並見上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者輕惡淺此二國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周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爲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弓以爲比皆有王皆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耳覲禮云同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郳杜云時來郳也焚陽縣東有蘆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潧水篇潧水又東逕蘆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蘆也京相璠曰今焚陽縣東四十里有故蘆城也今左傳傳取郳古來聲與黎聲同部故假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蘆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蘆麰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滎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詔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禍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厥月已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大事表許今爲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鄶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閩本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弒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弒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讓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刑新國用輕典與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再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發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矣不書葬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則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報讎也猶臣子之宜爲君父討賊也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義一也

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因學紀聞七並有子字閔本監本同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君殺賊討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賊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義一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但言子曰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玉英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不討賊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弒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弒賊未討何以書葬桓公被弒賊在外也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僖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僖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是也

○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獨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据

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卅○注明臣至卒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一日不得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臣之與君猶子之與父也父子一體也君臣一體也一國之人皆君也一國之人皆父也視父之讎不與俱生視君之讎不與俱生故曰一國之人皆君也一國之人皆父也視父之讎不與俱生視君之讎不與俱生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備於一人之義一國之人皆惡之則不誅也春秋責備於一人之義一國之人皆惡之則不誅也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繫之重與盾不在不與也責不在之與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討賊不討賊故加之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討賊者非一國也臣之與君猶子之與父也父子一體也君臣一體也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弒責與盾厚故晉靈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書葬者著賊在外罪之深而盾不與弒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不但至子也○師昭十二年傳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師昭十二年傳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師昭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祖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祖後世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子路寢是也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子路寢

路寢疏〈注〉據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罪之深而盾不與弒也

個而宵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穀梁傳公薨不忍之也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故也○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之處讀如齊人強之之處讀如齊人強之日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僵不必被殺者始謂僵仆也僵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個言國不顯仆也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注據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爲難

有其正月也〈注〉難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曾人但知隱母繼室桓母繼室桓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

娶卽貴聲子始嫁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愼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貶弒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弒之○舊疏云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卽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何休學原石經作桓公第二春秋桓公名軌惠公子也釋文云桓本舊也依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閻宰既卒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弒桓而已何獨於桓詠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年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辈見義不必皆廟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即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善者不可枚舉

公羊義疏十一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公和卒于宿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亦以內故不得不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不自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差賢不肖而別外內有殺簡按何注先謂宗廟明繼弑君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舜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嚴反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禮志蕭璨問祇見厥祖義若尚書曹冊豈有正位居尊纘業承天而不虔親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遵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遵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仍叔賢君築慈
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
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
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大
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舍例時桓公
舍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即此
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謀三年春正月公會齊
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
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
兄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
者外爲主焉爾范云桓公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
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
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爾○注桓弒至變之○見隱四
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
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
成十年疏有之字千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
岡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千上誤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
云下二年往云凡致者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合皆不
公羊義疏十　四

皇清經解續編

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合皆不
致者孤壞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
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
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
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
當絕則桓之罪深矣靚王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
明君臣皆
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湊許許田也魯朝
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注據實假不當持璧也疏○穀梁傳曰假
不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臧氏琳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據裴駰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
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

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注爲恭孫之辭使若
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譏易地也此云爲恭亦
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譏
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相交有執主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
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
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
專地也疏穀梁傳云譏天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上諸侯
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
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爲
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
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
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
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
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
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
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
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縣內謂天子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商湯沐本互文兒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蓋分趣四時而朝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漸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曰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似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貢職守焉○注故即位至小聘考經說文五年一朝三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烈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之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扁說無所出晉文公霸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伯如晉晉文公館諸侯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乃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殷周時天子蒸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聘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五異一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閒朝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正朝時見故謂之朝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眾暴寡諸侯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雜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藏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皐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以朝諸侯各有土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即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於薦廣牡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雝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不敢遊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之福子孝經說文五年一朝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相問三年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雝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不敢遊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海之禹隨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葬后四朝體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京師歲偏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天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誤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向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徐徐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偏告者敷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偏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曰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也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謂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納以言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同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問曰夫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注宿預也皆與先誡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戒戒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百里爲野二百里爲縣三百里爲都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近郊二百里爲遠郊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

文白時皆知之制號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勞來百車以客禮待之書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親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夫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上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辦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於朝則又異賜舍之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又異賜舍之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事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桓鄭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大乃知易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兒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又不能不爲此魯朝宿之邑也則之許也爲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也則

公羊義疏十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本田之前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言特祀禘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此非謂許國已知非近許邑故繫之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之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邑田多稱田邑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與確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倘邑即衰八年齊人取讙及傅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半曠之間講適交錯同井合作即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已許田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許頃儁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許頃儁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儁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

秋大水

亦作粤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盟例日惡不信也僖十年冬齊侯鄭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五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鄭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粤曰苻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纂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耶易朔滴之邑陰逆而與邪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易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苻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知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易爲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儿平原出水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歆向以爲桓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桓弒兄隱民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祀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常修其祭祀逆天時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常修其祭祀而專以興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簒君陰

逆以奉大水之災
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
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

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

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注答問云僎即及者何累也之賦注引作廮賦注引作廮敗之皃竇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僎僎分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僎一本作僎敗也其西征賦曰寘位僎其隆替竇婦賦容貌容容喪容僎僎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即連累之義不必辻同如僎之解也累蓋即纍之省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纍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

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廉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爲公從後被弒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葬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覩乎昭公薦意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益眾弒君則此何以謂賢也〔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事故不以尊卑同書之則不顯與君弒爲一事名弒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疏〕○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殺叔仲惠伯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

是以不書故據之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以稱字見先君死〔疏〕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降至君死之穀梁傳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降至君死之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曾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也鄭氏亦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語稱博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實孔父仇牧褒賞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其義形於色奈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奈非鄒木作柰三年同柰者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公羊者不但鄒公一人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敬是也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皐陶謨儀禮記曲禮儿家遒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某甫注甫某甫注甫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盧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字當是衍文覩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依禮蔽面督弒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宜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冏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顓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誅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貫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于路一事事安知非劉欽等點竄欲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掊擊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夫名或君亦不掊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殁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愼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掊博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但鄒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實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

免疏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免疏爾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謂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天者死亾小者傾亂此其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寧人卽不起此病吾將馬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亾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孔父死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寧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賢耶安知孔父死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

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與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為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制篇云故文德爲貴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突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荷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曾欲弒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閻也

閻卽爲君扞禦人莫敢攻難之意馬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忠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嚴彈文作嚴云本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傳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傳十年疏校按此注傳在經故知何煇浦鏜皆誤會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弒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祉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僖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船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衞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徵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眇乎齊避所善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於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於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用夷禮之說滕辭何事直是嚚語從本爵隨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陳留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注曰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注曰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曰廣雅釋詁云曰視明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相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也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云於穆之會言成宋亂無第三所字後唐改補入諱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復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公羊義疏十一

云彼以臣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羼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遂季氏而言又雲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諱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立武宮日者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卒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間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諸儒師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衰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昌爲爲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注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親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貶輸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其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賤唐石經諸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沖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夾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譌字夾雲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貴此云桓賊以桓弒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弒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術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

寶故納鼎于廟襄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胥臣逆祀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弒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忠平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注古者至伯也○舊疏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也既殺後不可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之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辭責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邏死不服無辜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弒其君兄猶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顓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

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桓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賢者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舊疏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舊疏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曰郜鼎名者白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地從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郎繫之莒不得（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舊疏曰郜鼎名者白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地從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郎繫之莒不得（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舊疏

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疏）舊疏即就也○說文曰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即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有即唐石經亦誤作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衆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何意益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有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繫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宋始

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適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見不吳不放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封乎蔣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邠梁文武興於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始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局鼎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遣奠陳奠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鋼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閔本毛本同宋本制之頃也師古曰俄頃猶言須臾人部俄頃也閻尹八篇篇鳥獸俄何何俄逃逃劍者始也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消曰蛾無幾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片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侯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武王周公之盛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鄶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不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從口書此曰否者鄶不然之謂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皐陶謨詩小雅夜如何之謂也○注何者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山注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媦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舅妹爲媦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媦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媦爲妻終無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若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考諸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也如此解以覆酒云終不可

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鄶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不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從口書此曰否者鄶不然之謂也○注何者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山注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媦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舅妹爲媦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媦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媦爲妻終無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若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考諸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也如此解以覆酒云終不可

尊疏左傳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非禮也殺梁仲子非禮也三傳之義同○注弔者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及此亦引內弗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祫禘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傳以周公爲太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侐是也又史記世家六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生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有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又云宗尊也廟貌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文獻嘆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口部嘆吟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然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奠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之時又云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主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周禮匠人云匠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周頌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節作上庶不故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益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字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二年杞侯來朝古杞紀侯

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門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雒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之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必封以大國之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公羊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生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有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又云宗尊也廟貌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文獻嘆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口部嘆吟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然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奠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之時又云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主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周禮匠人云匠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周頌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節作上庶不故出

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益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字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二年杞侯來朝古杞紀侯

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離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恒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酇水東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過楚境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過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

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偶三朝記謂之宿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圉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侯注麗皮注儷兩也麗儷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情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蔑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從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川及宋人盟于侯注侯不出主名者不出主名者十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侯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侯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

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其不賢爲主爲惡惡審矣所引尚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鄫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相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也此不日爲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爲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爲小信辭矣桓弒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自肯者反以相親榮

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即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內以地致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弒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致加錄焉爾春秋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隱而殷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日故言信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皆致故言危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之臣子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深紀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所以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
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
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
於三王非王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贏齊邑今泰山贏
縣一統志贏縣故城在
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
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贏縣故城南春秋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桓月其
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
王故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
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見其弒君兄也
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訪田成宋
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
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
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
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
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
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
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
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
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
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
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
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
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問仲尼之言而不正
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
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
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
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
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麻也魯司麻
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
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尚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
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
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
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滅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
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與仰傳經

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
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
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
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難通之
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工也○舊疏
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
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
于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
弒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
篡戴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
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是也十年有王
僖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傳宋施耳十八年有王弒君兄也
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犯桓之深諱不具何召據經及殺
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元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
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
弒諱骨之弒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
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
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

事表云後爲甫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
所以侍晉楚也甫殖以蒲出獻公甫氏誅徵受蒲者爲公叔

氏出于獻公復以蒲狄是蒲爲衛之嚴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疏〕釋詁

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傳胥之爲言偕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繹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莅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之約束也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禮故曰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而已同氣相求齊衛胥盟所用從言其相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之以齊侯衛侯命之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敢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

左者以詛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匜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故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葬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此犬雞以詛射願考叔者又曰衛伯姬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荊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示其至心是也按如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也〔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　近正也〔注〕以不言盟

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

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焉不盟也公羊曰惡乎善乎善其不盟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履盟其心一也繁露傳既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既流既伏既盡也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故既者盡也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

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以撥亂也貴信結言而已不至乎川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侯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所用從言其相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之以衛命齊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敢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成通義云盛亦盛伯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麻于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曆治之當入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麻志姜岌以爲八月壬辰朔亦失閏其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朔加時在書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光

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皀部既小食也既飽也既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故既者盡也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

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溜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中下上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實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鄭氏駁異義說交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則月食既前後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而道始一交非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奪月光故月食常在朔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何否○注是後至其行有高下○注甚也○舊疏云郎下七年夏穀伯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公羊義疏十一

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子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請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武王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簒位周大夫多畏逼出奔他國或適小國依倚大國以爲援助或相侵伐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始并翼侯是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晉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其主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桓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元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賊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德通神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爽狄侵既認曰朕

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閾門謂祭門外兩楹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罘罳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閨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注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此也入國矣何祔也台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此入國而

以不稱夫人注據讙邑地疏女故知讙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據春秋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亦即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

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自我言紀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即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即詩鄭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從魯辭也以讙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舉何以不致注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據遂至齊致○見宣二元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舉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

并致者重親迎重在舉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歸人危重故據

在公不復在舉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歸人危重故據

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手側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舉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合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翬如齊

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舉當至復致○言若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公不會于讙夫人不即見公則舉當并致之例今夫人于讙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舉杜云不言舉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也如穀梁傳說則何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讙致即舉者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按若讙上致宜舉夫人姜氏至自讙不然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聞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注方分至

以書○若但問何以書以喜書也疏干寶云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興下複問大有年不明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一莖貫兩穗二苗同秀周謂之禾夏謂之歲歲步歷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猶劣也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多不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解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大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注謂五見宣十六年經○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至成熟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孰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自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公羊古義云宋新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仲曰有年大有年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賞逢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黷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叠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宵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秏滅此耗俗字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隱元年左傳賈伯伾城郎杜云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郎鄉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正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旧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繫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訓名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謂名有鬼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啖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以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爲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叠韻爲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舉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叠韻爲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乾成離巽爲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離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人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春曰苗注苗毛至任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時閒雖作現現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鄭本又脫去見字遂作見鄭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

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田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崑通史記鄒陽傳注約劄任者觀其胎孕又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慶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任未蒼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合瞞雅以蒐爲春獵名江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麋信作搜搜訓求故右師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雉下同范云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

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任未蒼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合瞞雅以蒐爲春獵名江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麋信作搜搜訓求故右師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雉下同范云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

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死地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本古獸字故鄭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惠

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釋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言正田事凡六爻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遯田以卦氣言之卦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者秋分前五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謙初九主夏至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謙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孟陽之微易重氣始養富安養屯十月成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違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四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時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拳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爲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

隙地而爲之儲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衛奉之有具圃也是其諸侯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獵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違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傳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者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違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不知以狗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違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輒迂回不通也○傳疏云郎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疏云郎囿也注據有囿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囿也苑有垣也○疏囿也至苑也○正義曰囿部苑部文說文云囿苑有林池楚辭懷沙篇注皆云囿苑也囿養禽獸也苑養鹿麋也是囿苑異也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鱉注云囿遊謂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親之故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苑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也自左傳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雖屑故乾而豆之中薦公羊義疏十二

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豆實唯其所先得一爲故書乾豆爲干豆鄭司農云干讀如詩中谷有雚推暵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釋文云干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雚推暵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乾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上殺以其貫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有二豆也范云上殺中

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得十六故諸侯十有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二故諸侯十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三十二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其東西夾各八是鄭稽合周禮饋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則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邏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二曰賓客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計反股外也本又作膞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脅肉也無所不通故以爲賓客疏

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徵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徵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辛氏采不名且字疏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爰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下大夫也汪天子下大夫釐官氏名且字釐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弗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士二時者恒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衍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甲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甲與鄭注無不合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此讀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引何氏實其近於子弟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父在故名傳曰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何以名疏引何氏實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稱字伯糾何以父在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私謚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許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而傳之家且字之說又不足以難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宋不名且字氏宋者劉也卷者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饋樓集又云凡承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之說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益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中有伯仲伯仲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又同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上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冏且字而爲之立字而爲之諡又注稱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之某爲伯仲某甫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也若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且字此謂經之孟子卒注孟子益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益其且字此益謂經之孟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祖伯仲之子猶男子之某甫且字而不稱伯仲祖者不當單稱伯仲言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此讀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引何氏實其近於子弟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父在故名傳曰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何以名疏引何氏實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稱字伯糾何以父在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私謚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許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而傳之家且字之說又不足以難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名木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儀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牲體而饋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饋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輬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發爵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親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調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和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親祖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輬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庭其明旦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老更叟老橋與三老同義也○禮記祭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全是也○校勘記云王謂末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補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背取經以當鄭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王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兒魯頌閟宮彼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我周公之功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叔肸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子也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其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不言名也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兄不名尊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子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衛云湯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饋食之時親執醬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酳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酳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輬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尚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周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本毛本作胙從十從月今云聘名士者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也即此盛德之士也叔胙釋文作叔胙閩本監本毛本作胙按說文此字正作胙云祭福肉也從肉乍聲胙或從示作祚○注下云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於是年何也諸以朝聘之禮在上其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令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爲以二日卒之恢也注恢者狂也齊人語（疏）校勘記云恢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恢呼逮反按恢字當作恢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恢怒也又釋訓恢恢亂也曹憲音呼遘反今亦誤作恢經運反之親也釋文恢況越反故爲不猶故恢不狂猶恢皆飛走之貌也廣韻六衛恢狂恢狂義同皆戎聲玉篇心部恢許律反奴回反怒也恢狂也皆從戎不誤按釋文亦音呼遘反則陸本亦當從戎作恢○注恢者至人語○白虎通云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甲戌己丑之日亡已是恢爲狂也按說文犬部戲獃走貌禮運疏戲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懌解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惕也是也惠公正字作惕說文人部惕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已穀皆有聞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蓋亡丑之日死而得狂易之疾莫知所在已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背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於王之貴子當告之於王法子民陳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侯暗聾跛躄惡疾背不

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桓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即此文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會者須分別主人與客不與故仍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

北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仕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亦即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悶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川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與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愛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與舊說云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與矣釋文引何休云旧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遠爲云白虎通致仕篇云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緇衣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

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鬷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書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止義云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親有疾欲藥飲藥先嘗之親有疾欲藥飲藥先嘗之冠者不懈行不廢言不惰琴瑟不御簡劒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探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舊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大事表云杜云祝丘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即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沐水篇沐水又南逕東海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地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即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即丘故城在沂州費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瑕邾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駰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舊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分云伯分傳伯州伯也即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還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平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舊露王道云天王伐鄭不能從譏親也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亦言僅能從微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舊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

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察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彼能左右之曰以察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酷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王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師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遽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酷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祀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與包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營與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達也達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達爲百穀求膏雨此蓄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大雩山川之雩益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言大別山川之雩益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以庚子之日祭社稷五祀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配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郎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嚴氏以爲龍見郎五月水免強改天宿牽合月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經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剝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是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夫旱可知矣言雩不言旱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疇體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旱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以養人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時脯再拜請雨幸大潤雨一說大雩即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鬻體焉繁露引考異郵云諸侯封內山川緯書所載也月令孟夏云大雩帝出乎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雩山川之辭山川之雩即大雩也謂四月也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韓詩傳文月令蓋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

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縶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榮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剪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四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饑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

舊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縶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榮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剪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四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古者上公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雩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師曷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僖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己地按衛宏漢儀注亦云壇而又作垾又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異遷從舞雩之下鄭玄所說皆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於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鼓用牲于社疏○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

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言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謂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訓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蔣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不雨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忌於民性退窮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不蔣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議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議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書雩穀梁不議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

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早八年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早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早二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早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夏大旱宣冬不雨僖二十一年冬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冬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之事而不爲災文二年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夏大旱宣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一月再雩貳是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貳是一旱之事爲文二年冬不雨以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一旱之事而不爲災文二年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桓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不雨是一部也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雩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雖子不舉注云雖子之月不雨猶盛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之月不雨猶盛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盛中有苗雖歷時不雨不害物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盛中無苗雖末至八月則爲災故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其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修雩也雩書旱者皆爲旱修雩之正也雩書大水皆鼓用牲也郎壯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卽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凡雩祭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之大雩不傷五

災異之象於前而劉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違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災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大旱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憯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即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晉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此爲天子所聘者即上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

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違狩即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即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無王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叛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七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邪臣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邪臣之役以下或說非伏生傳語

〈蝝〉〈或螽字左傳穀梁作螽後同螽蝝字同〉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蝝本亦作螽說文蟲

何以書記災也〈注蝝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蝝者至同說〉

○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鬼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也言不從是咸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螽爲諸蝗總會意文三年傳注螽劉炎也螽蝗也從蚰從蟲蟲亦聲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螽云螽或從虫衆聲爾雅釋蟲螽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幽州人謂之蟅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簇蝗則螽螽聲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蜤蝑之屬按釋蟲又云蜤蝑螽蝗子蜤蝑與蝗螽皆有螽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蜤互訓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則螽別蝗明矣類聚引作助期云螽之爲言衆聚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聚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龍蒼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玉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蝝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螣螣即蝝也方言蝝宋魏謂之蛹南楚之外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蝝也方言蝝宋魏謂之蛹南楚之外詩疏引李巡云言禾葉蟲食苗葉而不爲害月令云百螣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耳杜以爲蜤蝑之屬按釋蟲蟘蜤蝑其甚郭云螣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爲蜤蝑之屬按釋蟲蟘蜤蝑其甚郭云螣蝗屬止舉其甚

子汝棻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不卿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蜂門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君其爵得稱公上亦應貶安得留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侯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侯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剿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說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詰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庶實而言也詩實鼎實俎實豆實籩實爵實觚實柶實角實散實罍實豐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

叛猶奉也帥猶道也諸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簒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告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哲于其竟商而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士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詠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人介先假道用束帛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大簡車謂之治兵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書壯子濟物論化聲之相揩酌之節顯諸大夫之不爲北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書我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周旋禮又云簒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告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哲于其竟商而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士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詠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人介先假道用束帛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大簡車謂之治兵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公羊義疏十三　三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蒐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閱者何簡車徒也引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眾也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據扈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利本後人記云成作廊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廊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廊差繆略云成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肅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乾隆府志曰成城在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肅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冬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邦後爲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欲處父曰墮成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

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益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木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車攝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攝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盡周知之也簡車徒而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車實盡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繩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曰者恒既無文舊又

忽忘武備故尤危鍒疏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鄭風叔發罕忌禮記少儀罕見曰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括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殺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翊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焉習戰事故舉菟符之期日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殺梁僖三十三年傳文不具鄭意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殺梁僖三十三年傳文不具鄭意可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歆新論閒引論語告無以字後漢書博雙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用之是棄之也晉書成帝紀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古漢讖猶然經義遞閒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蹤卒不書葬也疏○注以蹤卒至葬也王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桓公誘屬公好女與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之爲屬公取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數如蔡人亂屬公與蔡人殺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躍不書葬亦未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殺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桓公誘屬公好女與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屬公取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所亂屬公與蔡人殺桓

四等同姓同曰奪土同覆嗣同誠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怒與弒父弒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注據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即逆昌爲絕之○注據戕鄧子不絕疏○注據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鄋瞞侵我鄋瞞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疏○注佗故絕○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云國君淫於外亦爲賤辱其君位繁露玉英篇天故絕奪其位繁露玉英篇天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烝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注之過殺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義也○惡乎淫○注惡乎猶於何也○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

傳曰曾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下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定元年穀梁傳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諸言於何災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雅廣訓云惡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

公羊義疏十三　七

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于姦母也○注不日至晚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當書日即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九月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史記魯世家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音莊本又作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元年傳夫人講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

公羊義疏十三　七

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生時未必即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喜國有正嗣○疏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七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志令賓正者安如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未有言喜有正者

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

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甗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國議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即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辭也○注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日辭也亦謂語辭也○惠公元妃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大義名分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春秋說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元妃尊卑也微致亂階莊公是也若已葬見賓則名故會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尊其世所以起貶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世子生不必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即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莊公羊義疏十三

公羊義疏卷十三　八

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曰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數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以誘之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也○注樵之者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樵火暴焚地燔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云樵之者何以火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群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及冬天王

使凡伯來聘是也

公羊義疏十三　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東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者何以火攻也義皆相近齊人語疏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霹靂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之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燋之假借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幦之以其膋滫之以義說文作爇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爲細目樵之樵是燋樵之義說文作爇云火燒木薪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詩白華燔也○注樵之者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樵火暴焚地燔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云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疏以火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處少儀主者執燭抱物亦即謂之燋燋之木以燒何言乎以火攻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疏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謂經書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訪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家宰與百官布谷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墝墽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誅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隔隄防壞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云故賤桓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訪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家宰與百官布谷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墝墽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誅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隔隄防壞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舅爲始乎此託始焉爾雅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爲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

也咸巳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巳何也是亦以咸巳爲邾婁邑長爲不繫乎邾婁注據邾鄫邾繫紀疏元年齊師遷紀邾鄫邾繫之紀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是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辭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真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域于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爲爲國之注據邾鄫邾不國疏注據邾至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是也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辭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真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域于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爲爲國之注據邾鄫邾不國疏注據邾至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巳故通咸巳爲君舊注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巳故通咸巳爲君舊注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死言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佔存爲嫌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雞外邑亦如都也伐例時鄫疆七年秋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叟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國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筑陽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塘閣頹毀基墜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淯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即陽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疏年春滕侯薛侯來朝魯桓鄧穀失地名○注據滕薛不名○即陽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疏年春滕侯薛侯來朝魯桓鄧穀失地名楚滅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經諸侯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經諸侯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成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成之君易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寫於我之辭接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來朝何注據以賤也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名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左傳考證云來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接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救相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

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踰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相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國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專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旧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固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國

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喪矣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夫人之命婦爲夫人出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夫人於公門外大夫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之命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寄公自處然尚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於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者爲寄公國賓出君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再烝蓋以十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烝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厤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祠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卵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卵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卵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禮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孰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者貴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云春禘秋嘗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礿秋祭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礿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礿祭也禘又祠也本又作禴同衛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王制云夏礿與周禮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也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

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素牛

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稍雁○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制云冬薦稍又云冬曰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稍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御覽引白虎通烝之為言眾也冬之所成者眾繁露祭義云星熟故曰烝烝言眾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而祭曰薦○穀梁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薦而加牲曰祭禮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者進也薦考妣於廟黍稷魚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李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有司足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仲秋之月天子嘗新麥先薦寢廟孟冬之月天子嘗新以享先帝注引禮周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祭也凡祭必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祭之日天子親割牲及腸胃而班賜群臣故曰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豚皆不得云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音朝事時出也朝事時燔燎于爐炭洗肝於鑊亨於堂羞肺首心舌之俎實于鼎設于東方北上此謂祭天地之禮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陳也獻進也祼灌也享獻也祭天地之禮陳其牲體進其腥爓灌鬯酒以降神享其血腥之氣也鄭注云祭天地之禮先

知神之所在是也尚者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求諸幽士求諸明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祼獻之禮自饋熟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熟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熟故周禮肆祼獻祼饋食分三節肆與饋食爲一節獻爲一節薦熟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以薦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陰陽周人先求諸陰陽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陽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灌既灌然後納諸廟合羶腥先薦腥羶氣也合羶腥先薦腥陰氣也謂合黍稷羶腥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禋之言煙也陽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奠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陰達於牆屋故既奠既祼乃迎牲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禋之言煙也陽達於牆屋故既奠既祼乃迎牲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幽謂合樂在灌後是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幽謂合樂在灌後是以致陰是先求諸

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皆相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是也○注亟亦數也○釋言云畫臚亟也郭注亟亟數也○注舊疏云孟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讓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及冬物眾多益亟則頻頻則不敬注頻數也○注數漱也○注漱漱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頻漱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頻蹙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頻漱

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益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注禮本至士制○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為士制其大夫以上答賓反殷以後曰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上盖夏殷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哀氏廷華儀禮冠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大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元士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為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蕩疏云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

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也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注祭必至月也○疏注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礿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當據詩新天賜至必先薦之○疏注裘至美服○閻本毛本禦作禦當據葛至美服○閻本監本毛本禦作禦當據收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絺綌是裘為葛為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雁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為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

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者則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為士為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鬼神之際故鬼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與察也祭然後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知天命鬼神知能見不見聞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注家采至仲也○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矣莊昭二年昭十五歲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繁伯隱九年南季稱二十公羊義疏云家父是大夫稱字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稱伯仲者為中大夫例稱二十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為亟也（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又再烝故上祀同為亟蓋穀梁范注亦以家為氏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邵師龍門之戰汶水盡血尤深

〔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鄰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疏〕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孫皆常寒之罰也○注周之至冬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招娟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汎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也惡乎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郎此注之汎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采地方百里公侯方七十里伯方五十里子男方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男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元士視附庸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四

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男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公羊義疏十四

二子舊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舍挈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皆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攻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攝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資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聘女於諸侯使家爲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遣至魯而後至大夫也故參而有參王后皆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其得上之命后雖已成於歸稱孝妻冲父母之尊吉子尊不即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張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來此是不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爲上大夫此益尼三公職也孔氏廣森何以不稱使注詞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據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云稱王者有母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躬也辭躬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遂者何生事也注猶造也專事之辭疏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蓐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不敢專事之義故據以難成使乎我也注以上疏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卒何以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注據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注據待至夫也○十行本

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殺令因使過魯白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兒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資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娶女於諸侯使家爲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舉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遣至魯而後至大夫也故參而有參王后皆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其得上之命后雖已成於歸稱孝妻冲父母之尊吉子尊不

如丁父母喪父母之喪也○注以
十年于我○言若自來
來聘之爲矣既言遂亦
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
我爲媒可則因川是往逆矣注
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四
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天下之母若逆
婦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傳云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
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使逆之
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
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親迎則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
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
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
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
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
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

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
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
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
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
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則往迎筭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
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士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
之義不親迎禦故謂其不重迎故謂其不親迎公羊此蓋兼議王不親迎
如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
爲奔聘止妻而媵之或買妾嗟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
與逆婦妾等也○注不言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
不錄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
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
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
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
侯入國乃稱夫人傳案女未嫁而稱死女當改適唯王者
如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聘
可以此經決之穀梁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涂則稱后
極亂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涂則稱后
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而有禮曰王后

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
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
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
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
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
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曰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之義故據以難之季姜者出紀
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出紀
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
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
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
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
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
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宜
子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
義父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
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
或以爲皇后至尊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
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
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尚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
履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
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天子者所
此謂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
京師更構其宇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
其亭候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
母宜從子禮鄰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尊
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
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
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
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
尊已成矯季姜從紀于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
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謂一
朝太上皇家令議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拊掌御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
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
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即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
哀道見之典案設王虎之垂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

平王者父無existing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
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覩則服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
哀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
典聽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
翼南仲謝尚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
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
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
傳之意例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
注云然則女君自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
同公羊駁譏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
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
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其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

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隱二
季姜所歸故知
爲天子所居　京師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
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

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疏白虎通京師云京師
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
日月之行經千里按詩文王云周王于京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千
之田方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千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戍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
帀部云師从帀从自自四帀衆意也易象傳曰師衆也故書
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
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
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
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
千里象日月日月實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
亦取景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
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
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露諸侯
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原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
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
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
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

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
謂自近始也○注即春至國也○成十
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
愉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
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
京師而後諸夏即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
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閨與婚
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即不爲媒
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
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
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穆文射
廉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是也彼傳亦云諸
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十一年傳解云爾故此
弟子執而難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據臣子一例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
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
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疏注據
臣至

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
佁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
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
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
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裘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救
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驅蹙處于諸侯
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
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
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
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
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
云亦曹太子初嚴築奏而薨所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
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亭食所以觀威儀省祲編無喪

而賊愛必黨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宮肖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良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就當理其政須王事也劉氏逢祿詳曰世子行聘可也罷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于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鴻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焉○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讓世子位庶諸侯之上明亦合讓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讓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曹也○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即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無庚申麻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日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闕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爾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讓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大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部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讓之也春秋敬老者止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二十四年書伯糾莊二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靚他爲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土高可數仞即桃上也名勝志桃上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應劭安民山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上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若言弗公不見要也注時曹桓公欲遇是未見之稱故就不知問

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上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知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盧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將詠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彼殺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公羊義疏十四　八

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殺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于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中言傳義當爲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上猶疑衛侯道濘未來復前迎之經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厥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嘔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眾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慱己注郎魯近邑也哀十四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恣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之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亦近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閩本同唐石經諸本皆作圍字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所據本正作圍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圍則上文曰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鵝圍字爲圍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圍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圍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圍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圍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宇亦圍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圍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據十至敗績○舊詐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偏一至則生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內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故春秋惡之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己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疏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內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己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是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毛本勠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勠力字多作勠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勠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即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曾懼

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此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備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十一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伯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越同等又僖九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公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伯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曾懼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此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備人者非公羊義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按勘記云嚴氏元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也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重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本非行人棟案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拒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者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本非行人棟案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拒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足爲字以仲爲名僞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何賢乎祭仲足爲字以仲爲名僞莫甚焉范亦爲杜反以何賢乎祭仲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身執君出事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卽何氏在下左氏家杜僞等以爲祭仲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

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難

其平實以無私疏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懸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厤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什爲十八易卞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桯衡也桯卽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述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義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

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體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輕重之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親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也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厤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厤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鍾實故也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疏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桓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莊留鄭邑

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杜注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鄶蔽補丹依睽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鄶二君憎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閒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孥先寄於此耶其十邑一偏實與宋接壤而遷鄭而鄭之東所蔽亦勢所必至也向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寄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卿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已爲宋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與賄於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駁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朱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鄢陵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

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既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簋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留子國後爲劉康公食采此留君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是指東則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有

說鄶按釋文鄶古外反此于亟上于留比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鄶者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卽偪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孥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民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鄶公者桓公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甫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

來注之鄶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桓公以克鄶爲鄭桓公之乃居鄭父之匕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事與鄭說異而遷鄭焉注遷鄭鄶于鄶也○疏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洧溱洧之閒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號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潩洛河潁之閒爲鄶子按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主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隧元年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鄶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鄶者謂遷都於鄶地耳非必於鄶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栁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鄶城古鄶國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鄶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心故余攟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王室多故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

侈急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嶕應華君之土地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以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者盡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反而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即管叔鮮之故封府汜水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檜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居東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鄴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洵伊之閒其君驕貪當儉減爵損祿羣臣如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益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部之君非外傳鄶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鄶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鄶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而野留注野鄶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鄶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遷鄭焉而鄶留野作鄶留不同者鄶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彼疏云野鄶不同者鄶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鄶留又以遷鄭焉而鄶留連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遷鄭焉而鄶留連讀焉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言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雅鄙邊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鄙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鄶地故以留爲鄭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之邊邑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郭叔鄶仲之國鄶仲怠忘言鄶之亡由叔妫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乎王東遷武公爲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鄶鄙并取鄶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孔氏亦說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鄶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不致成突勿之簒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己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故誘祭仲而執之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謂之曰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爲婿公使取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使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子之是爲鄭莊公夫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甥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莊公之後爲宋大夫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注祭仲至病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伯突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錄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爲突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鬼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弒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爲大也　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遂假緩之疏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辵部遼遠也楚辭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

覺之時日內遠緩之也注云遠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二年左傳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魯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則突可故出而忽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泰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然後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難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閽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閽本監本毛本作稱謀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湯孫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逐君存鄭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即董子所謂前枉後直使突有賢才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傳如後漢章傳其後相門成說著爲師傳始於此其後有善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之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之語實

未可與權夫惟以捨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聃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之志則可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大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終弗爲也〔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盬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己納突不害忽是也〔疏〕注己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子之事公羊義疏十五

害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公羊義疏十五子甯喜納獻公弒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忽存鄭是以存易亡也荀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生忽存鄭非不施於己鄭立猶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猶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衛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突〔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馬衡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聖人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逆丑父免齊侯使其身與國俱喪君子以爲不忠不智伏帆而使其君取渡孫卿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反正仲死則忽還位突奔而忽反國春秋善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而合於大義公羊傳云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何休解詁曰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是也穀梁傳曰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舊疏云決定六年秋七月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十五年春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舊疏云決定六年秋七月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十五年春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注據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歡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强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遲緩之〈疏〉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迹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爲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奪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卽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脅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習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欵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據小白言入〈疏〉注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篡適宜書人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

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皆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爲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殺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宋子既葬桓子〈疏〉注據宋至桓子○閻九年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三月宋公葬說卒莫公會既葬謀也彼注云宋未葬不名也然則未葬桓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存本正緣鄭爵本伯忽降桓子與桓爵無異故降而桓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

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昧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于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某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既葬稱子同彼宋公貢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

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爵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論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坼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坼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侯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僑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嘗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上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連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詠也故獄不白得改也爲古文大禹謨云聖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愼言云失冠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弗

公會宋公于夫童〔疏〕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郟地穀梁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

不若子卽字不若爵意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諸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毀蛇〔疏〕左氏紀侯作杞侯毀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輿地略河在兗州府曲

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泗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毀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匡羽反去聲則巨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毀從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段借蛇從它聲池從也聲亦同部相段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庶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器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厤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匡〔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兒傳匡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燕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

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伯欵出奔齊亦宜云北燕地大事表云左傳云何瞞之正杜或南燕與穀正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何瞞之正杜注即穀正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漢書地理志濟陰郡何陽下云應劭曰古氏傳何瞞之正也紀要又云穀正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正是也寰宇記穀正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正之穀正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蠻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卽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卽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葬至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亦由春秋削之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於天子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諡陳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晉夷陽兒弒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閽人殺州吁不同晉書日以葬以兒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於狱可知故削其葬以於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踰當從誅原其情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鄧鄧二傳鄧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壠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鄧與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雎州境一統志衞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雩之口則魏無虛頓丘爲今清豐縣地則謂在雎州境者亦通爲今清縣地則謂在雎州境者亦通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雎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詹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十一月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也陳留酸棗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濟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亡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稽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內戊爲盟日必欲著丙戌則嫌在不日之者皆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蓄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書是魯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貜且之卒范甯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鄙同義〔疏〕穀梁傳曰非也注非責彼疏引鄭玄箴膏肓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鄭戰恥至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卽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

爲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統例戰伐雨舉特恐學者疑貳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濮之上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爲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麻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鄆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譏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因無大小當勠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鄧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曆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曆不合趙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讓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實服公羊義疏十五　六

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峯之戰先書日○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是也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疏注據峯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

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敵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泰岡本監本毛本作奈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問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則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陋明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公敗宋師于菅疏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從外也**注從外諸

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詳戰曰某敗某師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易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特釋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特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特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特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親德云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遊紀侯與鄭爲公也接遇宇疑誤遊紀鄭與鄭功紀鄭之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下郎亦近矣郎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何○舊疏云即因下傳據郎爲難故云據在下近也惡乎近近乎鄆疏通義云董何不然宜云據郎之戰書地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鄆魯之郭門故言近乎鄆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類從外

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已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之紀當爲已字之誤謂在魯龍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繩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卻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向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結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眾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

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郛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郎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欒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溝瞀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溝瞀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剑涉血噣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其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揚怨連禍三世不安○閻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尚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功也尚書文王有聲維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皐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即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旱庶雨雪四至而溫臣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無敗績車無敗政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眾師眾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蔡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惡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衛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殺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繁露竹林云春秋變人而戰者殺人君子矣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兒我者爲主鄭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代校勘記云者字當衍盖我誤爲伐姑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皆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得不然故量力不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并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解爲

宣之書葬得正爲得眾與何義異乎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聘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盈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館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鄭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蹇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暱巢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冰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奧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兩失之舒素失之急故爲兩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遠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悳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閏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

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

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舊其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五則不催書時已見似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催書時已見似何義亦何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井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錄隱桓文之事亦作樂楊疏本即作書月明皆實錄諸穀梁作創釋文云本亦作樂楊疏本即作穀梁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御淮南衡山傳即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通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嘉與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繹舊故約書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鄫莅盟是也外而來盟內曰來盟內而往外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敵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灑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盟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五月之尊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自五師所不記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壬申乙丑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書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台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藏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泰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捷捷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繒田之收歛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魯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即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廩注舂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舊黍稷器所以記者盛黍稷在官者入云其其舊盛之米注舊盛謂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舍人掌共簠簋之實凡祭祀供簠簋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穀長以統眾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

粱皆定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舊舊若舊人肆師小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小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大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小宗伯舊人是也小宗伯逆舊舊注受館人之盛以入然則舊盛可互稱也何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舊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舊周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盛在器曰盛鄭注周禮舊或專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舊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舊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舊要之舊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舊凡文字故訓引伸往往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膳夫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者亦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又云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云天子大略云天子卿適諸侯御荼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

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為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為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之言藁之義故也按藁與槀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槀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槀即槀之誤槀白治義禮喪服槀麻帶鄭注槀者治去莩垢故廣雅釋詁槀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為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脤廩貸貧民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振人也荀子富國云垣窌倉廩注穀所藏也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為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廯也孫炎注廯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衡曰粟率五十稱米三十稱米二十七粺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粟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炊之為之即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舂人誤也○注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園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外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外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不親之象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邪之心以為醴酪粢盛於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所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耤耕后親蠶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喻也籍謂踏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禮戎異代禮也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大人故降為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貴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養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孟春之月云擇蠶種之法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桓無側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據覆問上棄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外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不親之象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邪之心以為醴酪粢盛於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所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耤耕后親蠶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喻也籍謂踏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禮戎異代禮也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大人故降為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貴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為致齊之初日御廩即災而猶嘗故書不譏也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加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為設難語下為答語也猶即無猶若詩無念為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嘗乎言廢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嘗也疏○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

月書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慶一時祭何休之論鴈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雨雪之事何以書記異也言夫人始共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悟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匍匐救之災之餘而嘗以爲未易災之餘嘗必有兼劇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也曰匍匐救之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匍當依釋文一本作兼佣十日爲匍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旬之事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兼匍之事兼通自不加作兼匍爲得也或係涉上匍粟而誤衍耳

公羊義疏十五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四國見輕重疏謹案左氏定四年傳祭公不在災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侯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誤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疏謹案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公不在災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侯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誤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六年左傳几師能左右之曰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慆慢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馬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故曰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注以己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丁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

賂爲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責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意爲爲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恃四國故加以罪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麻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在十二月則過時而日也若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子汝蕃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
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
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
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案家父求車武氏
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喪事無求
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
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
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責鄭輸晉
幣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
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一

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兵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
○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
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國池云古者
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
子男各充其求瀹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者謂荒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
者享要服者貢要服者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
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
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
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
年云諸侯宮受方物以歸于天子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卽四方
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歸于天子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卽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
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
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
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
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
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入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
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

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
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
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
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而所重物而輒之桓公不奉臣職
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共罪固見世俗之儒皆能
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
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
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一日四月之十二日
上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
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
是後周麻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
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
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卽崩春秋特
則其文而白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頹之變
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
天子惠王之喪翁然復尊然後知據亂序續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
云四月無己巳麻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
爲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伐鄭危之疏包氏慎言
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日爲
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
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二

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拔麻爲三月之十五日
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日爲
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
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
十一月此已已在三十七日也已已
月亦爲當時而日也須用兵者卽指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書問之者并問上已
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注據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
傳云衛侯朔何以名父宋八年傳曰伯陽何以名皆連書問
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
使文相顧耳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者其奪正不以
失眾歸也月者大國奔例日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疏注
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
得書之者上十一年傳譏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從使之歸
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嫡公使突出之與
不克出齊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傷侯朔同義

是也不以失眾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眾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鄭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書日文將何說乎時然則衛侯衎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說文曰部舀气出形也从曰象气出形論語微子篇仲忽士今人表作舀揚雄山泉賦翕舀霍河東賦鬱舀如神師古曰舀讀與忽同按舀郎勺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勺字也士喪禮注今文勺作忽知舀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據上至世子○上疏說文曰部舀气出形也从曰象气出形論語微子篇仲忽士今人表作舀揚雄山泉賦翕舀霍河東賦鬱舀如神師古曰舀讀與忽同按舀郎勺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勺字也士喪禮注今文勺作忽知舀忽古今字

是也復正也注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

爲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爲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爲當國辭非以喪降楄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向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又云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盧龍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爲或言復歸疏此經是也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疏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入者出入疏伯突入于櫟皆出入無惡注皆

公會齊侯于鄄疏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蒿字相類穀梁因謂爲蒿公羊又轉爲鄗部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鄗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輿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鄒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爲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故城西南旱下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舜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據言朝也疏注據言朝也○舊疏云正以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眾眾

足責故夷狄之（疏）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郑
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
何氏說異按襄元年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聘交聘不夷
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人天子之
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爵故貶邾婁牟葛
以張義三人爲眾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
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眾雨是也說文
目部眾多也多足責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疏）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
篇潁水自堨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
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
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入楚水經注潁水
宋東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
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五

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鏚而至于中
齊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之爾末言爾（注）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
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
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
公羊義疏十六

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鏚而至于中
齊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之爾末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
齊（疏）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末
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
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昭十四年左傳不爲末滅杜云末
薄也微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
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爾之誤
古爾作尒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
死故無用言爾爲末言爾（注）據俱葬也（疏）注據俱葬也○祭仲亡
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
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注亡死亡也○周
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如事存皆謂死亡也說文从亡
从し○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祭仲殺昭公於野祭
仲與祭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亹高渠彌歸與祭仲謀
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亹高渠彌歸與祭仲謀
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本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
仲專公爲鄭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爲敢弒之明時祭仲已

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予齊子儀矣亦無忽被弒事
○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然則長爲不言忽
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亦險也通義云忽實
之出奔（注）據上言出奔也（疏）注據上至奔也○
爲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
出奔奉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
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毛本同盧石
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矣字祭仲亡則亡
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
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注言忽至復錄○通
義云仲之存亡爲忽亦就答忽實死亡
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忽
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
爲寶是也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
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
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
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爲君微云云皆所以
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爲祭仲
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

公羊義疏十六　六

嫌序所謂非常意義可怪之論是也反
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尊諸
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首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
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衆皆多解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
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移亦與今
移即衆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衆乃移之變體而
齊侯也杜云衆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衆亭在鳳陽府
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衆亭在鳳陽府宿
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
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
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
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
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會
與儀十九年公
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
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故書也　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奪臣于詞此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桓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麻志大衍曰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之以爲定之方中傳云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日立冬十月之朝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之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接殷厭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七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疏〕○注據衛至不名○正義曰隱十八年絕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易爲絕之〔注〕據俱奔也〔疏〕注據俱奔也○據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朔告朔是也〔疏〕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藏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王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八

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殺霞湯播越竄在荊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公陰齊皆謂播越也昌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公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眾〔注〕時天子至使行○正義曰發小眾不能使行〔疏〕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發小眾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其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眾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牟急吉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玉道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眾不往也越在公陰齊〔注〕越猶走也公陰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公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公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注越猶走也○楚辭遂紛云精越裂而衰兮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戉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

陳人祭人代衛是傳舊恩陰有衛朝時
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屬負茲舍不即罪謂
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大馬士稱
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
欲屬之狂或疾病謂楊注屬
託也又禮論云賜諸侯注賜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
舊疏云皆漢體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
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
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
記作不隊釋文引馬本作不
隊論衡死僞篇續漢禮儀志皆
同說文作不悆云王不懌漢書律厤志作不豫蓋今
文尚書也懌豫一聲之轉舍
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云豫諸侯予民今不
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
丕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尚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
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
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故負亦讀曰
陪馮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
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尊謂之茲郭引公
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聚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
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榮隱茲公明草素問
公羊義疏十六

九

皇清經解續編

五藏生成爲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藉序之名其以
龍鬚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即今之龍鬚
席其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蒩馬茲也蓋人有
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吉云蓋取此草以繼席當指
卧病不起展轉牀笫惟與席相優耳雅訓較爲視切子與茲
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
多又以告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
倞注以爲即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卜疏云負
事繁多故致疾近是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
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負聲多故不書胸乎然則此經
于天吉武王見責於天而有
之是月始云胸日不書胸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胸
者白虎通云負新大馬皆通
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探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
方故役疾負新者禮記曲禮云代人勞苦行役遠
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
曰某有負新之憂注憂咸疾
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
也然士辭可代耕凡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木能負薪
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
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
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明不會者直言及此爲
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
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負
○昭九年舍蠱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
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音誤推
者少舍注舍止也衛于成相六合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
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曆
注訖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
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卿
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卿
人者上十五年鄫人來朝傳曰卑狄之注桓公行
義云舍猶也古訓通爲被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夾狄之是也僖
被服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
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

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俱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解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檉日者下與宋衛其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鷹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爲誤說以爲上丙午十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繫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漷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蓋梁傳作郎春秋異文後曰顓臾以七之顓臾宦

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徼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爲附合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云羨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譜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六月無丁丑厥爲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

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葬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

秋變文從質貴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蠆尾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葬不稱公者桓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亂謚本周之舊制若魯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亂雷者公羊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惡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顯親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撫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桓之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服先打旃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及宋人衛人代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無日者蓋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蓋梁夜食之例當修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麻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二月交分入食限失閒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則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據隱公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已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據隱公也〈疏〉正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據隱公也〈疏〉正月此已丑於厤爲十一月之二十也曜閏皆不書葬隱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前故專據曜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據俱讎也〈疏〉注據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繁露俞序云春秋錄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郎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行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生書葬○戴溪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之恩川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彰生也時尋人請於齊而詠之齊侯使抑鞅不足辭葬之知不然者彰生雖手弑尋桓係受其君使抑鞅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百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彰生何益爲何氏以爲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鄄傳公與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辭狩是也齊侯也○注禮生至惡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引王肅說云請謚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聘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卿大夫亦受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云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引王肅說云請謚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云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

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高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者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殺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謚之以作謚謚當由導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也○注累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戾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辭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薨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之辭公羊義疏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

飾柩謂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然後徹之所以謂之祖者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之節也注云柬相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乘屋車載乾降下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御下柩載於車西當前束時柩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於階間柩從兩楹間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楹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贈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以公羊義疏十六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然後徹之所以謂之祖者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之節也注云柬相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乘屋車載乾降下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御下柩載於車西當前束時柩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於階間柩從兩楹間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楹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贈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以公羊義疏十六引

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賵玄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按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 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之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 注 據繼君不絕也 疏 注據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繼續也王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 注 隱痛是子之痛不忍言即位 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賊爲莫大焉故不忍言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文姜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駮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 注 孫猶遁也 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孫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聰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孫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之爲言猶孫也何云孫猶孫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曰孫遜也遜遁也鄭箋云孫遁也古號孫義引申也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墜字下云從土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遁之皆爲孫遁月夫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 注 言于齊者 盈諱文 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夫人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 注 據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 疏 注據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據文九年爲說似此可解念母也 注 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 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懼爲國討猶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舍書壞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

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卒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賓媛傳引服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遠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義隱痛深遠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疏通義云公孫則正月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不書正月異彼即位故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尚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

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戒故卜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明乃許念乎命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恩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弒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弒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弒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弒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尚應緦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買充覓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弒之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弒君之罪矣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莊加其事曰訴○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謏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冤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御鞅訴公于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始竟云有譖竟之言則其爲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譖並有加誣之意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疏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故惛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襄公時

嫁爲魯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竇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恚之襄公又猶嗤序云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明非如齊夫人恚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卹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證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爲爲恐空有此語乎

酖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酒醉之○注禮酖至三爵而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尊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適也飲當自適也五升曰散散訕也總名曰爵於其實曰觴引禮者壺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醜酒者示戒

其山爲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爲注於其將上車時疏舊傳

釋詞爲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爲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爲於其乘爲定四年於其歸爲猶也耳搚幹而殺之注幹脇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疏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爲注幹脇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疏舊疏云此乘爲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協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搚范雎傳折脅搚齒鄉陽傳作搚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協音路合反本又作搚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捁殺之疏引說文捁捉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捁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釋文幹脇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也幹脇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肚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前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閻其狀牽注幹脅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說苑辨物作辭劘瞋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則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衞轅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猶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弒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孫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劘至不順○宋本閩本作瞶當據正哀三年傳云劘固可以距之也注劘固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之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衞轅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猶其尊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是魯譏祖不爲不敬靈祖不爲不敬也繁露說祕作劫嚴社而不爲不敬靈祖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誌爲誌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也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於下○舊疏云此蓋誌爲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也何當誅○包氏愼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所當誅是言祉夫者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非貞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王之義下當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義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中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鄰駭乙殷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乙雖不孝但殷之耳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夫之母者夫妻以胖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困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猶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舊疏云公孫日大人孫月夢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曰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冠之練中衣以是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天子親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幷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至自齊幷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之二是尊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白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備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所以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伯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紬以爵再紬以地三紬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天子黜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有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

季春三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曾玉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史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署縣次續食會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訛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孚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何以不稱使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疏注據公至之文○傳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畢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天子召而使之也疏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辭王事父之儀不敢不儻也王命勿儻則亦不敢不儻也王命勿儻則亦不得自盡者而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疏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異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眾介皆逆命不曷爲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據諸侯非一疏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一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宋紀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諸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例矣諸侯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得申其私服則不必統諸侯也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者恩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父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論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之疏注大夫至主之○傳大夫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者尊卑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也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大夫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卿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順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毛本監本作待作持譌鄂本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異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眾介皆逆命不曷爲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一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宋紀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諸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例矣諸侯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得申其私服則不必統諸侯也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者恩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父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疏注大夫至主之○傳大夫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者尊卑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也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大夫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卿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順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毛本監本作待作持譌鄂本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

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休云禮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

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

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爲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自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舊說不能爲之解耳

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討齊而一則使築叔追錫弒兄而遭爲隱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試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主婚此又天討罰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舍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

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知有築內之道也

公羊義疏十七

言王禮也○穀梁傳云公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禮也注據非內女○疏注據非內女○鄂本宋本正言于姬應殊內女故據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譏其遠嫁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于是越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若曰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中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舍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落衛不固是輕主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讎一則輕王姬故也○注築夫人之下○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鄉嫁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俟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

○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汸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拔榮叔疑書順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晉文侯釋文賜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又云長者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鈇鉞柜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柜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咄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柜公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追命

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舍文嘉攷讖篇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以扶不能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有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爲辭知王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爵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賜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

許何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鈇鉞柜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咄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柜公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追命（疏）注據錫至言諡○卽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不言諡

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柜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疏）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柜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咎柜薨後見錫則卽位見錫則亦吾惠之比也魯成八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柜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異又可追而剛卽春秋左氏說其錫篡

弒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請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共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純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證以易名然而有幽厲屬屍者諸侯受謚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僭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脩廢文王之法度而大子乃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出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有吉主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稱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亟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尼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錄也○注內女至書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出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有吉主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稱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亟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尼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錄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較爲略也

此紀三邑也邢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鄑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即鄑城也晉朱虛縣在臨朐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銀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臨山北營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即古鄑邑鄑營同音古方輿紀要列銀城於安丘縣又以營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鄑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鄑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邢鄑鄑國也以邢鄑鄑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邢鄑鄑則宜加于以紀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邢鄑鄑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注以稱師至取之○決遷之者何取之也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據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公諱也

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公羊義疏十七　十八

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邢鄑鄑當坐取邑春秋與不書伐同義

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識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

齊師遷紀鄑郚鄑疏杜云鄑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北海郚昌縣西有營城大事表云

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爲魯所禁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此解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卽位乃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攝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其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疑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

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肸卒書弟肸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亦無繇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友惟一見於經書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弒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如陳侯通乎己之私行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爲錄焉爾注據王后崩葬不錄疏注據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出我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接此

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公爲之小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是也天子爲之無服諸侯爲之大功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當爲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服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大夫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鄭答曰小宗鄭答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醋同於內女故尤其在位子弟刺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邾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左氏穀梁傳婦人既祖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衣部禘之若反齊地名也定九年傳云齊侯致禘於魯杜云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爲齊魯衞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卽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禘于祝丘注亦云與曾邾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祝丘不致不踰竟非禮也婦人踰竟非禮也穀梁傳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邾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齊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

臣子辭卽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非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齊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鮑卒〔疏〕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疏〕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嫌發傳者嫌會齊人致貶故也按左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齊齊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盍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令伐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溺同其埋怨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討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傳二十四年晉侯喪吾卒〔疏〕注莊公至見也○傳二十四年晉侯喪吾卒闕卒于恩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傳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獠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獠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逍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僖十九年傳此年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非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日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猶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嫌卜前日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縞衣云縞衣茹藘云茹藘女所以更舊爲新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子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注改葬至當月○禮改葬服輕言緦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喪服改葬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如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體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鸞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葬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鸞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緦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五等之上改也注緦者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弛壞將亡尸體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檄問謂當待三日以斂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緦而除之今宜如何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未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經文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柩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葬非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桓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侈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桓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

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屢終不覺穀梁疏引戴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侈麗太甚嚴氏杰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几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說說即春秋緯是也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忘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麻則有之然則此改葬之服總麻則有之然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弟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楊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史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尸祀侯謂其弟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北海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鄑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鄑亭也春秋魯莊公二年紀季以鄑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鄑存也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鄑亭也是鄑亭在齊國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槤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祉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賢乎紀季注疏云紀季以鄑奔齊不本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服罪

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鄑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鄑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疏穀梁傳曰鄑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鄑事也齊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禮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邦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謚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弟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楊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史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尸祀侯謂其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疏杜云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鄑郿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

之語又云以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鄫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侯至服○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自首告者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七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鄫郡郡者紀之采邑封鄫者紀之采邑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鄫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鄫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絀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狄焉取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遷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鄫存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鄫納齊賄爲附庸以存紀季以鄫入于齊紀侯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服罪遷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鄫存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鄫納齊賄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鄫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隱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說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說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譏其辭以予滅孫辰以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亡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鄫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說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曰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子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曰夷祭仲苟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大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鄫往服罪于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鄫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侯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識左疏引賈氏皆以爲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盡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注次例時○舊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郟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上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菅已書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郤同義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八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凡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分下獻上乎○注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明行之焉鄧本飯作飤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氏會齊侯于郜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啐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夫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爲賓客者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謂王祼酌圭瓚后亞祼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其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同姓則后夫人親獻亦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假古禮而窮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窮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九

出而獨行亨禮於外君子於是痛爵莊公之禮未閒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衰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酅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惟南氾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即槁字緣設牛酒其枯槁故即謂之槁盍因其枯槁而潤之曰槁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醪斥彰長用君碑史見勞醪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攻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又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牛又大行人職之犒牛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十

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鄧本飯作飤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穀梁傳云饗甚矣注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十一

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天王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天子鄭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衰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闕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闕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之妻大夫之妻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公彥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諸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服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義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隱二年所逆者益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益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仍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大夫卒皆書恩成於敵能釋例其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子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反也紀侯賢而齊侯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戚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國之間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匱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據楚莊王亦賢滅蔡不爲諱〔疏〕注據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闕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實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邓貶荀林父其賢明蓍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哀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仍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讀春秋問復讎貪土地醜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之義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箋詩譜云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周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白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

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即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于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鑊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引劉向云蓍之言耆耆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云天子龜一尺其數偶說文艸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劉向說又云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辭傳定天下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之德圓而神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雖相似僞四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雖相似僞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事成與不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簪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注易巫比巫詞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酋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眾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從入從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賈襄公答卜者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勉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薨公卒子襄公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百世之讎之義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襄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鴞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即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愼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侯會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俎醢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肯入鄧撻乎王之墓左氏紀鄧公羊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肯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宋子戊千讓議曰有天下者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衛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侯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隱三年傳云君子以代代爲家非禮也是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遷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謙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反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篤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宋子戊千讓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隱之讎之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遊疆之費何代無之豈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據非一世疏注據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據非一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而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聚國也按厲氏明平此則不辜涉則禮記曲禮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怒爲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得苟子偏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曰非也古者有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閩監毛本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號者玉瑞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賜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云一曰祠郊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恩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然則齊紀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怿也（疏）注無說至怿也○說音悅注同是陸澤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怿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怿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甯侯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億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闔其無人（疏）盬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盬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

無人○所引易豐上六文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爲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閻各本作閒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鵙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作闃孟作窒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賢襄公爲讎者爲襄公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方諱義但當還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窒者方諱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疾痛也是也舊疏云昭元年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痛於心故也包氏愼言云齊襄莊公弒父之讎也春秋之大義齊襄刺僖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爲之主婚與之會狩焉必褊先君齊紀無說焉說悅釋怿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焉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者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

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覬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讎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諱力不責人後爲莊公諱也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討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譜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與賈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賈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二十四
乙丑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脉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鄫季姬也疏注據鄫季姬○即僖十六年鄫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邵木王○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爲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也○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知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爲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也以卽以爲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爲不宜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牖如初乃蓋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肆設熱湯爲火備卒淪祝取鬲旁一笥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淪祝取鬲盥于肆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道之兩楹之閒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肆升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鄰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疏左氏作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據與高侯盟諱此競逐恥同疏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何休云君之讎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疏繫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恐不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不反兵而鬬注不可以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疏○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同朝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與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謂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謂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行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于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則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前此者有事矣注謂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謂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後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此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則曷爲獨於此焉讎者將壹讎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公羊義疏十八　三千一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乃忘親之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三日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

無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儿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明以自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愼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經書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隱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錄云按注其餘已見者從重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隱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隱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段係說是也莊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南菁書院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曰言如齊師惡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邾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邾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左穀倪作鯷春秋異文箋云鄅倪二字古紙作兒從人從邑皆後起字黎犁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白千乘兒寬以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鄅氏謂引作州黎是犁黎同也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犁齊楚潛夫論引作州黎犁黎同也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邾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鄅城疏云鄅之上世出於

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鄅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鄅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鄅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鄅會孫犁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土命命云說文邑部鄅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鄅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鄅杜云遷萊子於鄅國正義鄅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顏別封則其地亦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小子肥爲邾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鄅城皆爲魯地且鄅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鄅也許意鄅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鄅城在滕縣東一里案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鄅城在今嶧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地

卻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十五里人氏者方十里人氏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三十里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朱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繼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況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酅入齊則謂之酅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酅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也疏左傳云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據此倪爲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注據僖七年稱子○郳僖七年邾婁子來朝是也

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朝天子旁朝能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上云伐衛何納朔也疏公羊傳例云莊六年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楊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因爲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侯朔於衛侯所以正其義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疏穀梁作二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猶尊王之義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子突救衛疏左氏作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疏穀梁作二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猶尊王之義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王人也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貴也注貴子之稱疏傳意亦欲明王人爲微者故別何之○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注貴子之稱名貴之也注貴子之稱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耳則故貴之貴之則彼傳稱名爲說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撰范氏以彼傳稱名爲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貴不以突是字爲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晉侯皆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賢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六年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楊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桐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據王至之也○裏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言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疏〕注據王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注據不以微及大疏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桐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疏〕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恒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是朔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還子突不能救也恒十六年注云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羣援未甚可卽誅絕遲延貽玩致不能討厥莫甚焉故繫王英云還于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莫甚矣無已是也通義云言王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還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及陳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實明王子突王子子突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五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至不名〔疏〕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絕〔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人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注〕據俱入也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益鄭與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解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伐楚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皆是鄭入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于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入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卽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此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兒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此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背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恒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黨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傳二十二年公伐邾婁傳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破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卽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舅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矣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卽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雖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卽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公至亦不蒙月矣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不注蓋皆不蒙月故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注云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猶辟王兵然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五年公會五國伐鄭傳云易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乃反民煩屢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

閔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得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妄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蝝食節賊食根孟蝝蝝類故煩擾貪利也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侯朔校勘記云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侯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戍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侯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保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王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兼保用高皆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保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保是必古皆作保緣體保與侯相似故又以爲侯也杜又以爲侯因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易侯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人共國辭而不稱人也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寶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期得寶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鄙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也按孔氏川澤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加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突是也繫落王道云誅受令恩衛保以正罔圄之平也亦假保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末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杜者准杜法論不杜者准不杜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几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負者何璋判白弓繒質輸青純是也按說文部寶珍也詩段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茂旃旌大呂皆以章有德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杜云防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爲朔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壯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夕也昔亦訓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分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兩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夜爲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則宜有夜字賈左氏穀梁作隕隕自天賈雨也齊人謂雷爲賈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賈隕音義皆近是星墮字當作賈爲正隕段借也故史記宋世家賈星如雨亦作賈論衡藝增篇亦引作賈周髀大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字林賈卽隕字也杜云日光不照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注恒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恒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同上有夜字當據補杜以長曆校之五日月光一舍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甲矢反分箋云反復又執競云龐緜來反傳反復也故舊疏云甲矢反分箋云反復又執競云龐緜來反傳反復也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卽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卿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者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發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明雨與星隕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無星隕而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雨說也

非雨

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注不修至

春秋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者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閻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敞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類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魯大夫對齊侯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舊名孔子因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明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晉乘楚檮杌時所教同竇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之子矣齊舊春秋也今作弒孔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其非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其狀似雨爾

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氣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上而落謂星之隕下而墜謂之霣霣而霜以諸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霣後言霜星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簡之故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是故星隕如雨星實如雨星反者房心見其墟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列星至之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大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眾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亾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注周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五度昏弧中南疏引三統厤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奎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厤二月節日在壁一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中也○洪範五行傳好火戰注參伐爲武府齊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之疏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星隕不及地上復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喙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侯在樊彊占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仔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又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事張守節正義

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狠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成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衆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流企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慤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冊弒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鼷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衆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難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即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降分野也先是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崩無輔強制

陽陰不得安土正閻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實至宮也○舊疏云即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天王宮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亦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字誤開元占經六十六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牛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日庶民惟星易曰雨以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卿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益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殺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何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雹疏云亦有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易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曰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無麥苗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恤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疏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木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粟米名也則禾則粟米也其實爲粟其粟之稾爲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粟然爲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文粢下云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因事雜件繫得假借通稱也及其孳乙何其孺子也及孳乙何其君子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晌晌乎何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十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乎何其多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乙也滋也兒侯也藏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之稾爲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旱傳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自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源穀熟麥及五穀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說必及禾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粟後世誤以粟爲一物

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正義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糜赤苗芑白苗王肅云皆嘉穀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粱也今俗謂之高粱故毛傳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糜赤苗芑白苗也爾雅釋草文引詩生民之種之黃茂毛傳黃茂嘉穀也爾雅釋詩也同郭璞注云黃茂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禾其詞一也賈者爲粱故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雚麻麥拼刻向以爲殷時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賊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殷時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之

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注據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疏注據次至

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蝗皆以傷二穀乃

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

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王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

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書者卽隱五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螽書者卽莊元年螟螽之類是也通義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

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鶴鶉饑則徹是雁饉則去雉兔康則損圍歉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祭肺不貳

書故曰微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無麥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陳蔡人伐衛是也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

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小麥大麥小豆大豆與齊民要術同九穀忌曰小豆狀如麻禾黍稻麻小麥大麥大豆小豆禾告卽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粢黍稷粱麥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職注稻黍稷粱麥菽五種注稻黍稷粱麥菽也按北方食以麥稷食以粟稻食以黍麥食以菽食以麻麥故以稻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疾醫據月令數麻麥菽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遭大稻禾或遭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麥不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不嫌是賓俟故得如此意旨之深惡魯之陰謀稱虛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眞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衛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揣忽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鄫季姬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辭實俟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辭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鄫本人徵作知徵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徵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徵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愼言云春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子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麻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公羊義疏十九　十七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稷社皆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三朝記曰蒐尤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殺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宣王復古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明彼爲誤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判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曰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覈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說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見也祠兵者在前振旅肚者在後復長幼且衝後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說士眾言之互相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見也祠兵者在前振旅肚者在後復長幼且衝後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說士眾言之互相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公羊義疏十九　十九

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卽祠兵之義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周禮大司馬

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始造

也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加一○箋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行不恤凶安不恤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氣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恤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則禡大司馬職分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恤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則禡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也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訓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迅猶振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經

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蟄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訊也○注訊至也○閻若璩曰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變也○注祠兵至後也○閻若璩曰訊振訊也振訊士衆兵入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解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舊疏云正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六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意○言爲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侯齊侯不至又留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圍雍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玉道云言圍成此言祠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曰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左氏襄梁作郰左傳隱五年釋例土地名郰地理志云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縣濟陰郡古郰伯國姬姓之別攻城陽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攻東平剛父縣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郰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穎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郰通典雷澤縣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弟于郰伯國也士地名盟會圖疏郰在濮州雷澤武王之母弟郰叔武封于郰今兗州府鄆城縣東北三十里有垣城鄄即漢剛縣故地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郰叔武封于郰而郰在其西南蓋近鄄陽矣魯成邑在鄄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郰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濟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郰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旬大兵終滅莫之救所特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滅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鄛僖二十四年鄛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鄛後爲魯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七

伏之文所以陌歸於齊言及者起傳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辟之也注辟滅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宋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辭辟故據以難

文不書葢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朝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待齊而後克成故得詰惡于齊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郭伏義也○注言降我也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郎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郎非也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注慰勞其罷病疏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疫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義疏十九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勞也罷與疲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還師爲病矣

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之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出竹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不得已故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言還主師及齊師圍成成隆于齊師濁言還其君以外矣莫言還主師及齊師圍成成隆于齊師濁言還其君以外不得已故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曰所以懲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

公羊義疏十九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遂者事未舉也遂事不書此其復見何也因解至汲汲○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麻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僖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擬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鬬及立絀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田貝丘見豕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人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覘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既既暨通假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既注既至也是也杜云既終也地琅邪縣北有既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既亭在兗州府嶧縣東

公曷爲與大夫盟〔注〕據與高侯盟諱不言公〔疏〕注據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侯盟于防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是也因與大夫盟諱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高侯名〔疏〕注據高侯名也然定十二年鄆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弒

公羊義疏二十　一

使若衆然〔注〕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敢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賢故不錄之〔疏〕注鄭國至愈也○釋文作愈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舊伯子男可也會目不可盟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兒鄭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歃公羔春秋義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注不月使若盟恥少殺也○注不月使若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之誅數不當汪於婦人數敗大臣辱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舊仲召忽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侯及雍林人殺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公子小白出奔莒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即小白伐齊大夫迎子糾不受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盟既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十年鄆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弒

夏公伐齊納糾〔疏〕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譌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怒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公子糾殺之下引定本有子字甚明至引公羊傳云其稱子則此言子非怒之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問有稱公子糾何責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也沈云齊人稱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怒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其意雖與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

由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舉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通義云彼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疏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猶者猶可納不納當伐也閽不言伐閽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伐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伐而言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爲難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梁傳云當可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舉之曰人今親納仇于反惡甚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敗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義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納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內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則別於納不正者也○舊疏云下十年傳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取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兒言公子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亦是也

因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兒言公子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公子糾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舉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於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卿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齊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伐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不忍去也以成齊肯云楚靈拳同姓有不去之臣故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注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公子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義例可知猶遇弗

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執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以上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之書月爲六年夏六月齊陽生入于齊小白入于齊之書月爲遇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勢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年注云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不致而不及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小白入于齊朔次正者史記敘出齊云羣弟恐嗣及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

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通義云小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眾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眾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侈惡於魯其言入何篡辭也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疏〕舊疏云據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糾於魯公子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諫伐篇篡者何謂也曰入于齊故曰齊小白入于齊也○注不受至乃率弗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公羊義疏二十

皇清經解續編　五

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葬桓王同義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洄故曰乾時水經注紲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彫水平地出泉曰彫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彫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水以下流與淄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彫源凌易淵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脈益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暖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娜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舊淺涸〔注〕據鄑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從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顏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爲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據內至取敗○謂既敗復讎也續矣曷爲爲夸大故難之〔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雖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不爰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譽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心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

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弒孤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爲榮者也不及孔父死在廟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注〕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卽大夫當有名氏〔疏〕注據納至名氏○卽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爲微故言此通義云據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注〕如上據知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部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據而難之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

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木雞襄公而復之於恒公故言復雞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雞伐之桓又非雞子故不與復雞也令實復雞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者起非實復雞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雞人人所共復雞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漸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取之何舊本誤脫言字○注據楚至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敗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

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沒殊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

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脅者書僞古文泰誓脅權相誠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脇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沒殊傳沒之者何深之也曷爲畏齊深之畏齊也曷爲爲畏齊也解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沒殊故云以下沒殊知也○注以傳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賂獄于齊不得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末有成也注此傳脅解輸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隅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魯也殺之魯是戮齊也夫君願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召忽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拾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使若齊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據不立也疏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脅爲齊殺之皆當坐

弒君因解生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疏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葢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卑貴也○注故言公子○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轅述云管子齊儲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當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殺其母魯女也文姜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也齊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仲臣於桓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据有云史觧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葢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之說素亂倫次誣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

訓抒也繫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曷爲深之注據本非人功所爲疏注據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是人功爲之故也曷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舊說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北故爲齊備禹貢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洙泗爲竟俞氏樾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言不肯聽公

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于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于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解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書云賜邑有長勺氏尾勺氏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狐者曰侵注狐讙也將兵至竟以過侵

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注狐讙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狐者曰侵按何注狐讙也周禮音義云狐音讙本亦作讙何訓狐爲讙而鄭引傳卽作狐猶何訓狐爲讙而鄭引傳卽作狐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狐漢書藝文志庶得讙狐又敘傳狐舉狐疑師古注狐粗也大略也○注將兵至竟

無鐘鼓耳難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茍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幾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爲誤謂鄒本黎誤犁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卽桓十年冬齊衞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揮譬之也延攻之也延改盛改攻之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誅說文戈部戰鬬也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祭昊天上帝以實柴祭日月星辰以槱燎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烝祀先王先公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墳衍邱陵以肆獻祼祭社稷五祀五嶽以毛炮之法祭四方百物鄭注引春秋傳曰虞不修德以及虢虞公貪於屈產之乘與其寶鄙之垂棘之璧而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虞公不聽遂起師出軍之日耿不介馬不出廐火星未中而舉兵則是以兵守城曰圍也○說文禾部稭禾稾也周禮曰入其委積以稭禾稾也入不言圍注舉入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郛是也按外郭謂之郛故入重于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

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滅不言入注舉滅爲重齊滅
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　來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
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以興于衆獸不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
可親百姓則誅之注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巖巖狀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
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
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
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
者屬北敗齊之兵南侵疆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　十三

范之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
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
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
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
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罪妖言令尚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
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彼此五刑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
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
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
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
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
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
禁兵器鬬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
不議也○注月者至范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
公伐齊之扈是也今考月故如此解殺梁傳曰侵時此其月
何也乃探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
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還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至之地
閻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葢與傳不通相
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
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本徐本同

不知宿之不肯郛宋逆詐郛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
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禮記曲禮疏而遷注遷或爲還
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廬注遷傳曰
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
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閩亦繞也按還卽環
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
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
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
葢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
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
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
宮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
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
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葢改其土地之宜絕
其往來之道加成二年傳徐克使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
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
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葢
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
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
滅人同非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
從宋也疏穀梁傳曰遷亾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爲人
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
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亾辭者此文是也二
見存亾國者卽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
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
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
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邾遷貶宋稱人
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而取之以爲宋附
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
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
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
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
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
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
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
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
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人滅遂之屬
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

氏傾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
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滑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
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非書者從宋也○舊
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
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
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
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
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乘丘是也又泰山郡東行
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
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為
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
乘氏注應劭曰故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
丘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
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
徼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
郊据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
縣北又西過瑕丘與乘丘縣東取丘與稽縣接界則乘丘為鄰近郊
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鄭元雖皆言為
之惡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故書以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宋師于此小顏注不
足据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

乘丘魯地水經注菏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
南胡氏渭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為魯近邑則乘
丘去魯必不遠
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羞涉下注誤
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不言乘丘疏
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羞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
義則非
故雖之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為兵主背盟之
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在云不言侵伐齊
按郎為魯地故知為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
不言次○郎哀十一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
得成故當言伐也疏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
刖之故不得從戰不言敗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
邑與內郎異不可言敗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
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言伐須為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為齊未
與戰則須書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

言伐之意也二國幾云次未成於伐魯卻微弱深見
龍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遏卻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疏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
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收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詩戰不曰之證按據
綴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卻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
本綴作讀郎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彊內○說苑指武
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必苦夫差好戰
而亾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
武易曰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廢也魯敗乾時淩洙
徼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即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為臣子
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
徼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
縣境舞敎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云在今汝甯府汝陽
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舞陽洪云
卑以秦武陽
為秦舞陽

荊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疏注州
梁雍○宋本冀作兗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
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既載淮海惟揚州及衡陽惟荊
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無
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是也其餘雍州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
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
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
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
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
蠻云爾不詳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
夏繒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荊始進稱楚其次初通上國已任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
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亦以其居

刑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刑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路氏甲氏氏不若人言路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闕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婁子楚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雜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分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公羊義疏二十

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若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覩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原溫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前城北運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馮作鄆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據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　一

魯則宋災不見兩稟則煩文不省故讀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洪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宋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外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猶未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侯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內錄爾在王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聞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興兵相敗即上所云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華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亡戰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于鄆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百姓恐陰氣盛故二國但水劉向以爲時宋悠公驕侵賭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於公之廡子敗習教梁故無及我之義彼何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聖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鄑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侯還紀鄑鄑之鄑在鄑昌縣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鄑宋邑鄑間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滑移不書疏注據滑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邾婁田白滑水傳云其言自滑水何以滑爲竟也何言乎以滑爲竟滑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滑爲竟滑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滑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諸文故河爲徙也滑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外以見內也先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曰者無外其辭成矣婦人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稍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塗稱婦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其言歸于鄫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鄫非紀國而言歸〔疏〕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甫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婦將來歸不書非甫且非大歸○注鄫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與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鄫

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

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閤信恒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齊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傳曰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似故江氏如此解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複辭有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單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

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報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詔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何賢乎仇牧杜氏何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牧〔注〕據與孔父同也〔疏〕注據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烝民篇文○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寇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得訓禁不畏彊禦與鰥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國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圉兮王注彊圉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已在丁曰強圉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禦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憝昭元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亦

以禦與彊同圉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彊圉顏注彊梁圉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爲強國策注引詩作不碩強禦其不畏彊禦兮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卽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乘丘時○卽上十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宮謂貴當云寢而眾鼠散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習士也〔疏〕注散放也○狸處堂而眾鼠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辭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稱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稱名則當稱人今傳又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於宋則疏本作反執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辭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簿棊本簿作博按當作簿博簿博戲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或欲小投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綜通譜曰自東向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勝宜也按方言簿謂之箭或謂之簡或謂之毒或謂之兜或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夫弈之爲數注弈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述證云簿局戲也六簿十二棊白六棊黑所擲頭頭有五彩刻爲一邊一面刻爲三畫者謂之塞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棊以其局用版平承於枰上也行棊謂之項項有五彩刻爲一邊一面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一面刻爲二畫者謂之五塞之間謂之白塞然則博卽後世之雙陸弈卽圍棊故簿箸謂之箭兜專簿也廣平枰也曲道棋也圍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簿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梧桐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六箸行棊行到處卽竪之名爲驍棊卽入水爲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取其籌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弈論云所志不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圍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卽弈字文選博弈論注引鄭玄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各十七枚後漢書張衡傳注弈棊子也棊卽所執之子按博弈皆用棊弈爲圍棋博爲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簿王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簿方言所以行棊謂之項項有五彩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一面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塞然則博卽後世之雙陸弈卽圍棊故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頭有五彩刻爲一邊一面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一面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塞然則博卽後世之雙陸弈卽圍棊故

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曰者列傳旋
正基劉徽九章算術何股股
之通名而博之基上高而股
鋗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
何考見其形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
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
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弈旨云夫博簺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雄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
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課以
計策若虞虞之朝考功黜陟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益弈但行基博以掫采而後行
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掫采焉博與弈益遠矣焦氏
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
嬖臣共博列婦人而心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
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
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
官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
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
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
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椎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
綺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留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
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遍也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
注淑善○爾雅釋詁
云淑善也詩曹風鳲

鳩云淑人
君子是也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
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
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美目
清兮清揚婉兮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
是其美好也
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訐至以言○釋文訐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訐面相斥責相告訐也玉篇
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訐古屑切
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
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訐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
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箋云婦人謂莊公夫人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僖九年傳矜之者何
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
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
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舉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疏注顧謂至勝己○顧謂側
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虜
婦人曰逼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
頰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斬虜執虜者禮記曲禮云獻

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
子今子魯囚也吾那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湣公怒辱之曰始
吾敬若今若魯虜也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
於魯侯故稱譽爾○疏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湣公謂萬嘗
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辈仲舒
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
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頸
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
虜絕何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
本異也俞氏樾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
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
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魯侯之
字爲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猶
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
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與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
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
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
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
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

所至若言何是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至廣雅○蜀大字本及漢制攷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誤脛廣
雅釋親脰頸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
說文頭頭荎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
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
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堆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菌
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注手劒至罵之○疏本監本毛本本拔作技依鄂本宋
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劒而從之亦謂持劒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
弓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箋云婦人謂莊公夫人也注持又失世家專諸手七首刺王僚楚世家自作手旗左右麾
周諸侯史記周本紀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手字作執
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
手所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阿也又
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呼也者若
云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
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此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
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
記淮陰侯傳嗜嗌叱咤叱咤通義云手劒者手持劒
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說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

臂殷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殷首頭疏唐石經臂作髀釋文校勘記云此當作髀音婢云譯案髀短不可以擊人作髀者是也髀非臂殷也經義述聞雅髀柄也心也郝璞曰謂椎胸也是髀椎擊也爾雅髀柄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摣說文摣反手擊也批髀聲之轉耳殷當爲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殷而訓爲傷則與髀義相複髀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殷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殷故說文無殷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搤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殷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殷○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弊殷注首頭也說文眥目同古○文首也仍象髮謂之髮聲卽仍也　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平作扇○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閫作扇宋監本毛本同閩本作閫案閫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閫不閉注閫門不可以毋閫注閫扉扉卽扇也管子八觀云閭閉而姦不出閭閈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閫用竹葦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頗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此事末亦不吐○注卽乳至也○獨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本如卽亦作搦是也釋文搦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孔丈之嘑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爲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獲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孔子狗之嘑虎也伏雞之搏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詠之○各本搏作搏誤依鄂本閩本宋本訂正云詩判隔王之任川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專擅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詠之以經其君完備也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曰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乳犬獲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伺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爲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縣北三十里有遂鄉隧都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塹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疑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村預博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故也○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視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伺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諸功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葵丘之會是也故曰是也

與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敎外傳記春秋之義最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臧諱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雖有北杏之會前有慕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何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阿也○注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上下二閘爲運道所經水經注濟子河篇故瀆又北逕阿城東東阿縣故城東南卽柯邑也按圖語曹沫挾七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南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汪據唐之盟日〈疏〉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

通義云當言不日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睥人而簡之爲佼易故爲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卽佼易益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曰易說也說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詩人雅常武王冠禮進受命於王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莊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殺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佼詐至於

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常死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殺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曰嗟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注伐齊至殺之是也○舊疏云卽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注當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邛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鄒本刼作卻誤

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墠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爲壇書金縢爲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累土爲壇傳曰壇築土起堂曰墠謂築土爲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士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字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云壇深四尺注土階三等是也士階三等是也孔子世家爲壇位土築三相累也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階三等與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爲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爲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觀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垣以象墻壁爲宮者王爲三等而土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面十二尺方明者土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亦當然上設方明諸侯亦所以長其敬也卽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既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人雅常武王冠禮進受命於王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莊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殺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佼詐至於

子手劒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劫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新序云乃會兩君就

壇兩相揖曹劌于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舊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七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劇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刺客列傳與各書記皆違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爲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遽同廣雅釋詁愕驚也說文孟部遽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聽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齊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爲省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三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壓竟定十五年傳壓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云以喻侵漸也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注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注圖謀也謀卽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而問曰子將何欲齊沫曰齊大國侵魯魯弱而大國侵辱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爲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調侵魯太甚必將攻管子及之與也復君不計及之與也○舊疏云管仲曰君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仲曰君何求然則將君何求注所侵邑非一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沫以七首劫桓公事在魯莊十三年春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國大善矣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

首北而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擁劍而去是也○注擁辟也○釋文擁於勇反辟婢亦反孟子滕文公篇擁彗先驅趙注擁辟也禮檀弓篇擁之而哭注擁抱也擁與壅同壅辟也擁與擁通義同擁與擁亦同擁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義與旻同亦謂墜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擊與此異○注時曹至及○舊疏云摽擊卽擁辟也摽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擁辟也摩所以指摩也摩卽此訓摩字摩訓擁擁訓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落猶墜落也摽義與旻同亦謂墜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擊與此異○注時曹至及○舊疏云摽擊卽擁辟也摽

六齊相知不肯要盟以自洗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

而桓公不忽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

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脩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

亡地於曾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

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

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乎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年亡國

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

長本信起乎桐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

勿子仲曰不可人劫之而不與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

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

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神于王父也注

猶當爲由新序云大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鄄

○鄄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下會于鄄是也○

公已下會于鄄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

七年○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六年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一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疏釋文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秋七月荊入蔡疏與十年書荊同義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

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字貶之義同彼疏引糜信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

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

亦宜

同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釋文鄄地今東郡鄄城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五

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爲齊豹邑昭二十年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鄄卽此鄄讀絹畏本爲業於此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爲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一統志云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疏釋文鄄上十四年會于鄄穀梁傳

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爲復同會推齊爲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公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太信一年而近國之君單至鄄幽之會是也攷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爲齊桓未爲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爲說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伐國

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卽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邾兒
邾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兵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
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氏是
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
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邾人侵宋
冬十月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接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衍文倪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遇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卿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接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彦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參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來也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氏繫接今爲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二　一

同盟者何同欲也
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則鄭幽之會爲齊桓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何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
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暴霸者有尊天子之心

行進也不曰始與霸者未如琅琊卒在二十八年〔疏〕晉侯民人堂荅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剛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刃而以刃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琅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琅同鄂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琅作琅釋文作琅毛本改從之按琅正字琅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琅滕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是瞻韓詩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附附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此鄭之微者也〔注〕據獲至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主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書甚佞故也〔注〕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爲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牢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成之非也不書成將帥者封內之事故不書疏注牢馬至志○舊疏云牢馬之屬若一圈死則餘者更相染遺而死說文水部瀕也从水賓聲又遺漏也从水貴聲又漏久遺也从水屚聲則遺爲瀕汗相及亦猶是也注以損訓遺傳以遺訓漏義引通俗文淹遺謂之瀕淹久引字林瀕遺也與雅釋詁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

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潰也齊人爲遂所潰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眾部曰眾多也从三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薇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內臧馬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臧者藏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遂其酒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民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臧焉此謂殆敵也二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交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眾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

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而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福之爲言迷也麋迷叠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福淮南說林訓故鄭伯朝齊而使鄭伯朝於楚齊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遷於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火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也京房易傳六廢止作淫爲火不明則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畛民人隨此畛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穀未如所本○注言多以災書按麋是澤藪獸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記其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遷於京房易傳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也京房易傳六廢止作淫爲火不明則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畛民人隨此畛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穀未如所本○注言多以災書按麋是澤藪獸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記其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曰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薇鄭瞻大人如詰淫洗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糜信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

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繇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逢祿以此日果屬傷來復即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晡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謂之日食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朔夜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不言朔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陰因日明之良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夜食者陰乘陽象也劉歆以爲晦穀梁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家說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故曰食晦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晦日然則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己巳歲二月有己巳晦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汸引長厤三月己酉朔至四月己酉朔間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四十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伐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舉敵鄭賤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爲災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救鄆遂於夫人以劫公供其所欲何義異

餘癸未朔隋厤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厤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梨洲苔問問曰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朴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十八年三月吉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己巳晦日然則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晦日然則是年三月吉正其當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汸引長厤三月己酉朔至四月己酉朔間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四十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伐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舉敵鄭賤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爲災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救鄆遂於夫人以劫公供其所欲何義異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君卒死於戎難未至豫備之則弗救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天未行之時存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惟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寇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遇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也○疏元年注于遠鄙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通義云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大公至西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者蓋魯地當元年齊人一年晉文以分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臧琳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追逐寇地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謂公有大功於王決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足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戚

何以書記異也注戚之猶言戚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言有象魯爲鄭瞻所戚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注戚之至戚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戚猶戚也舊疏引五行傳戚猶戚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戚亦戚之變體釋文戚本又作戚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呂覽螫戚高誘注兖州謂戚爲螫音相近也淮南子沆州謂之螫高誘注螫讀音近殆緩氣釋文戚本又作蜴玉篇蜴戚蚗皆徒得切是戚字本作螫因方言讀爲戚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螫戚章懷注戚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戚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蜂自有戚音螫戚同部假借也此經之戚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戚短狐蜮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蜮音域狀如鱉三足一名射工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弧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注蜮山者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蝮蜮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虖無南蜮短狐鬼蜮也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蜮廣韻引元中記蜮傷躬只王逸注鱓鱔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蜮廣韻引元中記蜮蜂鷺鸞鷺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象魯云長三四寸蟾蜍至見也○蜮槁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名婦人男女同川窪女爲主亂氣所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草木義以姓姊從謂之姊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姊姊是也○注戚猶至見也○戚槁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名婦人男女同川窪女爲主亂氣所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草木義以姓姊從謂之姊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姊姊是也○注象魯云長三四寸蟾蜍

十九年左傳其姪齧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弟之子爲姪丈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是也夫謂吾姑者吾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其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疏姪者何弟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弟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妻相長稱也新錄云姪姨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姨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一切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強爲之詞也諸侯壹聘九女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廣嗣重禮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娶者所以簡人情閒媵路疏通嫁娶云備姪姨從者不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後嗣得不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當去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姨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女此夏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戒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皆指嫡也○白虎通所以備尊尊親親也上尊下親皆指嫡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王度記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法此必以至親也○白虎通所以至親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者何送也送者謙不敢敵嫡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以見其賢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舊爲皆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賤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賤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鄄○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曹大夫曰收不關鞭五百則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聘禮記云辭無常係而說注係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專對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議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謀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辭○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分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備也不可逆爲備設也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鄭伯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留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滕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以安國家則讀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侯嬗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大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即公羊義疏二十二

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鄚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閩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鄚又十六年齊侯宋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問喪徐行而不返也又曰進退在大夫大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又曰徐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舉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鄚遂具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鄭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管仲信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利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鄚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問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鄚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議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鄚是也不至地也○通義云鄚者盟地非致滕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鄚地故也明至鄚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及于鄚至結○閻云此鄚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滕向衛至鄚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儲書之也送女至鄚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停女會盟鄚是盟處故言于鄚非本期送女于鄚也然則鄚不爲滕出似專送女于鄚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結專盟書非滕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鄚非滕婦地矣穀梁傳具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爲遂事假錄滕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之○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滕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閻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盟信者謂下卽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自在結也蓋留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流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同何當有誤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益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遏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辵部遠遏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遏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公羊義疏二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腊云瘦也古文作㾗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㾗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者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濩于遂傳濊者何濊積也眾殺戍者也何注濊者死文濊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濊積眾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將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疒部㾗烏蒙疼骨曰㾗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小雅助我不遐黍苗云雨我公田遐不作漬毛許皆云漬病也鄭箋雖不申必助中者云雩積禽二經漬雩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㾗故書㾗作漬先鄭云音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之前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痢也漢食貨志骨無胔瘠孟康曰內腐爲瘠不著者公羊漢志瘠即㾗字合之鄭注月令內腐曰㾗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㾗高氏云有肉曰㾗又作漬之其字正作㾗假借作漬又作瘠皆同音叚借也漬又作瘠瘦也說文作腊云瘦也或作瘠從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笞病也疒得聲故曰病瘦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災即病也故大瘠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謂病即瘠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羵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漬益可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疏病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聲夫人如莒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注與宋至同義○郎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不見而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

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白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悟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相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勾踐問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姊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姊姊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猜本或作猜或作讀當是嚴顏之異痲與癩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閒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拔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疫也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子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疏）穀梁作伐我戎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穀梁作伐戎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脫日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爲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例者書葬（疏）○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纂例者纂明書葬者明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夫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纂僖二十四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貿而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纂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纂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隕大省（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俠省左氏穀梁作眚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豈殃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糾以甲子戮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鄠遂禽推移大犧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卯日不哭省日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議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

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紂既不避子卯注紂既不避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誥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擧人敎民取殘之大義而桀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也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備引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桀紂刑亡故以是日爲忌乃衛冢博士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急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也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

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鄭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則宣公也其庶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何宣公之母是也其僖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愼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敎罪人而後葬不在正月也麻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

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

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隱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姒氏卒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薨證嫡母繫夫哀姜薨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鄭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姒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姒氏之喪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姒永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諸侯與侯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諫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夫人有謚義也隱元年注云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姓配君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猶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謚定公之妣定姒此末世嬖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舊疏云注書者至重也○正以

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謂專殺大夫爲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上爲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麻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慶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爲就吾微者而盟注據蓋與公盟也疏○舊疏云注據蓋至盟也○舊

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時矣此詳錄之知爲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蓋言公及齊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卿仰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昏禮記曰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兒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凡婚至時候○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昏禮記曰納徵有問名

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淫爲重也殺梁注云公毋喪未再春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毀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至自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疏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

致疏注據柯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至自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

譏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威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譏大惡之辭也則譏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傳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寰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故去使以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暮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桓公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

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何以書譏何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威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譏大惡之辭也則譏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以社爲名陳佗洋乎祭莊公洋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聖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聚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洽會於溱洧又云王里國中里徵二千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舊聞矣○注社者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封土爲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之主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五穀亦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即社也今人有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即句龍也非地元鄭君駁云社祭土地之神何以有牛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爲后土公失之矣○白虎通社稷云社稷何謂也社五土之總神能興雲雨潤萬物生財利人也稷五穀之長者能使五穀蕃殖也故封土而祭之以報功也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庶人以下各隨所在而祭之故曰社稷五祀是也按鄭子駿云王社在籍田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以報功也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

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氏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朝公○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錫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崩而舊之加密石焉諸侯薨而舊之不加密石大夫薨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非禮也繫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梁三臺新延廄譏驪姬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桯桯郎楹也謝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桯桯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樧釋名又云樧儒也○注丹之至也○舊疏云丹楹非禮也又襄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于廟奠采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禰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禰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卽丹楹刻桷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人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謂卽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在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而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惟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猶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設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所以代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婦人必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舉廟名以別之若諸侯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奧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大夫倉士祔御覽引作大子丹諸侯勤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殷借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桷非禮也殺梁又云斥言桓宮以堊非禮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殺仇焉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管語云趙文子爲室竭其樣而慕之韋注樣模

也驚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頻其椽而驚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礩焉先祖驚之加以密礩又云諸侯鶴之注斲其首也詩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棁夭子頻其礩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棁夭子頻其礩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頻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楝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加密石焉諸侯之棁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於所引晉語文止言侯棁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礩下作天子之棁楹而礩之段注棁當依類篇所引作頻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楝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於皆作頻所可證特者謂頻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頻其首也盬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頻茅茨不翦無頻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于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文公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射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下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爲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胤王篇肉篇胤垢胤也垢胤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胤然與下魯子曰不貰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貳也注莊公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變故言衍貳也○注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忒張參五經文字忒毛傳忒變也呂覽正作忒貸卽忒也呂覽貸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簡雅釋言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卑汗變雜也作貢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貢从人求物也貢之行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貸之譌貳與心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莊引鄭注云卦象不汚染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汗校勘記云按汚汚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汗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汗貳矣是本無汚汚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貸之譌貳與心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莊引鄭注云卦象不

孚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嘗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譏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二月甲寅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汗校勘記云按汚汚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汗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汗貳矣是本無汚汚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爲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胤王篇肉篇胤垢胤也垢胤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胤然與下魯子曰不貰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貳也注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忒張參五經文字忒毛傳忒變也呂覽正作忒貸卽忒也呂覽貸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簡雅釋言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卑汗變雜也作貢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貢从人求物也貢之行

屋椽櫨名釋宮室云桷謂之榱榱桷也其形細而疏礦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榱衰也衰在檐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桷虞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方言周謂之桷齊魯謂之桷詩商頌松桷有鬱刻者陶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殿公刻飾宗廟多築墜圮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桓宮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舊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禮廟推經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注云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丹者不丹楹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彩飾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　舊疏云下不蒙上刀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疏　敘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傳此舉其實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爲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實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注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

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　敘梁傳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實公如齊逆女不當書親迎禮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之要以言之可婚外之親不過緦不婚外內相婚爲姑之子相爲舅之子姑及舅如逆女二家之昏春秋書娶者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宋之與○注禮諸至歸禮○孔氏所容有贊明矣何爲譏如孔氏所言無外屬也已上不得娶母黨也今以古之中外之親近于同姓且猶不可而況外之人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吉因謂之外親不得娶何疑外屬也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則凡小功已上皆不得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小功親迎白虎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祖父母與外孫昏姻寅亮天工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皆昏姻寅亮天工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爲姑之子相爲舅之子姑及舅如逆女二家之昏春秋書娶者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宋之與○注禮諸至歸禮○孔氏所容有贊明矣何爲譏如孔氏所言無外屬也已上不得娶母黨

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八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據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注據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據夫人至不日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偕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偕字非也偕當讀爲揩揩說文手部揩衣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揩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揩者言不可牽曳之也揩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偕猶絲相牽曳謂之纏也言部讒譖讒也行步相連謂之遽言不必改作遽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偕以孟姜氏言至不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偕不可使入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

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僕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僕即婁婁即今屢字訓數亦訓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僕指也又云賞之不可僕售也楊注僕僕猶也不僕者益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婁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也又言速也速亦訓疾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僕字非也僕當讀爲揩揩說文手部揩衣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毛傳婁曳也是揩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揩者言不可牽曳之也揩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偕猶絲相牽曳謂之纏也言部讒譖讒也行步相連謂之遽言不必改作遽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偕以孟姜氏言至不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入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謂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鄭瞻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位自齊迷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備記不貴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爲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祇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戒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夫婦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治內政按列女傳柳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當綃衣矣纚笄而朝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綃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向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父母或己之父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椓機者詩斯干風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也箋傳幾門內也畿即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搖之機高注招至也璧機門內之位也璧於宮中遊翔至于廷廷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廷之謂然則椓機之內即謂門內也注意書人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尊下傳此舉婦贄更不言大夫舅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大夫宗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鄭瞻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位自齊迷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備記不貴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爲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祇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戒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夫婦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治內政按列女傳柳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當綃衣矣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

言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笲棗栗又云受笲殷脩曲禮婦人之贄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之妻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贄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据此有贄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男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之妻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贄

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覿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覿見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也僖訓見即今之覿字也穀梁傳今皆作覿覿行而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賮矣許書無覿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許從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朝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贄也○疏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贄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今皆作覿覿行而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賮矣許書無覿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許從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朝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贄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脩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贅見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注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脩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贅見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注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解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殷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殷脩爲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殷音同十行本殷誤殷今訂正儀禮石經作殷釋文作段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贄云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殷陸氏作段卑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殷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牝牡則易用棗栗云乎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用棗栗殷脩云乎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棗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始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贄也○白虎通瑞贄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疏殷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設曰殷脩云殷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設曰殷脩周禮內饔凡掌其羞脩殷脯也有司徹云人于房取線與殷脩注殷脩擣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脩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與脯大同故以殷脩爲脯矣擇文云殷脯加薑桂曰鍛脩與殷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敘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腊人凡四獸之脯腊

無肝之事益兼有之矣○注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此上衍姑字下當據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舅姑席于阼階之南面姑即席婦執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見舅姑以腶脩事也見夫人是見姑以腶脩事也又云降階受笲段脩事也見夫人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亦用棗栗見姑惟用腶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與見舅之禮同篇云婦人之禮不質不文是也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論語陽貨篇文彼言諸侯用玉帛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不質不文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至謹敬○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也可或腶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亦通莊棗取其早敬棗取其早起棗取早起也按何氏以早詰棗謹敬諸棗也說以爲腶脩至腶正○穀梁注腶脩取其臧棗也棗取棗取其早起棗取早起棗取其臧棗也棗取其早起也敬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腶脩取斷自腶整齊之義云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說腶脩注鍛腶脩正作鍛誤○注腶脩至腶正○穀梁注腶脩取斷自腶整齊之義云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說腶脩注鍛腶脩正作鍛誤○注執此至志也○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度也云度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贄篇文彼言諸侯以玉帛贄天子用玉帛者蓋所見異義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者君子比德焉近之聖人一也故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見之於外故諸侯以玉帛贄天子用玉帛者蓋所見異義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者君子比德焉近之聖人一也故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見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示之以栗理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示之以栗理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暴過而不流視之如肅而不受污玉類

禮記曲禮云凡贄天子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雉庶人之贄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通瑞贄篇云士以雉爲贄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贄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耿介○賈疏引異義公羊說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通瑞贄篇云士以雉爲贄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穀梁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賈疏引異義公羊說雉

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是也C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父後者爲大宗其爲祖後者爲父後者也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者各自爲其子孫人之親所以有五宗人之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其有功德於國如公子完之世適齊則以繼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如慶父叔牙季友之類是也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世數雖盡而猶變易也繼別子者據別子言之後往爲後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爲後往爲後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可絕故舍己之後而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以後大宗謂適子亦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姓無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鈃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無支子則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鈃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

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繼公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五是繼始祖與族人爲宗也○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小宗○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何以服大夫不敢以尊降者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廟不得專祭大夫不得專祭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也喪服經曰諸侯不得奪宗何曰諸侯若非大宗之主所統也通典載張卓之統也通典載張卓之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統也○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小宗○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何以服大夫不敢以尊降者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廟不得專祭大夫不得奪宗也喪服經曰諸侯不得奪宗何曰諸侯奪宗之義也若大夫不得奪宗之事也

尊之義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大夫爲宗子之服齊衰三月也何以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重適也故曰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子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爲宗子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旦大夫不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言至始也也○注舊言至始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明祖故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乙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弒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閔公二十四年大水輦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劉敞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漂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卽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疏大夫○舊疏云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書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羈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悉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鄫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葢與卒葬同義壯以爲羈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三

葢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惡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氏疏以書羈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據以難也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君子不辟難奔陳似非君子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君請勿自敵也注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倍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因擊之彼衆我少則逃之注云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己故少則守殺梁億二十三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倍則攻敵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三

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贈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則君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義亦三去也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逃之注逃猶去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夫此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

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臣諫君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狐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憤諫五曰狐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陷諫四曰指諫五曰狐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五曰闕

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終　子汝荪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汪）聘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字與氏或采也與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子之○注稱字至禮之○孝閻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郭本孝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復除也緯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餘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十九十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扮桑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按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郊祀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之臣引孝經極言之耳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四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崖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愼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僭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

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日辛未朔也元史屬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鳶肩云何氏引感精符曰亢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攻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鄒牒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收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在天〔疏〕○舊疏云謂日食在天食在天上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論語禱記中庸所求乎子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注〕以朱絲營社或曰

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舊之與實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惡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嬖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縈法注宗廟爲縈縈之言營也雩禁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疏引此傳文是縈有雩義故讀爲縈○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祭祀皆用少牢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明諸侯之祭也必知所禱者以有寒暑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故讀爲縈○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凱守云父死之謂何或敖有他志謂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篇郯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闇冥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之類也日食亦然皆陰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

正天下之位徹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義也朱絲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廟爲縈縈之言營也雩禁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故讀爲縈○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凱守云父死之謂何或敖有他志謂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篇郯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闇冥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之類也日食亦然皆陰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

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讀相近爲禳祈讀宗爲榮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大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牲者水旱惡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榮也非請於天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慶氏遵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救人職云雷鼓鼓鼜鼓社祭則用雷鼓或靈鼓鼓神祇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一會盟何該春秋之全後此從一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內也杜云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搏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宣郎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和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齊注月者僖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爲其朝京師之盟故如京師善則月之○注如楚有危公如楚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者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位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公朝夷也僖十年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尚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魯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襄也據彼注則無服則書歸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後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耳疏注據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以爲難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于門非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襲焉然非禮與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大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牲者水旱惡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榮也非請於天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慶氏遵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雷鼓鼓神祇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用雷鼓或靈鼓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一會盟何該春秋之全後此從一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內也杜云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搏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宣郎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和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齊注月者僖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爲其朝京師之盟故如京師善則月之○注如楚有危公如楚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者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位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公朝夷也僖十年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惡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薳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字唐石經首數字沟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字唐石經首數字沟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名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敘於莒上故也眾也曷為眾殺之注據殺三卻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公羊義疏二十四

殺三卻猶名此以眾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眾故略不足列數之也不死于曹君者也注言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疏注言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六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吉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日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為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曰妾子以其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意也○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

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見侵出奔起其賢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

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大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杜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卽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殺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詭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卽書之是也

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據胡子髡滅疏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據彼為難葉本為釋文髡作髡下从兀虛本同从儿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疏注如上至為戰○舊疏云卽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

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麻爲十月之三日劉歆同○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猶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寧今杞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

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卽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休云大夫卽上言如陳故不書公至自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隱十年傳云君子曰隱公其終始之義也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疏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閒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記禮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本春秋而爲之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古有大夫士私行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士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藏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爲藏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爲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爲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出以葬原仲爲辭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牙季友從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董存以待後

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弒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毋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弭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子家子反諫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公子家之謀也無能達也此非與焉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舊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而已力不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孟絳骨肉相殘亦爲內亂不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孟絳骨肉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公子重耳之賢平安知疾將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重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而不誅子與國政故逐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因

不忍見也〔注〕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埋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必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候此甚可悲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其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據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齊衰之謂文九年大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杞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歲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其職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恩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何部公謂諸侯大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在則有時歸甯耳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既沒則使卿聘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

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許人不嘉皆爲此也其餘大小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傳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木也則可以歸寧師說云歸寧父母亦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序不所以安甯父母也化天下以歸道者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歸道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

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之子不敏不能從而辟誅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敏不能從而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不肖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母朞其未嫁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朞文其服者爲已之故夫可命之反也故傳曰父命之也子否則不爲女君之子矣君之子否則不爲君之子矣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女君沒則爲女君朞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劉閻之問庶子爲後者爲其母出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徐邈答趙商云繼母非己所生其出也亦當報其母亦當報其母非己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者爲其明其制如親母出以廢所後者本生之子爲母之祭也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徐邈答劉閻之問庶子爲後者若子言若子矣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可事二夫而不知夫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館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于莒慶盟于洮注莒慶名梁傳注慶者尊敬壻之義也謂此義梁傳之餘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行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館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于莒慶盟于洮注莒慶名梁傳注慶者尊敬壻之義也謂此義梁傳之餘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士大夫以與之來者按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大婦之禮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禮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奇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

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臂公包曰臂謂諸侯公謂二王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迺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爲附庸公侯伯子男一也若更稱公杞宋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斬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統夏親周故朱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紿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面朝故同時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向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固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紿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紿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紿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據魯親新王宋氏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孔子世家史記作春秋因魯史記策書成文以修之其辭則丘有罪焉丘有罪焉者丘自謂有罪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也公羊義疏二十四

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杞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弟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春秋黜杞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公侯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嫌故降稱伯又以徵明見貶爲子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貶明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鄫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據鄭人伐衛不日疏包氏愼言云經三日○注據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有甲寅月之朔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據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竟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釋甲寅爲戰日也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此明暴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之以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短言者若今去聲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脂曰中必彆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彆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閱讀近鴻綏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拔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勑人告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顒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脣言踧口開脣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肊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

未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再鄄再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尚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赤亦有罪也　敗者稱師疏注未得至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衛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注據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兒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遠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部之人衆而拒敵非周起軍眾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衛之邊部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要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不義比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

傷書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之義也○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曰便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溝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氏劉炫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自霸者旅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設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書荊敗蔡十六年書荊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瑣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川兵三傳不宜無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傳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十里微子冢則杜以郿微為一地非史失之是也

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景施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水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非謂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也何注公羊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念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宋

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願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繫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日食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年之食以名器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壁棚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貫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糴于鄰國以共祭祀之粢盛乎韋昭注糴買穀也

糴爲請糴也○注貫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糴于鄰國以共祭祀之粢盛乎韋昭注糴買穀也

請糴于齊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何以不稱使注〉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

也○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樂記云實爲國使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

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樂記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莊公爲之而春秋說其辭以予臧孫辰以譏入于齊者實紀季所以鬻之不同其實一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俞氏樾云爲字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則委一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則委一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年有成成此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年之畜尚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于非其于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

新鄂序引樊文煇馬注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志所載劉歆說也而何休范甯從之也許慎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疏注據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此後不見修文也

修舊不言諸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新宮災後修舊不書疏注不論舊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馬廄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濫不愼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議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則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廄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毛傳則云蜚常羊也常羊即負蠜鄭箋云蜚常羊蟲名負蠜即草蟲之負蠜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蠜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蜮有鸛鵒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羊傳並云作爲也有災兩觀是也穀梁傳曰蜚臭惡之蟲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蜚潛于水糜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法庶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

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曰凶年不修舊則譏民之所勤於力則功築羊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議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公羊傳

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同嫁之紀嫡賢而娣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姊叔姬升爲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離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除炙奠敢酒焉爲姊不稱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宇酒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卅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又云嫡死可以更立嫡故曰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婆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聽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攝二防纂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如攝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者後爲嫡也亦不以升嫡爲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杜云諸防皆舊邑諸今城陽縣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臣邑則此防或已爲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私邑也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繩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邑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氏引賈逵云言及者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排莒牟夷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圄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貨遠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一定十四年城向父及菁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通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

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城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按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也段注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即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貢依二傳說紀鄆在東海襄檜是也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鄆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鄆買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畫

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鄰城獨存桓公必將務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鄰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鄰閔鄰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酷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白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衛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入八月此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劉歆以爲八月朔推厤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爲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徒者空也何隱爾徒葬于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彼則于叔故重言之者正以彼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葬此及紀伯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爲隱辭紀伯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爲隱辭紀叔姬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壯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定公五年三月庚午朔爲定朔殷厤雖合遲速爲定朔殷厤雖合遲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那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啓弑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啓二君弑夫人之象是也劉向以爲後啓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水經注濟水東北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濟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虛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東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公羊作微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穀城則謂之齊濟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老過濟則謂之齊濟郎小穀與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東又北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齊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

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慧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灤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桓公北伐山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末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盡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是也貶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貶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爲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證迫也已甚也證痛也迫殺之甚痛疏注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穉子冠氏上

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蹙蹙當本作戚何訓爲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主無以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操爲戚速也注引下微至無以爲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攻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下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疏云鄭氏門蹙爲疾與何訓非也古文尚書蹙亦爲戚同音詩小明云易云其歸政事愈蹙蔵聿云莫采蕭獲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蹙迫也甚戚迫之而甚痛也蓋戚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蹙之也鄭言急蹙意亦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所蹙熄也按操與蹙通鄭作蹙切漢書貢禹傳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蹙字讀書畯鎌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蹙之爲已蹙矣何注蹙迫也兎爰鄭注有所蹙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蹙急也王於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用信四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言經陳鄭之間用信四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疏引此傳操作蹙江

漢箋之蹙切即王風箋之蹙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慘者誤也兎爰釋文云本亦作慘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蹙說文作蹙迫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慤○注已甚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戚釋文正作戚也論語齊語遂北伐山戎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兎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蹙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戚者正字也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賈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蹙之爲已蹙矣操與蹙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剌說文刀部剌戾也周書曰天用剌絕其命然則剌之爲若操爲操持蹙爲迫殺之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剌絕之太痛也故何所爲迫殺之蹙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據得捷也疏注據得捷也○下三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舊疏云謂軍人眾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雖君與大夫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故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伐山戎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追逐出之而已矣色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憤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伐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今之薊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剌令支斬孤竹而南

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剌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

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濵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

幃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難

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疏監本毛本作漱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

出敗之明郎在南門外其地有遠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

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

臺○注無垢至語也○禮記內則注手洗爲漱足爲浣說文

水部瀡濯衣垢也或作浣涑瀡也段注云涑亦段漱爲之公

羊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爲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

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

請辭鄭云手曰漱足曰辭是也若然則漱與辭別而許不別

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箋云汗煩也煩撋之用功深辭

謂濯之耳是則辭對汙言汙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

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辭矣舊疏云既無垢而

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

漱耳浣者蕭說云用足曰浣是也○注禮天至漸也○舊疏

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臺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

也示不極臣下之嫌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

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泄亦卽

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

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譌也按廣韻引

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

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簾廉也自障蔽爲廉廉恥也則

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臣聞門之私蠭閨中

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蠭閨中

舊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詔曰朕閨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遠而所在者遍

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璧雍之以水示圜言辟取

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

秋饗首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

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

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

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子曰辟雍諸侯

曰頖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

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

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圜圜

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圜爲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彼疏引服虔云人君太廟視朔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

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

爲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舊建卽定爲一代天子之禮

如造舟舉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高六仞周爲靈臺明夏殷無靈臺之稱

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質者據

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爲周靈臺故址其卽

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

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

禀鼻彼爲陵墓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至爲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爲孟子述晏子語對齊寓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則以登高望遠爲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弒隱而立滕朝桓公薛不朝知去就也〔疏〕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所以薛與滕俱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即隱之篇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朝隱緩恩殺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弒君賊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公羊義疏二十六

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修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注禮諸至過郊○通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四時施化閒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手部作齊人按誤○注戰所至曰捷○穀梁傳云捷者何得也捷又勝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者何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注〕據齊未嘗朝魯威戎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爲威魯書之〔疏〕國語史語夫固知君之蓄威以加勝也注以威加人即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人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也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益爲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即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

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遍魯也不書威櫓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搭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旨者猶齊桓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注旗軍至有色○禮舍文嘉云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東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織校勘記云疑當作軍識本又作織

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識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徽識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司常疏引作識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徽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徽者公徒也杜云徽識也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眾臣也或作織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扳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徽識之用有三一爲在朝所用禮覲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稽命徵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七旒齊軺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軺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徽織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爲之是在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盡雲氣耳墨子旗幟云亭尉名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一用之於喪禮記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注揮爲旗也一則被之於衣揮徽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徽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肩上終幟如燕尾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師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彼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衿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

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衣緇長半幅赬末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徽識之書則云某之事某之名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往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止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八曰舉龜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萬是與金鼓俱舉士卒望而右指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前有挈壺以表軍井是以徽眾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狄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徽眾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識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旗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按管子戒篇云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之一之之周公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樾平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之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傳佩衷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所獲之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木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韋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苟旗獲而過我縣所獲得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鮮知旗之爲表故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自得通○注不書至侮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深諱見輕侮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

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無所繫矣又云義正決傳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恃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橋亦作驕諸侯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志古秦亭在縣西北是也一統杜設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秋築臺于秦疏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漫慢也疏繁露王道云築臺譏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騁奢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大夫之高其所不奪農時務脩饒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官寮之服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廷近故皆爲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蔽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

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雖以爲春秋大

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不仁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藏茲謂隔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伐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拔僖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爲災蓋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僖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薇於泾洙之間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五世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之罰君弱也○注先是至之應○比年傳曰齊侯之弟年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類也○注先是至之應○比年傳曰齊侯之弟年築三臺上于郎于薛于泰是也慶刘專政即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魯公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得與于國政下二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不上言二子魯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刘專政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疏〕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卿墓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拔此傷傘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白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省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如齊逆女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漢郡國志東平郡有穀縣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宣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唯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賢臣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僖薨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緣爲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爲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白宜作城穀爲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鄄郚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使不成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義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包氏愼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麻爲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據公弟叔肸卒〔疏〕注據公至肸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肸作胛非釋文作肸定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爲合按劉說非是經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作傳者自必猶見僖史記知牙爲莊公之子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子也此即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季友誅叔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肸以賢而書弟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爲難且慶父亦弟叔牙以罪而死亦不得據以難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刘誠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卒○注據公至言卒○郎倩二十八年公子買成衛之解云不卒成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據者正以無罪大夫書日假無罪故也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日

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
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
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當誅今季子發揚穴
惡誅之得正宜不書季子之過惡也注遏止○爾雅
必諱也故據以難季子之過惡也注遏止疏注遏止○爾雅
云以逆相止爲遏書揚譬云夏王率遏衆力馬不以爲國獄
注揭止也通義云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
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
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
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
甸人此皆爲國獄今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之過在
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之過在
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
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
其親者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子之惡與周公行誅於
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
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
得不興東征之師聲罪致討詩豳風鴟鴞傳所云管亡二子
不可使畏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徵孔

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爲之諱所以如其意也
○注故爲至明疑○舊疏云故爲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
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
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爲之
諱刺言卒若不以罪見殺然　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注召之於陳疏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
于在陳也案露精華云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
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書疏注至
不至兩書○舊疏云請通例如此宜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書其乃復者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
君命出問喪徐行不反彼注云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
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
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樺閒君喪家造
墮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廿主書省書其不以家見逐怨
是走之齊廿主書省書其不以家見逐怨
慧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
白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
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
歸書者初出亦不書此亦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
歸不得舉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

書法與尋常出略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曰寘人閒不起此病疏注即猶若也漢
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二年傳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解引三蒼
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季子曰般
也存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秋杜胡不比焉
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
經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班公曰庸得若
是乎注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疏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
用也古庸與傭通詩小雅
昊天不傭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傭爲無節目辭蓋當時語
如此按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試乎僖十五年云晉
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
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乘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
以勸荊乎魯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　可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
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
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
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

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舊疏云謂反覆思惟謝之閒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　俄而刼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注〕是時刼實欲自弒君兵械已成○校勘記云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本亦作弒〔疏〕校勘記云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本亦作弒君下作親弒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也○注及下親弒同按今本注作弒君下作親弒皆後人盍即謀弒子般者刼弒不成慶父成之○注刼攻至曰械○通義云此弒械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弒械公羊問答云問大傅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刼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曰三蒼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川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楯脩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士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節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宙尤作兵也利其械而已矣檣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弩以射鉤車以鬬周禮天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器之總名盍械本器總名此云弒械故注解爲有攻守之器非械爲兵

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　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者酰毒也傳曰酰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云酰季酰之○注藥者至是也○杜注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鍼季酰之○注藥者至是也○杜注左傳云酰鳥名其羽有毒以鴆鳥一日連日鳥正義說廣志云鴆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加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巖石諸公讀鴆雄曰運日鴆曰陰諸公讀鴆雄曰運日鴆曰陰諸公讀鴆雄曰運日鴆曰陰說文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擦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衢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酰釋文酰本又作鴆淮南繆稱訓曰鴆鳥也或作鴆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亦作霊昊都賦劉逵注鴆霊昊都賦劉逵注鴆霊昊都賦劉逵注鴆

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惡其母兄何善爾詠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詠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後漢袁紹傳云季友欲歃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鴆兄經傳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曰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胡氏極頌之子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閒可弒械成語則或亏行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咎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斃起制之則鮮有不曼延成勢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難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戡亂故叔亏之酖先已誅賊故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斃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繼并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辭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歸於兄弟骨肉之閒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傳曰季子遏惡之故是以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亏與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期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之以遏惡爲義也酖之猶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詠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卽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未十月之八日

有乙未月之六日十月有癸亥厤爲九月己未左氏誤拨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九日十月無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此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非齋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適路寢聽政是也王藻又云將適公所宿此外寢卽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之于以齊終也按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上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馬氏融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大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六　卷

路寢即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餘注六寢者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餘注六寢者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尊稱君之稱
予明其尊父稱某則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
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屈故
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稱公者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
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
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既葬稱
子者即尊之漸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春秋公羊
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
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
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
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
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
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
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
孟子於滕行踐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
下猶之曾子問君薨下稱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
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語出於臣下
雖在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爲其在尸

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既稱子待猶君也
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
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
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
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
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蔡侯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
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
稱公〔注〕不可曠年無君〔疏〕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
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
忍安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
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
周襄王於文八年前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卿使傳曰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即位矣
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
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
弒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
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
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
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

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成舍爲君寤商人之弒
君未踰年矣稱子者賢季
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既葬而書稱子者賢季
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
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
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亦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
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
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
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
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未行即位之禮稱子于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
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
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
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
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
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
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據定姒俱
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稱卒書葬〔疏〕注據定至書葬○即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
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是也蓋以哀公即位未踰
書今子般不然故據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禮臣下
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
立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注錄至恩也○隱十一年
即有廟錄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
于恩也
地者降成君也曰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
子赤也〔疏〕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討慶父猶不書葬就
爲子野發通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
卑論不廟則無論不可得書也有子者恩殺且葬當
廟義已嗣緣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注未踰至君也○
示毛本誤是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
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
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
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
下皆爲斬衰三年即還服期閒是降服輕
若爲斬衰三年即還服期閒是降服輕
與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
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
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
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

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諡不成於君也
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
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
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
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
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
不得假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
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
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
也鄭元按賓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
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
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
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
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
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
鄭從公羊義也按如注義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義起於
未踰年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
踰年爲之服君薨而冢子則位定矣又分別有子無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
猶君也閔繼弒君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
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喪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
爲父後而不賜謚未成君也祔於祖也鄭元按賓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
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
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義
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書葬
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
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
言其個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
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
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
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爲臣
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爲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
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
卒者就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
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上父深厚故不忍言其
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爲所傳聞世恩殺子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

鄧扈樂猶不日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
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年傳慶父歸罪于鄧扈樂
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
言至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
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

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
不變正其眞僞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國
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
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
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
閔公罪益大乃拒癸斯之請而誅焉
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
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成邢後入于晉今爲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
中公巫臣爲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
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縣故城在順德
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別
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
落氏曰魯咎如曰潞氏
曰甲氏曰留吁曰鉏
辰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七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　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蘩閔公篇下者子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莊公弟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宇閒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子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弗能誅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論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亟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末踰

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僖元年繼弒同又此二年弒音試下及注同至如一〇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注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後君之義故也恩孰繼注據子般弒不見疏

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校勘記云當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閔元年慶父使人殺公子牙與左傳同殺公子牙今本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木將木作木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今從陸氏下同

今將爾疏　孔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木將木作木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孔氏本義各有施仕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遏惡也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

繁露王道云魯季子將而縱之是之免罪哭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〇注季子至首匿〇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罰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閒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六議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孫若孫之婦大功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以下相隱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得相隱者首及相告言者聽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有不用此律令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弒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當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向本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右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論其出走也下文含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人尠之尠之義與此傳故同公子遂欲弒君至有差〇注當與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牙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逆謀逆不容隱致成其弒故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弒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令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箋云得臣縱逐弒亦季友知賊不誅坐視之弒以成其立惡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之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左傳作閻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閻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閻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周禮閽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云本將爾此傳云本將有閻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

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注據師還也疏還也〇

卽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以歸惡於師令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　疏　舊疏云卽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班長說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則沼可知會青王篇云才昏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曾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　疏　左傳云子般怒鞭之世家云班怒使鞭犖是也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　疏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子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辭作變棟案變卽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眞僞○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卽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而出焉

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疏　校勘記云

齊人救邢　疏　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疏　包氏愼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厥爲七月之九日按宣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所以成德也於辛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注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何　注　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疏　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

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嵕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洛姑卽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非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卽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故謹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盟邵公言得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弒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　注　據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　疏　子○見莊二十七年傳賢也　注　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違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休云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君死瞻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徙以言而已矣桓公弒比三年猶擊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何　注　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疏　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　喜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恒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杜云季子志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傳李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注〕據樂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注據樂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樂盈出奔楚二十三年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解之

外之也〔疏〕繫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既以罪去則當近諸齊紀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自齊來而繫齊其公族便常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謂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寘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卽代管行誅不至閔公又弒今書自齊來蓋亦有罪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救有罪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據俱出奔遠也〔疏〕注據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與欒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　春秋爲尊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此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記也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皇紀泰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名史記爲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璟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又有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仍人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文據行事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用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用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爛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今人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寒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　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疏〕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

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注魯有至仲孫○即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羯仲孫獲之屬是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獻子生莊子莊子生傾子○注魯有茂○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蔑以後係以王父字爲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慶父則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例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宜來以見如齊爲實弃又以見諱弃爲如爲弒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爲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都陽故應注都陽爲齊人所遷鄆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爲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爲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此與滅讀滅遂降鄆同皆以功未足覆惡君子爲之諱是也此與遷書其遷故不爲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愼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據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祭藉賓客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按此本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爲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注據三年也疏薨至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禮至言吉○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禮至君數○舊疏云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說者以魯既偪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慰六祫六禘而祫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慰三祫二禘而禘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偪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

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鄴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殷禮也其一即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足也惟三年給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給而不得禘給禘之所以分者給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武廟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給於殷祭一給一禘給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給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給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給給之說春一禴而已魯禮三年喪畢而給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緯云三年一給五年一禘鄭注云白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而皇氏禮疏以爲虞夏給祭每年皆爲者非也彼疏引鄭禘給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給僖八年禘凡三年一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給在禘前閔公二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給新君三年爲禘皆給在禘之前故禘給志云四月給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給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給志云四月給

五月禘不譏給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廟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給不譏五月卽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給既給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給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給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卽給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脫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與僖同六年給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給既給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給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給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卽給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脫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與僖同六年給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平仁之會歸不及給冬公如晉昭十一年四年春歸乃給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給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給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曰明堂位曰魯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給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給前者禮疏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周禮凶人職廟用脩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爲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也皆與何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月也禮云死與往日也○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

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跂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上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依鄭本正○注禮上云言常者甚而除喪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檀弓曰歸祥肉又云喪服小記云其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慟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也曾子問曰宗于爲七廟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小記云練筵尸祝親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口口云此即練祭也以一碁言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徐氏乘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何有祔練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祔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大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上虞之禮愚則謂虞爲喪祭卒哭祔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祔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祔無無算爵爾欲知特牲饋食篇考之按特牲饋食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事○十行本作篇此常事校勘記云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益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孝子除練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士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

明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乃納幣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徙月樂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不同日哭則不歌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箋肯億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鶩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二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注氏琬鈍翁類稿云

有醴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徙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加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異

唯天地祖稱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馬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禘耳禘三年後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廟矣所以爲是言者益卒哭而祔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永嘗有事廟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故止可備主而不可稱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爲明晰何氏此注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禘於廟之祭故曰烝嘗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尚有禮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祔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孫其期於練祭吾親之主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穆而祔之又何嫌乎此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公羊義疏二十七

去未

皇清經解續編

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郎當納新主無虛主虛主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至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穆而祔之又何嫌乎此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義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

拔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傅齊田卜齮即至不肖亦必不即此怨公益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殺公子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囚獄有所歸書鄑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免賊親之道也是也漢道也臨徼論周秦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即僖元年傳於是抗輓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注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魯世家云莊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爲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良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本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日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趙穿非盾此復見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弒君之

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弒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弒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卽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弒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君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按上言齊仲孫爲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衛石惡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後也（疏）注以有高後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是也何以不稱使（注）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來盟○相

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鄭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弒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侯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眾然故不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大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國彼爲齊君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佐盟名（疏）注據國至佐盟○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賢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比三君死（注）與曠年無君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年無君無異（疏）注與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即位子般弒閔公卽位閔公弒僖公卽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會

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
要設桓公不爲魯定僖公之位使我瞞年無君則國幾亾矣
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瞞年無君則國幾亾矣
若以齊取魯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檄而定之謂左
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益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
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言之甚也會者淮南修務訓注
會則也檀弓注則之言皇疏曾之言則先進
會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之問皆是桓公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注南陽齊下邑○
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
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
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
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
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必齊之地深插
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
望經史問荅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
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
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
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也閻氏若璩釋地
又續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出奔鄑卽此吳氏夌雲經
義疏二十七　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
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
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
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
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
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
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贏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
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
也又東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
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
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
南逕梁父之嵎裴駰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蒲縣
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
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
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邱則叔
孫氏邑又西南爲不臧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
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
牟陽非卽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
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
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各帥五鄉焉
南陽者蓋卽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干
管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解而
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
不兼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
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敘及之皆
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
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
本崔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
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
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
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破甲之士爲
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
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
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校
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從水爭聲
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
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
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從
爭旁水也廣韻曰埩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
書有作埩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
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鄑卽此吳氏夌雲經
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厴孫奔齊

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遂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係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其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爲美稱凡鄭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繫露滅國下云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臧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繼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義疏二十七

十有二月狄人衛疏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叛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義疏二十七

鄭棄其師

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皇清經解續編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棄其師故解之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將爾非謂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爲惡將謂鄭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眾從國辭錄可知繫閔公篇子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云使者歸

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棄君爲重也弒閔監毛本同十行本弒作殺○注不解至可知○何意言重眾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干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附注十一卷皆以閔公羊爲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經十一卷非眞古本也志深阮孝緒七錄皆云何休注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劉歆以秘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或合莊公下附注卷第四益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篇益

而死則爲殊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圭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八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四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殸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疏○見文元年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疏繼弒謂殺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

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拔世家無此語閔公爲哀姜娣子僖公爲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据閔至言子○閔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也　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

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于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經而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於君皆得子之實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祖乙至盤庚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太甲至沃丁九世皆父子之也我謂子孫爲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實而人得不曰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玉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亂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讀分爲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爲人子爲人後爲二

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卽位明其義也○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妾爲君之昆弟君之子不臣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之子下莫非王土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盡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顗說以爲大夫雖降其親則諸侯雖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齊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邶北救那卽此十行本救那下有齊救那二字北監本救那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那疏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遂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略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桓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齊桓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舄爲不與注據狄滅之爲恒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那侯歸于那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而公羊義疏二十八

文不與疏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錯行若文王之治脩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舄爲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舍王世子擅封那衛杞機行中國意從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那衛杞不足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經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則指封那衛自犯其禁故以爲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王章所云不告白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所以自犯者有所諱避爲葵丘所命專爲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那以自歸爲文脅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書者起文

從實也疏曰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得書也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不修方伯連率之職變衛康叔之封爵爲侯九伯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四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爲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爲此者褐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緣陵以封之子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春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水道于狄豈便復爲安此夷儀實近齊非那國也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皐縣自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皐是那上非那國也此非齊之夷儀不在此今冀州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皐是那上故那國也周公子所封是平皐之那上本那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那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那國所都亦只

在朔城西北是也若平舉邢丘乃衛
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即此薛瓚駁應說
甚精鄧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
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
十里與此邢無涉羌參
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疏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狄中國而靖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
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言
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
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
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疏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
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
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
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原

師必擇士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
聞明當懼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
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何山之固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
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
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
將繇使達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
都輸將繇使達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
傷其費故達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
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益邢恃險故爲衛
滅國語鄭語云鄶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
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虛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煩
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日而後凡
注據首戴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是前日後凡
也此若先日後凡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
宣諸侯城邢矣
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
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

留城之爲一事也疏明卽上救邢之師卽上文則知桓公宿
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
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直總
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
言諸師則與首戴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
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人校勘記
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蓋疏中同當據正
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
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緣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
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還更與
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
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
日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丁救邢
書次以彰旃爲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
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
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
亂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
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
後城故嫌穀梁以爲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會各
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舊疏又
云宿音須就反留音溜胡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
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
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邪祀志東海宿
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觀宿留而視之
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索隱音
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深切邪祀志東海宿
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
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審留也易謙卦鄭氏注
亦讀爲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日宿留音義云

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慰傳此滅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超氏孟子鴻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湘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郎六書轉注之學依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齊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乎是宿留爲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還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月有戊辰厥爲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俱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哀姜與知之故採于邾齊人取而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爲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于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據從至是也○郎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

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爲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爲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爲爲齊所歸故難之　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殺之魯謂爲齊殺非殺之魯地也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搤○注先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荊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諦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明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敬嬴文公母穆姜皆以先致爲適使用爲適故僖公本嗚楚女爲適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楚妄也

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以州舉者自是略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爲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爲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之無取楚之事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繆據傳文及穀梁古之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即牽洮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打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疏穀梁作榩按穀梁疏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打當也古丁聖聲同部得相假借杜云慭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榩城大事表云左傳作舉今陳州府西北有舉城即榩也水經注渠水篇陘水東流謂之谷水東經涓涓城王隱曰舉北有谷水是也舉即榩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榩杜預曰榩即舉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舉城在陳州西北○注先言至者也○薨卒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注月者至辨也知與邾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升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

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伯嬴稻名疏文公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罃大戴禮作女偃鍼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罃偃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魯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敗曷爲敗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皆賓用兵者敗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爲哀公喪公再出不譏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敗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厲爲十一月之誤則十月不得有壬午長厤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悟然當時厤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犖作酈杜云酈邑名也酈犖音同段借字闕中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葩之地麗其即酈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葩之地麗其即酈之食其也犖酈音同段借字闕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版大秦即犖犖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犖當改正

獲莒犖疏釋文犖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岳本犖作犖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犖當改正

莒犖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注據獲人當坐疏注據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本誤據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邾反舍于汶水之上

之曰噂注噂發痛語首之聲疏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集首也大戴禮少閒云公曰噂注噂歎息之聲傷而以噂爲語之子曰噂注噂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噂注噂哀痛之聲史記名仲連傳噂噂亦太甚矣索隱噂者發聲歎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噂子毋論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爲酒言飲而曰以已字屬下請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曰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琴氏志順道書勝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入縊魯也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經是故逢丑父當詐而轅濡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哭季子釋閔嬴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旨也俱欺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輈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輈轅也放工記輈人

爲朝注朝車轅也方言九轅楚衛之間謂之輈楚詞東君駕龍輈分乘雷注輈車轅也禮既夕云薦平直東榮北轅注輈轅也輈人又云十分其輈之長注云輈當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輈爲輿者輈以載輿因謂輿爲輈也故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賂錢追酒外

賂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

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舊疏云此荐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荐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爾者釋上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也又曰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公羊義疏二十八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聲公請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據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據上薨稱姜氏以難貶爲貶注據薨于夷不貶疏其稱姜氏無貶文也與弒公也注與慶父共弒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弒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氏以其殺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

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弒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慎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向私恩也按夫人者弒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祖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傳疏云爲子之逆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送中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貶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于罪尤重也舊疏云吉則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舊傳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嗣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穀梁爲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葬故此書至自齊爲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至自齊不言至自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荼校字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二年　何容陳立卓人著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毛詩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臚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氏滑西眞雒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廮丘錡丘取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既蠶之下說文丘上之高者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亭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邑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次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南楚丘而名爲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濟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宋子詩集傳亦云濟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公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爲魯地吉城楚丘猶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宮楚室楚丘爲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非流經歷古之甚乎高江村漳楚丘甚明確一丘爲祿抹殺之豈非流經歷古之甚乎高江村漳楚丘甚明確以宋亭晉侯于楚丘即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楚丘已滅也執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衛○即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經止書狄滅那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之爲桓公諱也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之爲桓公諱也然則執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詩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益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執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衛書齊實請侯也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則其不言衛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盈涉上不得通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考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文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向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城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黎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公羊義疏二十九

聖人亦以爲善矣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爲無王矣一曰天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福者賞微以爲用及其主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思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土地人民社稷忠亦大矣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有國者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忠恕之福故體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大夫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已而釋之者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然今若不書葬嫌爲賣魯臣子不討賊不賣魯臣子者爲齊桓爲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乍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令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爰守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爲夏以章爲彰是也水經河水注絳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號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號公飂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號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邑也號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曾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下陸縣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則下陽爲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之北也

虞徵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尊正爵則公非本爵折內國稱子故知虞徵國也○注據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眾稱師爲大國例今虞徵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鄭婁人鄭人伐宋注鄭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使虞首惡也疏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此不言之者秦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楚等巴爲小國故此舉巴爲難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之義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梁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繁露服制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僕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瞿荀息進曰虞郭豈足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知一事而傳者異耳
酒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
云爾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虢通鑑綱目上有夏陽之阨寒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獻公損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辭讓注上手爲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而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胷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揖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

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是也與爾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疏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予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爲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爲地名爲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疏云本藏下文棘一本作蒜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爲美○原文往必可得也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上爲何必可得也又往必可得也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虞君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於虞韓非子言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虞公貪而不聽荀息曰必假我道虞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大悅權動以垂棘之璧加之璧爲垂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之寶也猶言何必猶失也韓非子云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以手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之寶也猶言何必猶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

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廐較此傳爲詳**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忠之是也說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以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以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下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即已以往也**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惟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晉其要了以弊首○注記史記也○舉文閻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注賜猶惠也○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偉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若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覩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滅下陽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師良晉里克帥師帥自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運傳巖傳巖東北十餘里郎緱轅阪也春秋左傳所謂人白巔轅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爲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疏梁傳獻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釋文云牽本又作擊**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注賜猶惠也○

臣之謀何如獻公曰譬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良馬操璧而遺屈產之乘馬奉之以遺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注云路大也駕說文齒部齒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騋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也**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疏注傳極至

爲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則諫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奉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讓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聽中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也○舊疏云郎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紀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子文公爲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白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之世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通義云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

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竹書紀年獻公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即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疏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汳水篇汳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閻百詩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之而已其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會之下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汳水篇汳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閻百詩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之而已其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

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据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類調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善說篇引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諱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諱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冀正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偏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此直以遠國辭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偏至之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僖公之會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偏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發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偏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見偏至之實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

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眞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衛存魯諸侯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卿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首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

傳有宋公陳侯鄭伯蔡子黃池之會經唯晉侯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備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備月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同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昭十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子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書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故一至改政○舊疏云即去年十月不雨者閔雨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雨是也皆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

楚人侵鄭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一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憚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備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積於是疏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也正莊三十一年注亦云公室福由下作近常陰之罰臣弱也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即上二年冬十月不雨本年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二

邾戎即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邾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所據作邾鄒在魯東則邾在魯東矣書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邾習於夷故左傳曰於夷故邾又夷也說文又云邾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邾紀要舒舒一个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爲然去舒俱遠且楚人取徐于巢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爲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即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十年十月莊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闔閭築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大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易也是也○注不爲桓救也○舊疏云決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文解詁失之按人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爲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爲

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相竇論之得矣通義云啓願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舒蓋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强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據上得雨不書疏云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月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以至

唐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訾其冬螽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王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三

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況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時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即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穀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末者後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舊疏爲義王肅釋再爲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後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

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之也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谷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無曲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趙注無敢遏糴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谷之曲防曲隄即此之障谷是以此傳之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谷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以鄴西泛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至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奘巨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緜而不難以鄴國爲墾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楚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壅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藩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禁溝澮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四

桓公即壅遏入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谿也又釋山云山嶺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此觀之天災之應過不通者以公羊僖三年曰無雍泉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禁溝澮塞水不東害同過糴若治水之比故公羊穀梁皆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孟子又云無過糴即此之無貯粟也趙注云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之正義方言云樹植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之子即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易樹子注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立之子不得撫易也下九年穀梁傳世子不得撫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曰世子之位不可以不正樹子者立之也從人部但立也從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也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立之子以貴不以賢立子以長

無以妾爲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孟子亦有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爲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貶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哀周文添時人喜文獻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據葵丘之會爲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此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勤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謀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事亡大夫毋圖勞毋專予森士庶人無專妻毋以妾爲妻毋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

冬公子友如齊葅盟疏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葅作洎

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葅臨也時因齊都

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

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注葅臨也○玉篇艸部葅臨也○注葅同說文有隸無葅葅鄭注儀禮讀位爲葅蓋隸變也穀梁傳葅者位也又昭七年傳葅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葅杜子春云葅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葅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爲葅訓爲臨視也與術雅釋詁葅視也亦合說文訓隸爲臨與此通禮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葅皆作葅葅皆即隸字大宗伯注古文立位同字則又隸之段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通義云謹案葅盟曰臨尊內辭也葅位即隸字大宗伯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葅盟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楚人伐鄭

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葅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葅以見之乎若其加葅宜直云葅孫良夫盟也

公羊義疏三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四年
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

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曰潰也苟子彊國云如是下比周貳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聚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衞寧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義疏三十

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即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設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邑潰注云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即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亦有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南又新鄭縣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在韓爲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二十里史記穰侯攻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於冀鄧皆翠山綿亘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闕駟曰召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即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杜云屈完楚大夫也曰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疏注據陳至如會○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雜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本作驕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

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醜霸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益之陪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醜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尊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醜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醜至事也○舊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制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白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爲盛故尊屈完爲貴大夫所以尊桓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注據戊至與地○見襄二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次于作於非依毛本師在召陵則舉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據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據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

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也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複閒齊氏駁傳非一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閻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違國無不至楚向未服也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荊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州強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梁莊十年傳何休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蛟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也以其不服楚也然也而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疏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卽莊二十八年秋荊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卽滅弦滅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荊多而人性急數有侵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荊州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害辛楚之屬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數南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校勘記云閻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北夷至中國閻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者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尚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荊人蔡十六年荊人鄭二十八年荊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溫也或者溫是近京師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云綫縷也綫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綫杜子春云綫當爲系旁泉讀爲絪縕之絪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桓公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已之不攘卻之注攘卻也注攘卻也○見莊三十年**卒怗荊**注卒盡也怗服也荊楚也○疏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玉篇怗服也靜也又丁普反靜與諸夏注冀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卻也國語魯語云而大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卒怗荊**注卒盡也怗服也○疏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怗服也靜也又丁普反靜與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涉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岳官書本皆作怗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貼卽卒怗卽怗荊之怗○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怗服也○盧文弨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怗

胡云欽文第也是也○注結功也○陶雅釋詁文何十三年經齊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結功也故書皐陶二載考績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結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頌曰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之非議曰白是也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遏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在北公世春秋書馬逖以伐楚明德及弧夷最爲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虞國億公四年爲大夫袁十一年顓作司徒元和姓纂袁嫣姓彈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婚婚生仲牛牛生七代孫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顓十一代孫袁父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夫轅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執者舅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

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之何也於是略之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是也**夫主人之不敬客舅之不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破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其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占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齊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怒而安天下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三方有此語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

滕文公湯始征云與梁惠王所引小毖而梁惠王明御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而征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于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子桓而不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以罪執則議從其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而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放云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放云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虎通亦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爲政曰思戴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傳曰桓公假道用束帛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注故台壽塗有此言疏于傳壽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以敎矣夫又云老人老屈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幷人孤病者獨死者遇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敎其師而執壽塗古人之討則不然山注以已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已至爲也○謂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爲也繁露仁義法云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自惡者罪特重本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宄伏亦以濤塗爲囹執其本也此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書雖有罪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書既惡齊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舊疏云內之微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以罪疏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忠誠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上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忠遂爲所調誑矣按不修其師卽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良壽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面言及江黃者將卑帥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楚叛盟也注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壽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加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衍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徹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難非大國亦非徹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肖鄫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

主會者爲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首藏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爾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忠誠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忠誠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上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忠遂爲所調誑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注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與也疏注據鄭至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與也○注據鄭至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繼問至疏云若五問曷爲直稱晉侯卽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

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至親也○穀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親也○穀梁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矣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以君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合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以鴆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曰莫之人皆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毋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仍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獄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白辭之君曰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曰即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乃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卒卒不書葬法雖同又於九年卒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

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祀伯姬來朝其子參謁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既是微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得假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據宰周公不殊別也疏○即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丘是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之義○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注儲君至會也○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救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以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傳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而會之義疏曰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注儲君至會也○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救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傳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而會之義○注

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訴於楚齊桓不能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盟○鄭自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綏卽叛盟勢必加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爲解者卽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據後言不盟居會上辭疏注據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在下明爲居會上辭故難之魯子曰益不以寡犯衆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之故也益諸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而鄭獨背中國故貶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伯懷二心欲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己背衆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也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曰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　去

靳水縣東三十里有軑城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軑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鄖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都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軑縣西陽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軑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斬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伏伐晉滅溫晉里克弒其二君疏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伏伐晉滅溫卽下八年伏伐晉十年伏滅溫是也晉里克弒其二君卽下九年晉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注據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明云取虞知此虞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不與滅也爲不與滅滅者亾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亾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亾書亾爲自亾與此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讐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本注作勠與釋文載文作勠葉本釋文葉本合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載文作勠字鄂本注作勠與釋文載文作勠葉本釋文葉本合通義云據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諼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上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於晉上此復序晉於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賄馬之寶距絕忠諫極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亾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慎之祀而貶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子兒於彼而略於此者十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緩之而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罪之爲可恕也取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注虞稱至絕亦絕而不錄也消直絕其宗祀通包氏慎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之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非爵也傳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郭公虞公則虞爲滅國故宜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夏陽亾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資而歸嘗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亾死齊稱益春秋所賤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益春秋所賤也猶曰其下執上之辭也亦卽奪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拔敦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辭也亦卽奪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正爵之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亾虞而先伐虢虢者亾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宿不能死社稷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坐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同罪書者宋公羊義疏三十

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伐鄭圍新城疏杜云新城鄭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圍新密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疏彼注云據伐於酋上不言圍是也下二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十二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也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詳見本由誤自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

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不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卽還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注至是至爵者○傳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爲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能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

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據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故通義云謹案解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辭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朝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疏穀梁左傳釋文毋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寧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按甯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甯毋孔疏作甯俔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川部甯所願

也从川帝内齊万部帝顯河也从万面齊是其證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兖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毋謀伐鄭也甯左氏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甯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俱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發何以示後嗣及記發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釋文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公羊義疏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

言甯毋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下即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即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威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

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疏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劉服虔賈逵皆以為王人卑於上公冕雖舊必加於首尚至尊必先諸侯漢書諸侯方進傳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序於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命也○注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名氏不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經見故不言名氏也○注時桓至自助○甯毋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于世子于首戴同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之曾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其處其所而請與

奈何蓄酌之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卑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

盟不為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禮記緇衣云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大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魯大夫以郊天之月對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孟月也夏卽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傳八年正月公於時未有歲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傳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魯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用之明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也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春秋因魯以爲內小惡不譏也禮春秋因魯以爲內小惡不譏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則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棗又記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宜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備君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棗栗盥脩庶婦不饋則亦不奠棗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舅姑備庶婦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卽亦宜然此夫擇日而祭于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爲譏者明疏勞不敬謹也○注特行廟見遇禘祭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爲祭事譏故不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注據夫人至例本不日也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至不貶○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譏以妾爲妻也

妾之事嫡稱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恒莊之閟夫人姜氏之事嫡稱夫人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慕嫡也

注以逆不書人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慕嫡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至爲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謹案齊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邢楚聖姜也楚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箋云傳曰魯以夫人爲聖姜毅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諸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世子舊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春秋之制諸侯夫人爲聖姜毅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諸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世子舊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來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

之義何以除喪時即位除喪時即位何至此始
因赫曦致與勉先致其女齊侯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
十一日按是月己
丑朔當十九日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鄫說卒疏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
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
作御說鄫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
表宋桓公鄫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為戊
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
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
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
會事在下下十八年傳曷為為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竪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
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
葵丘之會叛大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為不言捷乎宋
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公羊義疏三十一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為襄公諱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休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即當還歸其背
殯出竟之非愈見春秋為宋襄首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
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為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
諱葬嫌為齊桓諱與陳侯欽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為齊桓諱
與陳侯欽同
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
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南汾陰縣為葵丘非也大
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
也馬氏宗槤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葵丘名今鄢西鄴是也鄢本齊桓公
丘地名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鄢與宰孔勸遠略之言相合元和
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
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
近在臨淄縣連稱管王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
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
侯西為此會也仝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
其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齊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

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詞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良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恐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首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西南文義似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乘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鄴者近是鄴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臧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書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家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云宰猶治也公羊義也○注公羊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注宋未葬不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也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疏注據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郎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注謂許嫁笄而字之又曲禮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許嫁笄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注笄簪至飾也○禮士冠注笄者至飾也士冠禮注云笄卷髮者國語衛注笄卷髮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髮衛注笄今之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紐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係并一名衛詩卿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除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椑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篠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殿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男子不髽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惆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栉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縱笄總以此而言男子亦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者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端禮皆禮主人親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纓者有從人之端禮皆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益五宋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至稱字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場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者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者笄女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者則婦人稱之無主婦主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纓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然則記文云燕則冠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髽絰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侠卒也曰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許嫁而笄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女雖未許嫁而笄者貴疑從重則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之此伯姬已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此決侠卒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此何以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卽其後盟以

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鄂書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愼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桓公北伐山戎存燕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葵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一所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用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凱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謀會轅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富作預按注云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疏〕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振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彼之振也○注亢陽之貌〔疏〕振釋文云振主也○注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卽震義也　矜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振釋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卽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殺梁甲戌作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云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甲子趙氏坦異文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誤一字包氏愼言云甲戌晉侯說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遲于札聘之下魯未聞喪注自相乖礙須作長厤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侯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說諸左氏作倪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說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說諸也隸釋鄭固碑陰造膝倪辭洪云碑以倪爲說是說倪通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注不書至于也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之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公羊義疏三十一

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南臣而晉亦尋有奚齊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

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疏云凡君殺無罪大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試按此係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構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啟竄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尚息立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遞經之文里克殺公子卓以葬十一月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君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闇終始惡明故略之疏勘校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之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卒于某者壯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君者則謂年數當從公羊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宣元年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稱子某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宣元年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其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

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辛先亡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爲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卓子十年死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死仍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年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末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媯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獋郟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鄧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弒君同也大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卓子是也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君之子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在喪之君可弗弒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于道未盡也

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矛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其君之不正也坊記云曾喪曰弒又以見父道之不可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君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君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

足證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大寢一月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此是明俗儒謂春秋但因舊史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隱括二事節以弒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言據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加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皇門篇嗣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僞十五年公羊義疏三十一

左傳我食吾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僞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瀆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曾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晉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戎得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以小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庶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焉八歲毀齒始有識知人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人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讀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讀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人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人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遣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史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疏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飽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爲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莊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穀梁傳曰世五申生者里克傳之疏入自明則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公殺其傅杜原敘蓋亦申生傅

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九年左傳里克謂世子曰君非姬氏居不飽欲立其子世子之傅里克申生是也左傳上四年公殺其傅杜原敘蓋亦申生傅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于於荀息故動之云閻疏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其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卽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爲之驗於是遂屬荀息以國政荀息立奚齊卓子荀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答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勸章取義也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卒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言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姑戮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舊疏云桓二年朱儒引樂產云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姑戮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
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據衛人殺州吁
疏注據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
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
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
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爲篡里克爲之臣已爲
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子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
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
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君者不亦病乎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逆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於里克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
奚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
汾陽之田百萬是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里克逆惠公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注孺子小子也○禮記內則云孺子
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
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女選切通賦嫗巢於孺延公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
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汝諸
昕云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
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與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儒子韓之喪哀公
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
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洩莊子之子秋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稱稱之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稱孺子何也里克甚乎殺君者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爾君者不亦病乎
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俱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然則曷爲爲不言惠公之不以其罪也凡三見
入注據齊小白入于齊至于齊晉之辭言之不言出入者以并瘕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
以并瘕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
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矣晉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爲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拔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譜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六

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晉侯入舊汎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之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也春秋不書殺者猶月食也大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舊疏云藏障楚女文云楚公十年冬大雨雪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以爲盛陽雨水溫煖經曰大雨雪雨雹者陰脅陽也大哉釐公立妾故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曰雨雪雨雹雨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霰霰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霰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哉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戴天圓篇陽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雨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霰霰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霰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哉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戴天圓篇陽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舊疏云藏障楚女文云楚公十年冬大雨雪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雪雨雹者陰脅陽也大哉釐公立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七

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副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亲所生故非命嗣

妾齊小白入于齊則昌爲桓公諱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桓公之諱本也

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遂爲霸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彄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嗣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爲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

故爲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纍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纍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春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諸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纍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纍以興成其美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閔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慶疾中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木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厤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厤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正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三月齊衛分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是時楚滅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師滅譚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貿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忠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貿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貿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于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昌呂反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為十一月之十二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

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

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遽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相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注由陽穀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夫人姜氏會于齊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夷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淄于緣陵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淄于蓋城杞即諸侯之大夫城杞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淄于是杞復遷淄于緣陵之而曰猶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猶又以猶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夷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淄于緣陵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淄于蓋城杞即諸侯之大夫城杞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淄于是杞復遷淄于緣陵之而曰猶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猶又以猶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杞邑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首缺三行第四行白爲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荅城杞文義繹之無之字是也○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諸侯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拔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傳意以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似未當城杞也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嘗城杞也曷爲城杞（疏）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滅也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賮誓序徐夷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禰其先君駒王之喪而知徐莒亦即於夷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徐戎也書序徐夷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

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漢律恐猶也陳羣新律序云監律有恐猶之辭○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漢律恐猶也陳羣新律序云監律有恐猶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縛家吏恐猶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恐猶取雞免承鄉侯德天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徵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顯哉故以爲天下與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之爲不言桓公城之爲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國耳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者起卽自城之諸侯

也又云實與故諸侯散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城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引何以美之卽散何以美之卽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幽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則會同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楚丘不言諸侯者起卽自城之諸侯

稼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雜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城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也つ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疏穀梁傳鄫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郕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琊郡續漢郡國志琅琊國繒侯國今琅琊郡縣故屬東海後分隸琅琊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鄫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通也說文邑部鄫姒姓國在東海從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據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義通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據使至文也○譙記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

已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白虎通嫁娶篇云男不至親迎女不至期嫁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嫡季姬更嫁鄫春秋議之詩此○注男不至親迎○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拔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卽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卽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親求之謂此是也鄫子使鄫季姬來請己傳曰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至明矣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更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卒季姬更嫁鄫子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來朝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白虎通嫁娶篇云男子故躬汙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召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閻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諸升卿部膏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祀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斎平齋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鄫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衛侯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爲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令婁與鄫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釁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貧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屈此思哭是曰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女姓之巨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姓巨周穆王女叔姓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言崩者以在河上也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壈下云一曰襲也襲於說文爲左衽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壈下也河岸崩決亦以爲壈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考得之○注土地至象也○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晉陽雄士火相乘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崩皆非舊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鷁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壬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之人也所以召之者在于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考得之○注土地至象也○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晉陽雄士火相乘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河岸閻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按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不書○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爲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令婁與鄫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釁故特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不救而從楚王札于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崩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晁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邾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陳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以伐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楚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朌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紀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朌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朌以父仇故略之甚也

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朌作朏閩監毛本作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眾坐絕也蔡朌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己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卽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廖信云蔡侯朌父爲楚所執朌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朌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弒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侯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朌立至篡也○舊疏云釋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正以朝聘之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桓○正以朝聘之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嬴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羞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信十年盟于牡丘卽此

遂次于匡〔疏〕杜云匡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卒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帥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卒○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即諸侯始爲救徐盟壯上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棄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宋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卑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諸侯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凶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壞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冀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衛功激揚解悔也疏杜云厲楚與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鄖氏以厲縣縉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潕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鄖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國當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願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據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見莊十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三年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鄫此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旅風舊矣

咬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

詩邶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絲衣云不遲不速不夙不莫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晦昏也左傳昭元年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瞑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其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據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盡戌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晝遂指以爲月晦若苟不似苗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日晦月晦日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但舉日爲文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安者猶讀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書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謝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熙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暴商震爲雷鄭注云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音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象傳曰雷電皆至豫云加之者以震有威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夷伯者舊疏云加猶重也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夷伯之廟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作采从爪从禾卽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補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魯爲其字段孚爲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之廟者是人也當去之何卻公云僖公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顧得經傳意在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至去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晦晦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冥皆晦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孚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晦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木殷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卻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顧得經傳意在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季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卯晦九月二十日春秋值朔書晦書朔值晦書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譴世大夫則本

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盜竊寶玉

叙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詳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邾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後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襄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殆有以哉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

讀故狄之也不月者略之也不月者略之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東南有婁亭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年卿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公羊義疏三十二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親親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卽故不月穀梁傳曰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愼言云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圍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之世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曰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拼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據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强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也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億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能與楚議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愼言云國君天子所建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書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囚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釋不至絕也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曰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大輅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著錄卷數本此包氏愼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退飛之遠是月僅逮全經之通例非爲實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卷王阮兩家皆十一卷梁皆十一卷玉裁按閻若璩以僖卷故也後人以僖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

六鷁退飛過宋都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輅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玉裁按閻若璩以僖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

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鷁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鷁說文引傳文作鷁說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鷁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文本皆作鷁字矣尚書大傳云鷁者陽禽注鷁本或作鷁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鷁鳥也從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鷁退飛鷁鷁或從南鷁司馬相如說鷁從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說文六鷁丑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証三傳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鷁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從益益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賈景伯以閱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鷁字本從皃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鷁退翡過宋都師古曰鷁音五狄反玉篇鷁午的反又五兮切鷁鶂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從皃爲正從益者說文不收以鷁爲正義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鷁同上說文又作鶂鷁反

昌黎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二　十七

昌黎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據星實後言實疏注據星至言實○卽莊七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閩閩其磌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譬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注疏本砰誤磌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磌也音譬也又大堅切砰坡萌切大聲砰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係強等增加廣雅西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譬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磌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也是亦讀爲砰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磌以居儇李善注磌與廣雅釋實磌磌也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磌同填塞也引孟子非十二子云填然注填然滿足之貌上部填塞也引孟子云填然鼓之滿足亦爲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聲之淵填冤然則磌然卽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雨冥冥然則磌然卽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

覩之則石察之則五疏繁露覩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日見而書或徐或察

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旣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上十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猶豫也齊人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傳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二　十八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爲隄月者其義爲盡此月禪言盡編之月而爲稱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者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甚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初學記引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部重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有當讀爲隄月者其義爲盡此月禪言盡編之月而爲稱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者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也說文人

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前者溯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者溯在後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溯不日也○注云謂晦日食朔也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朔也○校勘記出六鷁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鷁作鷁爲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鷁也

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倪無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言晦朔也趙盟美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所繫當時日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平居至卓倪○校勘記云釋文卓倪丸委反惠棟云卓倪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倪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齊侯戴子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戴子美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倪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祝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以錄事若祝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爲夷狄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

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注鷁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鷁後退飛也鷁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見故用視鷁則需察遲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日治也注云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鷁按鄗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都睢陽後漢書東平王

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加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于虛打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敗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及楚平春秋不志宜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皆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彰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厥子曰成伯安彊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之得喪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終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誠按顧氏不解公羊錄宋災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數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借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陽而陰行將致墜落遇陽也六陰數也象陰而陽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而隕此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也鷁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齊桓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生也吉凶繇人自己發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卒爲楚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孫茲卒明年齊桓公薨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分壄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厤在元枵元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日彊茲謂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點則

鷁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宅所至宋而高鷁高壄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壄傳以實應著言風常壄而之罰也象宋襄公區區霑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却退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相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閔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衰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卓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距諫自彊茲謂卻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異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出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關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問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欲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其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叔爲氏也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于疏舊疏云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惑洛姑之訛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

辨字
故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胃肉二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常作慈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鄫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爲所傳聞世別僖爲所聞世以爲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賢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知此解任賢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竪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竪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竪誤竪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豎貂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竪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竪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邾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首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亂已兆動接危理故月承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舊隖危云爾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三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襲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卑〔疏〕壯云英氏楚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爲襲稱矣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爲伐之或復爲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閻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含按含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溺人者齊侯在會則遣徵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亦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公羊義疏三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

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諱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爲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非內滅不出滅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滅爲不言齊滅之義爾按此亦通承上有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諱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非內滅不出滅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滅爲不言齊滅之義爾按此亦通承上有伐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二

〔注〕據齊師滅譚〔疏〕注據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褒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皆以不言桓公也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穀梁傳曰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濛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應有此惡爲善不終聖人憂而爲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遲遲之文者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賢爲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遲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徹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前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爲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不終於惡防徵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

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注云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

〔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爲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但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爲桓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遂不諱意也朱子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會也會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殺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云囫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言盟幸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桓九年十年十三年傳曷爲再

舊說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爲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爲具有辭周室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篡而罪之按坐滅即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譎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譎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南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貶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杜云卞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還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曰閩守卞者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是即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穀梁注云桓會不書此信不著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何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衛鄶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請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接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不經原刻誤易爲不使齊主之注據甲寅衛人及齊人戰疏見莊二十八年○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不以楚及晉何郎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

故略其先後劉氏麟申何云邾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爲
爲客亦不當以楚及笘內外之辭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內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於
子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
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責故爲與辭曷爲爲與襄公之征齊

注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疏注據齊至征衛○即莊二
以衛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
伯業已興再會于鄄猶不與爲主故據之桓公
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
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疏校勘記出豎刁云釋文唐
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
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
公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潛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
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
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
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

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
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
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
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
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
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
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皇朝同
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
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傳記亦有是語呂覽知
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溢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
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
公死七日不收九月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
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孝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
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
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
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昔人入則注云諸侯損興兵不爲
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
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即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
傳云君則其稱帥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
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
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
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地按如傳義宋公與伐
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
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所善在此而進
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
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
侯毀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
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詐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
人者衛棄禮義剪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
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
在二十五年何爲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
鮮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肯兵交此後
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
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
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爲宋敗即興師救齊何有
不畏彊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
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殫塞○狄救齊時設有與
辭則與宋襄義刺譏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
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
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
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南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
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救齊可知
故省文曰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邾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爲

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緩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駁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責之（疏）（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九國滕薛與隣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書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

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朱公慈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貶申歲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揮其詞重言褒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始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又不在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鄙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蜉蝣刺奢今蔚州南山朝陽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鄙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

內離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即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子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儒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穀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婁而使鄫子請己爲適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鄫反爲所敗者接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彊邾婁必不敢擅用鄫子故云反爲所敗也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及其亡鄫子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鄂本會誤入○注不於至者也○舊疏公羊義疏三十三

云上經云盟于薄於上經地以邾婁爲所執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子自就邾婁爲所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即戕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

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文

所用處也曰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同禮肆師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釁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桐毛用一大牲聃以聆社今本公羊作血誤殺梁作釁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爲釁字也穀梁作釁社山海經云所聆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爲聆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聆社音釣餌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襄云陳蔡楚

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刁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解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傳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誠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爲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舉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

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朕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臣蕃承宗廟世世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加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繆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內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壞也魚敗而餒久則臭魚之餒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記也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如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水經注洧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圍人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入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子世家齊國中女子好者入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斬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歆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瑩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部子來朝〔疏〕羞繆略云部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部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傳云始經取部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部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部是也自

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小
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矣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
寫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邾事在隱十年以
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注據
鄧穀名疏往據鄧穀名○
禮云諸侯失地名此不名故問之兄弟辭也注邾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

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
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辭謂兄弟
之之辭也○注邾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小功以下
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注十
六國皆文王子也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
即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
觀德云盛伯鄫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
當尊禮之異於應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
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
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
也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
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十三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
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
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
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
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
○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
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
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
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
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
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
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西

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
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何休云前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
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
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
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
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一是正寢餘五寢
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
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
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
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
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
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
寢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
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者君
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
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
義云謹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二宮也傳
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
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
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
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
爲齊所酋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
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
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
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
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
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
嫡漢書五行志上僖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
慤公宮也以譏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僖立妾
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慤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
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僖娶于楚而齊媵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
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
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卑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接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赤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雖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輕以該重也不問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災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離即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媵賤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即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證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奕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跻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廢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羼入啖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閻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滑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次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烟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載公野處滑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太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緣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攻秦人滅滑傳泰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緱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庸大國亦有相夫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即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救楚故也〔疏〕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始封爲諸水經注溳水篇東南過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後○注救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圍穀於菟師師伐隨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取狄者爲犯中國諱〔疏〕注取狄至國諱○按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通義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杜云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以爲在乘丘者與襄公以大信辭不月者與

夏大旱〔疏〕通義云上書旱者讓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嘉其有旨也則凡書旱皆

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莊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痔威既死諸侯從楚莊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盖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讀與孟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亦在雎州有孟亭一統志云孟亭在歸德府雎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即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曷爲不言楚子執之注據誤梁盟下執芭子和婁子復出晉人也疏注據誤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誤梁下云晉人執芭子和婁子以歸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傳強梁之志遲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竟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幼質求國事也故執伐施舉不專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謀至故貶○釋文作誰謀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楊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遺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遂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追盜盜遂

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嘗子求邑則與之楚入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眞有常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絕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挺人勒賣盜賊之行故絕按人之議以伸宋公之怨　宋公

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是目夷襲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君

本同閩監毛本平此誤倒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

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同今本此何國固臣之國也句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不脅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

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不

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卽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穆公晉大夫謀征繒以輔孺子習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鼎愬放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宋公釋乎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憮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憮疏云決　襄公子目夷復曰國爲

疏注走之至奔也○十四年衛侯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君守之君揚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

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

曰夷是也故諸侯父
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與後改之晉荀息死
而同心其義一也目
荀息死之貴先君之
反所爲同俱爲重宗
彰其賢而反諱之此
者非令子矜其忠者
故讓德歸美過則稱
易地皆然目夷有成
之心恤恤忱忱要殊
秋緣褊與目夷之心
鳳期千載可想矣按
之爲是也因以彰目
書齊侯獻戎捷見王
貶例矣刺受惡人
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

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殊諸侯也疏包氏愼言家傳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何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郡引譙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即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譙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玉皆以始居商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諸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會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見識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偃師爲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即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據執滕子不言釋疏注據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爾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此公爲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爲此公與議此也○注善僖至力也○周禮與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爲和議故並善

之爲殺梁傳以爲不言楚不與楚專擅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爲非不以釋之爲非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曰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加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終　于汝梧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

公羊義疏三十四　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僖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疏

校勘記云須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朐左氏作句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與公羊同師古曰須朐邑朐音鉏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亢父下取須朐邑朐音鉏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亢父下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傳爲宛句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須昌西北朐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

王篇鄭胡經切鄭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戲於升陘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在大事表云襄宇記鄧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鄧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湨水支流也宋師敗績疏穀梁傳則眾敗而身傷焉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即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平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盡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曰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眾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親傷曰尤重矣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教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

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注據癸之戰不言朔疏注據癸至言朔○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止得正道尤美疏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叉若侵曹伐衛再言暴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期約也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迫及○爾雅釋言文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

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愉孱弱疏注我雖至孱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曷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亡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之迁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弑國圍幾乎亡覆此喪亡之義上十六年注平居無備曰喪閒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寡人不忍行也疏左傳公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文皆本荀子也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殪焉注傷股門殪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例斥宋公故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閔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皆怨公公曰寡人聞之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用焉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是故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事遇剚曰剚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備曰剚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用焉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是故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事遇剚曰剚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備曰剚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

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卑地卑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隱元年傳曰繼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箋云襄公大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疆埸也晉文公九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文九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考異郵云襄公大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鄭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背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宣十二年傳曰楚子使解揚致晉師可無戰楚必歸我知罃不反君之羈臣也敢不盡情以致死命以不忘舊君晉侯許之使反致命遂適楚歸王知其忠信以爲有節義而歸之於晉晉侯以爲中軍大夫范文子曰楚歸我知罃以德我吾釋之以德報德怨其孰甚焉無德不報何以戒強楚不如歸之以逆楚子楚子歸之而加厚焉以德報德楚必報我以德報怨兵其釁始矣釁始而不報無以懲後小仁忘在軍之禮讒之義安可從也即謂攻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益生致鄭人之兵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詩頌雖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亦捌自文王故詩頌雖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也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胥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不死胥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以大夫之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

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爲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明曹南二十一年會霍見執楚獻捷戰祉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襄接足酢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驅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向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鄭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徵封○上九年周室之心故公羊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脩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脩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脩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脩殖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公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惡諱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朝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約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徵封謂以至功薄徵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處曰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曰注不日者內娶略賸之然則此亦內娶略賸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貶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之義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至例也○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爲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含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云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伯緣陵也孰滅之盍徐莒也孰滅之盍徐莒脅之貴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徵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如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子上十七年莒慶稱字上十七年莒慶稱字上十七年莒慶稱字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鄭
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謂步汜曰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是
水名原夫敘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
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
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漢書終軍傳曰
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故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
言出
也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八

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
公羊義疏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
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伽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
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察侯獲罪於其君
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
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
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全出也○周本
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
出奔鄭鄭居王于氾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
遷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
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
○注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
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
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
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纂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曰月者失眾自死子
見纂逐故略之猶辟伯定也〔疏〕纂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
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葬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
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纂明當書葬不葬
者犯天子命與盜

九

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纂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纂君本臣子所得其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不日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纂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辭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失衆見弒范祉稷宗廟禍端在定公爲後致爲晉文纂逐同辭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注據楚子滅蕭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以其夷略之與絕昌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暨习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衛親屬能親爾乎是君也蓋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據楚子滅蕭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絕昌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

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讓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名自謂滅己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隗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當字蕩也其言來逆婦何〔注〕據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疏〕注據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爲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子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宋魯之問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賓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于舅姑注兄弟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無遠窶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緦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至注兄弟上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爲士兄弟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曰其族親是也又云後者于兄弟之子若子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税則是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遠兄弟之喪舊疏云聞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傳之也禮記喪服小記齊衰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在氏寢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樾云二十年鄫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鄫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鄫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始失之

矣今按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兄弟雖也與鄙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前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衞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之文也○注非無事來也○注非正也繫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繫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難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卽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惡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孤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虛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曰以無大夫不稱名氏且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元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去卽位爲祖孫是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傳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旨也○注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

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沛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其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曰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議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注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漢書李固傳今梁氏臧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得例諸侯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之議其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議其妄生訾擬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卿宛甯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億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芘蔭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舊名南頓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北澧水從西來流注之澧水又東南過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之同姓謂之頓子國姓嬀姓遷於杜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北澧水從西來流注之澧水又東南過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之同姓謂之頓子國姓嬀姓遷於杜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

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紀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據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鄧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衛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眾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

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譏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此○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辭言公子糾然則此挈亦非滅國出奔猶未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突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挈于臣與此異也楚子不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當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邾婁于益同例糾賤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衛捷葬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尊臣子恩也疏○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葬者生者事也故也注不月至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增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從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於女家如子之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壻爲倩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注云公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得意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

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王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救危邑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公之會目之也明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會大夫盟于向疏左氏穀梁以言會也益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敵公故反得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宋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邾盟于向疏左氏穀梁邾作邿說文邑部邿東海之邑从邑鬱亦作邾說文邑部邾小邾國也从邑朱聲春秋傳曰邾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鞌弗及疏左氏作鄳公穀作酅省文也左傳釋文邿本亦作邾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厤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鄑齊之附庸紀孝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注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鄑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鄑則鄑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臺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羊左氏或作鄑釋文鄑戶圭反又似兗反盧氏文弨云本或作偽故有似兗一音

其言至鬷弗及何注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莊注據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作弗也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追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遥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咍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古文不同弗不字皆作弗夫弗字本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弗也不亦作弗則何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問矣接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益不可之深也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書追何大其來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國追何大其來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鄑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教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紀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教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憚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憚遠

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酉鄑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上諸侯不親征伯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文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而進而不進皆爲重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大戴禮保傅篇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乞者何卑辭也疏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篤即位而外無諸侯之患直乞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天下之皆若何也以無季子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

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奇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

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意云謙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謙案正之言定也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十九

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書中侯伯再踏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讓曰夔方與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師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曰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貴不正反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謙案正之言定也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之一是誅絕之二種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絕之一是誅絕之人子似誅輕絕重也穀梁傳曰國君死社稷

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刖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注之微者固非眾人之所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據伐邾婁取叢不致〔疏〕注據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據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得乎取穀〔注〕據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心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盡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亾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鄰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來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實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麻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葬曰葬某公也

及時而日　揭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人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人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序諸侯之上貶疏杜云經書人者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賤不得志以徼楚子杜氏說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曷爲貶注據圍鄭不貶疏注據圍鄭不貶○下三十年許人秦人圍鄭是也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仲平之後相犯後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注古者至

故罪○惠氏士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謂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後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鬬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僕之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令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後念探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難性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即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注楚前至見義○即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是也通義云傳終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髡有罪於隱髡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事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萬伯之職於魯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也其人諸侯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蔡不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蔡不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閤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之信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猶不可況乃棄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條緣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之近也

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愼言云十

二月書甲戌乙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來者則來得與盟來不得與盟公合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不國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與爲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侯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非兩之也疏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徵者不別遂但別兩楯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有兩伐之意矣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疏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楚人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過燕縣故城北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何致其意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

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益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戍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不可使往則其言戍不卒戍者何注據言戍衛行文疏注據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焉○注使臣至君命○見上年公會楚人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赦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若否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賈戍衛孔氏猶依

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

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刑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必誅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說文刀部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懷公于高梁對文異散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校勘記出無罪也舊疏云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刖有罪無罪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按諸侯不得專殺疏云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

假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也○注丙殺至罪曰○舊疏云有罪不曰卽此文是無罪曰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偪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明詁以爲有罪不曰無罪曰者謂落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據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穀梁傳云畀與也郤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說文丌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據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與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罰衆其之（疏）注時天王至治之○劉氏炫詁箋云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敝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一罪言也（注）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得時入（疏）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制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僖疏云恩惠當先施卽蹇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

親賢之辟是也舊其甚惡卽執而言畀宋人使伯討也晉文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指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晉伯不死位也○注以入（疏）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人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爲無義日此爲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爲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爲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卽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注）據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完也○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完也○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微者

干卿貶是也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泰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遷桓先朝天子晉文之時楚與爭霸所遭遇異疏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衛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定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泰稱至進之○泰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鄫婁子克瑣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泰誓若泰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爲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驕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以左傳考之伐陳圍宋滅菉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陳圍宋滅菉陳滅菉閻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爲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繫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止無至霸事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猶塞不卹士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撰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蕢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男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注晉文逐之○宣十二年傳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拔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滎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衛雍是衛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至諸侯○下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蛟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譏也盟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譏者正以孔子謂之譏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之心故也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即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
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
弟未得便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末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皆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
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癸齊宋子般卒子
卒子野卒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南陳子與
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訓先君之子也僖
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成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
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
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
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如在
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劉宋役也按陳自齊
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于
公所几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謂後世之行

在所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
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齡春
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
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
朝不言所說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
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據三至京師
○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注〔疏〕注據狩于河陽不言天子在是注據狩于河陽

〔疏〕注據狩于河陽○卽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
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
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
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
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
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以
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
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
隱元年書天王狩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天王者不能正
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隨是非然則稱王爲正
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之義若皆
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與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
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
若女不甯侯不寧于王所

〔疏〕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
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敎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蓀本之春秋繹文也通義云
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侯王就
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
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說其實以有
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說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諱遊致王也說苑敬愼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
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彌楚士會諸侯背畔天
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惕中國之危懼養戎十四年政
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
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
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
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且是踐土鄭地
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
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
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
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
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
用心尚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

者○傳蔽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下衛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亦無齊侯矣按齊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日叔武代衛侯以王事得罪爲天子諱也衛侯殺叔武出於不得已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經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款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温之致陳子乃其末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

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憚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憂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御寇之殺宣公爲之無爲責款以篡晉歐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杜云莊公女

秋杞伯姬來〔疏〕歸甯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

〔疏〕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温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無齊

勞之非也繁露于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此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之不誅辭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肇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沖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疏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爲近社以爲晉地非○注公以至悅也

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

○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

故據以言殺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爲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爲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反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演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僭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曹伯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

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稱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白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有之不爲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不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子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也曷爲于歸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或作歸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屬木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爲叵謂之緩哉周官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訊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王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云諸侯賜

弓天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授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柳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通義云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書疏注據殺大夫書○通義云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疏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則作疏可即始爲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謂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爲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汎非伯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處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即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即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詩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也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叔武又曰公子歸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明其因疑而殺也此曾侯也其稱人何注不信

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也○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貶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天子雖爲故問其稱人之義貶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天子雖通義云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非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救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力以歸○舊疏云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已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傳注有力至以歸○舊疏云上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君而助之（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爭也）（注）（疏）（為衛力按孔事未明傳義當如何解）為叔武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之使若無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衛侯歸之事也○注臣無至人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無罪而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侈惡於衛侯鄭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復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云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免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有圍許下與元咺無涉日中陽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于命是尚未復國即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修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善齊師暨衛侯伐鄭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顧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非刺文公也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深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注〕何以不言朝〔疏〕據諸侯來曰朝。〔注〕據諸至曰朝。〇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之

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〇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〇注進稱至禮義。〇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鄫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頗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〇注月者至於是。〇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董公二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智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雹故沸湯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爲霰霰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〇注夫人至所生。〇盖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灌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龐惟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古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

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下故加公閱許不在禮也上年因會而圍許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讀之芻米不得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侑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公羊義疏三十六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顑冷壺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注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有惡今此衛侯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惡則元咺之惡明矣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矣揭爲歸惡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見上九年彼注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殺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葬王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二十九年來稱名爲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而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因按介去蕭絕遠蓋爾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葬下會同義疏○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論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殺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葬下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白虎通鄭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騁恣自專嘗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而鎌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言遂也○注時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遂大夫之始是以謹內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橋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寶人欲橋邪防非師古曰橋正也橋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橋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云之在尊下誤也案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訓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免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訓之不忠也如公子遂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京師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云公子遂不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周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殺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周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殺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周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周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君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左傳自桃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癸丘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野澤又東北入于河篇又東過桃城北又東北過乘丘之南又東北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壽張縣東又東北過東平須昌縣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桃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鄆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次於魯衛之間曹在魯東魯東更在曹東故任曹則曰東傳于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接在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張鄆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張鄆今分屬兗州府東平州今濟州府治鄆古曹國與魯之東鄙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濟州府治鄆古曹國與魯之東鄙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濟水東逕重鄉南左傳漵文仲宿于重館者也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曾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併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據取叢言鄆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鄆婁田事疑此涉上取傳西田而衍

衍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疏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據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注據伐至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取之於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其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水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遍此合併爲一閒雅釋言云班賦也注云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周語云車班外內廂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據晉遷之得爲伯疏注據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明侯以執伯討二十八年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還諸侯之田矣拔何意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嫌其諱矣入也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入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迺義云晉班曹田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詰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鞌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詰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舊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卽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據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至三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注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各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雖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王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不至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曰魯郊禘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之運也何注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不吉復轉卜三正皆不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不同也疏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卜五月卜猶三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卜猶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啟蟄異義引明堂位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以夏四月卜郊如是穀梁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謂已卜丁亥卜丁不從乃卜辛亦不從乃卜癸又不從乃卜乙又不從乃卜丁又不從乃卜己又不從乃卜辛又

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不卜筮不以筮而學記云大事先筮而後卜之解而學記亦不卜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則宜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雩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尊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礿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礿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

問云嘗比至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注禘大祭○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

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通義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

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

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崩時成王年十五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九十七而終生武王九年而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攝元年周公居攝攝政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即位時十三年二十鴟鴞傳亦言成王幼少周室則王年二十乃孔傳同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崩時成王年十五以明年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攝政之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棗席至事○校勘記云何校本棗作棗從禾是也又出大珪不緣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珪作琱非疏同釋文亦作琱又出推質云鄂本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玄酒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尚質也大圭不琢之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尚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椓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也棗席者禮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棗席禮器云而棗栗之設注穗去實曰粢禹貢三百里納粢服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益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牲薦黍或粢或黍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

疏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偏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於地祇百王不易社稷一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灑乎天灑乎土詩薄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指名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遺一物也注五土總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神句龍能平水土之功配食社而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食后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弃不得先五正而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川大大祭五祀說諒矣足以破許說之謬益土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是本名神之爲社稷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夫祭五祀祭其先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戶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大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或竈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方注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辰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祭也分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

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郎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也亦如大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約約則不嘗嘗則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大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者則不祭聘記王制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

言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諸侯皆走鞏望又曰魯侯將有事于東方走鞏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山川也故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敎雖不德河非所獘罪也遂不祭焉又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昭王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考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莊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昆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

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疏）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豐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繅以朱綠尸祝衿袵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改卜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元年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剜改有作救毛本從

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也注滌牢中所以拘制牛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謂爲職人者謂牧人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牲以授充人繫之牧人掌養牧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祭祀共其牲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之牛人授之充人繫之充人繫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免牛者卜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所棄仍元衣纁裳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繫露順命云孔子曰異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牛角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或不食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疏）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据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

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据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充徐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皆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竟與望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偏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欲對文故望與偏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魯

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禹爲祭泰山河海注據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

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緣水沈風雩雨升燎者取祖上七體與其珪璧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注此皆至及之疏○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干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寘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鑒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伯子男是郎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鄗酌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鄗東作鄗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七

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敎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薦栗社稷牛角薦栗三望之牛角尺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侯伯饗餼七牢殘四牢饗禮九牢殘五牢饗禮七牢殘四牢饗禮五牢殘三牢饗禮三牢殘二牢饗禮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篇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侯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八

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爾雅注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九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

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禜禜幽禜亦謂星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庋置几上通而祇之若縣故曰庋縣又引孫炎云庋縣埋於山上曰庋埋足曰庋縣也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曰貍沈注祭山陵升卽庋縣也庋疏升卽庋縣也大宗伯之貍卽庋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寇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玉投水則祭川牲玉並用矣益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庋縣爲異代法皆非疑爾雅祭地曰瘞貍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貍是周禮云以貍沈祭山陵川澤按瘞貍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庋縣浮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庋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庋縣浮沈之義謂庋縣不當訓爲埋庋當與禮經閣庋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庋縣爲異代法皆非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貍是周禮云以貍沈祭山陵川澤按瘞貍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庋縣浮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庋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庋縣浮沈之義謂庋縣不當訓爲埋庋當與禮經閣庋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庋縣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體那疏云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義祭山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體也陳牲玉而後瘞藏之此先陳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庋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浮物亦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載沈非是周禮小子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瞽語詩疏引舍人曰白魚入于舟中王發取出涘岸上以燎魚以祭燮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貌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禜孫炎云既祭披禜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瘞埋牲以祭若今時禜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禜禜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禜禳以舉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以況時亦禜之謂禜禳及蜡祭蓋當時臨禜牲體皆從胸鹿解折之以燎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

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扳其鈍四指也阮氏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言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山敬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錦先分兩處向下復之由分而合斯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擁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筈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握曰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擁四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尊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後漢書肅宗紀贊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莫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其雷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哩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台者山之氣爲雲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台者山之氣爲雲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之也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指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興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祀祀西岳華山碑觸石興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也公羊問荅云至朝也○詩大雅鳧鷖云福祿攸降崇傳崇重也公羊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信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重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遂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含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

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氾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處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淮南子氾論訓亦地三年而不絕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記祀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百川云海能興雲雨千里爲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爲恩多是其義也○注亦能至千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嬉謁盛與苞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徙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

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卽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也法言問道篇矣襄二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又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蒹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爲訓也又秦風蒹葭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議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疏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繫露郊祀云故春秋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遭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致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不書者桓非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爲復古詩魯頌閟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繼其之惡必敗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誠○校勘記出而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之議孔傳人心和順鬼神並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汝則從之議孔傳人心和順鬼神並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言從卽書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杜云自爲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

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爲舅姑皆以婦爲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頊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疏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濮陽是也大事表云分爲兩縣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志東郡濮陽縣東北五里爲漕又東北五里至滑縣東北五十五里爲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胡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城本古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濮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鄧遷于夷義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

別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爲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絀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說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

公羊義疏三十七　　十

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爲尊者諱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

狄盟者卑疏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晉人會狄于欒函書地也此者就狄盧帳盟劉炫述杜云不地者就狄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就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爲衛與狄盟爲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及汲汲也衛本良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于嗟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簡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穀梁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滑傳滑國也按滑伯見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恐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慼法多所抵悟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殯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辛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已已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今敦煌郡即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即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所之諸戎是也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之戎以殽之役見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益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和吾亦云惠公奪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

旧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頼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頼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斯內地居晉南鄙者別杜嗣四岳之後皆姓姜而一之猶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又別允姓子姓姬姓姒之別文達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姜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爲允姓又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次戎蠻子赤歸于楚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穀梁傳云狄秦也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極爲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宏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崤大事表云二崤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釋文殽本又作崤後漢書鄧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崤是也

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嶕後漢書鄧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嶕按今澠池縣有嶕山土俗鎮卽土殽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桓十三年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夷狄之也疏穀梁傳未得師稱人也注夷狄之也疏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撫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記苑君道云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如此者春秋不子能君而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之立君也以宜事也

曷爲夷狄之注據俱見敗疏○注據俱見敗者稱

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疏鄭子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上三十二年子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子秦伯使人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奈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衛枚馬銜勒晝伏夜行爲襲也按曷爲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作秦國人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里子與蹇叔子滕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疏蹇叔曰勞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竇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滕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子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拔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及詢茲黃髮其卽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於殽之嶔巖是多險阻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疏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

大略云望其嶵皐如也注皐當爲宰宰冢也小爾雅廣名云宰人冢人之屬方言宰冢也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塚冢也秦宋音義並通梁氏玉繩瞥記云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冢宰宇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之樹以柏大夫八尺之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楸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撮之曰拱土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雅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稱文云拱恭勇反把白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兩手部拱斂手也義皆合　爾雅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傷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與也高注申白乙丙也

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帥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帥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爲將帥不得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山也疏校勘記云本同釋文嶔本或作厰同盧文弨曰說文作厰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作欽釋文嶔苦銜反鄒誕生褚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音欽按說文作厰或作厰同巖五銜反又本或作厰同巖五銜反韋音巖閻監毛本作厰盧云從注疏本作厰說文止有嵒字十行本釋文巖嵒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嵒本又作釜音吟一音欽按說文作厰釜也巖岸也嵒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釜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釜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嶔乃俗字穀梁別本作釜正字也釜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厰釜也一曰地名疑即此文

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注嶔巖欹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頗曲領也欽嶔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崤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嶂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泰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郎敗必於殽阨矣鹽鐵論險固云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殽嶔巖是也○注其處至由也○左傳注云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降風雨與向注異按嶔巖是山之貌不得云雨山相嶔此道兒在俗呼爲石殽土殽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接雨所不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義通與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崤山在夏后皐墓北十里許漢時修道於嶔鉴山南在夏后皐墓南可五里酈道元和志三崤山又名嶔鉴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阪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明一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澠池縣界略峻少緩及登其上猶若也百里及蹇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切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即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吾將

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殽梁傳我將尸女者收女尸呂覽先識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北方之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首十二年左傳逢大夫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死是問余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聞云杜意謂我深險故料其必死是間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引此傳及殽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瞻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人遇師必於殽以當時形勢斷之耳逢大夫推子下車因即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引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尸女於是問余異耳○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尸爲證非謂當時必有牀載尸也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跽疏注揖其至如跽○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事禮記少儀云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肅拜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言拜則之肅不言拜則跪而舉頭推手也揖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桐左傳證周禮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至地也下手至地也引之爲時揖也引鄭注云推手曰揖推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卑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手欹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攘厄也說文又云一曰手舂胸曰揖手舂胸即鄭所謂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說文云揖引手曰攘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攘則又以厭作攘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攘此攘字正揖之譌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舂胸書大傳子夏葬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襲避席葉拱而進家語師襄而去推手曰揖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揖也引之爲時揖也下手至地也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桐左傳證周禮揖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攘此攘字正揖之譌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揖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肅揖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倘書堯典輯五瑞五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

傳大眾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注輯揖與集同三字並同益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故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說亦好異周亞夫兒帝曰介胄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胄不拜二語見曲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褻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拜經義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褻釋文褻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合褻乃俗字介者作介胄益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從公羊注讀而為如拜而褻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褻拜之拜字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褻則失容節褻猶詐也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宣六年傳然而宮眾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議亦即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精極○注隻踦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隻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觭作倚作踦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訓爲踦義傳晦矣釋文謂隻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隻輪轍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之作易也大抵段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段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眞徑改本字則義疏三十七

傳云此何以曰盡也是其事也其言及姜戎何注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疏注據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弨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及吳子主會也之詞以杜注晉人及吳子主會也謂如今姜戎非主會者何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姜戎微也注故絕言及疏注故絕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及吳子主會也之諸戎猗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爲其微書及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據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公羊義疏三十七

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愼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殽而不弔貽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榮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也○通義云高閭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二月公會紀侯鄭

公親之注以既敗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去年十二月辛巳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敗襄公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十一年十一月其年二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拂人故據以譏貶

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構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休秦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春秋十殽之戰以敵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爲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爲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爲亂於天下哉昜爲貶

注據俱背殯用師危不得葬也

襄衛迫齊宋異故惡之詐戰不日人何也徹之也何爲徹之不正其釋云書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爲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盡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日

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徹之也何爲徹之不正其釋云書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爲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盡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日

此何以日注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疏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據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注昨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乍昨音義皆同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不仁校勘記出惡詐者不仁云鄒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眾而惡戰秦乘危襲滅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吾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晉境言字記在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舊疏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爲念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下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卽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卽結好于齊故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

內寢非路寢左傳卽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卽君之燕寢杜以爲夫人寢非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爲小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爲道卽小寢二妻從夫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皇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大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于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宮左右君之寢平時則各居于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以下名曰以春秋說勝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疏去年十月隕霜今實夏之十月也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疏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之爲言猶實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易中孚記日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列索故陽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志所載劉向傳日李梅實不成至於實則誠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遂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日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急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日君舒緩甚則李梅實不成有端而不寤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日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急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日君舒緩甚則李梅實不成至於實則誠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遂

言嘗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散舊統云陰威列見而散舊物矣論語季氏篇疏之去公室五世矣樂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閔馬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猶君失政猶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遂始耳宣始論語論疏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疏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也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遂之專擅萌於僖於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即肆行弒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擅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卷五經文公名興僖公子

文元年
盡二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閒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弒君書即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即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讀案朔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以爲朔二十六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食晦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晦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偏數爲隱公二日已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公羊以爲二日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六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七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八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十九昭公二十年六月癸酉朔二十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丑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三十年五月乙未朔二十三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癸巳朔二十四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十二年十一月庚戌朔二十六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愼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二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厤推之是歲三月癸巳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日三十七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之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如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賄五年經同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稱王子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及事者所以爲及事則言來不及事言來不及者明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莵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授之不以官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
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藏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叛遂如晉故不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台示譏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職此得臣聘
聘則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經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已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

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
云戚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爲之城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朱楚之孔
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
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淸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
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春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喪狄子弑父忍言其日
有君之尊言君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
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
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氏作韻漢書古今人表楚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
何君喬肖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玄之云
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
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
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宣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
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評經
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乳元年穀梁傳哀姜薨
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引穆伯如齊
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
何君喬肖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玄之云
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
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
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宣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
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評經
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乳元年穀梁傳哀姜薨
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引穆伯如齊
說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
師者懲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復重師敗績師敗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愼言云二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
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
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氏作韻漢書古今人表楚

秦文公於其地置鄜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故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白水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衙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書大夫之不川賢者之言云在僖三十三年秦師敗績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惡其衆惡人民故憤兵報復殽人民故憤兵報復敗殽之役秦穆之德而盟明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所謂仇仇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

名與其麤物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〇注禮平至反虞〇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虞記曰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貳則禮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于為卿大夫於太祖廟士於皇考廟中士於皇考廟上士於禰大夫於皇考廟上於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謂廟堂親平王考廟皆升檀弓曰反哭升自西階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檀弓曰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彼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採檀弓又云重既反哭諸

松殷人以相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違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親主天正之意也禮上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益爲諦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物未暇別也○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釋名曰祥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期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書夜無時葬後虞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耐於廟謂其昭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時耐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耐奉以耐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周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謚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祥周人尚文故作栗主以埋桑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祊中筒以盛主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主

耐廟若不刻而謚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祖也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人練而祔自祔至於練祥周祔已在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時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服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有時日於練焉可也注據虞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明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也然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說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注非是而陽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注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買疏不破注非事主於練祥周祔在練前殷祔在練後

室所廟蓋正廟主即吉主即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至以異○論語八佾篇文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答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都邑宜柏也周人以栗都人都禮鎬宜栗也殷人以栗周人以柏殷人以松也又祭法疏引異義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引鄭君謹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栗周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說皆以爲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古論及孔鄭皆以爲社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說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主蓋集解宋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杜注社主也以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社則鄭皆以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

於數此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皆無戰粟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注據晉至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徯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卽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公仇也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卽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去氏說見前又高徯無別見若直言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拔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徯今言高徯後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高徯一等同拔外大夫皆柄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者公在晉也凡書來盟地蓋公在晉不書○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徯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故反亦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反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見中太元經進大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滅測善滅不滅常自沖也心之則讀沈爲盡矣九辨願賜不肖之鼈而別離兮放游志乎減形身困諸中也滅其儀欲自禁也滅於艾無以莅衆也則如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讀禁爲冀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慕始而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分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卽誠而不阿公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謎爲崇矣魏文帝察陽詩潮發郡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衛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焱焱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陶臨衛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壟公羊穀梁作庸庸而周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記左傳多卿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注）盟不日者欲盟之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出垂歛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歛作斂釋文垂歛左氏作垂斂按歛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歛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諶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盡矣九辨願賜不肖之鼈而別離兮放游志乎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衆也則如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讀禁爲冀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慕始而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分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卽誠而不阿公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爲崇矣魏文帝察陽詩潮發郡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衛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焱焱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陶臨衛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壟公羊穀梁作庸庸而周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記左傳多卿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欽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欽之盟謀誅商臣何氏盛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年夏大旱之屬是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撿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顓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遂弒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卯月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于問曰祫祭于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者也經不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是也祀稱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舊祫嘗正以此祫比時祫爲大嘗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祫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譏在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祫○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從可知之數則十一年祫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一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十六年祫二十一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

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
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
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
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
喪畢而祫明年而禘曰後三年祫五年禘一祫一禘從今君
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注公羊云祫一祫一禘從先君來
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始承
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
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
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蓋
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祫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大祫者何
制從今君數即位三年禘祫八年禘焉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
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也宋之郊也禹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注瘞埋至於沐○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取以升階授堂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廟毀廟之主藏于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
廟爲祧周文王武王廟皆爲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太祖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趙商問祫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宗其廟毀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既爲二昭二穆則太祖居中左昭
子孫之廟但文武既爲二昭后稷之廟宜藏於后稷但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惟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實乃止去禘爲壇壇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享嘗乃止去墠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廟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祭天
諸侯爲壇墠祭時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
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廟毀廟之主藏于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
廟爲祧周文王武王廟皆爲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太祖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趙商問祫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宗其廟毀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既爲二昭二穆則太祖居中左昭
子孫之廟但文武既爲二昭后稷之廟宜藏於后稷但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惟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實乃止去禘爲壇壇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享嘗乃止去墠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廟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祭天
諸侯爲壇墠祭時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
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
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
別爲廟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五年而再殷祭注

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

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注殷盛也○易

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牛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即司尊彝之追享祫即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之間祀也蓋祫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問歲一舉歷五年再殷祭時盛也有禘祫之禮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祫也愚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舉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虞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稷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郊稷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非配天而何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祫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

○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侯所以三年一祫者取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也言諸侯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有功既殊則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祫祭宗廟據此則賣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之說配食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後世有禘祫無烝嘗異故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誤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之言若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銘之於烝先王之謂告其神以詞爲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謂之享先王之廟祭之於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功享祫其序一如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三年喪畢向祫而後時祭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也又云殷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歲朝廢一時祭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天子諸侯四時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故謂明堂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有功既殊則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祫祭宗廟據此則賣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之說配食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後世有禘祫無烝嘗異故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誤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之言若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銘之於烝先王之謂告其神以詞爲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謂之享先王之廟祭之於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功享祫其序一如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三年喪畢向祫而後時祭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也又云殷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歲朝廢一時祭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天子諸侯四時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與此異王制雜記曰祫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祫則不嘗云即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古禘于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逆禮其昭尸嘏尸其祝辭稱孝子並列無是理也逆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子孝孫則是父子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祫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也禮記大傳云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謂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空也空祫謂無廟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廟五廟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而上及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跻者何升也疏須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卩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祲注鄭司農云明陞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譏不親疏公羊傳曰繼禰者何繼乎禰也繼禰者何繼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毛公傳以爲閔公所不禰子亦不祖也今僖必禰閔父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諒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平王之孫也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王常與共王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即逆祀矣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而世因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也是故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十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即況當爲父子不知當爲祖孫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父子不知當爲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

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乃行僖公三十二年十月禘于太廟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大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譏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爨有禮讓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于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我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僭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益古文家說與

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卷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云喪服未畢而行氏皆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鄭肯肯權時之禮劉許之曰宜之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疏釋文作喪取云本或作喪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注據逆在四年○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幣不問名納采問名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注僖公至云爾○禮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皆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之知禮志和而節雅則君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地出非自天降非從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制鉅者然而先王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將使不自者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節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人思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僖公母主婚得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悌矣何注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鉥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爲有欲爲已國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間有欲爲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義之義益吉禘于莊公識之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加之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以人心爲皆有之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則曷爲獨於娶爲譏注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疏注據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敢問何謂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義云難者曰婚惡重於喻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其爲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

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繫露玉杯云文
王春秋不議其前而順其後必以三年之喪加肩之情也
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永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
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百而已譏其喪
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之所重者在
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施質質
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
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于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
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
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
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貴以反和見其
所誠以滅僞其有繢周之奠故若此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
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疏注變
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
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
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讀爲辨言誠
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慮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
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披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
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末失
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
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
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
注新爲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
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
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
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
儀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
恩錄痛之彼爲爲魯主故爲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
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
之年其恩近故日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
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詎尊詎卑
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
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名者卒從正言之故曰
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
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爲譏世卿故不
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爲下大夫書
字常辭不稱王爲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
伐晉爲秦伯此書人知爲貶爲
秋楚人圍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
汝陽東南六十里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據原
仲也疏注據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據以爲新使乎我也
王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

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

雨螽于宋疏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螽作蜂按此螽涉左穀而誤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

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醋疏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墜者也螽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螽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螽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隕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隋也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醋○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隕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醋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眞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螽隆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注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疆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鶩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嗣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傳曰螽之爲災甚也其甚奈何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眾也死而墜者冢宰臣相殘害也云上下謂之雨與考異郵違按云禾稼既盡又食屋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茅茨盡矣蓋於上見於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蓋於上下謂之雨與讖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朱薄德後將有亂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冥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而緣之也○注螽猶眾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蟲赤頭黑身雨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眾羣眾也說文蚰部螽或从虫眾聲作蝩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螽故何氏如此解○注眾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云穀梁疏引無眾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

語閒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螽者飛而中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出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冤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異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城陰而死之說爲合按大臣相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鶩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爲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傳云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注據雨之當先言救也非雨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遂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雨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雨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晉爲再言晉侯非雨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使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合也雨之而實非雨之伐楚即以救江亦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會意明爲諼也注諼詐○公羊問答曰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諼詐辭也衛風淇奧篇傳訓諼忘者蓋憲之假借也廣雅釋詁諼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撰詐諼之辭注諼詐言也藝文志云尚詐諼而棄其信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之道當指其

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國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註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梁傳伐楚所以救江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辟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抌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怠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誠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披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是即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舊疏云決宣元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覈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自齊是爲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齊侯送之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注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至爲已至故稱婦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略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

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注高子齊人趙氏佑云名疏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萬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遽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注非責○注不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侯女得言于齊者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也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姬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稱女太吳氏後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俞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覈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

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

家加飯以稻米〔疏〕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琀周禮太宰職大喪贊飯玉含〔注〕含玉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曲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以珠貝含其口中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左右顚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稻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含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何氏以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哎公羊也貴公彥云諸侯用璧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琮師古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瑳周書王會解王元綠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三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葢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據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臬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金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貝雜記諸侯含玉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命不得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疏〕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據宰至之也○各本譏作幾鄂本正殼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竿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僭之有喪清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歷記弔者含者襚者又云上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據禮以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舊宥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先褅次之賵次之時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褅之賵次之時次之於諸侯含者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

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建禮非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責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爲幽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臧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母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宰職無其諸侯含王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賵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賵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通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暗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蓆席既葬蒲席苞遝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

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省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

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即不三月而含亦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覲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賵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即告天子能即遣人致含豈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

夢○注生書者從含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含而并責其賵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疏左傳閔二年成風問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大夫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庶子爲後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揖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據小君沒後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貴踈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

江彪啟先王制禮燕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斷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識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生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賈司太皞伏羲之祀注太皞伏羲四代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者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此失喪禮也疏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義雜記云拂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本說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刺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

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非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于士有倩中之賜記稱含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去天王天九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事在五年以後又非所及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賵去天也穀梁子傳踰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相無正又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明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禭事閔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含賵遲含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稱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疏通義云不月者自殺之後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都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都都縣爲附庸即今地也縣人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鄖郢傳所謂遷郢于都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爲舊都國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杜云六國今廬州府六安州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北水經注淝水篇淝水又西北逕六縣國也夏禹封其少子皋其祀地理志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月者誤衺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羊說文羊讀若淫業大版也從羊從巾巾象版飾曰巨業維樅羨許男本名羊因此字經傳少見學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讙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會葬疏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

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滕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

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滕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自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蓋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注據蔡至見二十年傳疏云彼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累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

故也射姑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泄下曰漏疏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閒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穀梁傳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荀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魏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樂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疏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簡伯貫季奔狄穀梁傳曰賈季使續簡伯辭於晉侯曰臣與先軫爭國不勝而奔狄君以國從之臣以死從之君不使賈者不使賢者焉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

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愼於微而以動作則轉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包氏愼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閏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則無亂其德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事君之禮也大戴禮曷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動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故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則正朔之禮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皆以共和爲厲王出奔之歲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之命而告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四不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行神受政也禮記玉藻文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月告朔朝廟以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祖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摘許愼作許諄也使有司先告朔即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王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訓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則天子特牛焉是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蜼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曷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動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蓋以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故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則正朔之禮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皆以共和爲厲王出奔之歲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之命而告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四不視朔是也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行神受政也禮記玉藻文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月告朔朝廟以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祖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也○校勘記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曰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二桃享嘗乃止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二桃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

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言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議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言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言朝言追言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處請非即改所當川朝言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鄭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莫纔則廣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敢深也

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即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須朔不及也須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疏至加猶非常月

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注朝者○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者可以已也○通義云非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南門之外以正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所駁謂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

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言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朐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麻當爲二月之十七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朐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讒也疏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讒字即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已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讒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弗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邾婁與取須朐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防傳部辛也○注內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防傳部辛也○注內再取也○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

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閔十數年又非
一世事無為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為說
遂城郜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疏杜云郜邑卞縣南
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云在
有姑蔑城水山二邑之間而遥郜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郜
是也一統志郜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
師眾○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為甚其生事
困眾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
月甲戌取須胸為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
疏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壬臣釋文本或作壬史記宋世家作
王臣古王壬形近易訛○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
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鄫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
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
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
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宋三世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故使無大夫疏僖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
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
夫不書名更有他義故明之其有他者即莊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眾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
云公羊家以為內取之如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汲之戰有
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為左師豈大司馬公之
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即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
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故宋世家諫弘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
云公孫固殺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
馬公孫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
是為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為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
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冤
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
徧留其如黨弗勝而反為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
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令狐晉邑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

昧以師奔秦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岳本昧誤
昧下同段玉裁云從日從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
茂古讀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
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秦師敗績疏
年晉侯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是也敵也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
何注據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注據無出文○僖二十八年
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奔元咺出奔晉之屬是也此
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貶曷為貶注據新
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疏注據新至不貶○成二年衛
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例人是也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
以懷持二心者其告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
而外事可知也疏穀梁傳曰輸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齊
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
公羊義疏四十　八

秦蔑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按公羊經以
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
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
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眾以出在外未反也貶
而稱人絕之使同徵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
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
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
於匹夫與挾眾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
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獳
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
返而趙盾更謀夷獳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
軍自以本彼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
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
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夏相之圖賞軍之
將不與為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抵牾○注不
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
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何以不言出注
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
出奔鄭是也遂在外也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以異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
敗績楚囊瓦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趙盾奔趙盾奔西同盟于新城是公失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據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即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奔西同盟于新城是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畎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畎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謚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例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與盟命大夫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日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俾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違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莒實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莒狄之故謂爲莒狄也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爲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

日不與信解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樂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于暴本又作曝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雒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儿近伊雒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文而三傳釋文皆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

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效也出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處父惡顯故加曰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敖直未行耳經書復爲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亦本此爲說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實未如京師亦本此爲說

螟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及舊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欽五年又如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

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慶敎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益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鴻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空爲大司寇也由小司空也由小司寇孔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闕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

變至名也○相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曷爲皆官舉注據宋公羊義疏

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注據宋至官舉○見成十五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幎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中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得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賢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賢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譌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

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混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公羊義疏四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九年盡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卽位卽位矣而未稱王也疏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於其下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殺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贊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卽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卽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卽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卽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奧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卽位也士者改元卽事大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益先君之薨不踰年卽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

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之心未忍安吉故傳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鷃之鶉書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碑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亮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

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卽位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攝政凡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亦無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儀禮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翦截卽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尚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尚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

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樾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曰是子也注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卽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二年然後稱王乃

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入百二十歲立戊午郤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郤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郤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人戊午郤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祀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

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彊白虎通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盖謂娶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閒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記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

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王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為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為自遠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有別姓同哭注云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親親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為位別於朝親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也禮記檀弓云之喪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剋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例○桓十六年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

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楚人伐鄭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通義云殺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玄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

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為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舊疏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脾而易臣玆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玆謂不順脈震邱陵涌水出蓋山山出涌水竭子無德專祿玆謂不順脈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

誰而曰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益謂齊商人晉趙盾弒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弒君林臼莒弒君庶其齊又弒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兢行天下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僖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驕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鄫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在此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在此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此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在此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曰卽叔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滅舉師古曰卽叔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人文

公所閒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始因其能信讒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備于使者其罪惡同不得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傳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升平者文元所閒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宜版義此所閒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閒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閒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易爲殊會吳外吳也易爲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也以當桓公也注增信使若得其

君以酳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所以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益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注據屈完氏○卽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貿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聽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強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陋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

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禭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禭云衣被曰禭說文作褖云贈終者衣被曰褖以此禭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非禮也〔注〕禮士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事此譏其二事此譏王至尊卑○一人禭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注禮士于敬當各使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傷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禭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崐秦晉本間交兵也且因贊武而廢禮其可譏尤詰安

得原情不責則此書曷爲不言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
來兼譏不及事矣　曷爲爲不言及成風
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
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陽穀是也恒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
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
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
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
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沒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
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
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
成風兩言之者尊卑白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
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通義云僖公
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
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
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修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
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
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
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
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禮辭亦
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
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一　十二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月
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闕
世無罪
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
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
本脫猶字傳三十三
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
晉搆怨起於襄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
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即殽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
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
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
旋貶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
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
棄按令狐戰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冬狄侵宋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
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
楚故略其
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
于八月不雨君
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
七月不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文不閔雨也不
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
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
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禰有坑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
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
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天子之大夫視諸
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設公也公不與
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
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
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一　十三

復之爲卿或別封他
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
古厥屈同部假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童子云厥貉地名闕
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
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迷歸春秋一切不
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
夏商臣罪大惡極大猷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
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
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殷相
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
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
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佗篡之難作魯單會之
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
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衛
州吁弒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
王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當弒君之賊
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則知
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當弒父之

城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寒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堅冰寖漸使然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辭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鄧

纂文不省作麇傳寫者省鹿作囷通作閫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麋卷又圈字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圈懼免切牢也圈巨萬切邑名麇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止字何本公羊作牢圈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麇亦作麏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賴容釋例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即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即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麇猶存盬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麇有錫穴

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庸滅而麇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楨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即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疏

義云叔彭生郎傳所稱叔仲惠伯通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止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礼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皮爲叔仲氏孟諝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郤成于承筐之處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南有故承匡城圖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二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終縣老人與食使之年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

注釐長百尺○舊疏云何氏釐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誠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强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反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隱其首而載之盾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釐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釐長三丈彼疏引譜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釐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郤鄧瞞說文鄧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爲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爲釐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大人有大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

何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鄆瑕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
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韋注國語
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兄
以此篆厠泳鄧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
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
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鄆瑕伐齊在齊襄二年
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
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一者之辭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人三國師古
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褒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
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隕石于宋五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有
爲王者之後記異者周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襄二年鄆瑕伐
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也故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
榮如之弟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
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

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
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
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
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
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
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敢其一人而言敗狄于臧
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
能討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
○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
得即長人十二兒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
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注
言其力足以敵眾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擊殪瓦石打擲
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如大戰也其曰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
子友敗莒師于犖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據日至人文○校勘
記云鄂本無于犖非也

按釋文出于犖二字即僖元年冬十月王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犖獲莒拏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曰
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拏戰亦二人相敵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
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忽而能結日偏戰是其
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
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
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邲之屬也隱元年傳
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莒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
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
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
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亏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
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夐絕忽爾佚宕中國
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
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
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
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
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
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
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
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
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刘敞說
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繫傳按史記匈奴
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
多段羽翼翊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
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
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
城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
篡弒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
屬嬴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爲皇極下
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
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土虐厥咎同論衡異虛云
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
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
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

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宮成以下訖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弒君二十也凡是衛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弒君二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晉趙盾弒其君夷獳四年歸生弒其君不書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弒其君虔棄疾殺比二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弒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訾成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此制度之虛數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恒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弒君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侯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

之喪治之〔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以辛之也男子二而許嫁二十而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字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挽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收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兒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婦二人前後俱爲杞所棄杞何强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大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

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宜十六年鄫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據伯至稱子○卽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

何毋弟也〔注〕不稱毋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毋姊妹也注同毋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皆爲同毋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遽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卒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泰誓則作於三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貞士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崇嘗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貶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垂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蒿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辨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

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羊義同何賢乎繆公〔注〕據聘不足與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據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繫國而繫荊人也稱人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遽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以爲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尸嗟士卒無譁余誓申思不用蹇叔百里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背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益厚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據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泰誓則作於三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貞士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崇嘗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貶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垂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蒿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辨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

十二年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二十爲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傅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氏所謂

能變奈何惟譔譔善婷言注譔譔淺薄之貌婷猶撰也疏此下皆泰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譔譔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泰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尚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荽荽巧言李尋傳云昔泰穆公說譔譔之言任佞佞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譔譔靖言也按譔荽同釋文尚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譔荽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譔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泰誓截截善諞言諞字下引之今文泰誓荽荽戈部荽荽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譔譔靖言皆今文尚書也諸家作譔譔靖字爾雅釋詁婷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尚書泰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荽荽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諞

是後人依尚書改之段氏譔字下注云荽下既引荽矣而譔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譔譔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譔譔善也賈逵外傳注譔譔巧辨之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巧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婷同部字撰譔皆從巽得聲與孱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譔此作婷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惡者詘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譔譔狀其貌

疏注俾使也○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曰月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譔譔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譔譔善也賈逵外傳注譔譔巧辨之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巧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婷同部字撰譔皆從巽得聲與孱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譔此作婷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惡者詘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譔譔狀其貌

傳君子易忘注俾使也易忘猶輕情也

疏注俾使也○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曰月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譔譔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譔譔善也賈逵外傳注譔譔巧辨之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巧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婷同部字撰譔皆從巽得聲與孱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譔此作婷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惡者詘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譔譔狀其貌○注易忘猶輕情也○九經古義云傳俾使也又曰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修利溝瀆以時決障無使水潦敗五穀之登又曰孟夏之月命野虞毋伐桐梓柘漆又曰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又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又曰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又曰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又曰命有司大難旣畢命主祭天子乃厚發幣帛於公卿大夫之有善政者以勸之又曰命有司大儺旣畢以送寒氣又曰天子乃以犧牲嘗麥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彘嘗稻以雁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犬嘗麻以鮪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羔開冰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犬嘗麻以鮪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羔開冰先薦寢廟又曰天子乃以鮮羔開冰

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邪說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言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以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儒林傳序云戰國從橫之士捨其典誥而馳逐於詭俗之間矣故上疏欲立賈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其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而也而猶如也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衞風尤閟能不我知也雀騶大理篇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聽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難行也○言休休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也○注蔡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中思不用謀臣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蹇叔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及晉則鬬與秦及晉俱無勝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微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閔曰其書戰伐是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辭已且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尼下是其惡戰伐者主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役民乎傷民尚痛之況役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

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帶厲也是帳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即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聽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之六日杜書戊午日月之下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即蒲州府及華州自西而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治永濟縣東南又云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西虞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即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即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華陰縣東北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謖謖之言任用百里奚卒勇身受大辱祖棧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之福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綢繆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詐欺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仁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以戰伐爲之者此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繫於竹林篇

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疏）注據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以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疏）注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此注一直也疏云此注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誤字耳那昺所據已誤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冀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閒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傳曰春秋城東鄆也與戈相等編十三載故雜戰不出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讀離之嘻一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闘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舉爲以水地之問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曰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釋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徙行興師厲眾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作運者叚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遷濮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圍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鄆城西北有鄆亭今在沂州府南員亭地理志琅邪姑幕縣南有鄆亭今鄆亭是也

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圍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注書傳曰春秋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弼
殭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疏包氏慎言云
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
字上有殭字此脫按僖五月書壬午
孤有殭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
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
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見文公恥之是
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
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
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
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遬䜣卒疏左氏作遬蔡按說文艸部遬遬麥也又蔡黃
䜣也是二物竹部遬遬粗竹席也䜣遬
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子名當作遬䜣桓六年左傳所
德重卒當貶去
曰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
月云唐石經鄂本

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
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邸伯
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
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
大夫始顓盟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而
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
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
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
制如明堂疏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
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室故謂之清廟
詁王入大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
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
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
一君不宜專屬伯禽陳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太叔儀爲
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大叔
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
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
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襲
穀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襲穀
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

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
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
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
左氏作大室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
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
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
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
作敎又支部敎毀也是壞敎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
敎毀反則漢以後弼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疏即自補
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爲大廟
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
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伯禽曰大室是
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之似伯禽日
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日
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
卒于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室位魯公
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
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
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通義云禮諸
侯五廟云即此經是也杜以爲大廟之室者
葛疏之室以左傳
也與大通左氏之
世室猶言世
工部壞敗也猶文
子林云壞自敗也
屋壞即自敗
也皆作壞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
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
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
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
宜舉其號諡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
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
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禽世室對舉
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辭羣公稱宮注
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
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
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
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按尚上通舊疏
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
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此魯公之廟也
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
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
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
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說仿周人明
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
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之屬則
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

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曰祧此傳云世室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周之世室也言武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中與或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辰嫩魯倫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祭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淸廟毛詩大雅序淸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冏命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卽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君降立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駙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卽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裸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朝諸侯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淸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興此徵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賞爵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以爲周公之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注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養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

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子子適人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惆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歲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謂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淸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奉以記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冊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者二十四并五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周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

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注周公至大○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管蔡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東征三年而畢故書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周誥大誥云予惟以爾東征是也周公東征之時成王未知周公之心以爲周公將不利於己故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乃知周公之德而迎之周公反政成王而北面就臣位故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武庚以開明保大相禹之緒周公既沒命畢公分居里成康保乂無辜民大和會殊俗交通財利用物通有無作康誥酒誥梓材是也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頒度量則天下大服是也周公薨成王葬之以天子之禮是也周公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正義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

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于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卿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勤然後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成王又云故周公居魯也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牡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郭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周公牲也劉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文伯主用騂剛之國僖亦非踰僭反諸家之說魯非踰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騂剛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踰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騂剛須詩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罪魯公之子也其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瑑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至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殷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川自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天子禮也然則魯以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荷唐之徒據其後倣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瑑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周公牲也劉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文伯主用騂剛天子禮樂之國僖亦非踰僭反諸家之說魯非踰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騂剛須詩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罪魯公之子也其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瑑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至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殷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川自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天子禮也然則魯以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牲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所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云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異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覽涕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尚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不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此天子之禮魯諸侯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公羊義疏四十二　六

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牡也僖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若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義故通之也魯公用騂剛注騂剛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

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疏注騂剛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倘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皐以騂黝傳曰騂赤黍純也箋曰赤牛純也故知騂剛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以辨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牡牛也騂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毛氏經說云騂牡純周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子尊祖今按作子不誤作于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殷祭之日迎牲於廟門之外詔祝於室曰孝子某爲其皇祖某甫以某牲享孝子某爲其皇考某甫以某牲享昭共一牢也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據牲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黍稷在器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即謂之盛此蓋對下詁盛爲新穀也周禮舍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即接盛與

冒也故上以新也疏釋文薦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薦至新也○小爾雅廣詁薦覆也冒義同謂以穀再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濤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幬覆也又云薦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熏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鄭公云熏讀爲薦

覆也舊疏云正以熹詁爲覆若似周書熹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尚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尚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者雅也言新陳穀相粘而已故疏略與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廩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羣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顧書義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廩臧穀鮮絜也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廩正同何云廩少鮮也頤炤桑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經曰世室屋壞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棻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熹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熹爲冒疏謂熹詁爲覆若祠書熹以黃士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熹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棻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熹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熹爲冒疏謂熹詁爲覆若祠書熹以黃士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熹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棻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熹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熹爲冒疏謂熹詁爲覆若祠書熹以黃士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熹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棻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熹曰廩蓋別異其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廩公熹者謂下故上新名尚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引郭注或說云即倉廩之廩故謂之廩廩者連新穀財得相連而已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傳寫之異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言廩廩也廩物可於惜者我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

衛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檢露睡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朝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特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己丑晉盟後卽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己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范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迂勞于棐林大事表云卽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斐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賞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賞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賞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注賞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賞之乎集解賞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賞詁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賞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賞見其義爲時兒賞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賞正訓所卽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賞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綍矣謂有時助執綍也墨子節用篇

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嬴之圖章昭注嬴所也釋名上嬴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嬴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侯伐鄭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卽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卽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卽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咸但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結平事見左氏傳毛本於改于非

子汝棻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

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三　一

篡弒作簒殺音申志反下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者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說是也包氏慎言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弒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爲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恒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推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嗣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六月書癸酉月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卽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疏之二十九日杜氏說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嗣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

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卽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疏之二十九日杜氏說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嗣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

盾制之然是以
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卽彗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注狀如至之爲言猶茀也○注狀如彗○疏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卽彗也穀梁傳孛

爭災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蕭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鬧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孛星之芳氣孛然也殺梁注引劉向曰弗星亂臣之類○注譬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也魁爲璇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司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伏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閻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第五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衆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昭公十八年齊弒晉趙穿弒靈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斷於外則上陵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再弒爲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探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覬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收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人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名人失名人入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郯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精符云孛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實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注云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

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孛彗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閎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彊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侯伐鄭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鄆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七年宋弒杵臼十八年齊弒商人子卒莒弒庶其皆是也

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也
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傳穀梁作捷貫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其言弗克納何**注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

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注據言至立辭○彼納頓于于頓爲入國得立辭此言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疏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爲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彼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納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注據伐齊納糾不言弗克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接菑于邾**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矣**疏注沛有餘貌

有餘稅○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釋詁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亦同也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穀梁傳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傳曰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晉出也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袁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注同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柄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菑此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遠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貜且也長按洪氏迈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論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子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毛本爾克誤倒閩監本同毛本爾克梁傳曰弗克納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也捷菑不正也捷菑不正也如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毋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弃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嗇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注不再娶注不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賂路故聘婚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也貜且元妃所生則貜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爲娣媵言矣僖十三年傳成十三年注義蓋皆是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也非注義如左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非注義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娣與二媵較貴賤也雖然貜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貜且正捷菑不正也穀梁云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邵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納也注大其不以

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毛本爾克誤倒閩監本同毛本爾克梁傳曰弗克納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也捷菑不正也捷菑不正也如邾婁人說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己非奪人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文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易爲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甚也經妄之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宜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宜子事爲異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卻缺卑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貶曷爲貶注據趙鞅納趙朔于戚是也彼疏云卻帥帥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

是其義也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疏繁露壬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辞翼入干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與師伐國皆所以惡春秋何不慨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帥無是理也昌為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賢與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柯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昌為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

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頃子繫頃也按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繫以邾婁也郤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潮水去衛納時亦未得稱邾君故不稱邾○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傳國何為繫之衛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昌為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鄭段

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頃子繫頃也按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繫以邾婁也郤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潮水去衛納時亦未得稱邾君故不稱邾○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傳國何為繫之衛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昌為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鄭段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為後齊脅曾歸其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弒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統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脅歸其喪即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為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

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致仕以大夫禮葬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奔莒絕之不當卒茲卒之故為內諱文使若尚為大夫者君有不絕之義去者君有不絕之文也文昌為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注據弒其君之子奚齊也疏注據弒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弒未踰年君不言弒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據以難○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弒成君未成君名者憫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弒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據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也

也連名何之者弒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據弒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弒未踰年君不言弒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據以難○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弒成君未成君名者憫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弒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據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

恐舍緣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弒之疏通義云已已商人也已已乎其位而實即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即舍立乎其位而實即

弒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過稱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弒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弒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來奔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侯使之也

執者易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事至是也○見昭二十具下

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

公羊無傳其爲衛奉國事至晉明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爲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是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單伯之罪何道也**

注也惡乎注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注乎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爲昭公妃單伯爲天子大夫魯請叔姬與公穀異**然則易爲不言齊人執之**注據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注據夫至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

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至梁疏云王則問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按內辭者爲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爲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不書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齊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爲魯諱道淫何爲又起之與○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

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爲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微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秉政○泜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爲人君之戮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剜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

以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聘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六年皆云宋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下疏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簨一名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郭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郭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俊可以糞除也古稱之僅存者今按史記酷吏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詁云簨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與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簨與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益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簨與也峻與筍簨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與皆去聲亦作畯與筍也○注爲叔姬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詁云簨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與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簨與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益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簨與也峻與筍簨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與皆去聲亦作畯與筍也○注爲叔姬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筍從曰處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樹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士冠禮設扃鼎亦謂之扃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詁云簨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與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簨與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益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簨與也峻與筍簨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與皆去聲亦作畯與筍也○注爲叔姬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筴與前韋昭曰輿也是筍亦與牀其制雖章注與上當有筴字說文云筴竹輿也漢書嚴助傳乘輿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陸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蹙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如師古說是轎爲輿牀卽今之肩輿也按梮輿牀也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以爲如今轎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卽虜轎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轎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梮作梮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日之無論敖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韋郭三家之說或如淳長牀名長牀人臥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與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板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虞之筍攻工記梓人爲筍虞鄭注樂器所縣橫曰

筍從曰處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樹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士冠禮設扃鼎亦謂之扃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詁云簨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與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簨與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益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簨與也峻與筍簨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與皆去聲亦作畯與筍也○注爲叔姬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公持節問賈高簨與前服虔曰簨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

其君處臼齊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臼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愍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

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舊疏云正以內至至也○舊疏云正以內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愼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嫂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爲體有功于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公羊義疏四十三

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賜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卽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辱耳聖人目覩時變舉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包氏愼言云六月乙丑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爲難通義云晉強而蔡

無備至日卽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土書與甲寅同義疏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人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土書至同義○卽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莊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盖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也按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盖誤閩監毛本作日據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明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

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明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偵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據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閔有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甚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兒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爲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今與云鄭本宋本毛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爲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爲齊所惡而來歸之齊人即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于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爲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爲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爲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遜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平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

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鄭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即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篇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弘廣雅釋詁云弘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

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維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郭作維篇曰郭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方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折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入郛書乎曰不書**疏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是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侯魯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

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加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兵蹂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問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據之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故

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及得與盟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不及而更言齊侯不及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

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
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先王敬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故云鄂本朝作朔云公羊作犀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据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譏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

也疏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殺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爲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注据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是也者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舊疏云即鄭氏云自是公四不視朔也○注有疾至朔也○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諱始猶不顯言公始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諱始猶不顯言公始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先王敬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故云鄂本朝作朔云公羊作犀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据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譏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左氏作鄑丘穀梁作師丘鄑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齊丘故賈氏云公羊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鄑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云公羊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薔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鄑丘者也秦伐魏取鄑丘謂是邑矣杜云鄑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鄑新鄑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鄑丘漢改爲新鄑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鄑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鄑城也方輿紀要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鄑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薔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鄑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何如傳黃金犀比翅策作師比

薔薔犀鄑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讒臨民之漱浣疏注莊公至漱浣○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讒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讒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應是一地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時但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既成爲郎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毀之譏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疏自非兩譏卽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疏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

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加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加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土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鄖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尚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尚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曰爲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亦不見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朱人弒其君處二年陳侯名亦作處曰朱作杵曰公羊此及僖十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左氏穀梁作杵曰史記宋世家亦作杵曰公羊此及僖十

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注賤者至稱人○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君杵曰者宋昭公弒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稱人掌正乘之政帥甸徒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稱人帥乘改而杵之乃不士謂之賤可以君稱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內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昭公弒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爲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弒君其賤侔於隸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闔弒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闔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弒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犯軍法者斬娶殺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弒君不月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

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公羊義疏四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

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是戎狄春秋外之作前以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解之而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左氏或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踊貴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詞刺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穆公能變何爲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爲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

得引以爲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以康公之失近削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羊爲主公羊既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爲訓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

異齊人已君事之宜當坐弒君〔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師歜與其黨乘閽已前見宋昭無人例也商人纂不去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稱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纂不去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稱是賤者稱道未有見也又纂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弒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弒君○校勘記云齊人已且當坐弒君閻監毛本同郝本且作宜當據正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弒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弒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弒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爲君齊之臣民已君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弒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弒君舉國

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弒君臣子宜討既靦然事之則宜成其爲君今而弒之當坐弒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

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通義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忽不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遂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濟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

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

日疏注據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何隱爾弒也疏釋文弒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弒弒則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弒而日故據以難不忍言也

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舊疏云正以子般爲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

故也殺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妾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媽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弒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寧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爲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嬰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惡立俀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于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享之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之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加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弒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懼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益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注據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據莒至密州○即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

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葬例引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眾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眾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略之即定三十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眾是以何氏云不書閻閻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之者是也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三

子汝荪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南菁書院

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名接又作委公子母敬嬴證法善問周達曰宣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俊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俊是爲宣公徐廣曰俊一作俊何氏以宣公爲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娶文公之弟也劉向習殺梁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過歸伯之哭也孫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叔於昭穆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叔於昭穆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父是宣公爲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誤字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如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禮喪服陳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爲親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傷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

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逆使卿者宜譏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以貶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弒君大惡之故譏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舉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逆女固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己巳逆女上尚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于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卽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

不嫌莊公不能貶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而無通私行之義故但書履緰來逆女故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緰來逆女而已此事不公子遂逆女于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止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也皆非公羊義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疏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當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曰其不言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　疏注據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據僖元年經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　夫人貶曷爲貶　注據俱至也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略之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　注據師還

也　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同姓何善辭也此滅同姓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據爲難是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　注據俱有諱義　疏注據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　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　疏又云夫妻胖合也集韻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證知義云服子愼曰古者一體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得不從故傳以貶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之義○注去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閻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卽僖元年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

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書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難重亦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　注據桓公夫人至不稱婦　疏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有姑之辭也　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遂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　疏詩衞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婦亦有舅姑其實婦亦言之之辭也舊疏云躋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子下錄之辭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昏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非二十四年注云二十四年夫人姜氏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

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凶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留注是是衛疏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焉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衛焉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此其爲近正忝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剡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

緊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囚是也白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舊疏云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未絕也故傳曰何以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舊疏云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也注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月而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也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未絕也故傳曰何以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舊疏云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也注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月而反其國爲舊君服齊衰三月也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未絕也故傳曰何以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舊疏云大夫士去國之

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
也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
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非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盍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平疏鄭注云殷人既葬而致事者居三年喪者居廬既葬除喪服而反職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者居喪次亦不可奪親也疏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恩深義重故爲之三年也天子諸侯絕期者屈至尊也大夫三月者分至卑也士逾月者稍減也庶人卑賤事業重故三日而已也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以至三年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義而制節者也故天子崩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逾月而葬同國至庶人三日而葬同時至其哀痛之情一也是以貴賤皆竭其財盡其禮然後盡其飾也是故天子之喪動四海之內皆來會葬諸侯弔隣國之君使大夫弔士相弔庶人之喪使其族人知之然後動

凶服不入公門故也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冕殷曰冔周曰冕

禮所謂皮弁冕弁也所以入宗廟疏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葬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殯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絰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者弔服加麻弁絰者變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葛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絻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絻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

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亦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烏獸之皮冒而句頷皮弁象之詩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取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尺六寸廣八寸續麻爲之長三寸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二寸廣八寸前後有旒旒各十二玉十五采貫之其冕上覆下小前後垂旒天子以下皆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皮弁用之於田服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頌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以征彼疏云即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夏后氏收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也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爲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而祭于公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之冠矣燕服爲朝服于廟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冕者俛也俛不得冕名也故不得冕者俛也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弁下無旒及前後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云爵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云爵弁如兩手相合上任氏大椿弁服釋延之覆在上後平下無旒及前後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之如殷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弊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王

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也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爲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而祭于公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之冠矣燕服爲朝服于廟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冕者俛也俛不得冕名也故不得冕者俛也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云爵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上任氏大椿弁服釋延之覆在上後平下無旒及前後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之如殷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弊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王

度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無旒覆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無旒覆也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黃帝堯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請禮私記云爵弁者周制以弁例之殷士祭服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弊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王

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文公二年傳衣服與頌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老聃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夏后氏收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也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爲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而祭于公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之冠矣燕服爲朝服于廟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冕者俛也俛不得冕名也故不得冕者俛也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之如殷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弊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王

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文公二年傳衣服與頌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老聃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夏后氏收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也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爲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而祭于公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之冠矣燕服爲朝服于廟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其家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冕者俛也俛不得冕名也故不得冕者俛也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爵弁亦以俛爲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俛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韋弁與爵弁例之如殷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弊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兵事使之○疏記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也期練之後亦當以其時有練冠麻衣縓緣之事不顧私恩權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不顧私恩權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其時有練冠麻衣縓緣之事

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趨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爲命云鄂本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待放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疏〕注閔子騫以孝聞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帶婦人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除乎帶○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絰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絰除而布冠冠缺項要絰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彼論卒哭之後并首絰變者或亦權禮與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注〕既事

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疏〕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禮記王制云必即天論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即近也○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閻推釋詁悅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部注引尸子曰戎不即尼而來遠是即尼近亙爲訓也又僖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部注引尸子曰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閻推釋詁悅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部注引尸子曰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閻推釋詁悅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部注引尸子曰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政以王事歸投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解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言古者又逆順不論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疏〕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絰而服事次則謂君

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遲順不論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曾取之不書〔疏〕○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爲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

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其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公故以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爲長○注故稱人其國辭○舊疏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竊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據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入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

難之爲弒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

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詩受賂也川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注子赤至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校勘記浦鏜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

也罔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向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路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賕之條增賂齊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賕之由齊臨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而坐者由齊而坐之賕之餘故衆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杜注法者坐贓論不杜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則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杜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准杜法論不杜者准不杜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曾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此爲篡嫡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白取然葢彼爲伐國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

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百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葢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左氏穀梁作棐林斐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葢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葢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洧水篇華水又東逕棐城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相璠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則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乙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通義云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師也○正以四國實爲趙盾所會言會趙盾明盾爲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新城之

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師也○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衞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揮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陽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爲盾所會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宗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文玉篇引直謹切又直久切廣韻引徒紅切又直冢直弄切柳二切引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也又音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內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邴之爲歸祊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殿蛇夫童之爲鍾犀丘之爲郳丘之爲

帥巳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尚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先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鹽鐵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柳字之訛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鄗之閒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爲說耳秦之與國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僅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故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級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賈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貶乎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眾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疏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眾人宜稱人以閔其眾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

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

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皋作夷臯玉篇犬篇猱胡刀反犬呼也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皋無注皋讀爲宰嚎告謂呼之入山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龍馬其狀如鼠而兎首豪其身其音如猱犬初學記引作嚎大知猱嚎皋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嚎咆也猱讋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弒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盾爲司馬聆而以穿爲戚潛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弒君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取後世未可知也況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日之入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二

南書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據食角不言之〔疏〕〔注〕據食角所不言之○成七年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緩也〕〔注〕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宜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疏〕〔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問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爲言之問辭也若在句中則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爲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宜之者皆是緩辭也傳於執

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也衛侯之弟鱄蔡伯之弟鍼稱之者放其緩之得逃災敗大國稱之者取其大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矣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蕆栗宗廟之牛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匿霖昏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譏未知與劉輩同否禮記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麗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則損以此觀之同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己國五十有餘皆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
君之滅者何曰之有哉留宣逢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
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也曷爲不復卜〔注〕據定十
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據定至卜牛○彼經云鼷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養牲養二
卜〔注〕二卜語在下〔疏〕既以后稷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
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帝
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
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
禮記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
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曾書天文
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亦
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
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
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
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
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中天神圖
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
公羊義疏四十五　二

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
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
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北辰之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
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文
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曾書天文
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亦
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
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
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
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
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中天神圖
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

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間復
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
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
云扳引也又選謝靈運遷舊園詩賓弱易扳攀注扳猶牽
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享
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具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台時
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
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養即定十五年牛
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
氏以爲凡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
當二卜也
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
以充其天牲〔疏〕注牲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
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清除
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郊事對云帝牲在
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
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毋便鄭氏郊特牲
記郊天用騂犢之義又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
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
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
公羊義疏四十五　三

天子諸侯必有養獻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
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
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
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
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
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
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
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
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卽庀
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
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爲其可以改卜也故傳
月然後言牲之變也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至尊帝
牲之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
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
謹案此謂既扳稷牲爲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
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
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月若牛死又卜則
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
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疏〕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
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
以別事天神與

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卽大夫之索牛也郊則曷爲必祭稷〔注〕據郊者主爲祭天〔疏〕注據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爲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郎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譏云唐五廟宂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閎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嫉簡吞卵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卽且夫蒲盧之氣姬姜蟲成爲已

子憑乎天氣以人之綿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預宮注先有事於預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者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何龍氏配社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據方父事天〔疏〕注據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白內出者無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上帝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曰上帝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

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蒼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饗禘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大饗者偏祭五帝郊祀注言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武王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者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之先祖則靈威仰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之于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卽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也大傳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帝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

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牲不吉則改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即不郊亦得正也設梁傳曰事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葬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祭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過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左氏作陸渾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字陸字从光光讀爲六故睦亦有六音本當爲酋即古文睦字睦字从坴坴讀爲六故睦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嬴姓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年傳曰陸渾之戎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五　六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大事表云狄白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即狄有亂以後其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入年偕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睔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疏〕注葬不到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即隱三年傳所謂日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月及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稍卒（疏）通義云秦其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為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訛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族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日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舊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道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曰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如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為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注據當舉至為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寧爾與齊衰期王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閫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於固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寧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于諸侯之家則不得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歸寧大夫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尊禮重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為婦甫嫁遽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法鄭氏玄之說出於左氏左氏無大夫冠禮而引何氏齊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玄之曰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冠義云無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纁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卿大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云曰之不遠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言不肅雍王姬之車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皆有車馬自乘其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來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十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上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於士禮三月廟見之中乎不得據為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之中乎其送迎之盛備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自美其送迎之盛備不得

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外也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

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鶼鶼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蜮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鶼注似兗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專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讀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同體隔

公羊義疏四十五　十

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棟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恒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閨雖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據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疏通義云春秋記王者誅賊有幸免于誅殺者雖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亦絕不復見樂書是也輒遂克之腸難討不當罪要白以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按傳據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羅不復見故據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罪遂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隱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遍禁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異也公羊義疏四十五　十一

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子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也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弒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弒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山大夫不外娶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弒君見其特行弒事爾　**親弒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疏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義遠近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臣子也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復見猶曰賊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書葬何以復見非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復見也而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所之復

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貴而論是非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誅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孚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辭號乎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台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父嘗藥故加之弒君之宜誅也子不嘗藥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君可知內諱弒者爲尊君也與止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弒者不討賊者乃加弒君其義廢背上不臣算弒覆君者多而有明之盾不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嫡枉世而直之嫡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罪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弒之義述則穿之惡仍未得揜衛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竄弒誅死之罪其不知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弒君之罪載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實皆以善爲之而不敢辭弒而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不弒而討賊而不敢辭弒而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兒忠臣之至於詩世子止見孝子之至何以謂之不討賊注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爲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嫡枉世而直之嫡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罪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弒之義述則穿之惡仍未得揜衛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竄弒誅死之罪其還傳爲入臣于不通於春秋之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弒君之罪載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實皆以善爲之而不敢辭弒而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兒忠臣之至於詩世子止見孝子之至何以謂之不討賊注

據皆去葬不加弒疏注據皆至加弒○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拔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葬不成于弒也昭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則昭爲加弒焉爾謀子逍之不盡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弒者同劍與加弒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弒是同而許君書葬皆蠻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葬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疏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傳史孤書賊曰趙盾弒公通義云此皆史所古趙盾弒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弒其君可知內諱弒者爲春秋新意矣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也嗚天告冤疏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無辜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皋也穀梁傳曰天乎天乎罪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皋也穀梁傳曰天乎天乎無罪晉世家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弒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注告天言無弒君之罪故平疏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注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詁云孰誰也舊疏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釋詁云孰誰也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即穀梁之爲也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校勘記出如何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字傳敢如惡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三星隕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卿子爲正卿而亡不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趙盾之罪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書而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何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

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箋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注己己至大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善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不道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毀作登毀情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無富字又出升毀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貴者以齒之文疑誤錄此本疏中引注作物疏中引注作齒按疏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齒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注雖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朝庶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掌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燕朝之宁偏指羣臣若有議論即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迎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故云體異姓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授事以辨官貴賤異位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也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設鄭云紀

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引孫注亦云閨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舊疏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疏引李注亦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閨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閨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閨注宮中小門謂之閨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閨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閨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閨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在寢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閨與大門似閨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閨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說文門部又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竇注圭竇門旁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竇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閨即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人其閨是閨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朝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貢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

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即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朝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即此朝但何君以閨門分內外見荷奮者遠從閨出不必閨門定在外朝內朝外也趙盾曰彼何也夫奮曷爲出乎閨〔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奮乃言夫奮者

破碎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惟俗字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旋反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即本此君責己以視人立義盡公欲以視人適趙盾故因欲即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了導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簽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爲正卿則稱大夫辭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經義述聞云疏不說文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赫也赫然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躯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赫然已解謀與赫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倡倀子相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倀子相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躯拉女幹云故何以赫然爲文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即支解法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宰夫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兼有膳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賈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其長亦不必即其人內外饗亭人等晉靈所殺亦宰之事何云若今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官宰人與膳宰而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魚我所欲也此說文采部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頸或从足从頃釋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擊猶鎩也擊謂旁擊頭項〔疏〕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以待王子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料酒彼注云酌以行葬云酌以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斗味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者亦可挹酒注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即今之羹勺與羹勺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虛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廣森音義云擊音毄字或作撤莊子曰撤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引之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彀擊也擊彀並

音五交反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殺晉世家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載以過朝弃之於路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人前諫嘻者閔二年虞父問之曰諫不聽已久見死人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公望見趙盾恕而再拜〔注〕恕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奄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夫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疏〕○注恕者驚貌○通義云恕讀如恕恕終吉之恕又何焯云恕即自恕席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韋切易釋文亦音山韋反子夏傳云恕恐懼貌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恕虩虩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云君

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曰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爲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爲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爲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荅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吏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爲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亦不常行呂氏皇帝見三公御史大夫起在與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恒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公羊問答云逡巡有作逡巡者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逡遁卻退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卻射禮

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薛傳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逡與巡通巡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倖慙曰逡遁也注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檀弓夫子曰逡巡匿面遵循此賦西都賓髮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恐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隋苗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地也○注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手頭與手平而頭至于手頭與手至地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攜字下經言稽首小篆作諧古文作旨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于手頭與手平而頭至于手頭與手至地首拜稽首與周禮空首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拱手皆手下至地則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向稽遲頓首向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頓首者也按段玉裁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趨而出〔注〕本欲諫君以拜謝知己意與當覺悟故出〔疏〕勸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與當覺悟云闇監毛本與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字成七年注云重錄與不覺寤用寤字蓋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請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寤字當作寤猶吾知所過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靈公心作焉〔注〕作惡貌惡盾知己過〔疏〕注作惡至己過○論語憲問惡焉雅釋詁作惡也禮記曲禮容無作惡貌也亦作惡大元經上階天不惡注惡惡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惡心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注某者至失之○賈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

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麑賊之注鉏麑晉力士晉世家靈公忠之使鉏麑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麑晉力士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焉者於也是無人焉上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上子之門則無人焉者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閨者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曰閨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哉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也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齊大國敵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耐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禦人故不言堂焉者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於堂者注中焉堂者亦於也蓋用段氏說虛氏文弨鐘山札記云下何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

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紹疏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頫聽注頫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履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方食魚飧疏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餔也从夕食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饔魏風傳孰食曰飧然則飧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孰食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趙衰以壺飧從許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孰食矣勇士

曰嘻疏此嘻當爲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入子之堂則無人焉入子之門則無人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云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猶省也段玉裁云此當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之意子爲晉國之大門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節儉也晉世家云盾閨門開居處節謂此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晉世家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闚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麑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槐而死呂

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爲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爲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爲勇士自死也○注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誤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靈公問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趙盾之力士也注禮大夫摯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祇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祁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爲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在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僕人

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白御不參乘辭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簫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耒耜措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而入注 仡然壯勇貌

疏 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作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疑然立自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疑然立自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

公羊義疏四十五

仡然壯勇貌 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作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疑然立自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

疏 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作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疑然立自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

放平堂下而立注 嫌

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 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馬注放依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亦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尺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諸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天子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群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難不見禮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 授君劒之○禮記曲禮云進劒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云澤劒首注澤弄也又云進刀卻刃授顚注顚鐶也是進刀劒皆以首鐶授人不以刃授

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劒未拄云以劒鋒末授之是也監公欲於盾進劒時即拔劒首以劒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疏 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趙盾之車右也晉世家亦昧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 由人曰知之之曰己知曰覺焉

疏 晉世家云趙盾令先丹及鉏○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衛覺焉曰噲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踖階而走注 踖猶趨遽不暇以次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踖本亦作蹐義雜記曰說文足作行作止也從彳從止讀若春秋公羊傳經曰足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足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足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足公羊傳文當本作足與鄭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

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謹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示恪慎也按頷注音蛤玉篇訓爲口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踏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栗階考連步唯公所辭則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故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踏階異栗階不過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四等則右足升一等則左足升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躐階或有過二等者矣靈公有周狗

所指如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周狗可以比周之狗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音靈公有害狗與公有害狗謂之獒同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菑厥害菑云周狗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通菑比周如意亦足害人也謂之獒注犬四尺曰獒疏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傳公嗾夫獒焉釋文引尚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放山高大者曰敖山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旅獻獒呼獒而屬之疏文嗾服本作唼疏引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呼獒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獒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唼即嗾服虔云嗾唼也公乃嗾夫獒公名獒獒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字數讀若諏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噉耳說文口部嗾使大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使之噉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菑方言獒彼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亦躇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躇階更非郝明逆而跋之注以行禮之歷階可知郝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躐曰跋疏京賦已事而跋注跋退也說文足部躐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躐曰跋也玉篇跋退也說文足部躐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躐者謂以足躐之爲戲也亦作躐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向穿

域躐鞠絕其頷注頷口疏注頷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是也篇引作絕其頷說文頁部頷頤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獒之頤頷頤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台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惕雄長惕賦稽顙樹頷注音蛤玉篇訓爲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疏晉世家盾曰桑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疏也左傳盾曰桑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則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注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鬨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門外如同義殽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超疾走疏如服本作跣而下矣禮脫屨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跣不及納屨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跣則是

堂何須云遂跣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趨作趨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猶曰吾何趨按紹熙本作趨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疏晉世家示眛明反悟疏晉世家示眛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注桑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今近焉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餓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舍其半問之曰子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餓人爲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曩者賜我食而不足於前今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食宣孟宣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

曰君羅吾詩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敝桑之餓人也還閼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餉之再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脊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桃長大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叱蒲蘇呂氏春秋作猗桑淮南子作委桑猗古委字按爾雅釋詁叱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即爆爍詩桑柔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即爆爍之桑爆爍又引倉人曰叱劉爆爍之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敝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敝則暴桑博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懿彼桑柔傳云懿美也箋云桑柔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檿其翳經義述聞大木也蔽即上文木白弊之蔽大雅皇矣正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即詩桑柔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即爆爍之桑爆爍又引倉人曰叱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蒲蘇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懿彼桑柔傳云懿美也箋云桑柔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檿其翳經義述聞大木也蔽即上文木白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敝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敝

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詘道敝諸侯釋文敝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是斃弊並與敝通翳讀曰殪皇矣篇其蓄其翳釋文韓詩作殪後漢書光武紀注殪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敝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踣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大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水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晉之所謂德無小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東觸淮南繆稱訓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譽也生故其人人深趙盾曰子名爲誰

注後欲報之○疏○左傳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居

曰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左傳宣子未出不聞報矣云鄙本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注明盾賢

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盾遂奔舉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鄙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眾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眾也而靈公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是也

趙穿緣民眾不悅起弒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靈公於桃園注靈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熬靈公熬卽殺字殺亦音弒弒釋文攷本或作弒北堂書鈔引作

雨者反乎雨者也故卒至于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眞是非董狐所以爲良史也然而立成公黑臀〔注〕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疏〕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不書者明以惡夷狄猶不書剽立亦惡亦非孔子語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〇注不書至剽立〇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狄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狄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弑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狄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〇取

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卽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四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大旱〔注〕爲伐萊諭時也〔疏〕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大事表云傳云盟即黑壤蓋二名爲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萊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復〔疏〕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不言乃復〇卽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注〕乃難辭也有疾也〔注〕乃難辭也〇說文乃曳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也是也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也〔疏〕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也〇卽文八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恥晉之恥是也校

勘記出乃復弒恥云閩監毛本弒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弒遂誤改此閩紹熙本亦作殺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輸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疏注聞喪至君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哀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反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哀而居不敢以私喪自隨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資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此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即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間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徭聘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人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俟聞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放不至當絕○以放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放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放也舊疏遠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弒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九日書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書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爲禘直不過時祭而已仲遂卒于垂疏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溝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據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注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注據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據以難鄂本無也字貶曷爲貶注據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去氏示貶故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與季友同故亦難之爲弒子赤貶疏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之說曰議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弒子赤者也

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注據翬至中貶○即隱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據翬終隱之篇貶四年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曰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十年夏翬帥師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據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注此解至赤也○即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尚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嫡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

娶嫌爲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文若爲喪娶貶弒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即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即書云公子遂如齊侯于平州公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公遂矣閻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是也上無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復貶之矣彼慶君命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弒而於宣貶者正貶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之諸見之處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公也○

摝之後則出迎牲覩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馬亦作祼皐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鬱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灌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云灌神是灌地之禮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即灌神無二事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爲春秋說文絲衣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爲賓尸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賓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繹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祊之言倞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宮云閒謂之閒門孫炎云謂廟門外之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簡而事尸禮大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止義繹宮云閒謂之閒門孫炎云謂廟門外之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之西室祊又引詩云祝祭于祊祊之言倞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祭于祊之明日繹祭之祊誤胡氏培翬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繹對文按天子諸侯之繹大夫賓尸異者賓尸在祭日繹在明日賓尸於廟之堂繹則於廟門之祊賓尸但有獻尸而不祭繹則又祭故名曰繹又鄉大夫賓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鼏尸俎是也繹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牛謂所以繹者也謂皆禮之異於鄉大夫者鄭注特牲又云坐尸於室鄭注謂朝事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繹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鄭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賓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乎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上之下當在祊熟之後是也祭統記祝于室而出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祊熟之後是也祭統記祝于室而出直祭祝於祊即此禮器云爲祊于外注祊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於東方疏有司徹以索祭祝于祊爲祊門外之西室祊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祊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上之下當在祊熟之後是也祭統記祝于室而出直祭祝於祊即此禮器云爲祊于外注祊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於東方疏有司徹

欲道今日所尋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形形然故曰据昨日道今日乃是追近而不尊故曰實意也按雨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泰殷周之禮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奧坐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室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卿簉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天子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公爲尸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異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褻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祔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尸必以孫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益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族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祖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凡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坐尸但有上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神嘏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也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

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則有羽矣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言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也羽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盾也書傳云干盾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大雅皇矣傳曰干扞也禮既夕甲盾干笮注干櫓也周南兔罝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亦樂何氏解詁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籥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注羽籥所吹以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籥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籥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象文也周禮春官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樂萬舞以鴻羽取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據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據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惠氏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注春秋傳曰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人藏之可知按占人云納焉馬以度而去之公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謹

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解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兩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士鼓黃悍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葢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頌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衍誤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也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義誄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姊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繹○校勘記云郭本盪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據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盪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及襄十年衛卜禦寇解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以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嬴氏顧氏炎武曰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自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蘇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公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

齊師白狄伐秦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今之花苗紅苗黑獾獾白獾獾各有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蓼疏穀梁蓼作鄝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杞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蓼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音了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鄧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文鄝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固始縣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鄧陽宜

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內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大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九分八十一秒益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五年傳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內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剔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勝晉鄭伯內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大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九分八十一秒益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五年傳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內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剔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

勝晉鄭伯內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大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九分八十一秒益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五年傳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內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剔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

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閒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古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慎言云左氏作敬嬴古頃敬同韻包氏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疏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嫁人繫姓不繫姓氏楚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麗能狂歲繹至春秋時熊惲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鬻名熊子孫以熊爲氏也鬻从鬻米聲蓋卽羋字錢氏坫說文斠詮說也楚女說文說或稱羋左傳文元年江羋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僖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嬀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曾僖公使用爲嬀而乃遷至日中而葬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其卽頃熊與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遷宿又遷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枢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注問定至克葬○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本監本吳改吳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注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孝子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員雨而葬亦是不孝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簡臧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爲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詞也

易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者外而淺下吳日畎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僖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急辭也急瓜之辭也又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又云乃終武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伐柯而多爲憮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吳蓋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訒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注訒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氏意似訒者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不忍於其親而難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堲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沒車之藏衰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七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七弗許而惠子止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亡爲澡水韜王季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

城平陽疏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所取水經注洙水篇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

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爲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

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西田○卽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月也桓元年注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爲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爲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爲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爲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爲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拔禮妾母無服貴妾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於三年之中爲之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稱子不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譏誌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鄭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所得合下葬之數若不三年則祫祭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

議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當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祫祭之數無庶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而簡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相子之言皆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相子之言皆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本游夏諸賢其言皆閒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正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慕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

公至自齊

夏仲孫茂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莒子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卽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昌

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疏）注亟疾也○閒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賵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葬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或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

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兵自文七年取須朐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末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壬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壬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哀錄矣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通義云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疏注據陳侯鮑卒不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六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

故地也注起時哀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疏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又十九年晉上匄帥師侵齊至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說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考就左傳引孔子語傅會爲此泄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即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諫效卷懷閒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敎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之語也不爲得罪名敎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敎之所

于汝莘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宣十年盡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據歸謹及鬷齊已取不言我疏注歸至言我○釋文作傳云本又作傳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作傳按良人年夏齊人取濫及傳冬齊人歸謹及傳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據以難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據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據有俄道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據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頃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謂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據意不明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而不知其然也言語許取之也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

猶曰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因惡齊取濟西故貶不言至取邑者正以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宣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是也歸物

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異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麻爲刀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情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卽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故注云是後楚莊王奪屈服强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四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戴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子與國子相王室莫逆於心其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日月之十七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七　二

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生穆伯繹穆伯生沃沃生野入世孫夭夭生杼按天見僖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宋邑疏注據齊至奔名○卽隱三年宋邑○卽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

答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宋邑○卽隱三年宋邑○卽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

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爲宋邑矣貶曷爲貶注據外大夫奔不貶疏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尊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幾世卿也卽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當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僑之曰云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國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其族令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通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是不繫五子之辭獨以易下繫拼六子之病乎左氏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異可解顯卿不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以蘇氏糇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難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稱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劉氏箴膏肓評曰卿歟故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卿歟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不宜躐登卿位也於詩書之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點陟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公之名見乎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祖父之名待祖父之稱何由知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詩書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弑也見不當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偏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眾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癸巳慎言云五月六月宋師伐滕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包氏慎言云五月癸巳月之十日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為難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稱弟者先君之母弟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疏)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取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頭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雖尊內亦得言弟故曰體親也○舊疏云以其禀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鄆(疏)左氏穀梁作繹按鄆字廣韻在繹廣韻在二十一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則繹為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鄆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鄆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獲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鄆事見上年冬九年秋取廡與董劉呂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刺譏當世矣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滅開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乙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勸而不賓舉祭以薄樂

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佩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窮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興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儀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也水經注消水篇消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葢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連故也經書魯官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徵舒見下憂中國即

斥討陳
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欑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下入陳稱子（疏）注據下至稱子○卽下楚子入陳是也貶曷爲貶（注）據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諱按蔡人殺陳佗從注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繫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弒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係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爲不與（注）據善爲齊誅之（疏）注據善至誅之○卽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稽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據以難　實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億四年傳稱人而執卽討賊同文舊疏云正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不言執以見此無知皆不言執傳其外徵舒於陳殺夏徵舒入陳殺之得正沈氏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

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

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人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也惠氏士奇春秋舒因縣陳而有之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

○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人之田固不直矣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若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爲纂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爲善其納公孫寧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爲宣作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通義云據刺及接留君○注據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之等皆納使爲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爲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爲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信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雨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疏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據惠公殺里克弒其君卓子葬疏注據惠至子葬○即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不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猶甯儉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讐不復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讐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恕陳臣子無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書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恕辭一則泄冶有罪有以為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

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泛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窮盲以為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儉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羊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即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邲水即今之汴渠水於此又兼名邲即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個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為無敵之敵是也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注據城至敗也○即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疏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惡晉也但作一句連讀之通義云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尊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傳意似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甯得殊之既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者不與楚為禮疏子玉得臣楚之驕蹇敗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莊王伐鄭勝平皇門注勝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

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非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衰子使新稚儉子伐伏勝左人中人孟于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郯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爲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人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路注塗方九軌曰達郭注爾雅云交道四交道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又作祖是也說文祖訓衣縫綻則祖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祖衣縫也說文祖訓衣縫綻則祖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祖衣縫綻則祖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祖衣縫綻則祖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祖

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麗於牲卿大夫牽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脂膋又祭統云鸞刀以刲取脂膋以與氣也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鑣入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制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豳傳曰在軾曰鸞和在鑣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壞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血良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已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舉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厎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鄔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抑風曰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亩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虞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从𠂤𠂤亦聲**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習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為輔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其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武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涧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舉其重者言之境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磬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埆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梗謂之磽埆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境埆注境埆讀人相境樣之境境埆疊韻字單舉則境亦訓埆淮南修務訓肥境高下注境埆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境薄也境埆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耋作耄○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耋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耋故下云或者此耋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耋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云

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說耋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也按爾雅釋詁耋老也詩瓠葉云幡幡瓠葉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云幡幡瓠葉在下之人采之烹之以奉其上君子有酒則酌而嘗之以報其下是嘗爲報也此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而伐之微無也言略至乎人微無也言窮人彼無也言貧賤而伐之是微爲無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而伐之微無也言略至乎人微無也言窮人彼無也言貧賤而伐之是微爲無也

公羊義疏四十七

公羊曰祖擧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君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俾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君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俾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

日旗錯革鳥曰旗注旄首曰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曰以麾左傳桓十年齊子載其旌以先衞世家作益其白旄以先然則白旄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侯伯繅藋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衞分以少帛旃大夫帛旃士建物於竿頭以令衆者也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注諸侯畫交龍於旂統云請君之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卽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旟郭云

○注徼巡至於此○通義云徼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遶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而伐之微無也言略至乎人微無也言窮人彼無也言貧賤而伐之是微爲無也得見君而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猶無也言寡而伐之微無也言略至乎人微無也言窮人彼無也言貧賤而伐之是微爲無也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徼至於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卽彼不過謙不斥被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拘單退舍何訓徼爲小而加積言語又云積小言語三字始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卽丑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玲此喪人四句遂使徼至乎此文義不明益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以徼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卽彼不過謙不斥

此謂全制爲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葦爲之置於庵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於庵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上眾旗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卽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旄牛尾著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旌旌精也繆說文云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云注旄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其形縈縈然也故謂之旌也注旄竿首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有精光也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之綏已以旄翟羽爲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爲旗旗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左右撝軍退舍七里疏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撝之注撝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麾也從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許以旌旗釋麾字作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麾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戲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麾圍同部字圍正字麾假借也麾也莊王卽持旌以左右撝者作撝以旌旗指撝撝者當作麾也撝爲別一義蓋以手指撝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逝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卽退次於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此傳不必謂

三十里也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諸大夫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死者數人斷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斷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疏閻本同監毛本斷改斷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斷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斷漢書揚雄傳跋屣與斷注斷破析也又嚴助傳斷與之卒注斷析薪者斷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弼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厮謂之娠注女厮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斷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斷其實斷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斷徒馬圉注斷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斷賤也廣韻斷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斷徼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斷徒十萬索隱斷養馬之賤者則斷與扈同矣正義又以斷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以爲防釋文芟作艾穀梁昭入年傳艾蘭以爲防注大艾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亦宜然也役者說文殳部役戍邊也楚辭大招云不獘役只注役賤也周禮雜役釋詁云役使也孫子作役謂注養二人主炊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斷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賁養卒蘇林曰賁取薪者也占賁與斫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屠閑也傳言鄰屠樂是也漢書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為弟子都養以為無家女行貰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亨作烹俗字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序雜事篇今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鄭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

四方注杅飲水器疏注杅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杅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杅是飲器也杅慢也○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不赦不

行兩輸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

恥不能早服也疏是衍字若今食文有孟飯器也杅字若今盥孟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之杅又之杅又呂強傳注孟椀屬也亦作盌禮記玉藻出杅注杅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杅為桮盌為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杅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盂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杅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注並云皮虎豹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云乘皮設注麗皮麋鹿皮注皮鹿皮是皆掘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裂也○國策秦云則是一舉而壞韓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

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亮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為壞襄二十一年傳而杅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餘○通義云杅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蔽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致有損喪因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

得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孜說文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娶其人而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

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順杅皮疏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不赦不

告從注從服從疏

詳注善用心曰詳疏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祝履考詳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不赦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含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也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

猶無有日疏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苞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為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楚已服鄭而還晉聞鄭已及楚平桓子欲還人盟子良山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

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勒民焉用之惟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厥子謂桓子曰盍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國大眾彊疏師老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彊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斷役死者是疏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晉語云振廢淹滯經日月忽其不淹也注淹留也留故久晉師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斷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勿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斷役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勿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晉語云振廢淹滯經日月忽其不淹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斷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

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爾雅釋詁云立成也左傳云楚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爲天下笑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晉師既濟王欲還隨人斷後楚師擊之王曰不可楚人謂我懼我也必渡而擊之師還者半矣乃濟而擊之大敗晉師於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人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復於晉侯請死公使反命於軍曰子無死國有大慝子其圖之對曰臣聞命之日三軍之士皆重其生而輕其死今臣奉命以來而喪師徒以重其罪臣之死不足以塞責君其圖之臣聞命矣敢不承命遂自剄於軍門軍吏以其頭獻於公公使人以枕尸於軍門三軍之士皆哭聲動於天莊王聞之曰此何哭之不哀也對曰此荀林父之所以治其軍也其行視下高而進退有恭其政舉而民從其法其事成而衆說其賞中而士樂其治其臨敵也進而不敢退其見利也讓而恐後其聞命也受而不敢廢其見敵也義而不敢犯其受賞也分而不敢專其受罰也廉而不敢貪其治軍也上下和睦而相親其事君也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其與人也恭而有禮其接下也寬而有容其使衆也均而不偏其行身也恥惡而不爲其事上也忠而不貳其有罪也伏誅而不怨其有善也歸君而不伐此數者君之所以霸也今其將死而三軍之士皆悲其死而不怨其賞

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水作汸方言云方舟謂之潘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潘舟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潘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飲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鄘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爲湘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湘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爲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說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舟之事未引其例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名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之義滅例書月卽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伐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令之還師而伐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氾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山東通志清丘山一統志清丘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沼海上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以之

宋師伐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

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子汝莘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錄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赴告故書日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疏注月者至食之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錄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赴告故書日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疏注月者至食之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錄臣子尊榮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左氏穀梁作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卽上十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葬曹文公疏通義以上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
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注宋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卅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善成其善也殺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

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鏜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上楚鄭平不書疏○卽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爲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大其平乎己也注己二大夫疏注己二大夫○舊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何大乎其平乎己注據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疏○卽上十二年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反故據以難莊

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舊疏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卽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

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於是使司馬子反注據上至不書
也乘堙而閱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校勘記出閱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閱監本同毛本閱改○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閱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堙上城具有據左傳晉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轅轒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堙與此義爲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以望敵軍兵法作堙訓爲塞引書鯀堙洪水今本作堙與此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附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罷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彖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吼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曰何如注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左傳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俶眞訓析爲破也○注析解也說文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雖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吾聞之也圍者注古有兒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拑按紹熙本亦作拑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牀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

酒貽積注珠以粟米飤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拊勒鞬鞚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拊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注柑字皆當作拊說文竹部箝籀也从竹拊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拊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拊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謂也又五行志注拊箝也又江充傳注箝口如鉗故曰拊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絨束令不得脫蓋拊箝鉗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爰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口从口含一象口之止馬則銜之故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拊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所銜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中非是拔注意秣本飤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注猶曰何大露情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卽誠實之謂也韓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馬注矜哀也引字統云矜怜也一曰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也書呂刑云矜庶戮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幸疏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生注亟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懇以其眾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而無不幸災樂禍也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子之事也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以情告子使元以病告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曝已諾注許也許卽受語辭也文選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疏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爲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誰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卽訓報故云反報也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疏毛本子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何必區區獨守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禁止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爲狀辭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絕子反語疏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疏注更命至去計○左傳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爲異說文宀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桓園注舍居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訓舍爲止韓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于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爲莊王語非何義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玉篇虫部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于反而意仍不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注欲徹糧待勝也○此亦乃道王本意終非舍而止疏注欲徹糧待勝也○正義曰何氏以意測之通義云繼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徹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注欲徹糧待勝也○正義曰何氏以意測之通義云繼舍而止蛙其德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徹糧待勝也亦作皆其稱人何貶揭爲貶注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議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王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正義曰春秋傳顯志賦云揆事考實莫近於書鳴術傳顯志賦也東觀記作讖書鳴術傳顯志賦云揆事考實莫近於書鳴術傳顯志賦也東觀記作讖書

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閻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壯于可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譏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于所稱皆天下之常語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修之義也夫曰懲而體失其容心懲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懲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宋莫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是以心駭曰動而違常禮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人相食驚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已也華元以誠告于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注大夫至下也○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其稱人何貶揭爲貶注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議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王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正義曰春秋傳顯志賦云揆事考實莫近於書鳴術傳顯志賦也東觀記作讖書鳴術傳顯志賦也東觀記作讖于反於彭城分注嫉妒忧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嫉妒忧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嫉妒忧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

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據其滅稱氏〔疏〕通義云據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據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潞子之爲善也躬〔注〕躬身〔疏〕經義述聞云諸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段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

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離狄而歸黨以爲其疾夷俗也是其進稱子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醜同中國當書晉師滅潞氏矣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疏〕昭六年左傳女叔齊云君子謂叔向於是乎能舉其類矣又二十六年傳女寬亦云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爲相親愛之義故顧雅仁庾撫有也詩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大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體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乎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歆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諸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

上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毋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王季子故起其稱伯仲也其字故起其稱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酷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爲下所提擊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願○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稱人顧弒君重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弒君必至尊無有弒理不必假降之稱人矣

秋螽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

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三年秋螽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螽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卽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八　十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牽疏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疏云閻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二年用田賦是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疏注至公田○下注云一夫受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故無遠役少賦暇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愼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勘殷人七十而勘勘耤稅也從耒勘聲周禮引作莇莇卽以借釋之曰以與勘利甿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莇借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勘爲藉杜子春讀勘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勘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勘謂於里宰治處爲勘謂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勘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勘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寶畝寶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勘勘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勘勘耤稅也勘字亦作助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鄭注周法雖助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共道履畝而稅謂之徹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就民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相借力助之也藉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人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僖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即宣公履畝之法杜說所本鄭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有十一而稅足以行禮不誣若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夫爲井井九百畝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也古者扃爲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

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白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數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貢通人之論也鍾氏裘敬堂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是十中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公田是十外稅一也劉氏以一夫之田得百十頃粟而貢十頃是亦什一外稅一國中什一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也古者扃爲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

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桀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孟子告子下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爲長此傳及孟子書傳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引用焉○注奢桀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蠻貊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釋文貉作貊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貊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爲小貉亦泥盡輕於什一即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緜役亦賦也故曰

胥賦益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貊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貪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卽無社稷宗廟等也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幷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淩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與民力役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耦耕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入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

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疏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衍民衍已不病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饉己不獨惠來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頌鼠之詩作也履畝頌頃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頃鼠作是其明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順父刺行人乏而綿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頃鼠作相對所以隱諱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貉滅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

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粟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束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間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遍相倍徙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粟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貢山傳昔者周益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庫井入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一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獲薦無不持藏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不獲薦無不持藏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馬頌聲乃作又云頌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也○注春秋至本也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宜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眾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甘雨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築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諸經中緯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舉頌聲作之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曰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忘晃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顯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婦飢不得食猶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陸賈新語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殷富頌聲興作周公之所以稱聖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不務本而事末也故堯舜之人耕耨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即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名譽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閒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富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是即強陵弱事也彊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我也○閻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井井八百八十畝以供公上餘二十畝以爲廬井邑之居廬舍二畝半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半也按匠人職曰凡治野以土圭測土深正其封疆而溝洫之其遂上以傳遠近旁其道路而溝洫之其溝洫上以傳送逆順而涂巷之其涂巷以達於畿其畿上以傳輸任舍而市之其市以平均而致遠近以商賈而阜貨財以賓客而待羈旅以生道而作民興此之謂九經注引風俗通教以井爲井井田則在野矣非若朝聚井汲水便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皆朝聚井汲水便之處井共汲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井井八百八十畝以供公上餘二十畝以爲廬井一井而九百畝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之入頃入家得入頃入一頃爲入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入家而井田十畝以入百畝以食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爲園又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入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之入頃入家得入頃入一頃爲入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井方

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尚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圃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範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盛不樹桑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得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軿錦未有命者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掘盛益土庶人往往有掘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掘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并不得掘盛矣周禮閭師不聽者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聽故身不得衣帛則不聽雖五十不得衣帛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髦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靡粟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十七十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何以不言八十九十之老者非老者不能衣帛食肉也釋草蘧蒢荻注即蒿也荻字當從艸作萩史記貨殖傳千樹萩與千畝巵茜千畦薑韭等同是也萩之言萩萩然高大貌也荻字或作萩說文艸部萩蒹也荻獾也荻萩二字互訓蓋通用之古多於玉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爲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慺字慺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慺字慺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慺字慺字齊

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頁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諸儒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士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上十人故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并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撰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彊國家毛本彊誤疆禮記王制云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樂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土田休一歲者爲再易中田休二歲者爲三易下田三歲更耕之爲一易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土田休一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三易下田休三歲者爲爰田易居平肥磽也彼注引賈侍中云穀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即此之肥磽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內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引服虔注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趄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內易之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二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三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職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職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一歲更耕曰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辕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尚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者井民廢商鞅制也今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瑣云更耕自爰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瑣云更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居許云趣田易居爰轅逗換四字其所耕則廬皆易之二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轅田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

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委蛇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庫囚獄以上諸項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刨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一畝百步即可造屋三四閒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

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井之家聚集一區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非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以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注八家共一巷○說文巷里中道從邑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衕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按避所韓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即以校名不必專主夏也食可以曰校也詩鄭風靑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凡民間有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周禮載師職有賦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州有序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云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閭有塾記曰塾之言孰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考其德以興其賢以習其藝以崇其道以時合而教之於閭胥教之於塾庸帥之於序正之於朝王太常藏焉博士平等議曰閭三代異名而同實鄉學也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云庠者養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庠可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興賢能以鄉射之禮詔之鄉老及鄉大夫群吏各降其鄉一等鄉大夫降其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鄉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禮記王制篇亦言鄉遂異制而同實鄭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牴牾眞經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群吏各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鄉大夫同州長以鄉射之禮興賢能州長及鄉大夫群吏各降州一等而謂之縣正其爵與州長同縣正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縣正及鄉大夫群吏各降縣一等而謂之鄙長其爵與縣正同鄙長以鄉射之禮興賢能鄙長及縣正群吏各降鄙一等而謂之酒正其爵與鄙長同酒正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酒正及鄙長群吏各降酒正一等而謂之閭胥其爵與酒正同閭胥以鄉射之禮興賢能閭胥及酒正群吏各降閭胥一等而謂之比長其爵與閭胥同比長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比長及閭胥群吏各降比長一等而謂之伍長其爵與比長同伍長以鄉射之禮興賢能伍長及比長群吏各降伍長一等而謂之庶人在官者其爵與伍長同庶人在官者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庶人在官者及伍長群吏各降庶人在官者一等而謂之庶人其爵與庶人在官者同庶人以鄉射之禮興賢能庶人及庶人在官者群吏各降庶人一等而謂之庶人其爵與庶人同庶人以鄉飲酒之禮興賢能庶人及庶人群吏各降庶人一等而謂之庶人其爵與庶人同庶人以鄉射之禮興賢能庶人及庶人

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于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畺地皆可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巳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如費邑邸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者可處農井若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鍔請於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邸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閒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遷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

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勤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于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罰以大子爲木鐸謂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丌部辺古之也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閉出入保邑里大約皆近山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遞萬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走丌者行也丌者薦之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其音律聞於天子也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窓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已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發微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于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罰以大子爲木鐸謂王者不宋冠將使夫子釋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閉出入保邑里大約皆近山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遞萬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走丌者行也丌者薦之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其音律聞於天子也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窓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已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發微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于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罰以大子爲木鐸謂王者不宋冠將使夫子釋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閉出入保邑里大約皆近山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遞萬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走丌者行也丌者薦之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丌部辺古之也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詔僮謠歌戲則詩在其中今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者文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樓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閑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不俟七十而致仕者家有塾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庠序之異者移鄉學于庠序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州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即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通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

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即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細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虞氏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擇之誤矣鄭氏爽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

益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眾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瀌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九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榮辱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擬爲儲積三年之蓄此云當有十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鄧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三十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

鄧顯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也即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五十六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注蝝即螽也始生曰蝝大曰

螟疏注螣即至曰螟○五行志中之下冬螣生劉歆以爲螣蟲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青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螣螟始生也孟康曰螟蜚音虻蟘爾雅釋蟲云螣蝗蜮左疏引李巡云螣蜮一名蟘蟘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虻蟘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螣也劉歆說螣蟲子也董仲舒說螟螣子也郝氏闢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蟲子是也魯語蟲舍蚋以蟄蟲之屬爲蚋螟之屬矣今呼螟爲蝗蜻子蜻讀若閩釋文蝗蒲篤反按蝗子今通謂之蜻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魯語及祭統注之螟別爲一物與螟生也郝氏闢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螟蟘章注螟蝗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同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螟生饑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幸偶篇宣公襄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螟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幸

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古易常而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

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

宣公能變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至用饑疏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各本眾作於

作螟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劉先干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螟生屬蔵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宰稅畝而螟災自生鹽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之說郎詳曰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螟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由亦不以爲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常應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翩亂之兆昭三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初僭僭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將怒而弒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之類是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桓公張百金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公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

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詩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閒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後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有鸜鵒來巢皆流入五年有鸜鵒來巢昭二十五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即吉凶禍福之命也繁古易常即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宜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際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若秋舉之爲一端云凶惡大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徵重始慎行推效者哉言不欲也有不欲人內以自省宜有驗於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外以觀其事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事或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戴埜鵒鵒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益不顯然哉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傚俾之變螽言螽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俾加人旁非通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傚幸此俾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螽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即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螽至其事○螽爲螽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螽子始生不能爲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爲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螽不緣於螽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螽不變卒致凶饑則何幸之乎螽始生而民即饑不得如此之速

餓疏　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公羊義疏四十九

南菁書院　刊

倉陳立卓人著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左傳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潞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圁作闉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圁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與上年潞氏同也留吁亦狄白翟索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亦欲灘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穀敦銘榭伯即謝伯從木又災左傳作火按火毀梁釋文亦作謝火毀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毀梁釋文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謝知三傳無從木者矣九經古義云射那敦銘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釋文本又作謝災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孳虞三補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脳射成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射之屬釋文射南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清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書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時王猛白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郟鄏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潤之云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即郟鄏邑漢爲洛陽縣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即成周漢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瀍西爲王城而瀍東爲下都洛浩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步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居成周故曰東王城在東徵王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但有堂故比謂畢敬前宅遭茂之謝讀如序則物當棟梁注宣榭本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宣王皆以時祭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不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六元鼎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紐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謝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其文作卽古射字執弓失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宮在焉几邑有宗廟先王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章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尚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三宗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甚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室曰室有東西廂○舊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室曰室夾室前堂郝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夾室之前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郝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夾室之前小堂也東西廂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也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相翔得事之處又選爲賞罰之處觀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可爲也釋名釋宮室云卧也有堂戶房階室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謂正寢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卽後世之堂皇漢書作廳事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比謂畢敬前宅遭茂之謝讀如序則物當棟梁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注據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之序謝之言射也宣後無室本射堂之制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據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樂器藏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而出揔外注序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記豫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鄉不以榭卽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而於記序則物當陳亦不破序字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也鄭彼注自謂豫序則物當陳於堂皇漢書章元成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五行志曰榭何作歟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災至注云重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滅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

之坐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坐屈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器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據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閣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肆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疏云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殷質親周故殷質親周故殷質親周故

百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
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鄫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
、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

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
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
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
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
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所齎范云爲
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
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之屬是也此鄫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
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
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
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
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
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
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
他國之媵若內女嫁他國之大夫人行道以夫人注行道以夫
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鄰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

亦通○注妊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
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酅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
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人注行道以夫
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
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
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子國
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其尊同故服其
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
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
人無上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
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
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猶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
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鄫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
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
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
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
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
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則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
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
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
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
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大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
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乃天
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
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撫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
駁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
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
曷與此皆好爲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駁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
丁未蔡侯申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無
庚子月之二十六日
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之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
楚在文十年疏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
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

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文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
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
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
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弒父罪大惡極大戾將不食
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接
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
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
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
棄夏卽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肹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
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
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平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
止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
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肹責輕故葬仍不月而
已肹潰宜絕故不書葬故何氏云已棄有更
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肹責輕也莊
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
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
脅責輕何先後之不作耶

于齊齊侯逸遽君道微臣道歸之所致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劉歆以爲三月晦朓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厤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强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邾婁戕鄫子見下十八年四國貿戎敗齊于鞌按邾婁戕鄫子見下十八年傳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伕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已未六月甲辰朔不應有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即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春秋傳字多賢於春秋注引泰曰宣公至負疑○注宣公至負疑○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而之與之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鱄兄又移心事劉背爲姦約歡公雖復因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崩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仕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馭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邾子是也自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捄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殺殘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捄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朾之誤說文朾捶也朾與樁連文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捄訓解捄御是兩字陸所見本猶作捄字隸改从手旁而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捄字隸改从手旁而木旁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鄋人假其名以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鄋人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捄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殺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胑體四胑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惰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觸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即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淩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弒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稱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鄋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極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鄋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鄋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鄋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脅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脊之省體即呂也呂覽孝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日而名〔疏〕注據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詠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疏〕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葬皆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據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蓋皆僭王在夷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家壽至不書○舊疏云熊渠夷狄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據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蓋皆僭王在夷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莊王即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在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詠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詠言當贈顯幾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君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君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弒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荊人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弒父之賊又在詠絕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爲五霸以其爲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疏〕左氏檉作笙釋文云本作檉亦作梫杜云笙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仕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

遣注家爲魯所逐遣以先人弒君故也疏注家爲至故也○
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滅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
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
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
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單帷注
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婦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祖踊故設帷重形疏注婦地
○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婦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
右據乎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
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墠賈公彥以爲四邊委土爲壝於
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按襄二十八
年左傳舍不爲壇疏引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
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墠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墠
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墠蓋段墠爲壇
也定本卽作墠矣說文說壇字云祭場也祭場則婦地去
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爲壇而張帷左傳作壇
壇位除地爲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
注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讀從墠之以威之墠書亦或爲

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
爲墠封上爲壇二字自別而壝墠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
之墠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此
傳借壇爲墠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
○注將袒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
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依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褒之
言方亂非也似帷爲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
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益朝夕哭當
暫去帷以兒頑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爲非
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爲將袒踊爲一時權禮與哭君
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莫哭踊
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
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注踊辟至母矣○
哀戚之至也自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踊跳躍
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慇哭踊女辟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
部趙喪據趙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是
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從足若卽位
哭三踊而出之踊當從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辟段借也雜
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
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卽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
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
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
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
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堪畢亦明日乃成服
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
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
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
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私事須營畢了故三日而五哭
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禮但三日五哭
踰如奔喪禮也成踊者七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
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
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有算爲準節文章
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
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時又一踊凡四
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三
日小斂小斂而踊又舍死日四日爲一節士舍死日三
日小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一節士舍死日三
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
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
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一踊至五日小斂
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
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
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四日大斂
日小斂大斂朝一踊至五日小斂朝一踊至六日大斂朝
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一踊至五日小斂
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無事一五日又
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
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大夫士也則皆
踊君大夫士小斂之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
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
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之三日益三日
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益三日
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紟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
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
小諸侯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喪禮
于云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尽奔喪禮注
卽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
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
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
又奔喪云問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
凡位又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諸侯不
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爲舊君以否反命乎介注
因介反命禮卿出
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反命於
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
君命某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介副也將去使介
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

公羊義疏五十　南菁書院

成元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入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卿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誰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爲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氷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疏〕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氷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廖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爲寒甚之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氷終無氷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據刻本遂改爲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閩監毛本作周一書至煥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尚書作豫本又作燠於六反履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爲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與名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烖厥咎舒厥罰恒奥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奥劉向以爲春秋亡氷也小奥不書無氷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昔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進也舒情也尚書大傳作荼荼亦舒玉藻諸侯荼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荀悦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本模糊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咎急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尚書厥民燠蓋古文尚書作奥今文尚書作其民燠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奥若是今文燠亦作奥○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

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二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賄賂昏愛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即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蹇厄雨雪四至而溫臣安蘇樂逆茲謂亂與而生蟲加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遲不孰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與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釁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抗陽作上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大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皆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既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習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上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上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上甲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曰辟士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弼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更錄之疏注四井至爲上○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上四上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九夫爲井者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上方四里四上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千里爲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賦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上有戎馬一匹牛十二頭三頭四上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百人爲一乘與諸侯白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千乘之賦今魯使上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上爲甸旁加一里爲一成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上得十八人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不及一甲今作上甲令上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厮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厮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厮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厮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上出二十五人當一上而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虞夏殷周而異也成公時用上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上出甲又不止一上而一甲也車兼矣其是春秋之中皆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上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

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眾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眾之義或以解此然眾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攻緻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耬耕耘耔耨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芟夫茇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鎛刈耨鎒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蓑笠沾濕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上農工賈六策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按周記出通貨財曰商云閭監毛本作通財貨曰商釋文弼反此脫按紹熙本有弼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魯成公作丘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即公羊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一說不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毀訾然爲丘作甲語亦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宻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宻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如此解後爲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

舊盟後即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後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假借字注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鷹隼則有銳而無縱注銳之言蒙也胃也按銳蒙胃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邑丐箋云毳西表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恐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是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罪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爲所敗也繫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爲晉敗也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詳敗于戎狄與詳敗戎狄同例然則爲爲不言晉敗之注據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詳敗注詳徹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常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診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百下體生土之疥說以爲下人代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洞云盛德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受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

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許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據歷丙戌爲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卽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爲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葛築地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鞌齊地大事表云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鞌卽古之歷下城卽今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

公羊義疏五十

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鞌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鞌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鞌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據羈無氏疏釋文公子手一本于首通宜二年左傳趙盾上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瑤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思左手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卽敦銘拜手增手卽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僵今本作曹公子手僵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段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據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齊陳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據以難憂內也注春秋託王于魯內假以見王法恒五年是其事此通義云七月書

公羊義疏五十

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于魯戰言戰乃敗其已敗之文故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乃敗之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發文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郎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前定之期也經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窒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鄣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曾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

公羊義疏五十

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出用兵重錄內也疏通義云曹以內彼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曲棘與窒之戰先覺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然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詳王於魯諸侯能爲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注不言師敗績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于魯戰言戰乃敗其已敗之文故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乃敗之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發文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郎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前定之期也經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窒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鄣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曾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

公羊義疏五十

內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敗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敵君也又宣十二年邲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以決彼傳人故也解此以況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王者大夫故也○注不言敗績內不言師敗績也何以不言敗績內不言師敗績也何以不言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于魯戰言戰乃敗其已敗之文故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乃敗之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發文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郎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前定之期也經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窒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鄣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曾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

公羊義疏五十

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敗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敵君也又宣十二年邲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以決彼彼傳人故也解此以況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王者大夫故也○注不言敗績內不言師敗績也何以不言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于魯戰言戰乃敗其已敗之文故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乃敗之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發文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郎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前定之期也經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窒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鄣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曾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

公羊義疏五十

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日卷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正義日齊之四竟不應過遙遙且牧已是齊地未必竟

上之已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綱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鞍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張氏拾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益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鞌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而引君不行使乎大夫閔元年疏引同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

疏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逶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

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佚獲也注佚獲至亡也

獲者已獲而逸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爲佚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七文假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泆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泆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何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殺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勂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譬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衰韋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者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晉侯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貶失位弗君也已在

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涸然方虜聊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曷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敗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鞌不言齊師敗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乃敗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是還

注還繞疏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正基案隱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厲莘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郤克投戟逶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注田子至馬前○周禮考工記冶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鋒注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逶迤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注陰陽也尚書再拜稽首也何敬之至也必稽首何注陰陽也尚書稽首有二種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周禮大祝疏云稽首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周禮大祝疏云稽首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郤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嘗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逢丑成十六年左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或將軍不介胄與逢丑父者頭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案諸家說多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閩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從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從夆不可從世家陳于鞏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哪叟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

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車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禮記坊記注俟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鍾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韓厥之跡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憤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韋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伐○舊疏云卽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歿或歿或眇於是使歿者迓歿者眇者迓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閔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是也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動道向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心無涉也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動道向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齊世家云逢丑父與頃公乃頃公易位晉世家傳云逢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坐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之事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閔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是也按紹熙本亦作選之壇字耳按頃公當左之事在車右之左而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也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餓意邪勢未得去邪（疏）齊世家繫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

魯衛戚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繫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閻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諱（疏）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夫人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爲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瞻獲諸侯當絕僖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爲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頼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疏）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郤克曰齊侯當絕今大夫辱命請以紓魯難請勒法者曰法斬（注）斬斬（疏）注斬斬○爾雅釋器云魚腊之此疏引樊光云斬斬也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郤克曰齊侯當絕今大夫辱命請以紓魯難請勒法者曰法斬（注）斬斬（疏）注斬斬○爾雅釋器云魚腊之此疏引樊光云斬斬也後漢書馮異傳論夫以剖肝斷趾之性注斬斬也文選羽獵賦斬巨猰注引韋昭曰斬斷也　於是斬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賊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責（疏）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其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死社稷大義體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

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智子之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賄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察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枉者謂之

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墬三軍爲大罪於詣其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與丑父之義宜免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差社稷如此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決論之則丑父墬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詣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惡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自生於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讓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已酉及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齊國佐盟于袁婁疏通義云此傳襄經何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

是也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恥之疏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幃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非○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柑加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何氏以不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跛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拨舊疏云注臧孫許跛也一句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

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彼可反二年傳敖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秃晉郤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穀梁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氏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眇互倒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

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滅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云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爲下使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台併脩誤衛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倒即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婦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疏〉注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叔之先附庸蓋以叔爲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故范如故隨其母在齊以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千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叔子猶言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之子也姪子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泜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爲頃公之母卻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爲國名同宜爲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爲明允何氏以蕭同爲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爲姓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爲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棓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躒板曰棓齊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棓閩監毛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證記禮弓辟斯踊注踊躍跳也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棓○舊疏云無高下但當有縣絕而加躒板者皆曰棓矣吳氏夌猶言莫問高下俱棓同論語乘桴浮于海雨雅作乘泭桴之爲泭猶桴之爲桴說文棓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占所謂棓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爲踏棓從音從孚從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附說文作楊部婁釋文棓音普口步候反云編也制字作楊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棓音普口步候反云編也按方言陪隥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爲陪所以登物而登者說文崎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

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棓閩監毛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證記禮弓辟斯踊注踊躍跳也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棓○舊疏云無高下但當有縣絕而加躒板者皆曰棓矣吳氏夌猶言莫問高下俱棓同論語乘桴浮于海雨雅作乘泭桴之爲泭猶桴之爲桴說文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占所謂棓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爲踏棓從音從孚從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附說文作楊部婁釋文棓音普口步候反云編也制字作楊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棓音普口步候反云編也按方言陪隥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爲陪所以登物而登者說文崎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

隥隋隥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雅釋器云陪版也棓陪同聲方言躧登也廣雅釋詁云躧履也躧其上使攝服也高下縣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殽脡明至于館〈疏〉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訝問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迎也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跛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訝字必自御之注記曲禮大夫上必自御之注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躄者迓之以導客說文躄跛也釋名躄跛也即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聘大夫迓有土訝大夫有土訝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迓士皆有迓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即迎待賓者也卿主迎卿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迓當據正卿致饔餼二牢在西壁七牽盖三牢在東壁九牽盖三牢陪鼎當內廉設之西上陳之東上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之饔餼三牢陪鼎當內廉設之西上陳之東上九西夾七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下注亦有新至尚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飧主於熟故何氏

連性臉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聘以上諸紋行聘禮中儀節故以爲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卻克臧孫許皆卿當二大夫也是大夫出相與跻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跻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注閭當道門○穀梁傳容不悅而去相與立背閭而語注背閭門名周禮秋官序官云修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荀子大略云書者在閭注閭門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爲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爲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檐而守閭互相譏行馬閭其門也說文廷部迥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衺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閭之政而淫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屬國必野處閭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爲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跻閭○詩疏引字林云跻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跻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跻聽伽曰跻隻也跻隻不偶也此當讀如掎摭跻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跻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流涕河獻子云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移曰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注知必爲國家憂明匈羌之言不可廢且起頌公不覺寤疏穀梁傳移曰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匈至可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上皆闕其謀匈羌之役威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匈羌猶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云蓋書敘錄云後漢書吳祐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如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字亦通穀梁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且以蕭同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疏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爲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亦助魯伐齊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不解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其伐齊之○各本怪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注齊襲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甗疏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是襲公滅紀也○注齊襲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襲公滅紀邑未議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甗爲紀邑未議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甗玉甗○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甗自關而東謂之甗郭注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甗皆滅紀所得故以甗爲器名正義云鄭眾注考工云甗無底識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甗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甗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

取二傳爲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絕大謂之鼒小者謂之鼏絕小者謂之鉶三足者謂之鬲款足者謂之鬵甗無底識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甗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甗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畝疏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舊東畝○舊疏引舊云如舊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云蓋東西其二字按無且以蕭同

姪子爲質注見侮至姪子○晉
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侯請以寶器則吾
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讎同叔子是爲其見侮戲故也
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廬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
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
案一本是也曰不可不可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
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
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
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
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
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
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
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
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
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紀侯之鄉來則諸此齊以紀侯之鄉與晉而曰與伐
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
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

亦與此同原注雨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
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眾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
曾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鄉來則諸此齊以紀侯之鄉與晉而曰與伐
者順邵克語荅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
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
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士讀曰杜杜古杜字皆作土
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
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
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
及齊侯盟于寧母傳曰江人黃人不至公羊曰江黃遠國也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
敢愛子又不許請敢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敢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愛故知爲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爲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唯敗同可三戰三敗不勝則齊國
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穀梁傳云不
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徵
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御克
再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
膝脅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注御克恥傷其威故使僕
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疏校勘記出朕字云唐石經同
葉鈔釋文亦作朕音舜閩監毛本誤作朕按紹熙本亦作朕釋文有
初本已有作朕者文七年傳注以因通指曰朕是也○注御克至佐請○左傳曾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
克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即會郤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然後許之遽于袁婁而與之盟

〔注〕遽及也追及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爲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

夫汲追與之盟〔疏〕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命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曰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遽及至婁也○閻若璩釋詁云遽及也穀梁傳曰躍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爰雍門之莢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也此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過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遽于袁婁當在塞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問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之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勢便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春取郯裳田自漷水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九年未齊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怨曾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眷往伐曾入其北郊願返之力脅齊求代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偪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察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酒而無敵鄰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禍生於隱約而綸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伯者之餘尊驕奢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曾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首尊往聘以使者斃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張于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於是慢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敗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追與之盟云鄂本亦叠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叠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聘記無常係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玉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自同主謂注謂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智未能枯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包氏慎言云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遬卒〔疏〕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

遬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蓋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晉衛之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秉勝脅

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止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郯裳田自漷水繫郯裳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爲有所避也徵爲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曹此爲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許人者脫也校勘記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泐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閒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也鄫微國盟會恒不序獨此序者鄫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注據會至人也○鄂本據作據當據正得一貶焉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

其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侯矣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作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當貶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爲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侯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爲公諱沒公文爲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侯本意歸公故耶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今案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未○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

國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瑗亟代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徵者明其黨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正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稱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即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

公羊義疏五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二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麻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會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匡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云莊公以下二國以上也然則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情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謚言親禰也桓僖遠禰則稱謚○注親之至言也疏宮廟未忍遠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言其謚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沐汲者乾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賁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隅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

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尸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按穀梁之白義本康成也廟時與新死撤西北屏者自是兩廟易其西北角當在禰廟北屏者自是兩

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寧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若其言圍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其言圍之何注據圍內兵不舉疏注據圍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敘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長彖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從也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諱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鄆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愛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峯之戰

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元年峯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咎如疏左氏作嚻咎如穀梁作漸咎如從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貞嚻而不疑又多士傳天子造乂殷命殺頑民注嚻民頑民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外侮曰務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廧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狄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得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伐喪也無義叛盟無信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爲之不徙伐喪叛盟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爲閏月之明日也

一爲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人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苟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至非之○說文詩尋繹理也繹絕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言來盟也今不然故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無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之屬皆因聘爲盟之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臤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臤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據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甥三老袁良碑云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徤徤與堅同臤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從古文作臤穀梁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臤堅也從又臣聲讀若鋻鋻之鋻知古文臤堅三字通也玉篇之徤當是徤字之誤釋釆帛云絹絕也其絲絕厚而疎也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絕皆作鉅譌段云絕古堅字當從系臣聲是也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一　六

冬城運疏左氏作鄆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鄙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亭棲挾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水不火子道成十年晉侯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堰邳東莞有鄆亭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即以喪卑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諸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修舊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乃恐罹去楚而成鄭罷敝危亡終身愁辜不得稱子去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一　七

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伐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即是以王事出曾未踰年皆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陳共公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年會于陵陳懷公稱子稱爵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未襲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衛侯鄭伯伐許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緩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以本爵稱之不在喪稱爵從臣子也然則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誅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從臣子之位也然則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誅與公羊同異義

葬鄭伯伐許汪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臣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謚於王事不敢伸二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賤也來歸書姬同○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賤也來歸書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則今書月爲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甲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適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與鄭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段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并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并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爲韓國鎮山晉

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經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汜注汜不曰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疏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汜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壅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者對曰雍遏河三日不流又引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不無過字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之亦有壅無過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塵河三日不流則西撲文不言流通義不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傳以爲圖所弒楚虔殺般則昭十六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亦宜列人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汜至大夫○校勘記云滐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岡本作滐釋文滐苦圭反當據正襄十六年

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雍之不流故爲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晝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者悉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謂以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于巢爲巢入所弒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于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已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昭四年遂滅鄫齊侯滅萊十年齊侯滅鄫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弒也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爲圖所弒楚虔殺般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亦宜列人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滐至大夫○校勘記云滐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岡本作滐釋文滐苦圭反當據正襄十六年

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匕甲棄疾之役又重以城郿民怨之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疏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郿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離會宋齊陰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不潤下謂簡宗廟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成萬物成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祠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欲饗多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和成即此義也若乃不敬鬼神致台逆時則水失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台逆時則水失其性矣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人民及淫雨傷稼稿是爲水不潤下時罰方謀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卒蹈失禮也按作匕甲見上元年鞌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郿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即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

將何謂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崩年

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

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也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蜀年注約備彊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蜀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蜀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彊楚○左傳云同盟於蜀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發憤而放蜀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蠋牢此蜀牢之盟故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自唐儒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即上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禮記疏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幽公酋酋生魏公擢擢生厲公翟翟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濞濞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具是爲獻公益世本引不具也是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武公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益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入祖后稷殷則六親廟四入祖后稷殷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命嘉云唐虞五廟祖顓頊而宗高辛夏四廟始祖祖禹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劉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二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盡也立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爲論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益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制疏引聖證論王肅始祖不爲立廟益親盡而毀禮與鄭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益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制疏引聖證論王肅

僅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

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天子諸侯立廟益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說哉

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諸侯立五廟立三廟又立一廟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

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

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

祧有二祧焉又儒者

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注周禮云遷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

殺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

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

天子諸侯立廟益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

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說哉

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曰

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人

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人

女祧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

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

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

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

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

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

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

之言爲殺梁說及小記爲枝葉耳成石渠論曰虎通爲

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

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

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

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

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

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

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

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

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閎亞圉注云周人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

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

似高閎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

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中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

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奉其意而均其制

是以禘嘗之序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大禹世不隔緣

功小功緦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但人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告

烈以下五廟而遷帥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

功小功緦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但人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告

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

之人制制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告

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

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

據爲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

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

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

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文皇帝德至厚也爲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

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

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又

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

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故以殯

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

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

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

之亂臣賊子矣即如諸侯五廟爲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

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

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傅曰別子爲

祖謂此雖非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

餘一是別子初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

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

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也三是全非諸侯子孫

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

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大夫立三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云大夫立三

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則王制之云

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

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

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

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

太祖者以大傅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世弗別綴之以食而

弗殊雖百世而皆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

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

何意富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

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慈陳大子諸侯卽六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倘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絫掘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謝畿書虞志引禮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十於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祔於女婦之祔於妾祖姑者謂女婦之舅姑亡時已祔於祖姑今女婦亡則祔於祖姑之舅姑也鄭注士虞禮記云祔於祖姑者謂舅之昆弟有親者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上士亦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上士亦得有省於君十於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祔於女婦之祔於妾祖姑者謂女婦之舅姑亡時已祔於祖姑今女婦亡則祔於祖姑之舅姑也鄭注士虞禮記云祔於祖姑者謂舅之昆弟有親者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上士亦

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得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即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廟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上祭於其君十於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祕謂無廟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人祖之廟而三是也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於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之廟而說云大夫士有太祖王制云士一廟則無太祖廟中徧於人祖也干於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無廟故祭祀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篇上於廟制於古者德行求福於神於行而求於鬼忌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議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議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耳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哀崇之戰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寢廟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盛美魯家之事以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立毀廟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

滅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舉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六前此者爲克與滅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踰閑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層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爲非禮也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鄒城縣東北彙梁亦云鄟國也杜所本

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注）諱舊背信亟也屬相與爲盟牢之盟屬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僖二年公伐邾婁取須朐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信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非蟲牢人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蔑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卽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盟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許欒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

櫟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救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注鼷鼠者鼠中之微者也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

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

鼠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注鼷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鼷小鼠也玉篇鼷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鼸雅釋獸云鼷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鼷鼠一名鼷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螫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鼷不若鼷穴非一壤之所能塞也螫鼷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荅曰說文鼷小鼠也傳曰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

公羊義疏五十一　十七

吳伐鄭注吳國見者字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

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蓼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鄒縣西鄒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鄒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鄒以鄒子鴟歸縣故薛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鄒下云故國少昊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光使子齊築圍閭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闔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華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何注不言楚言荊者楚強而近中國卒傳荊者楚相斂亦宜言楊然則吳楚之則恐爲寡深故進之以漸寡責之則恐爲寡深故進之以漸而經言吳者正以字與中國交至今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因其始見於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代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不過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鄭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以知國無賢君大災之例非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之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牛之口傷此注說於角說於鼻又以繹牽牲入廟而啟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牷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燔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所謂日展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曰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譏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訂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姒弗戒矣

間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人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夷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荊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曹伯來朝爲下望出者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則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殼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

公羊義疏五十一

問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鄧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嵩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水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紫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爲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蔡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

○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蓋之戰伐鄭鄙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

卽問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又言之則知被脅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爲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曷爲使我歸之注據本魯邑疏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之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

矣

臺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

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

還臺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爲其義

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義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閒

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愼云齊頃公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諱生於隱約而綱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勉勉園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附諸侯不犯繁諸侯竟頃公卒百姓悶疾弔喪外敬禮諸侯從會與盟之所由然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

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卽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爲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善辭矣春秋爲魯諱爲晉使之恥復仇作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按以士昏禮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注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達也將欲與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按隱二年傳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按以士昏禮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注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達也將欲與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按隱二年傳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按以士昏禮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注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達也將欲與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按隱二年傳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按以士昏禮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注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達也將欲與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按隱二年傳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注伯姬至衆女○裒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爲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腆傳云腆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腆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詳錄伯姬也又齊人來腆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均

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劭師九二王三年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親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錫盬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羞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穀梁渻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公羊作來錫石經穀梁渻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公羊義疏五十二

天至天子○劭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據始言之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二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顯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劭說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論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僭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艮傳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文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或言天子者桓元年天王使宰咺來聘之類是也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禮曰王使人皮弁繫之稱猶覩禮曰王使人弁繫之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不言天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之君雖稱王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云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詩愼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天子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氐家說禮疏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圻內之所歸往故稱天子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帝王天子天王者何號也號云篇云帝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號三統通稱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也○注德合天地者稱帝德合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皇者美大之名是總三氣之名是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五帝下至附庸細爲三王紬遞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細爲

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謚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自然行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即此象元義益即以德明爲謚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詩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爲義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繁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含文嘉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謚法解云德合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引楷燿嘉仁義所在爲王者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異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也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以其俱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詩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爲爵矣舊疏引鄭特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郎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

唐五廂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乙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姬煦桑螽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實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錄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母與姊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契母與姊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契之曰子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賞號也文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無父而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烏覆翼之姜嫄怪之於是知生后稷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引易孟京說易有君爵否易孟京說同盛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公羊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注云諸侯之禮也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備象也執皮帛象諸侯禮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難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稟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

文使若尚爲杞夫人疏包氏愼言云五日○注稟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即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稟而書日故解之其稟者即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即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

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鄆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備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據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妾何爲哉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多賢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多賢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

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媵不必同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曰禮稱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百姓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貶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滅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薨鄭氏就曲禮婦人爲之解其日者嫌罪鄭不日亦起此盟之不信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以執見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爲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據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

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疏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爲讀如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止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忿是以知其被脅日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讓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陵濮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舊疏云凡諸侯嫁女不書逆人常例也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通義云錄伯姬詳宋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舊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篤齊肖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祖席于奥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之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人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之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之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人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

親迎則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兒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所其特也三月成婦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其特也三月成婦也初嫁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娉必審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嗾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塙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願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耍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窄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較早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成昏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

公羊義疏五十二　十二

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及舅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爲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爲若代皆係成婦以特豚饋舅姑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禮士昏禮釋之就士昏禮婦義以舅姑若在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爲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

伐鄭鄭人使伯嘉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曆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瑕邶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蘭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年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曆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城中城疏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蘭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閻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眾修城益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按高注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注今刊本訛爲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承此注廩丘之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終　子汝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郊言免牲也疏注據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天之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傳寫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

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宜入年傳而者何難也曷爲何也乃者何難也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非禮不殺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公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爲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也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眾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爲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眾多爲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姬其有賢才而居於己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姬也不能容眾妾而妒惡之者是婦人妒也○注惟天至二女○校勘記出故侈大也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眾禮之中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爲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上八年舊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盛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爲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慧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慧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當認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癸巳烝風又食其月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癸巳烝風食郊牛角改卜牛踐烝風又食郊牛角改卜牛角咎在有司又食牛角在人君成公七年郊用鼷鼠食牛角傳又書又食者重譏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鼷鼠初食牛角成公不從不知罪已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盛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盛天牲者宜坐誅賣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慧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天地之無窮也故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既葬各以其爵反哭於祖廟所以安神也卒哭而祭明日祔於祖事畢而返於寢骨肉歸於土精神返於所始孝子之道備矣禮記曰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阼階之上見羣臣也三年之喪畢冠而見於天子成人之道也天子崩既殯太子即位於阼階之上見羣臣也三年之喪畢冠而見於天子成人之道也諸侯薨既殯嗣子即位於阼階之上見羣臣也三年之喪畢冠而見於天子成人之道也大夫士薨既殯嗣子即位於阼階之上見羣臣也三年之喪畢冠而見於君成人之道也是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三年之喪畢冠而見於君成人之道也是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三年

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癸丑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二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閩監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字而穀梁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三　四

晉侯使郤州來聘已丑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譬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按惡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閻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魏犨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即犨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鳩鳩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郤克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也書者惡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曷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之屬悉書曰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爲秦有周之宋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坂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紫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騑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三　五

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衞風淇奧美武公能入相于周衞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羔裘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周公至錄也○注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祖禰公侯既覲公侯既朝公侯既盟之屬悉書曰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云瑣卽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
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
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
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
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注月者至天子○舊疏
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
義云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
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
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
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係宋
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瓜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
補刻何益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爲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三　六
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宋
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
公下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
字衍文也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
伐秦疏穀梁閻監毛本宋本
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
所疏注據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于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
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
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
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
以起公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疏舊疏云公羊傳之鑿空也師
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駹因盛言大夏
在漢西南羣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
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
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
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
詁鑿穿也又淮南氾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
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

遂即鑿也亦或
作遂省體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
奈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
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問無事復出公
者善公鑿行疏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舊疏
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
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
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
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
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
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
朝善善從長即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
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
其義也○注問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
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問
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
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
十二年傳羅與廬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三　七
云本亦作廬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
卒作廬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
廬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爲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
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廬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
也公大夫在師
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
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
兵○舊疏云
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
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至得卒○莊
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
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
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
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爲慕
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
又以庶其弒弒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
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
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

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鄰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見通義云歸晉侯使邻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繻一讒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注云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娶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繻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公羊義疏五十三

此何以書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何譏始不親迎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殷練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白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正以內逆女常書之宋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作帥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箋之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詳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

公羊義疏五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包氏慎言云三月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也〔疏〕○舊疏云未見至嬰齊公孫嬰齊矣今經謂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當稱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卒其爲大夫而死得見于經更爲公子之孫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下猶稱仲則于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公羊義疏五十四　十一

善若子叔聲伯則戰牽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僖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即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注〕據本公孫〇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爲大夫當得更爲公孫之子乎故難之〔後則昆弟也〕注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舊疏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章懷注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之子若子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願與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疏〕○檀弓傳曰諸侯之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禰公孫公孫不得禰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與滅國繼絕故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敖魯有仲孫蔑叔孫季孫楚語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所生則以伯仲叔季孫昆也若異姓則以其子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伯仲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十二

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歸父未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注〕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積於仲惠益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即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家當積於仲惠益也〔疏〕注文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況親親故積於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益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爲冉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

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觚述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賢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仲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貌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叔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歛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爲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其實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弒君皆一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弒君皆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易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奉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易爲不書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雖之難無罪必行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不書殺叔仲惠伯白爲舉重略輕益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統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訓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逐因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貶也云然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貶也云然則叔仲惠伯當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卻公卿云叔仲惠伯直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弒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爲內諱故與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記出臧宣公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據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魯臧宣叔爲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引管仲子產事爲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仲孫蔑卿也恥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是也宣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下卿執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

晉還自晉至僤聞君薨家遣堙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　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忍慙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人乍聽臧孫許言皆如仲遂當絕繼昆歸父無罪昆逐不忍慙故其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餘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從余覽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慙也。○郎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慙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兄後弟可也甚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統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爲人之恥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嗣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尤甚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昆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其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以叔後姪古亦爲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人宗廟即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本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統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爲人之恥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嗣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尤甚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昆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其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殺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白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爲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若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此君矣而有父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人宗廟即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本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統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爲人之恥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嗣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尤甚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昆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其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戌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

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
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簒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以得爲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爲簒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爲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貪爲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即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廢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廢者即十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鄂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譏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

能假晉力以威湯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譏出奔晉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湯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請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構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即桓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者出惡歸無惡復入有惡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何有自者何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去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鱄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即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即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云晉殺陽處父則狐射姑宜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疏社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所敗昭四年楚囊瓦伐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事表云昭四年楚囊瓦伐吳師還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

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尙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據楚不殊疏注據楚不殊○卽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瑣是也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晉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晉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處黯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醋也而適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尙未合殊故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據大一統疏注據大一統○卽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言自近者始也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注明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哀乙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也僖二十六年晉侯會狄于攅戚以隧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函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而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未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業業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勿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在忧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而後正於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準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例時此吳會中國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許遷于葉疏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于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四　十一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象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書眞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雹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盛寒所致舊唐書謚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愈見面數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爲之冰雰氣寒冰不曲直也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冰滯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之象也是歲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

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劉歆以爲冰者陰之盛而冰滯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雹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盛寒所致舊唐書謚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愈見面數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爲之冰雰氣寒冰不曲直也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冰滯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之象也是歲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氏愼言云四月魯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月魯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蘧篨卒是日於襄公也蘧篨賜皆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公羊義疏五十四　十三

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蘧篨卒是日於襄公也蘧篨賜皆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至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葬者知其小于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葬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故十七年復食焉注是後至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闔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

爲鴈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即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樂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晦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繫露王道述災異有晝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疏杜云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潧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故沙隨國矣春秋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傷陵即陽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傷陵舊城所故續志作陽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傷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傷是也則克段之傷與潁川之傷陵有別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據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注據宋至稱師○傷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敵同義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注時爲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痍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痍釋名釋疾病文疒部痍傷也說文疒部痍傷也成十三年左傳痍多也多開皮膚爲創也說文艾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爲夷是也說文刃部刅傷也从刃从一又刅云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爲痍卽通俗文之體創爲痍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臧及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臧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王痍末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眾今親傷人君當卑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注末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無也○桓十三年注○桓十三年注內外淺深皆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卽文七年注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據以難○注屈之至不致○文七年注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據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昆爲不恥注據屈之會公失序恥○文七年注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日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辭故據以難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門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經不見實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幼叔孫僑如譖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事涉左氏之說

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胤也且左氏家以公衛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疑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不書行父不見已重矣按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據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請行父止一執益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尹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也云其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益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據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據曹至于曹○見僖二十八年易也〔注〕易故末言之不復公羊義疏五十四

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末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據本篡喜時也〔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據本篡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故據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貢篚〔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末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已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鄧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據僖至京師○鄧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鄧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爲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鄧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據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

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據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

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若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又名苔招苔皆從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苕之華釋文苕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濩者釋文韶本或作招招嗣嘽舞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苕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者此其言舍之者此人也注人也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何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即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人者之言也即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

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物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視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疏注悕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悕矣釋文云悕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悕字欠部二諸侯年表紂也廣雅釋詁亦云歔欷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歔欷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歔欷明通用也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台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以作人字又以作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仁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公羊義疏五十四　七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

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奧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

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即上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即有出師之文

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已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此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云伐鄭之會代公執在危殆地也

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已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此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云伐鄭之會代公執在危殆地也

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己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包氏愼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故者舉公至爲重疏注行父至爲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乙酉刺公子偃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又鼓用幣于門僖十九年鄭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下而上地氣上騰在上陽升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地故云下降是則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又鼓用幣于門僖十九年鄭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下而上地氣上騰在上陽升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地故云下降是則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儀父盟于扈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愼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也杜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晉屬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又鼓用幣于門僖十九年鄭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下而上地氣上騰在上陽升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地故云下降是則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又鼓用幣于門僖十九年鄭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下而上地氣上騰在上陽升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地故云下降是則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嘉味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校勘記云閩本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卜毛本誤作傅卜非傅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校本作轉卜傅卜同按博卜三字是也浦鏜云博卜當在魯郊之下故轉卜閻若璩云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說是也○舊疏云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卜毛本誤作傅卜非傅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校本作轉卜傅卜同按博卜三字是也浦鏜云博卜當在魯郊之下故轉卜閻若璩云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說是也○舊疏云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氏義與郊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一郊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觴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皇氏引崔氏皇氏用王肅說故只言正月其實魯郊用正月下辛卜日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又而歲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郊此云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祀天而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十二月下辛不從則以十一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說魯唯有建寅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一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止用建寅之月郊則建丑之月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建寅及建子之異或用建子之月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三正通用冬至之月耳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十二月下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說魯唯有建寅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一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止用建寅之月郊則建丑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一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止用建寅之月郊則建丑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

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十二月下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說魯唯有建寅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一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止用建寅之月郊則建丑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

郊則不日○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牛傷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習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輩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瞉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頻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讀書叢錄云按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也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樾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即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即爲卜中而後郊也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即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周五月得用郊傳曰禹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也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故五月郊也此年書九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也壹譏而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從同○注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校勘記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用也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校勘記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或曰至名也○校勘記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是也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人用之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說云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牷牲之禮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但牲先以郊配天先仁也鄭注引詩所謂頻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頻宮而作郊蓋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頻宮也詩頻宮也字或爲郊宮字或爲頻宮者後人多聞頻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以從之而詩所謂頻宮一語遂以頻宮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注中之或如王氏引王氏所改之誤或作頻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頻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學在郊頻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其望明郊則不食而卑者獨食何失禮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食而卑者獨食何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九月郊據或云九月用辛丑午日之前日夕牲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卑獸尾告備近之籍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實書之以示譏耳是一日之事終殺牲祭神誠如聖旨未有終殺牲祭神誠是一日之事牧人職止供其牲物告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午日之前日夕牲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卑獸尾告備近之籍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實書之以示譏耳是一日之事

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卽以卜日之時告牷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其共牛求牛鄭司農云言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言牛不指郊牛矣然則夕牲告牷何以不指預宮之夕牲告牷于廟乎特牲饋食是士祭而有之宗廟亦有之矣郊天之牛夕牲告牷于廟乎特牲饋食是士祭而反不告牷耶說文牷牛純色也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郊特牲又安有告牷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祭之夕牲告牷正是灌而迎牲告牷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注引干寶故先郊日沐晡夕牲公卿京尹常官悉至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又郊儀若今夕牲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盞告后稷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繫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然後郊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言說以不用郊盞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二字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小大盡議盡讀用郊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議望之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議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牷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且告牷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疏　差繆略云當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渤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疏　注月者至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疏　注云貍軫地闕疑引杜父傳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脹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辰穀梁作貍蜃脹蜃脹貍辰音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　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　疏　注據下至十月○舊疏云卽下十有二月丁巳之則丁亥爲十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卽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卽從丁卯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卽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脹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誤包氏愼言云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矣十一月經書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疏　禮記王制云大夫士廢其事以士禮葬之小者故云小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絞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輔而行至於家而說輔載以輔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輔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　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注　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　疏　據昭至孫舍○卽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　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　疏　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通義云上年行之請同時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通義文子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代執晉懼未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執經何爲退書招臣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　注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　疏　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注貍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疏　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胡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專命公尚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卒在公至之前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媚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推之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星翼軫爲楚之分星故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故九月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七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朔日周楚分又云劉歆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癸巳朔則上庚辰二月辛酉朔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九萬四百二十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庚申朔小小餘十二四月庚寅朔小小餘六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五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二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五十五閏月己丑朔小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大小餘二十七月戊午朔大小餘二十八月丁亥朔大小餘六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十五日定爲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畀子翳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晉殺其大夫邾錡邾州邾至疏穀梁傳曰自鄫於是起矣注云鄫大夫道次人事與鄫陵同義

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星翼軫爲楚之分星故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故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朔日周楚分又云劉歆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癸巳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六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五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二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五十五閏月己丑朔小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大小餘二十七月戊午朔大小餘二十八月丁亥朔大小餘六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十五日定爲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畀子翳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晉殺其大夫邾錡邾州邾至疏穀梁傳曰自鄫於是起矣注云鄫大夫道次人事與鄫陵同義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夢壽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癸巳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六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五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二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五十五閏月己丑朔小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大小餘二十七月戊午朔大小餘二十八月丁亥朔大小餘六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十五日定爲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亦未允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正義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蠭怱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問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繫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絕威行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洋洋無度暴虐萬民內舉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欒書弒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眾弒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入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春秋時爲宋邑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經注泗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爲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戌之而還西鄙吾曰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鄙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攜服諸侯之姦而懼吳晉吾屬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也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范云築墻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郎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出境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即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則以爲文王非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傳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補氏鐙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云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大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閽人之囿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固無此文也是則滅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圃無論三十里四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巳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巳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假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略疏杜云虛朾地闕或云卽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下縣之地卽春秋之虛朾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譯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卽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穀梁傳繼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據晉至問之○卽定十二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辭兵猶歸救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卽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以正之者其辭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爲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專傳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正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匶臣之助（疏）注說在成十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託强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窃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圍彭城非石之意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殭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伐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事見隱二年以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白取直言彭城嫌與通鑑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衞者彼以衞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衞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舊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例

正興爲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繫宋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不書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剿暾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而得書者亦是封內之兵而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說梁屈作厲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厲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莂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剌（疏）左氏說繫合作

鄫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鄫城范云鄫鄭地鄫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鄫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據古遺文曾作㽙合作㽙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鄫城北春秋襄元年書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剌欲至能也○正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剌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剌○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入鄆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侯即救而不能存秋決無貶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十此與庚午不相類周當依本字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陳
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使卿聘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三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包氏愼言云六月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通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喻卒〔注〕不書葬者譏不能救宋
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喻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繪師古曰繪音工頑反左傳作喻按古今人表又有洽喻氏服虔曰繪音鯀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鯤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魴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冷喻繪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繪爲工頑反今人讀繪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葬荀蟜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人鄭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

之辜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侯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襲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謚按謚法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寶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即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母有三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參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卒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母不得踰祖也若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父卒則祖當爲己服周此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曷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炅商駁之云嘗見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又見成侍中云以爲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踰父不受重於祖祖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生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得踰父不受重於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之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禰廟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姜可言也又引舊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曰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明文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不見其人故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晉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晉伯午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卒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坯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翁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益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菠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先馳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名曰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卽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據外城邑不書疏城邢又二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至不書○僖元年城楚丘又十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公羊義疏五十六　七

注據取牟婁疏注據取牟婁○卽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校勘記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凡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疏至國諱也

爲中國諱也疏諱之義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爲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爲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

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疏通義云習諱白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貞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爲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爲中國諱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卽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使若至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卽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注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茲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

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茲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此經上言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卽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卽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卽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也○注信在至光也○舊疏云信在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剩諸侯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焉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歸子言會盟至諸侯○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注歸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邾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卽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卽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之十四日也下又有戊寅七月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據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擇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西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卽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圖道使捄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復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據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蔡梁以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扶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真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强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言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讓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丘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辭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實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文無此者亦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辭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之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强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故嘉得之所以尊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此戊氏繫於君故因上地實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讓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丘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辭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之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强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公如晉

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之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强夏弱夷得意明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戈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公羊作戈氏葬定姒穀梁作定戈禮記月令騶爲戈按姒從以聲用何注按姒戈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戈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戈定姒穀梁作定戈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騶爲戈按姒從以聲以戈同音也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戈〔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戈者襄公之母也注定戈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注定戈至妾子○通義云謹按戈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戈詩所稱孟戈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戈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衛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戈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戈氏疏戈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爲姒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戈卽妙氏詩孟戈卽妙氏誰也蓋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戈非莒女蓋僞世子巫之妹也莒爲己姓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姒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姒同音相近由於姒有以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戈戈姒聲相通以部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戈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戈氏疏戈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爲姒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戈卽妙氏詩孟戈卽妙氏誰也蓋僞世子巫之妹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戈非莒女蓋僞世子巫之妹也錢氏

陳人鄫頃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菲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菲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興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也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此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述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于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郤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緣也義或然也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郤世子俱言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郤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突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聘之此蓋郤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叔孫豹則舅為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帥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舊疏云言蓋者公羊于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為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郤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郭璞注云孔解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為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為舅一為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姻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灑埽也冉有不解先人之產馬使來薦諸夫人之宰杜注謂宋元公夫人和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箕云爾雅舅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巫者帥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舊疏云言蓋者公羊于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為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巫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興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也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此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述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于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郤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緣也義或然也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郤世子俱言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郤世子

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寇曰聽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八萬人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逆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獻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音猶言往藏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論語為政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艮公取之拙者疑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倘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疑盛古義之失傳以矣注者殆非了達生篇作以矣注者殆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莒將滅之則舅為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為鄫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
可也〇注時莒至外孫〇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
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于莒之
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遲嫁之於莒有外
孫鄫子愛後夫人而鄫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遲嫁之
于莒皆傳文所無益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
傳文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之外孫也鄫子舍上下有誤耳鄫女爲莒
夫人則莒夫人之于鄫之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
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
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蠲
亟而立之亟來訴於魯爲會于防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
者戚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文云主書者罪
妹之子何云外孫下滅鄫解詁同互義又云主書者罪
鄫子也俞氏樾云讀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
夫人有女遲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
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
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
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而其
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公羊義疏五十六

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
言也〇注主者至可也〇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同閩
本作書者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
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
而得善之者雖不
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〇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
使詹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〇疏左傳作善道占
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同音假借
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名
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散錄云伊緩乃
吳語善字之雙聲字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
云高夢皆雙聲字通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鄭郡名郎郡名郎
良也鄭道也以地居鄭得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
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闊大事夷六阮勝之南兗州記曰
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
眙許慎曰爲盱舉目爲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
也〇注不殊至所恥〇案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
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華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
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
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
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
夏之聞文蔚丁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
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爲衛
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
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
如外夷狄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義例內諸侯大國小國
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〇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
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〇注先君至所致
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郎經
云仲孫蔑會晉荀罃士匄救下圍彭城是也二年郎經
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頻有二事停車費重而致旱緣是
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
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士匄
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次
于戚於

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
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猶而言之見
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
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雩祀謂之大雩不
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
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脅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
不生上下皆散茲謂闕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
求蛇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羣府茲謂犯陰侵陽
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
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伯姬卒以封魚石鄭哄於中國而附楚襄與
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宋魚石叛楚伐宋圍彭城城鄭虎
牢二國內得鄭聘有坑陽動眾
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〇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
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
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吐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林艾會吳于善稻是也卽上仲孫蔑衛孫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柤仍殊會吳者其序自李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見惡必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文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H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閻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

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注見惡至鄫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卽此義○注等不至同文○解鄫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子會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鄫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

公至自會

冬戊陳

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諸侯戊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疏注據下至諸侯○卽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是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戊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卽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龔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棄必收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戊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隱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之例時疏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戊例時疏諸侯戊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卽與此同蓋皆以魯卑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書時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戊陳亦作魯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戊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注戊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戊陳及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卑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書時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戊陳亦作魯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戊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注戊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戊陳及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卑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書時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戊陳亦作魯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戊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爲能獨戊明其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注戊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戊陳及下

十年書冬戊鄭虎牢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曰書葬者新恩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郟木更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遬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周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託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鄫公之世書鄫婁子克卒書鄫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漏按弱漏通禹貢弱水說文木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

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也通典禮記云鄫以莒公子爲後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之服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罪同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鄫失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不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徹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

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適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眾著之適長而昭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論今但以公殺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無後者爲之置後之義可同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鄫失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不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徹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襄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主兵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子奔喪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既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疏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盍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社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注變當爲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人故詩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權也所以輕重度宜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徙迫逐若願總體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人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即斬徙爲寓公全

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史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子汝荼校字
邶文孫同康參校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曾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注先是邾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頃援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義疏五十七

公羊義疏五十七　一

皇清經解續編

未勞薪牛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愼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疏

釋文鄬字林九吹反說文邑部陼鄭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陼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葢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葢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鄫按說文無鄫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于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皋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杜云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鄫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誠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者內諱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徵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注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疏注據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弒痛强臣專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弒葢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變夷卽中國而歸至國諱○仍本上據以難

公羊義疏五十七　二

皇清經解續編

見弒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疏注據

鄭伯將會諸侯于鄭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卽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逐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踰垣卒冬卽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卽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弒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苑尊賢云鄭伯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據陳侯如會不名○卽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傷而反未至乎舍

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私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莫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別既緣卻不得須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操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注辭若其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者以平人論之漢律臣表云昌武侯畢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率奇日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闕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鬬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弒君誅無輕重皆梟于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弒君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弒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即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狻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罷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蓋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諱之逃歸按操當作鄟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曰以其言諸侯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逢三都賦注詩苕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鄭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弒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經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處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爲中國諱也注採順事上使若無賊然○校勘記云採順至賊然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弑之義故不足也疏注採順至賊然○校勘記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瑕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作淫泆○校勘記云閻若璩曰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疏

按古變濕淫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據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物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値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鬬當坐獲疏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鬬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也而獲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鬬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易爲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爲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將也非火災也大者曰災小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所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迫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挺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廴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迮迮之耳菑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鏜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證校本

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西宮者小寢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宮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壯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寢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嫌宜但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益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益不脩春秋至有災○何義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備守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鞏具繕甲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徙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宗廟之主藏於祖廟之中祝宗卜史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閼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星故曰或食於咮或食於心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衆大不謹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奈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毋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川之應疏正義曰○桓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略外災也按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前志楚國傳陽有相水即此相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偪陽國是相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相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東南有南相即嶧縣湖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湖口城即今湖河入承水之湖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殺梁傳說云春秋王魯以魯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流逕偪陽故城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相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豈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相水即此相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偪陽國是相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相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東南有南相即嶧縣湖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湖口城即今湖河入承水之湖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也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桉陽記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惠棟云相是宋地非楚地相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夫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相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豈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相水即此相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偪陽國是相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相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東南有南相即嶧縣湖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湖口城即今湖河入承水之湖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

祖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沐水篇沐水故瀆自下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於楚之相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相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偪陽有相亭謚酈縣西南有相祖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之鄶治矣按古文祖作鄫酈也釋例云相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相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相亭謚酈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白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沐水又東南歷相口城中相水出於楚之相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按釋例或曰即京相璠士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相之會獨先內之同彼爲殊吳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日反一音逼近之逼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七

十九

經作偪字音夫日反一音逼近之逼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或作逼梁氏玉繩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偪音福福傅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配德是也傅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云偪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相水注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水經注沐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市日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名字必相配騅爲正字斐其假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沐水篇相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相水流同音側加反嵫即今之漷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者力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厭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賣盜同文故也通義云裴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裴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入年楚代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裴同謀蓋亦與閻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積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維然同心安附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維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

矣曷爲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據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其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兒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道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議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制王六軍大國三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强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險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出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据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据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通言三卿稱故得通言三卿之卿稱故得通言三卿

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卽中下亦備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武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猶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三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

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虞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又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鵲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四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口軍三而立小國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三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小國不應轉多也按繁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倣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說不能畫一也○注襄公至讓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逐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賈育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卑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季孫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以舍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豹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皆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鄭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疏五十七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合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甚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一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言重失禮故譏事無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慤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郎成十年六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慤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即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文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慤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變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據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疏〉注據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趨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其會起得鄭爲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故鄭因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即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二也冬戊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縻爽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白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

國喜之故以會致亦
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故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
後會不以伐鄭致
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
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聘
國之辭也蓋
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爲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
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
似何
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校勘記云三月唐
石經鄂本閩本同
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郚杜云琅玡費縣南有台亭穀梁
釋文郚本作台詩生民郚有台亭敖引白虎通作郙有
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郙亦
字台假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
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郚左氏皆
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
圍者非取邑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伺盟于戲楚伐鄭不救
深恥中國之無信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書昭
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鬻前以彊兵革亟作篇魚之會服鄭
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貧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
之疏孔氏音義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
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
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
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潘其愛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
也曷爲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
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
蕭魚同會會不踰時苟卻犯魯曾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
深惡之也○注前九至取作○鄂本殫作殭前九年書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卽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卽楚然上
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也兵革亟作卽上十一年
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
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
無司盟之文故知卽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
犯謂此也傳疏云不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
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注月者加責之○欲決下
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是也○注大年春苞卽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
年圍成亦
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
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
穀梁
運作鄆穀梁台作郚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
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苞晉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
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
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
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苞之故今季孫入之
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會于鹹伐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收爾注時公微弱政教
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
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
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
內兵書則不以運爲莒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
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
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
自益如入國家則
無爲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傳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石經諸本同作士魴唐
中標經當本作士彭魴字若作士彭者譌也校勘記云按疏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
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
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一言也經言乘
傳言壽夢欲使學者即之也于門乘壽皆閽音壽當讀如疇
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登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
制反切蓋即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
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
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
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
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
也壽夢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
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
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孫毓異義云齊魯之間言蚡
爲芋蒯與此乘爲壽夢同聲今
嫁當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
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
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雚成十
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間
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主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
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
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廣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
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
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
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
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
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揚雄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
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
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
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曰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
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
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弟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謂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諸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
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謝也死餘祭也立餘祭
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
也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微見之者與
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
言皆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
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楚者正以宜十八年
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
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遷於諸夏親而遷
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
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
踰竟索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
也忽焉泰強於內治敗殺之後不勤遠略故
長駕遠馭強於泰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泰
泰者楚聖人以中外御主承天之運而反之
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拔詳略之旨
於禮義所以財
之義同一

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
即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羊義疏五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聃舊疏云正本皆作郚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郚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郚亭从邑寺聲杜云郚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郚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郚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郚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伯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舊疏云上十一年蕭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公羊義疏五十八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叔老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者杜祁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異文箋云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卽字思名子蟜當是也蠆蟜聲近義通公羊不名蠆矣公羊作公孫嬰齊者蓋聲轉字異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蒙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違會蠻夷危甚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衛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綴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假借引此亦作贅旒鍇云一誤三從綴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假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滎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愼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據麻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滎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滎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荀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郚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郚亭从邑寺聲杜云郚小國也任城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郚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郚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郚亭从邑寺聲杜云郚小國也任城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郚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說在二十七年〔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侯出奔齊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則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說臧氏用公羊義故不爲孫甯所逐故不書名者爲孫甯諱也正義曰諱者舉君絕爲重見逐告之說顯與傳違杜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從告之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旒然○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乎信在大夫也何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曷爲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綴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假借引此亦作贅旒鍇云一誤三從綴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假借也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前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黜公者黜公曰子苟欲納我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請與于盟是出者孫甯納之也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甚君入戚已賜○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詮者其失眾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眾預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孫林父逐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噬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舊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據此則大夫之劉者何邑也疏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上疑脫下字詩王風巳中有麻云彼留子子下大夫留子說文留從卯戼聲云說文留從卯戼聲門則留自从卯卯爲秋門戼閒爲春門戼閒爲秋之省文董逌據此謂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有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閑○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之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卽宰也卽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卽主事之宰采官也卽宰之官宰之宰采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說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大者運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與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鄰卽紀之采國滅而

宋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宋卽鄭風編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田任甿地以知之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甿地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甿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之田任縣地何以知之以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出封之前不以卿六命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出封之前不以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後不以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或損或益不同公羊義疏五十八

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皆六命則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食縣也邑者其公卿大夫之所人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及身而止則所食采地爲下卿受地視侯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封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天子之三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夫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守之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未封者之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封者之所食縣者與○注禮記王制

臣名之義亦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明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鄭同盟于鼃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不月故解之也公救成至遇疏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同文○校勘記云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攜作攜又似兗反作因攜本或作爲故有似兗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嶲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非王之舍鄭伯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爲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敹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郭春秋異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郛下圍成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叟衛之禍備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感爲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爲八月朔日長歷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愚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晉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備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羅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縶游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溴誤釋文作昊云本又作溴杜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表云今雍州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云水名經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勫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陽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渠也水經濟水名梁隄也水經注溴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引孫炎注云梁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舊疏又引郭氏音義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大夫○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卽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

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也○注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疏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

年戊寅不起疏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徧刺大下之大夫也注據上至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書刺之如梁兮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

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止已言之從可知省文君

若贅旒然注旒所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堵爲贅堵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

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

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

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修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文東國作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益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行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於部旒旌旗之游也从从汙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旒旌旗之游也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至卿雅畫龍交龍爲旂諸侯九旒至卿七旒孤卿建旜大夫六旒則諸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旜大夫四旒則諸侯建太常十有二旒則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九旒則兩旁一四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旌旗之屬也○注贅綴至增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于財則出贅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壻也○注贅綴至增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于財則出贅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增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拇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贅壻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是餘剩之物也索隱曰贅壻之夫也比於子如人拇贅壻之贅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則與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又云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於肉故亦稱贅孟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耆老書大傳作屬其耆老也是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以贅屬於肉體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以贅屬於肉體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以贅屬於肉體

命之數與此及緒文不同盖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得之大夫也○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如彼文使大夫盟高厚時諸侯成在假擅使諸大夫盟高厚如無故列叙者荀偃使也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諸侯會而曰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疏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即本公穀為說○注不殊至同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疏說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紀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濟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劭一地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益勘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窗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清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書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十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
宋華臣出奔陳
冬郕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聘范同皆取此傳爲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誤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據傳稱諸侯圍齊平陰堑防門而守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不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閉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日者善同伐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發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清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自齊侯盟于柯今爲祝阿是古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縣也齊侯之阿邑齊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阿逼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火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齊之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謝○下有執即下書齊人執鄫婁子是也方同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日者不信在鄫婁不在諸侯義亦同也通義云必復舉之諸侯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善同心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日者不信在鄫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鄫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至致伐○即信二

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爲實圍也易爲抑齊注據侵蔡十五年齊侯以下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侵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敵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爲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圍成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上此罪齊者蓋世子騎蹇齊侯以公羊義疏五十八

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葬喪或說是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圍成侵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敵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爲其亟伐也疏亟伐我北鄙圍成侵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敵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爲其亟伐也疏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

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亟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易爲不繫乎邾婁之邑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

或曰爲其驕蹇與釋文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即下文冬葬齊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上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即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亟也今此直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似從末減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數較彼似從末減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漷水疏高平杜云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又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運魯國鄒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漷水在魯水西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運魯國鄒

西南運蕃縣故城南又西運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皆邾婁魯附庸非敵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北百里述山西流會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漷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諸泉水運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遏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京相璠云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漷水何注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注據齊至濟水○即東田不言自漷水疏通義云據取邑末嘗道竟界漷移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以漷爲竟也何言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范云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即此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剌晉偏而魯貪孔穀梁傳曰軋辭也移入邾界魯隨有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漷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漷水爲竟是也舊疏云漷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則漷移爲外異更明漷移入邾婁竟內故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即賈服所謂魯貪也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環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璦大孔璧也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睘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

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棚外之事將帥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尒何宜蚤帷而歸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偏乎按穀梁之義邑辽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爲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爲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意○疏注據公至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往使臣子不可使聽深故諱使若公羊義疏五十八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戍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匄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據以難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竟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使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卽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大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可則安用將也劉敵曰穀者齊地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可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君命而後上有爲必君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輿曰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故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匄此事實依古禮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蔑如晉正以魯與邾婁數相圍犯非齊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入竟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入竟之世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竟之後二十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爲中國諱也諱伐喪也是其義也鄭玄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繁露精華云大夫既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案惡於鄭而次狄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是其義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竟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入竟之後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入竟之後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入竟之後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邑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至遇○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聚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外蓋士匄侵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尚未備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穀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愼言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嘉卽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嬰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卽上十八年傳未國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壅塞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其子亦不合從父命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命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被惡名爲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其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郛注言西郛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汶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部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柯城鎮本屬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留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居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瑯琊起館臺考春秋時瑯琊爲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邾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邁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瑯琊則與武城密邇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

席鑒郁元晉參校　子汝琴校字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邀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慎言云月之二十六日邀唐石經閩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邀字如是毛本作邀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邀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泮水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在頓丘縣南今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魏故志曰趙南至泮水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屬東郡非也是其事也

公羊義疏五十九　一一

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汴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續漢志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濮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繁水在彰德府內黃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鄴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繁澶按繁與澶疊韻汙與淵雙聲繁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賈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邀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溫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艾古文光炗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疏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卽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樂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厤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三日八九月非十月也五行志劉歆以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溴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殺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爲溴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公羊義疏五十九　一一二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是也杜預曰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邑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鄒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鄒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說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鄒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泰泰與漆形似益誤

鄒婁庶其者何鄒婁大夫也鄒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快無氏疏通義云據盟會恆言鄒婁人亦通○注據快無氏○疏即昭二十七年鄒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鄒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歷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君亂國劉歆以爲入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掩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庚辰辛巳雖非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晦朔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皆依經立說則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傎矣萬充宗黃梨洲問答云問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推非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忘僞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十一年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投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四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是一年兩食者亦有之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交周一宮一度三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之漢書後云

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一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一年孔子生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疏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末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云公羊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趙達所據本已誤按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氏長歷十一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義疏五十九　五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廩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麻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孔子生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推之是爲此年更發初之盡是爲此年之盡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大餘以十二除之得入十三去之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以六去之不盡二十入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年必爲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入十六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入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去之歲餘一千七百二十入除之得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大餘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大餘以十二除之得入十三去之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以是上推孔子生年必爲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入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去之歲餘一千七百二十入除之得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大餘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大餘以十二除之得入十三去之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

又或疑卯卯篆文相近傳寫譌酉爲卯攷後漢麻志漢安二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麻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麻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麻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元年四干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干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麻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閻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鄭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卵酉作丣卵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卯鄭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引三統之術曾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麻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謹案杜氏長麻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卵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卯鄭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麻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公羊義疏五十九

殷麻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二百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卵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卯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誤則亦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麻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麻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之蕫仲舒以爲後倫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二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畀我唐左氏石經作
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曰畀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
傳舜封衆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于之畀
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
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
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
左傳曹公孫會自鄸出奔蔡疏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
隸書畀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
顯爲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
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
夏治小如大鼻鼻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
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
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
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
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
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
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
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
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
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
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
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
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
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
序昭公分國而外諸夏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書
以封沃卽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據當舉重疏通義
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
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據當舉重疏云據
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
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
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
鄟鄟者公羊問答云漢書衛史傳此
鄟鄟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
東聞喜縣故曲沃
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爲漢縣地詩唐風揚之水
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卽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據當舉重疏通義
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據當舉重疏云據
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
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
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
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虢叔隧子以書入絳故
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
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

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舊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繫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此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奔齊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絳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至書入○注曲沃至書入○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殤曲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士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門行又言皆曰得士何夙之有盈出偏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曲沃大夫不能問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記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注舊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曲沃大夫位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鄢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人執仲幾于曲棘以歸哀二年秋衛世叔齊石惡出奔晉皆是也

秋晉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釋文渝左氏作榆水經注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因云定王崩周訃云定王崩之注定王崩也舊本或

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參略云渝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易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邢○即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救邢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阿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救後次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次後救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救左傳曰諸侯

通君命也此謂先通君命爲得禮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繫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此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奔齊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絳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至書入○注曲沃至書入○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殤曲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士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門行又言皆曰得士何夙之有盈出偏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曲沃大夫不能問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記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注舊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曲沃大夫位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鄢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人執仲幾于曲棘以歸哀二年秋衛世叔齊石惡出奔晉皆是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舊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己卯仲孫邀卒疏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齊苗注內大夫齊例無罪者曰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僖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曰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逆罪之殺欒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益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舊得大夫之位疏○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舊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秋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舊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舊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出奔范氏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晨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羯帥師侵齊疏仲孫偈云本又作羯亦作揭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

祇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爲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卯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祇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宇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剔向以爲先是襄侵鄆國是以鄆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此食又既象陽消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舒鳩舊往朝之卒注中是

公羊義疏五十九　十四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何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公羊義疏五十九　十五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記云閻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莊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亦作陳地衛滅邢而爲衛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咸宜咎云本又作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爲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傷即有死傷義也

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注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何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公羊義疏五十九　十七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于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據社使其衆男女別而舉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亦飲而進獻子美入歜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曰入者善也孔氏犖涉左氏以駁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曰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討注曰者危錄隱已公子遂入杞注曰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曰者善義兵得時人若入曰入爲善則入盛入討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曰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

欲詠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城蓋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東昌府地去聊城北俱順德府地去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

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應劭曰安德縣此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清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千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問有異事與祝佗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寫祓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詰責字誤按閻監毛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簒云公孫嚽云亦有本作公孫萬按孔氏說君之不得以駁何氏欲諱崔杼何氏或別有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那地衛滅那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晉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注據與至櫟同○疏注據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注據與鄭突入櫟同

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竅竅引舊解巢楚邑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假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捍兵者也則捍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荅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人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但夜人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

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子卒故謂加以傷辜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亦以經名卒閒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子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也○注巢不至論之○注巢不至舍也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辜者對上七年吉之故言復也辜內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淺暴巢國若不與殺開容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舍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曰之若以殺論巢已合絕若以傷論愆釁而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卽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侯衎出奔齊衎弒其君剽注齊喜爲衛侯衎弒剩不舉衎弒剽者譏成于喜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也殺亦弒之譏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齊喜至于喜○齊喜爲衎弒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衎弒今書喜者正由譏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齊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鄭公孫黑公孫黑欲納公何如是譏成于喜文也按左傳齊侯卒于虎牢高子出舍于邴伯國殁孫氏夜哭國人召高子高子復殁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齊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齊氏也世家謂殤公使齊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錫公會諸平公平公執殤公與寗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不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爲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注衎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此解林父逐衎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如此解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相類十月夏八月微服用事未可殺殺者少類爲稼彊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讎逐之恥反爲汪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之十一日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之文

此譏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人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卽哀六年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也　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衎主惡剽也　曷爲惡剽注據齊陽生不書歸惡吾疏注據齊至惡吾○哀六年傳景公死而齊人立荼荼之不得立皆再拜稽首而已皆再拜稽首而已吾欲立荼何如諫乞曰

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公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公故據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實故衛人未有說曰由此得成諉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疏云正以有繼及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違於公子故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違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涸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末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於昭穆違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郎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公羊義疏五十九

晉繒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曰者起衛侯歸而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曰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歸爲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眾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衛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弒而衍之失德見曰衛侯衍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踰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詠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曰酳乎惡衍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懼范武子曰衍賈與弒故錄曰以見之書曰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注曰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衍出奔注曰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曰也此亦曰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晉繒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曰故解之甯喜弒而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曰甯孫則與出不書者予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眾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本當言晉趙武也左傳晉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俱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通義云穀梁作世子座同音假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沉云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壯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非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按繫露竊脫本淳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痤有罪蓋痤罪克故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痤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痤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痤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痤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據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故據以難不非伯討也甯喜弒君賊合執今晉稱人而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篤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弒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隱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
　兇文董生蓋
　以意言也
　　舊許靈公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
　霄許入曹入于宋疏左氏敬叔孫孔瑗作孔奚瑗聲相近繁
　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
　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
　下云楚子昭益諸侯可者也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疏鱄作專省文也
　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
　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
　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
　盧文弨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易爲出奔晉注據與射姑
　同疏注據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
　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出奔注
　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
　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據與彼同也　爲爲殺甯喜出奔注
　爲爲殺甯喜出奔注據非同姓疏注據非同姓○承上衛甯
　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鱄公
　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鱄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
　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
　于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
　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
　出獻公是甯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鱄猶
　出逐○盧雅雨詁鱄去也國語周語王鱄
　說文黑部鱄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鱄朱於朝注鱄退也我
　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也
　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此病也
　僖三十三年傳爾即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
　若也是也即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即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又齊策亦謂必將先奔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救固將先奔也○注言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衛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寧又云寧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寧與爭也喜曰諾疏上二年左傳衛侯召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藪曰孫林父衛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衛侯使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衛侯使公子鱄告於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公子鱄摯其妻子而去之注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摯其妻子而去之注懟恚不能保獻公疏注懟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懟恨也又恚恨也王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詞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獻公淫刑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之迷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剥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末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誅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疏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繼絇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靡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頸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引字略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爲自抹蓋即殁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撮滅也是也又音末末當作末又音蔑一音昌是也集韻十二末傳側八曰撮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六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刻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鼻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獵行出犬雞以詛射鞮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

詛用一牲故此用雞也○注傳極至大忠○正曰獻公出奔終爲甯納知鱄不能救也移心事剥背爲姦約末知何指當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鱄棄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域窮涉寒饑他人之壃窮涉寒饑纖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小負也專引何君嚴疾云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棄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附公山喜得人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徵子去衛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末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人也又與喜約共弒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意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衛例之健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言喪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辛巳月之六日書辛巳月之六日○舊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始諸侯也注據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據盟至出公○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歹部殆危也曷爲始諸侯注據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及石惡不畢重者方再出豹弗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畢及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也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崩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傷侯至鵬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厲公無信又使其惡臣崇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貶○厲公吾豹兒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厲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郎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郎下二十八年鄫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衛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閒殺吳于餘祭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厲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之注會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戊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則去前閏則爲朱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厲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疏傳爲建謬

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爲無稽竊意古厲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閏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口至二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朔大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日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即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說曰統傳以爲再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日即前時厲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既係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厲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厲志劉歆說云得厲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蕤賓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厲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得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厲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厲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孝公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郎下二十三章也○注公羊至所致○郎下二十九年禁世子般弒其君莒紀公子餘祭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閒殺下音試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破兵十餘年內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輿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杭關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愼言云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願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薨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衞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封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弒中國存其北而濟衞殺其君慶封劫君弒而成羣衞衍據陳儀而爲議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閏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當在明年正月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一月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甲寅爲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已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十二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已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朞作期云本又作朞

公羊義疏六十　九

皇清經解續編

又作朞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略猶役也以月數恩役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裴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閏云至親以則斷故取其朞也朞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即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書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役閏而三年之喪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亦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故數年則役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尤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詵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閏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閏忌之正也夫練祥二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閏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三年之限已全閏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攷分度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需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常月也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

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雖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校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悖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衰變人情亦同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禾草節候亦殊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臂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玄雜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豈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乃一祥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謝王臣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情猶見乎又閏之初豈得爲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則而除於禮爲允曾稽內史郄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其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月祥二十五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正月遭艱便當以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麻數苟本乎麻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合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彼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義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

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僞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按譙王恬郤愔論皆正沛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鑒劉昶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正月以存君也〈注〉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鄣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公羊義疏六十一

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鶩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荊土卒度葴愁悲失時泥雨著澤多霍亂之病益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漬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祁卒

閻若璩吳子餘祭〈疏〉公羊石經及板本作祭此及左傳釋文作闔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闔祭音義亦作祭曲禮吳子餘祭盜祭侯申陸氏皆讀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

曰其君者闔者賤人也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召其君者也經言殺是與盜殺鄭公子嘉公子發公孫甯盜殺衛侯之兄絷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閽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疏注守門人○禮記祭統云閽人爲君在戺內焉注閽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云閽守門者穀梁傳閽人守門者也故閉者說文門部閽常以昏閉門隸也杜

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闕○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刑者使守門固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面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固皆用刑人統謂之闕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闕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木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

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闕○周禮閽人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刑者使守門固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面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固皆用刑人統謂之闕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闕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墨罰之屬千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木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剠者剠其鼻也腓者脫其膕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大辟罪五百殺罪五百鞭之夏侯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大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孔子爲春秋採摭古制也說文骨部髕刵足也脫其髕謂鑽傷其卻當骨閒者說文足部跀斷足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大辟罪五百殺罪五百鞭之夏侯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大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孔子爲春秋採摭古制也說文骨部髕刵足也脫其髕謂鑽傷其卻當骨閒者說文足部跀斷足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大辟罪五百殺罪五百鞭之夏侯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大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

也獲俘語出左傳來知公羊同若非士不得稱人以弒殺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關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當士庶不友放之逺地欲去讎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關弒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臨微論閽黍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聖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興世隆汙情變點爲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遺其禍是也○注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卹讎不迴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閽由之出入是卹敵遭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埒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贍恤也故生也注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也周則墨者使守門闕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吳閽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穀同左氏經昭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徹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憂災危故曰

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是也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季子札諸樊餘祭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卽謁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謁曰今也與季子同毋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皆是也疏史記刺客傳若是是也季子不受也注據聘王若是連而與季子國注連起也倉卒意疏注連起也倉卒意○說文走部連起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用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季子猶不受也請注迭猶更也○說文走部連起也倉卒意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刑辭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本及乎季札諸樊

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于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慳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卽餘祭不遠刑人謂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舊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難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公羊傳壯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㕣與瓜相近而誤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攝祭七曰絕祭八曰繹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邊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涪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瓜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尙速有悔於予身注**說苑至公篇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新死何氏胥甫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賠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橫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性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可請偶自天隊欲靈矣非果死今乙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垂卒遂志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之門或關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闔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闔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闔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闔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闔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闔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謂餘昧之子爲僚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除祭也夷昧也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繇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繇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爲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殺卽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僚是也按以光而弒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尙猶努力○說文八部尙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兎爰云尙無爲箋云尙庶幾也漢書敘傳尙粵其幾注尙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虞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遬大注遬疾也速爲速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死傳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子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則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逃踰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僚者長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闔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闔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闔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闔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闔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闔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謂餘昧之子爲僚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除祭也夷昧也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繇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繇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爲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殺卽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僚是也按以光而弒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尙猶努力○說文八部尙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兎爰云尙無爲箋云尙庶幾也漢書敘傳尙粵其幾注尙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虞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遬大注遬疾也速爲速之借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容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子我也白虎通號篇子亦我也子訓我者余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死傳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子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則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逃踰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僚者長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爲君之子則左傳自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宜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正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楊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疏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此誤世家謂餘昧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僞孔傳公子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者非一之辭將從先君之命與之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校云唐石經初刻如此後磨改爲也按釋文作僚焉云於季子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之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葬甲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葬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

擘反本又作惡音烏路反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葬甲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葬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專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企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兵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薛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皐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泉澤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閻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敗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此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爲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

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疏何校本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願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寘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尙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僥以貪悖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挈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

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憧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其身夠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問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宗祀乎是故吳之興乙季子必鬻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豈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讎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鳴呼

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季子何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舊疏何校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醳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宜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喬卒注曰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移諱故復爲季子諱○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移諱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

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之疏釋文頗本作坡二傳作薳罷顧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昜中字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抶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之罷罷之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抶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外災至卒日○注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為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錢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佚二傳作佚夫古年佚同部假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佚九經古義云古佚讀為王故晉語與人誦云佚之見佚梁丘據讀佚為年殊不知年讀為甯田讀為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為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德也殺之罪惡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傳丁未日故書丁未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甘耶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錢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略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略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

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傳丁未日故書丁未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甘耶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錢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佼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崩年即位亦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書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崩年即位亦以天子三年然後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應孝並纂天子失位從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殺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襄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公羊義疏六十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爲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云正以莒殺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踰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殺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王魯乃責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儲括欲立王子佼夫佼夫弗知尹吉甫多等殺佼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脩括至與師圍蔿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佼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今此王子猶公子貫於先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愼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鄰駭之云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悤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識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爲夫人者也若其不然亦不書矣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葬至

公羊義疏六十

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爲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天下之所淫俗流行極于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閾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媵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

之意也左氏願說託君子之言議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姁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宣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養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闕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親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爲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天火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傳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箴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傳母本又作姆同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傳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陽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騎醉殺王傅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歸宁言告言歸是也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室之婦竟也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謂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婦人年四十無子出可也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盛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誼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誼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穀梁傳不言大夫良霄之也通義云與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書之孫樂黶之子也通義云與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樂書幸免于戮而樂氏之族終滅於晉君黶而樂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徙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樂書不見於厲公弒後已示詠絕樂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樂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日者弒父比冥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弒焉爾讖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冥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弒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子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弒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足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知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弒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忍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忍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閔作憫○按閔憂同此誤穀梁傳補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諸侯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屬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

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哀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哀者若財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鄰司農云更猶償也引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也更復其所喪此大事也爲爲使微者注復者婦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爲爲使微者注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卿則其稱人何貶爲爲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至善也○穀梁傳不言災貶注據善事也疏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愚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薨專辭賞也又云臣之有作薨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薨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愼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假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不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傳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誄災眚之來非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末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于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益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日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枉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公羊義疏六十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慶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密州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犁比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犁比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鄙左傳云犁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

弱同部得相假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按勘記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虎按罕虎子展子罕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從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潮音郭又音趙左氏作趙穀梁作鄄按經典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質有德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鄄潮從鄄聲或傳寫異忠棟云鄄通虞號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葆叔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鄄君注也是也杜云號鄄地其古東虢與○注戊惡至大夫○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疏又云其先之生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雖

記云與行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情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渫洞之大夫有作禍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留已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面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侠卒鄆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罪去公子係貶舊疏說○注方議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昜爲謂之仲孫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尚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尚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折而言之末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即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貶昜爲貶**注據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

疏注據八至不貶○即八年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下師解故此弟子

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難取而難之**言將自是弒君也**注明其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弒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陳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之明文○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階成弒君之嫌故與弒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娣生悼大子師少娣生

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長子立留爲太子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大子立留而自立悼大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弒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弒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尤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即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弒君之賊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弒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弒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遇弒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徒遂免弒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今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將爾詞昜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昜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然則昜爲不於其弒焉貶**疏注據未弒也○舊疏云據貶必於其重者○注據未弒而已貶據今仍未弒而已貶去其弟昜爲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特著其爲同母

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竝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陳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是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弒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今招之罪已重矣昜爲復貶乎此注據

棄疾不豫貶〔疏〕注據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爲君也注故使貶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御同無貶文故據以難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著招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

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閤陳亂乃發陳使者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恕也叉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恕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疏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之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爲東鄆莒魯所爭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益屬魯後入莒爲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莒通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卷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唐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則屬魯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見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方百里伯七十里子孫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十乘○禮記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出革車一乘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則方三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

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懲從也聽注聽從也國策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御同無貶文故據以難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著招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注言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不順故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二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見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孫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十乘○禮記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出革車一乘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則方三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

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訓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師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繁露觀德云出外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而譏焉論語秦伯有干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杜鄴傳昔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弟云者親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罪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芮伯萬爲讒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包氏愼言云六月有丁巳據麻七月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大原大鹵太原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事記云即所云眾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邻缺求成于晉狄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鹵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旨與晉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旨與晉終和羣狄皆爲媾揣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垠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向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

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舊疏云古史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瀕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舄鹵漢書溝洫志千古舄鹵蓋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

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曰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濆泉穀梁傳狄人謂貴臭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古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原者何上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嶋若予上下草木原下謂濕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邊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

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窓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墊也專指沮洳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阪者曰阪言阪險也故郭引此句證彼耕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墊也墊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桑柘原隰宜牧畜此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下者秔上者稌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

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

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輿彼釋文本無輿字梁亦無輿字○注主書至篡○入者篡辭展之舉重矣而去其君審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其君審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也按左傳云莒展輿公既立展輿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注莒無至爭篡○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展輿彼釋文本無輿字梁亦無輿字○注主書至篡○入者篡辭展之舉重矣而去其君審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也按左傳云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

展輿彼釋文本無輿字梁亦無輿字○注主書至篡○入者篡辭展之舉重矣而去其君審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也按左傳云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

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邾庶竝篡亦重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排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若故亦不得用諸侯齊例矣左傳展輿吳出也故弃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云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

中邑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眾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削小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邑○隱七年夏城中邑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搆衅後始爲此興師動眾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據非侵伐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曾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弑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壞東運莒魯同壞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亂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沒而運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疆臣執柄傳云畏莒也解不討賊也乃省文師以疆運田正竟界也

葬邾婁悼公疏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麇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有作麇者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弟頃王制一命卷是也袞與頃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麇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微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即下二十八年春公至自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二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自乾侯是公如晉至乃復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暑治大平貴小國詳錄出奔
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爲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卽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讓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愼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潮而不能使政而不能使衆越在俗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懼鄰之遍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爲好惡人之性考戒呂刑適重上服下刑適輕下服下刑曰刑罰世輕世重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閻解云正本皆作雹宋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故賈氏云公羊大雨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有作雹者或作雪者或作雹者誤也按舊疏也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氛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賈逵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氷也若今朝廷藏氷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氷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圀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雨水而伏陰蒸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聚不取其氷則氣斎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

而爲殺申豐見時失藏氷之禮而有謟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氷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及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疏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殊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又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先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

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卽下文爲齊詠是也通義亦云爲齊詠是也會無所殊也舊疏又引鄭注淮水之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欲順楚之事而病諸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策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因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麤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審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詠也注故繫之齊疏注故繫之

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鄰以邑通故不書也　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注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子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鄰以邑通故不書也　**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

卽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　**稱人以執之**疏注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二相恐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二相恐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天默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爲繁露楚莊王殺齊慶封而誅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　**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鄰以邑通故不書也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鄧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澧水篇澧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珠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厲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貴備賢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

是國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即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襄二年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用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鄫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鄫至內邑○大事表云鄫本小國任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據左傳爲義公穀皆以莒取鄫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爲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爲齊詠亂臣遂滅屬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

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階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爲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魯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然則舍爲不言三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疏之宜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且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傳亦宜言舍爲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即據三卿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軍下中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三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疏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故言作三軍消也故言作三軍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三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消也故言作三軍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據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據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難意下卽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解卽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不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

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之中皆可知也不言中故上解下也○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偏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起上之作三軍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

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難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不言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君

公羊義疏六十一

太

于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如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

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牢大牢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當亦以為用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為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其名何注據秦伯嬰稻名疏注據秦伯稻名○郎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今此嬰字誤也嫡得之也注嫡得之疏引此傳曰直出直入正也詩疏引李巡曰嫡子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宜為罃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嬰字亦譌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嫡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為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即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進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比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終

葬杞伯姬

葬秦景公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即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入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禍大國以爲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敗莒于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敗莒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蓮頗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蓮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人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注書者善錄內也○舊書之故云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今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涖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問無他事而重舉爲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

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涖盟即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則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求之平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即位求好于魯旋即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謁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二惠不就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劭之說也以爲燕與齊平者村民本許惠卿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者孔氏宗賈達何氏休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吏敝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亦魯平下將書叔孫婼如齊魯與齊平燕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例內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猶遑遑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刺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於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癸未月之十五日

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疏〕釋文舍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舍古若聲舍聲同春秋昭七年叔孫婼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部字也左氏莅作涖並俗當作隸說文立部涖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來非公羊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厤爲月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即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弒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戚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壹事序不類日食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燮燮厥度靡有定極是之謂也如是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擇人二曰因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蔕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盡劉歆釋傳語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桓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日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当下解不爲亂故危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亥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盬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盬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等所立或即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瘻獨禿跛偏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即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即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任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瑯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爲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疏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弒君也今將爾詞局爲與親者同君親無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爲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代陳陳君留奔鄭

秋葬于紅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廈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今爲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爲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合注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蒐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郡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任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責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昜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爾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豐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僞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緐梁傳惡楚子招殺公子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二　六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舊宋鄫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疏）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鄫本國名春秋前爲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鄫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夾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賈逵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夾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稱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爲天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災異爲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詠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爲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昏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昏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存亡義也（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爲悲陳而存之）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二　七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注）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疏）注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不取彼傳文直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舊疏云楚葬亦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

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没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疏注楚爲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鬬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如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如故曰水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左氏說乃春秋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一自遠者言之一自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又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蓋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人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正義曰孔瑗云招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責以弒文不與楚討賊決宜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没討之者上貶謂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具十年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没正賊然本謀在招上以外災例時即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具十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拚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嘗今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反又即移切兒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嘗堂集古錄有釋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鄙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僖十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僖梁壯元年釋文並音鄙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鄙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蓋疏蓋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欒施晉欒施解云齊欒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按晉即齊字晉卦之晉即齊欒施公羊作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益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

公羊義疏六十二

八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二

九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疏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敗之疏成何云向戌與召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誠本或作戌音恤戌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朱平公鐘銘宋公成之謚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乎

公器也須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の注去冬至改之の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要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仔其日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諱例曰無冬刺不登臺觀氣者登臺觀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疏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年二月葬僅逮三月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逮葬矣可三月即可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

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據誘戕曼子不名疏注據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戕曼子云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是也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衛侯般滅邢衛侯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之以其滅同姓尤惡之也存秋之君滅同姓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同姓尤惡之也存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那衛同姓名春秋衛侯般滅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

子殺之不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是也絕疏姓名春秋衛侯般滅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之以其滅同姓尤惡之也存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那衛同

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日數十世則有弒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滿網也○注內懷至許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正也故仁之爲言人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也義之爲言我也言義正我故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人不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人不在正人我不白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在正我不在正雖能正人弗與爲仁詩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其身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者我不能受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可以其理逆矣何可爲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省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禁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人人以義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詩云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實論已見之而公羊義疏六十二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貴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貴則傷厚而民弗親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俛于上而僻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唐石經蔡疏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識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

杞人于屈銀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銀作鄂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儿經古義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鄂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犾讀若銀又云犾从心狀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慭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犾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犾之異詞慭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慭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疏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傳作厥慭儿經古義云左傳歧从其異讀音與杜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慭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犾从心狀聲公羊作齊國弱字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力欲議論結其善事然公羊義疏六十二

己亥月之二十五日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卒敬歸之婦何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但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十

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
友史記管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疏○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殷也不君不與靈公立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

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而立弒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也○注不成至父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薨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跨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爲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爲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者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殺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繆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弒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與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弒亡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慶疾云即不與楚殺蔡者楚子也殺富貶楚罵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誠蔡世子思欲封謂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而罵師固已貶矣楚子思欲封謂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志殺蔡侯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誠蔡殺友惡其洼放其洼放其志殺蔡侯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例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僖貶楚殺二君則稱子不更葬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子文爲悖○注上不至云耳○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注據惡惡止其身疏○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

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譏爲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弒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

重乎其與仇讎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爲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注據惡惡止其身疏○下二十年傳文

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譏

滅人疏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衆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至以道○何意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杀何意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之傳惡乎用之社也其用之入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何意引人而不仁為證因連下引之何云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差繆略云北燕伯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左氏作北燕伯款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徵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疏注即納至于陽○此據納蒯瞶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所有故奪其國文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為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徵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徵國出奔書即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闕至問之○公羊義以伯十陽連讀公子陽生也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

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疏公羊問荅曰聞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年二十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卒左疏引服曰貢遠云是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為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闕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叙所稱使于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邅如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強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以為非誤也此本錯字剜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合陸氏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本注作妄意措於作億措也億謂有所傾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億之意音同也舊疏

妄置意於言矣按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實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毋意取毋意義也春秋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億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酡粹是以億二十三年皺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為信史也俞氏樾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為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為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襲之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襲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為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

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卽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卽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卿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其詞則上有罪焉耳注上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上之罪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

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注上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上云○注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卽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子之文史記之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衍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以名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貶與庚輿必不稱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畏史又得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弑擧人與國卽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

于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衍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毛本無也字此衍監本同鄂本北監本在上云閩本同北誤此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慭檮文慭魚戮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稱文云整之領

反或作愁俗觀反蓋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慈亡在衛釋文慈一本作整通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參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慈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二家不克出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義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狄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彊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亦作今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閔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晉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即託義討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彊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閔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於中山武公下云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翦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中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於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輿曰楚滅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狄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蘇輿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病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始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來戛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妒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嬖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紿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厭憊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偉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按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蔡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公羊義疏六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以邑叛也（疏）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注）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據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往弒舍故爲集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弒君而言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

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惡於弒立也弒虔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縣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經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雖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芈尹申亥氏繫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潰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虐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士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慮注壞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

其相司鬱司鬱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丹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偪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飛揚而叛及其身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敝飛揚而叛及其身楚靈王是也（疏）舊疏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富百姓殷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矣故曰本勝士新語懷慮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楚靈王是也君之宮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故曰本勝士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富百姓殷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矣故曰本勝士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富百姓殷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矣故曰本勝士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富百姓殷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矣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白倒之高雖登之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飛揚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誓共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弒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弒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猶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曰先歸後所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至者剿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兒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弒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弒君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比不能死不當爲君明矣又○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云高閌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兒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弒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弒君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比不能死不當爲君明矣又○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云高閌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兒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

公羊義疏　卷六三

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弒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滄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弒子乾谿書其地者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左氏穀梁弒作殺孔氏音義云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貿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證樓集云經有殺謂爲弒者乎曰有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疏注據齊至

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顛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

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疏齊至

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之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則彼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據以難舊疏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脅而立之

疏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比無弒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弒作殺故以比爲後世大防比不立

公羊義疏六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　六十三　三

殺故以當上之辭爲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弒　其意不當則曷爲

加弒焉爾注據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疏注據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弒故據以難

乎效死不立疏虔無一日君臣之義云卷縗而比出比歸而虔縗比自謂於君已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弒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爲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以易也春秋書弒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曖生者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弒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春秋言弒其君者二十三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弒公子比彼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弒其君所以徵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弒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棄疾殺之如衛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也公子棄疾者各一言楚公子者公子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弒比言弒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弒惟公羊作弒傳曰此其稱名氏以殺乃何劭公之誤而傳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與稱名氏以殺與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弒經著於竹帛者既

公羊義疏六十三　四

謂何氏又襲謂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何可以州吁陳佗討賊之辭而比之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比公子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貿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證樓集云經有殺謂爲弒者乎曰有公羊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欲先脅之人猶可曰以討賊子之也弒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弒君舍故據以難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實所臣事之君復子之乎棄疾爲于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易也春秋書弒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曖生者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弒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春秋言弒其君者二十三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弒公子者各一言楚公子者公子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弒比言弒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弒惟公羊作弒傳曰此其稱名氏以殺乃何劭公之誤而傳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與稱名氏以殺與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弒經著於竹帛者既

弒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脅實公子弃疾則楚子居也疏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棄疾弒比之後即白爲君故注云使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貿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證樓集云經有殺謂爲弒者乎曰有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弒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公子比也春秋言弒其君者二十三言弒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弒公子比彼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弒其君所以徵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弒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棄疾殺之如衛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也公子棄疾者各一言楚公子者公子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弒比言弒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弒惟公羊作弒傳曰此其稱名氏以殺乃何劭公之誤而傳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與稱名氏以殺與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弒經著於竹帛者既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矣（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甲戌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沟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成有而問隔事者則重以上有棄疾弒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問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言諸侯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更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聞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上下二注瀾經為義非別解云因為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公自不與盟也鄭本肯作宜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至不致會○舊疏云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據以難不恥也昷（疏）注據慝至恥之○舊疏云序恥之疏（注）諸侯皆大夫盟于屢慝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也（注）為諸侯所謂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是（疏）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猶不宜與也故因為公張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亂也猶言成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

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為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為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盟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宇劍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文云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瀾經為義非別解云因為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公自不與盟非直為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為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據歸者有國辭（疏）注據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自國自歸者

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詠書者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于不絕其國卽諸侯存陳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闕盡衍字通義云災世子偃師之子盧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益卽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蹊矣此卽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詠遂許封之引舊說卽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卽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詠○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矣包氏愼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詠而稱名點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卽是不與

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誤按三則爲日字者誤按三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即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胡因有亡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簒故因不序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來朝之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遵餘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即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序其卒日者正由本是簒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簒人故因略之不序其葬矣其本簒者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簒明者例書葬即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簒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簒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聞世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日姊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爲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書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嫌其罪名辭不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大夫○注莒無大夫而不日者略之也○校勘記云公子意恢者宋監本毛本同閩本作意恢按秦誠莒本作意恢與此合下同錄名氏也若然秦誠莒本作意恢者誤也

卒所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大夫○注莒無大夫而不日者略之也○校勘記云閩本同監本毛本日作月按秦誠莒本作意恢者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曰昧爽旦也故釋文云昧於旦日昧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即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簒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據厤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會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據入者言萬去簒言名不言卒事疏據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簒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簒入彼言去簒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據以難禮也注以加錄卒事也○加錄卒事也即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寧人即不起之即言若非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去樂而已若去簒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

禮但當如宣八年之記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惡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死君命無所不通壯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禮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唐太宗酒怒爲貢之以狀言但以口奏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然此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疾革也必以聞卒事注畢其祭事疏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通義云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

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賓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賓中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葅醢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鉶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觶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二佐食萬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一俎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賓禮經或作賓通用賓正字也此校勘記儐徐本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儐尸葢以紓其勞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閒君之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閒君之喪尚遣人攝主卒事大夫閒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日而繹君閒臣喪隳一時之祭故不忍次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繹是也大夫既祭即儐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爲加爵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事矣葢主人賓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

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錯葢其後鼂即朝云春秋王子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傳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即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傳當詠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葢與孚于大辰同占

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麻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三月滅氏壽棻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亾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葢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屬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後葬取復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氏謂當作晉趙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疏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歜敗戎于邲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鄢聚古鄢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鄢子則曼即鄢子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悠麻解城北故鄢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郭后紀作綿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據誘蔡侯名疏一年楚子虔誘蔡侯名○郎上十之于申虔書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疏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爲不疾注據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注以爲固當

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

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注以爲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所疾尚書大傳曰正朝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中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遭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徵國難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酷

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已亥二字似磨改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鮒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亾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荀盈劉歆說也按上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益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衛在畢晉國象也晉屬公誅四大夫以弒死莫敢復責晉君還事之門比再食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禮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朔之謂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亾陰爻而陰伐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者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商大宰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五分入食限威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九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二月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朔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厤失閏故魯史以爲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字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孛異猶問錄之疏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閒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字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其言于大

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至入于○卽丁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爲難按此謂恒星中無大辰名也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爲大火閻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農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候故曰大辰川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傅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蒼龍之體不說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也范注引劉向曰謂龍于蒼龍之體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閻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大中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以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

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邳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爲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故心爲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辰子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韋注同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也按後漢書郎顗傳伐作罰者其衺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輈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衺與參連體而六星故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衺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逸斗極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兒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罰罰爲虎首主葆旅事糸隱引宋均曰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左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證云按參衺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兒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傳曰三星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衺統名之若同一衺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記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從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物皆生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大火至大辰○記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從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物皆生北辰亦爲大

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臣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解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蓍百莖而其一木寶于載而人寶是以三伐傳決疑爲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恒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陽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

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星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棓又五星曰天矛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即引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說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星也含文嘉舒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

日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晷儀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問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極星或即此與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所謂正北極璇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亦道也極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大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衙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大王位居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彗雖異其狹一也大星天官書止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尺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儋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王子猛王子匄王子鼂楚出也時楚靈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弑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居郢都妻昭王母鞮平王墓此皆孛星出彗星出則國有大喪故名孛星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猶蠭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爲明堂天子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之宮詩汎麻櫚云房爲天馬土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驷也

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鄭云是周分爲二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其實周分是三王事周以分乃是三王猛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猛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峴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檇李疏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爲難釋文作傷李云本或作醉李公羊義疏六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據

公羊義疏六十四

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李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峴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終

子汝菜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鄭本災作宋誤之十五日鄭本災作宋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據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因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與僖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

公羊義疏六十四

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注是後至云爾○毛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匄子匄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辠也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鄛庶並篡無一諸侯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鄫疏杜云鄫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鄫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鄫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子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

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隈自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酈析水出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酈析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疏注蔡世至弒也○正義曰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醜故不忍言其日此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弒此爲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寶非止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濟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豹竭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上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闕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指大同

冬葬許悼公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注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卷耳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不成于弒也言不成爲弒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案露玉林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詆也則亦不得不詆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詆盾無傳弗詆無傳不交無傳以比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詆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詆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對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弒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派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曷爲不成于弒注據將而誅之疏據將而誅之○正義曰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弒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止進藥而焉將猶加誅此明書弒君爲不成于弒故難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疏注時悼至而死○正義曰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注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有殺父者以其醫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臣不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

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逃會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以孝名聞者也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醫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凶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爲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酲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遑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使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止也注聽治止罪疏○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聽哭泣歐飧粥嗌不容粒末詹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貪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瘧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遍年而死故春秋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遍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圖殺梁故也義之卽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佺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殺者過與故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猶議斬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疏○注原止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疏）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婁云鄭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鄭氏作鄭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鄭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鄭邑名在留郡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鄴城曹之鄭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據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玄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據始起訖云莊據始亦作自當據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自者也云與宋華玄入宋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玄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玄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郎言自者殊也畔（注）時會盜鄭以奔宋（疏）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婁云鄭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鄭字玉篇始加邑作鄭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大宜為君者持棺槨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賈服以說文校勘記閻監毛本與作興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興眾也又云釋文槨本或居反說文云槨椁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緺緺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大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禰行主此謂庶子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庶子代之出行彼注云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棹從注親身棺曰棹槨者說文槨椁也一曰斂槨也說文作槨舊疏云槨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說文○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

注會盜至奔○盖與鄰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畔則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鄰婁庶期（疏）注言叛至同文○校勘記云閻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鄰此誤按紹熙本作以鄰期作其當如襄二十一年鄰婁庶其以漆閭丘叛文故據正言若作庶其例書曹公孫會以鄰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據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畔叛也从犬示聲讀又若銀救从犬以難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鄰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旂期猶皆斤聲煇軍聲（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鄰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鄰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鄰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曰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掩爾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據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注據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喜時不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

當守國公子負芻者應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宜公與諸侯代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負芻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據其故傳說各歧焉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子臧曰吾聞之行吟而歸曹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記曰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不法乎亡齊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子臧曰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子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君體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子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為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透迤者隱雅釋言遶退也後漢書

隗囂傳注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　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曾譖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刺復篇問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疏吉傳蒼閭巷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議除會之叛不通鄭爲賢者子孫諱　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衛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也○注君子至六十四　八

公羊義疏六十四　八

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逆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踰大辟可無有乎春秋若趙鞅之嚴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敎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罷則息負應人興讓則息公子季札義雖高願未能免僚于鈞弒之禍前矣曰喪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離於患難谷梁以其事并及其名而第計他事以兒賢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即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相與義讓高願未能免僚于鈞弒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兒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按褒其後卽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至六十三　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貶卽公羊義也○注不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何休公羊墨守謂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鄫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叛王起興滅國之功故次於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檇或云音近檇左氏作檇檇劉兆云如兒絆檇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云輒本亦作馬口其足謂若輒又出檇云馬或從系執聲則輒當作馬絆足也從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檇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馬之同聲段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跛也鄭注其發聲也跛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盜賤也出據立嫡以長○卽位元年傳立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有疾注惡疾謂瘖聾盲瘻禿跛僂不遜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供傷厚遇智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楚楚謂之輒彼釋文楚音其劉兆云楚連併也輒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檇劉兆云如見絆檇

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輒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小記云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禫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禫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衞侯元有兄繁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閹惡疾也是也○注惡疾至爲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爲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唵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閼下閼則上壅是也壅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

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聞聲之和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又盡部云處目則瞽爲瞽盲注盲無見曰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曰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見也是也獨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獨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蝕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疫病也或注痢者郭璞云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婁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禿部禿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賢王育禮記明堂位云唐石經郭本禿人謂無髮爲禿禿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注禿者無髮問疾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也公羊義疏六十四

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偏者廣雅釋言云偏僂也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偏伸而好升高也注偏僂也又釋詁云偏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偏僂僂素問刺禁論云刻脊間中髓爲偏注偏謂偏僂身跧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偏尪僂也僂尪也荀子王制云瘖聾跛躄也又盡數云若水所多尪與偏人注偏者疾也荀子王制云瘖聾跛躄兼人注瘖聾疾也偏巫跛覡之事故曰偏巫跛覡說文人部偏僂也僂尪也周公戮之人主之事也注偏巫跛覡古者以巫祝

施職事爲以圖土中不必皆死因故司圜職掌收罪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朱南里蓋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縶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之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人南里事亦類此拘縶刑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据之以畔豈肯伏處陛牢自同出縶所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徙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徙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云其能改爾彼又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朱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

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驅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畝以爲五月二日酉趙分滅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或培或墮培羊作庢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痤左氏穀梁作叔輒公河上公作戴王弼作挫按挫从坐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他大國奔例月此時

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慕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贊無極坡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圜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懇于楚注東國謂大子之子平侯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父奔之而貶之也注奔旣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

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詠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注前出至詠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卽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是欒盈雖入于晉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卽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詠故也包氏愼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搜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孫婼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据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之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邴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撫以先王之尊同謂子猛于朝皆非正適其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周之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不至知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不及外即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爲敬王齊劉卽所立不以王猛爲郤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亦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基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緜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屈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卽古黃水北相瑁曰嘗城北三里有黃亭卽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溫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溫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其稱王猛何正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據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葬稱子踰年稱王故據以難當國也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貶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其當國之倩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例是亦王降而爲匽矣按穀梁傳匽氏而起入爲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卒未有命嗣王四國行宋意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人未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書云王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依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已從人爲齊人衛人蔡人伐鄭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立王子朝劉氏單氏立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不卒曰王子猛之明出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著之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親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

勑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于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楷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鄩鄙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城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謹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言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毛城爲周公之敎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卽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王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卽牛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人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圖無可與戰國後以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是也漢南望雒水北至邙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因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毛城爲西周成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敎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卽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王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卽牛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人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圖無可與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據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子卒是也通義云據天王崩不名卽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書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當卒卒○卽文十八年冬十月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二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比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譌也鄂本二作三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人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

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書猛已立今卒乃還柄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曰者全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來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邻犯天子邑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即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月朔爲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曆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小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小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五　昭二十二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有癸丑叔鞅卒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郠

郠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朝川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伐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國郠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鞅來聘問于周眾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伐繫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郠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也篡不書者以惡月者比於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亦惡也

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疏注不日至秋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晉卒于楚故知背中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聞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爲楚所殺上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眾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人之文朱無文貶則
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掬見譏而已故何氏云
不共悲哀邀錯
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
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爲胡國地又云春
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
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
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
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
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治汝陽縣東南六
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
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
爲滻水滻水篇決水自琴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
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
又決水篇決水自琴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
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
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挾冀州字
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
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假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平公彪七年
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
世家平公六年晉樂逞有罪奔齊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
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說文陳夏齧之謂左疏引世本書是徵舒
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
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
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
郎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爲
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
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又親
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
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
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人者爲主按難義在不
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
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匿出師者賤
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疏）注王室至
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
教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
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
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
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
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
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記
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書
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
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
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子雞父則嫌師
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
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
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據蔡至言
殺○卽定十

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社稷之稱左傳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君死于位曰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所滅戴公立而廬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是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人君死于位曰滅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成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殺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生得曰獲〔疏〕即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貨賄人民六畜者注得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穉管婁而任臧獲分注獲為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穀梁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又宣二年獲樂呂年左傳尉止獲囚侍皆是也僖十五年傳獲晉侯獲秦伯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信元年左傳獲莒拏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注據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舋為不言獲不與夷狄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白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白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辭名者從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少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荊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大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聘故迭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上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鄫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為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為春秋亦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楹稱名者從赴辭告天子之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楹稱名者從赴辭告天子之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

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蕃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疏乃顯其墓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卻覽引考異邦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强弱張於前楷儀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善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火位微弱持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末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即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敗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敗王子朝不敗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敗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敗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敗曷爲敗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敗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輿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敗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眾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食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人遂至數年晉陵周

竟失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曰至三食地爲

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郟是也吳敗六國即上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郟是也吳敗六國即上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震則此及上二十三年入川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之上二十二年入川乙未地震是也五行志下引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飾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據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憤

齎戰疾疏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僑如帥師會晉荀躒于適歷以納昭公晉人執季孫意如及叔孫舍及子家羈子叔黑肱于京師舍子家羈子叔黑肱于苑囿之東南隅三日乃見公子鞅謂魏獻子曰魯侯在外君之憂也子受魯權將何以治之對曰政將焉往往而不治亦將復反魯君其圖之公子鞅謂季孫曰子出君政君之憂也子盍圖之季孫曰政在家臣不知其罪敢知其討公子鞅謂叔孫曰子家子出君政子之憂也子盍圖之叔孫曰政在家臣不知其罪敢知其討公子鞅謂子家子曰子出君政子之憂也子盍圖之子家子曰政在家臣不知其罪敢知其討公子鞅謂魏獻子曰三家者不出君政君之憂也子盍圖之魏獻子曰政將焉往往而不治亦將復反魯君其圖之公子鞅謂晉侯曰三家者不出君政君之憂也子盍圖之晉侯曰政在家臣不知其罪敢知其討公子鞅謂晉侯曰三家者不出君政君之憂也子盍圖之晉侯

儿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繹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鄭本閩監毛本齊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疏左疏引服曰貢逮云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歲孟僖子卒屬其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十二傳無叔孫字舍作赦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衛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至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日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亦作單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聲出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例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牴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十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益魯之賢大夫也傳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濤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善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上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牴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者淫當絕使若他聞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日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亦作單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聲出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例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牴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十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益魯之賢大夫也傳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濤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善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上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牴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疏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弒其君僚又滅徐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據麻爲二日先舊後月之小除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申于元厤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與二日緯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叙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C注是後至滅徐C季氏逐昭公見下冬弒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閉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芭之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閉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芭之君山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弋如仲舒說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雨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異藏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藏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台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羯卒民疾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羯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五年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譏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憩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明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厖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敘梁作鄀釐字今正本亦有鄀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鄀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鄀釐譙周云名鬱來葵鬱鄀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蔑云本又作羹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滅而楚淮右之藩盡撤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左氏叔倪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踰濟釋文本作鵖鴝此疏亦引冬官鵖鴝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鵖鴝公羊傳作鵖鴝公羊作鵖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本又作鴝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釋文云稽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鵖音權鴝音欲穀梁音義鵖音權左氏作鵖音灌左氏作鵖音欲穀梁音義鵖音權左氏

有鵒鴝來巢疏釋文鵒音權左氏作鵖鴝音劬按穀梁亦作鵖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鵖鴝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鵖鴝公羊傳作鵖鴝此經注皆作鵖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鵖之本疏矣按作鵖者今文也作鵒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鴝鴝也從鳥句聲又鴝鴝也從鳥谷聲古者鴝鴝不踰沛玉篇鴝其愚切鴝鴝也鵖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鴝鴝又作鵖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鵖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鵖鵖注鴝鴝也傳曰鵖鴝來巢幷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鵖穀梁當以一本作鵖爲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鵖周禮音義作鵖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鵖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鵖鴝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鵖鴝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卜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鵖鴝猶權欲則鵖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鵖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鵖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鵖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鵖之本疏矣按作鵖者今文也作鵒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鴝鴝也從鳥句聲又鴝鴝也從鳥谷聲古者鴝鴝不踰沛玉篇鴝其愚切鴝鴝也鵖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鴝鴝又作鵖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鵖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鵖鵖注鴝鴝也傳曰鵖鴝來巢幷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鵖穀梁當以一本作鵖爲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通卦驗云有鵒鴝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爲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鵖鴝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鵖鴝來巢于榆此經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梁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

欲宜穴又梁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爲鸛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鵒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鸛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鸛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鸛鵒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鸛鵒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爲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中也中谷有推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

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鵒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蛩有蛩不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鵒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蛩有蛩不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告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鵒夷狄之鳥也詩周南葛覃傳中谷傳中谷中也中谷有推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鵒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蛩有蛩不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告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鵒夷狄之鳥也詩周南葛覃傳中谷傳中谷中也中谷有推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

鸛鵒鸜鵒珠珠公在乾侯徵褒與孺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鸜鵒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境韻鸜鵒鸛鵒因以出境解鸛鵒也惟彼專古魯君不若公穀古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眾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眾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即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閩監毛本同譌也鄂本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筴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挈壺氏以方書十日之號才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君辰臣故去辰爲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謂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日不舉辰而辛以見疏數耳

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汪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楊州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陽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筠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敎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靡瞁靡載匍匐救之〕侯傳弔生亦曰唁衛侯使凮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凮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猴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齊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疏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弒故須解之言至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弒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鬻人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弒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

未知過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晝天隨四時色知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惠氏棟駿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皋陶謨子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益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士以黃也惠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蘧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蘧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曰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譜曰日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星辰作服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兌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

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
也由超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敬諸
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作言僭所由盜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正
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
久矣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
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
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
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是天子諸侯
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門也爾雅闈
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
釋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繹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
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
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
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
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
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
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
僭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
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
懸法象魏魏巍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熊氏曰
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
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
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
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
章不可亾去祖廟尚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觀朝於
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觀朝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
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
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
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鄭眾云象魏縣書之闕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
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體疏引白
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
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
炎爾雅注謂章縣馬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巍注門闕崇
高巍巍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
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
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
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
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
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
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酉京賦云圓闕竦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揚炎俱以世孝義破旌
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闕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
號爲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乘大
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
飾車○疏君至尊制
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車也天子大
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
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路者何
於路也大鸞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
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
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
故乘殷之路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旜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
今謂之桑根車也
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
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
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蒼卽本魯言之故注
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
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
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衞以革路蕃國木路
龍勒不鞔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
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爲
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
象卿乘夏縦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
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
仰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士飾車
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
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彼疏引庶傳
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駕馬衣文
云飾漆之車駕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
朱干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
汪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朱干赤大盾也方言
謂之干或謂之厥小雅廣器干戚盾也說文戈部戕盾也
又云厥盾也開下者戕之明借周書王會篇

詩秦風蒹葭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戡是出二又作掇史記孔子世家子戰伐掇索隱掇謂大盾又作啟蘇秦列傳皆吠咬芮索隱咬與齩同皆干別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儛禮亦有朱干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注戚斧至飾柄與　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大夏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法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月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聞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于其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庭周公曰示之以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白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昌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篇人奏崇禹生開為夏歌也漢書

三統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為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探入教化為民即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宜○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為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聲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為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也惟周禮分別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祇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舉宗廟統言六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

周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積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異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明有法示正其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有法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昧○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仍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其株也南者蔽其光景昧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朝鮮鞮鞻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蠻北方曰禁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昧也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天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祭禹生開為夏歌也周人奏崇禹生開為夏歌也

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株株離根株也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株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株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昧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韎或作侏皆通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武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之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記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籥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此皆天子之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繫也廣雅釋詁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維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日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按注委食己如以肉餧虎注餧飤也則委之以委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卽說文之飤字食部曰飤糧也从人食聲周禮曰飤獸人食素問五氣篇曰飤以穀氣又引聲類云飤哺也方言十二飤飤也注牧飤謂放飤牛馬飤糧也又作飼是飼人詞畜皆可云飤也而柔馬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人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譌案維婁分讀至婁字絕句譌案維婁而始然於陵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也則維婁二字爲句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古關字也小雅角弓篇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遵式居婁驕上蕭注婁數也正月篇瞿瞿佹佹顧瞻倏倏釋文並曰本又作婁巧言是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慶倏己者而順馬亦猶季氏之得民久矣言牛馬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進子家之言所謂隱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進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眾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眾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疏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郤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教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己出久矣陵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又曰子家子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眾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當爲祇祇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謂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寶焉言祇取寶焉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祇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阿爲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因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同卿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名卽謂上文宋千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

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注果反爲季氏所逐○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弒之而敗焉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弒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于費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己出久矣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愚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卻孫曰必殺之公使卻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懿辰告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徃陷西北門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弒之者謂陳兵欲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慶公抱璽奉馬劉昭兒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兒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鸜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亾國曰唁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綍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亾國曰唁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廊風載馳云凡問四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四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鄭知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綍○何休膝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後漢書樂恢傳注輓引柩也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小誡雅廣詁挽引也輓引也說文車部輓爲其執紼則作綍輓通爲其引車故作輓歌也古今注薤露篇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如後世之輓歌也

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薤上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亾人疏注自謂亾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亾疏喪猶亾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注喪亾人猶亾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亾失位大學作亾人無以爲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亾人之子輒在亾人謂亾人之子劉聵失大子位也　不佞注不善疏襄注佞才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之卽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羞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羞謙自至及君○釋文作嗛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　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晁言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也疏注顙者至頭矣○釋文見唁也

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凶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卽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上皆先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卽大祝凶拜下鄭注稽顙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後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言稽顙而後拜卽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卽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大喪拜喪拜卽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以下杖者亦卽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母沒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沒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卽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卽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益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卽檀弓之稽顙與慶

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臣按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鑕賜之以死注鉄鑕要斬之罪即所謂之以死疏○校勘記出即所錫之以死云罰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鄂本作賜公羊問答云鉄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又范雎傳匈當僭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刀鋸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大用刀鋸注謂之椹按用刀以鼎之鋸以笮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梁市同也鉄鑕者劉氏玉麈譬齊遺稿云爾雅椹謂之樓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攻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椹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椹也圉人云射則充椹質賈疏圉人所習者莝取椹斬莝漢時掌畜官職斬莝是已史記范雎傳注椹莝質此資斬莝之椹也昭九年穀梁傳以葛覆質一爲椹毛傳裘纏質以爲椹范注質椹也椹

門中椹祭文椹門橛也此充門橛之椹也公羊傳執鉄鑕秦兼范雎曰臣之胷不足當椹鑕鉞注鑕鉄鑕玉篇鑕鐵鎖砧砧與椹同此椹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椹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斫之質也古詩蓁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擣縮石椹又爲檀質或作碪說文杜下石此椹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椹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椹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斫木質義並本詩方斫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椹謂之虔又云正斫于虔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斫斫椹之斫不宜言敬故易傳焚亦木嘗中言名虔之義依書敬振矯虔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斫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鉞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者皆誤聘禮記注臧脡如椹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益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故注云挺猶臧也鄉射記古文臧爲藏今文或作脡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臧當爲橫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脡文云猶橫也本亦作橫可見注文原作橫字鄉飲鄉射記注橫互訓說文橫桄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且挺橫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脡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鉞注質椹是椹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本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剛具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尚爲剛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顏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鎖又即斧質是椹行質音矣蓋鉄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圜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鳧脡五臧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脡爲一橫耦之一挺每臧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鳧脡五挺縮射記曰鳧脡用邊五臧聘記曰鳧脡五臧則吉事用脡之數也唯士五挺縮射記言五臧禮及虞禮脡皆四脡按曲禮疏胸中屈也鄉射記言五臧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祭之便也曲禮鮮魚曰

方壺有臨飾疏壺故也○注壺盛至門飾○說文壺昆吾
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盛也是壺本圜器其方者則別曰方
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
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
周禮夏官序官掌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郎
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
門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
畫蓋側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圜壺彼注方壺爲
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
幕用綌若錫圜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圜壺無皆瓦爲之也
漿酒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曰吾寡君聞君
涼醫醴以入于酒漿處右是也

在外餕饔未就注餕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
意疏注餕熟至熟肉○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殽饪一牢在西階九是
殽爲孰食也又云致饔餼五牢饪一牢云上文對餼下文
有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
孰食謂之餕餕若殽小雅斯干釋文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
熟食曰饔大東篇有餕篇殽傳曰殽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殽
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殽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
曰朝旦饔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殽左傳倍賁
夕食旦殽然則饔殽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
食曰殽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
賓周禮外饔云窗客之殽饔餼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
羊傳餕饔熟食饔熟肉餕饔即殽饔淮南子道應
訓釐負羈遺之壺餕是殽餕古字通
引作餕糧說文云餕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
是也廣雅釋器糗糒也釋名釋飲食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
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盖皆糗糒之
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昭公曰君不忘吾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粢
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餌書費誓峙
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
是也廣雅釋器糗糒也釋名釋飲食餱候也
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盖皆糗糒之
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昭公曰君不忘吾
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變於前之再拜額
拜額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之
求索疏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鮑人云衣
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
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
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
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朝祭喪
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
也玉藻衽當旁辟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
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
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
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
寸其博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
旁也注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裳則縫
縫者倚粉盛人豆爲餌養之黏著以粉之耳

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服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問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裳前稍側者也○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吊也詩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君之不弔昊天不弔注應劭曰昊天不善于邑家禮記雜記志引左傳昊天不弔又天不善也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拜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大禮以禮言大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吊也詩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君之不弔昊天不弔注應劭曰昊天不善于邑家禮記雜記志引左傳昊天不弔又天不善也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

賜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爵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皺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爵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疏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唐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侯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破謂仕於諸侯之上諸侯視朝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朝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朝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魯風經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天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都人士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禮云天子衮冕負扆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或曰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

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猶後祭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侯注雖見實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注若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侯注若祭先飯於其祭食之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那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爵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皺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爵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疏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唐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侯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破謂仕於諸侯之上諸侯視朝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朝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朝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都人士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禮云天子衮冕負扆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或曰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斂縗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雜記曰蜡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葢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虔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履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韠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韠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葢元冠元端黃裳黃雜二等裳緇帶爵韠黑屨元端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刱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爵韠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服元端左傳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葢天子服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解端是也夕者左元端燕居諸臣有喪亦卽服之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毓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毓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

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韠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雜記曰蜡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葢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虔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履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韠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韠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葢元冠元端黃裳黃雜二等裳緇帶爵韠黑屨元端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爵韠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服元端左傳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葢天子服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解端是也夕者左元端燕居諸臣有喪亦卽服之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毓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毓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鄭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紱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先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以爲裳也言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韠曰三王同弁文冠續漢與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卽以武弁伐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歌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之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葢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祭祀共其皮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皆郤至衣韎韋之韐時伍伯縪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匈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維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異而具注聘禮卿韋弁歸饔餼又云韋弁韎韋則與周禮注異而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燕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禮燕禮記云燕朝則服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朝服于寢即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亦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燕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故氏繹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禮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鄉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故氏繹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禮典故戒賓速賓皆非朝服不得全同故鄉飲酒禮不言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病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則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用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部國行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必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必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也既以鄉飲禮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行鄉飲酒禮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放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而其禮輕於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言何服則戒病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則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用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部國行鄉射經文不言何服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必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放說然鄉射雖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即深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擊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脾析維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脾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脾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脾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白鷺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白希冕而下如元冕而下如孤之服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服自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大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別牲或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覲禮注又云脾冕者衣脾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衮鷩冕服不同而統名爲脾脾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脾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脾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名脾脾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之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繡者直謂之纁十有二就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玉十有二旒三采注侯之纁九就皆五采玉七旒二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名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七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四十四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脾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脾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希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脾冕搢笏注脾冕衣脾衣而冠冕脾衣衮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衮冕之衣皆是鄭注脾子問云脾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脾冕皆以自衮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脾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卿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衮鷩冕以下皆有衮衣者衮衣之上也下但天子自祀天地之衣故名脾衣但天子自祀天地之衣故名脾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脾者諸侯自祭元冕而朝天子也脾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白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大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脾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牲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衮冕亦當與祭羣公慨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脾冕荀子禮論大夫脾冕士韋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脾冕之一也○注卿大至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卿得用天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卿則祭鄭雜記云司服孤之服則諸侯之服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白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元冕助祭卿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以元冕助祭天子之卿大夫以爵弁祭天子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于

爲卫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簪用請則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弁至祫禘○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也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儉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如爾雅駾黑也駾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緇裳者鄭注云緇裳淺絳裳也其注冠弁爵弁之纚朱則四入與淺入深者更以纁入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緅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頵淺纁皆由淺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緇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緇裳也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嶷義云據說文弁木作皃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蔽晃服謂之韠他服謂之韠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後至晃服旣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晃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後不得有蔽名此直以蔽言蔽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韍蔽也士縪蔽也縪蔽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四入名爲韍今齊人名爲韍韍蔽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赤黃之間也而名韍韍言其質玉藻注云禮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韍也說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卽爾雅釋韍之一染謂之纁朱子韋則曰韍染之帛則曰纁染之纁朱韋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縪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柀制如柀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所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韍賤不得與衰同以爵弁服之一染故少異也說文市卽敝字柀卽敝字亦作紱與詩箋合蓋三染韍爲三染韍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簪用請則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弁至祫禘○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也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儉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如爾雅駾黑也駾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緇裳者鄭注云緇裳淺絳裳也其注冠弁爵弁之纚朱則四入與淺入深者更以纁入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緅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頵淺纁皆由淺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緇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緇裳也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嶷義云據說文弁木作皃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蔽晃服謂之韠他服謂之韍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後至晃服旣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晃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韍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後不得有蔽名此直以蔽言蔽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韍蔽也士縪蔽也縪蔽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四入名爲韍今齊人名爲韍韍蔽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赤黃之間也而名韍韍言其質玉藻注云禮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韍也說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卽爾雅釋韍之一染謂之纁朱子韋則曰韍染之帛則曰纁染之纁朱韋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縪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柀制如柀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所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韍賤不得與衰同以爵弁服之一染故少異也說文市卽敝字柀卽敝字亦作紱與詩箋合蓋三染韍爲三染韍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簪用請則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弁至祫禘○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也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儉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如爾雅駾黑也駾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緇裳者鄭注云緇裳淺絳裳也其注冠弁爵弁之纚朱則四入與淺入深者更以纁入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緅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頵淺纁皆由淺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緇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緇裳也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嶷義云據說文弁木作皃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蔽晃服謂之韠他服謂之韍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後至晃服旣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晃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韍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後不得有蔽名此直以蔽言蔽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韍蔽也士縪蔽也縪蔽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四入名爲韍今齊人名爲韍韍蔽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赤黃之間也而名韍韍言其質玉藻注云禮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韍也說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卽爾雅釋韍之一染謂之纁朱子韋則曰韍染之帛則曰纁染之纁朱韋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縪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柀制如柀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所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韍賤不得與衰同以爵弁服之一染故少異也說文

與衰同以爵弁服繅裳纁爲三染韍只一染之市卽敝字柀卽韍字知柀爲敝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韍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敝士無飾但名爲韍本其質而言之也韍柀可名縪敝而不得單名敝可以單名爲柀士喪禮設柀帶注柀帶者韍柀縪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韍柀有濊謂靑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韍柀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柀卽爾雅駾黑也駾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緇裳者鄭注云緇裳淺絳裳也其注冠弁爵弁之纚朱則四入與淺入深者更以纁入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緅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頵淺纁皆由淺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緇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緇裳也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嶷義云據說文弁木作皃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蔽晃服謂之韠他服謂之韍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後至晃服旣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晃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韍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大夫以上有韍也士以韍蔽前後不得有蔽名此直以蔽言蔽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韍蔽也士縪蔽也縪蔽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四入名爲韍今齊人名爲韍韍蔽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赤黃之間也而名韍韍言其質玉藻注云禮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韍也說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卽爾雅釋韍之一染謂之纁朱子韋則曰韍染之帛則曰纁染之纁朱韋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縪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柀制如柀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所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韍賤不得與衰同以爵弁服之一染故少異也說文

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　疏上至

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　疏注請行禮

之下傳云故序大禮敢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辭故知此請爲請行禮昭公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序執事以羞敢序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大禮敢辭云鄭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拔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己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己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謂未能以出亦然○注今己無有○舊疏云今己無有者謂己身之己或解己爲己然之己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固辭注己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己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謂未能以出亦然○注今己無有○舊疏云今己無有者謂己身之己或解己爲己然之己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注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來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資主當名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資主當名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注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來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

接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禮記檀弓云閭喪於夫子乎注喪閭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泰穆姬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侯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嫌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所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

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出噭然而哭本同按說文號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从號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噭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噭然而哭聲貌義益切也○注噭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噭叫也一曰噭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嘑嘑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嘑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皃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唳楚謂之噭嘵廣雅釋言噭嘵也太元窮雖毀不噭注噭不噭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噭嘵楚歌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爲嘑號故何以爲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注菑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埒墻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市也小爾雅廣言周市也說文土部埒庫垣也爾雅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墻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輪人菑訓以鋸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氛子歌

隰林竹兮檖石菑菑注石菑菑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卅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以鋸副析公羊傳以人爲菑菑漢書楗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菑鄭司農云菑讀如維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賢高等適壁入柏人要之置廁側則廁字廁側皆以帑爲席注帑車覆笭疏注曰菑漢書事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厠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菑亦雨耳義與廁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郎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郎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不必讀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張耳傳賢高等適壁入柏人要之置廁側則廁字廁側皆以帑爲席注帑車覆笭疏注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以帑爲之有豎者有橫者也總名羔幣虎豹麋大夫士鹿皮豹麋是也孔氏音義云幣與詩淺幓總然禎豜字故考工記注云幓式之麋者橫者也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幓表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

注公羊何注皆曰幦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茀說文之罷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幦大雅曲禮之轐今周禮之渾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巫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云此巫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巾車曰王之喪車犬襲鹿淺襲虎豹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然則之淺幦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皆諸侯大夫士之凶禮也曲禮之白狐幦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笭古無用繫布者許以繫布釋幦之本義也經典用為車覆笭之字也假此以為跨馬設也左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傳趙旃以貢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晉子山國軌曰啟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鞍幦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啟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於郤地曰會澶地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一作側謂周堺人為苗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垣所以分內外蔽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即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啟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堺周為堺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幦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注以遇禮相見疏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遷外黃縣境水經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閻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郤公也注郤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舉齊侯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郓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郓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郓人自服不書圍郓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傳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緣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緣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巫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云此巫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城中有曲棘里宋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閻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郤公也注郤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舉齊侯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郓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郓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郓人自服不書圍郓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傳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緣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緣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曼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白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于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詠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郎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

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

也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郟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郟鄆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

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注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臣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專仕云鄂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剸陵郭陵音專本又作專按紹熙本亦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陵公羊作剸陵是也按紹熙本不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七　二

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也其言入何注據入者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箋辭疏注據入者箋辭○卽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箋辭也是也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箋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

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爲箋○校勘記云鄂本者作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者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辭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箋○注主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郎傳其言入何難也卽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不嫌同辭也○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人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人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以起之者正以天子之人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親九族以白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周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居于秋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北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七　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氏經誤也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毫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毫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皆名渠帥包氏愼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胥邾

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氏此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殺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喜之故爲沒其罪也

不舉專諸弒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之疏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國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轉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鱄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謂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鈹交于胷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弒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弒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弒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閒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會書見正得辨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閒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弒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例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眾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之文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眾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眾見弒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闕駰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永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苔○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苔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苔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古音義通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注不致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郤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答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不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鄰婁之邑也因爲不繫乎鄰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邑也因爲不繫乎鄰婁之也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注公至公○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爲節用疏注昭公至公居之故從國內宗廟非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朱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鄰婁之邑也因爲不繫乎鄰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邑也因爲不繫乎鄰婁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郭之者正以昭公居國戕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

公之有故傳言鄆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鄆之拔何意咸正於餘正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鄆也○注不言國都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鄆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晉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繕文德以來之復撥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穆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裏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崩終而復始臣子當愛納之疏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裏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崩終而復始臣子當愛納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爲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崩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親莫救離公之難屈辱已甚無可樂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猶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

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嵎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淸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作輔樑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躒是櫟躒同也國語晉語知宜子將以瑤爲後韋注知宜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濼○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按說文捶作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棰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棰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或作躒是櫟躒同也各如其本是從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總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笞脫脚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鍛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從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撽以馬捶文選注引李頤音義捶排口缺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箠之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引聲類捶從竹顯雅釋器箠杖也說文捶箠也漢書韓延壽傳民撫箠楚之憂注箠杖也是也箠箠也捶爲以杖擊箠

馬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鞭氏樊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刺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辱辱○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鄆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鑑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取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鄆邑之邑也昜

爲不繫乎鄆婁諱亟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十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弁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

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即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滕子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末至三年失眾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膺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呞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假也此黑弓益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假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鄒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蓝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鄭馬氏宗樓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鄒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鄹婁注據讀言鄹婁疏謂當時公羊子見讀鄹婁師法○舊疏云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鄹自連鄹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舟史闕文後世有爲顓爛朝報之說以證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注通濫至冠○舊疏云通濫義云通濫或如周書世俘昌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疏公羊義疏六十七　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

注據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年平鄹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地也注賢賢置使之世也冠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賢賢置使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世故云祿而不襲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宋國爲祿而不襲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有土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本此通義云通濫或如周書世俘昌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公羊義疏六十七　十二

注據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年平鄹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地也注賢賢置使之世也冠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賢賢置使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世故云祿而不襲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宋國爲祿而不襲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有土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本此通義云通濫或如周書世俘昌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鄹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讓國也疏羣志泰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功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其讓國柰何當鄹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鄹婁女有

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謚公與疏魯世家眞公卒子敖立是爲武公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謚公謂不知爲武公夫人抑謚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邾將妾子邾疏魯世家謚公九年謚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謚公而立伯御爲君魯後樊穆仲曰魯謚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謚公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謚弟○注不知至子邾最少是孝公幼也○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孝公爲顏外孫則嫡出也按列女傳有稱舅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莊元年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猶凡國存君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因以納賊疏

通義云弒謚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謚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謚弒則孝當爲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謚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恒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即此傳曰何以繈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士妻大夫之妾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姬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共姬嚴聲姬生光杜注曰顏譏皆二姬母姓然則俞說是說文女部姬母也是也沿義云曰是以下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聞言之　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云非德也云閩監毛本無德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紹熙本亦無德字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聆一音夸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虧盱音義通方言盱揚雙也雙瞳子燕代朝鮮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蓋與黑胍黑臀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衛複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苔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媚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釋文而食音嗣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奇異之食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之徵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部覺牖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曰嚮此誠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幾幾易曰知幾其神乎曰不經原不經原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叔術曰不可六分之叔術曰不可七分之叔術曰不可八分之叔術曰不可九分之叔術曰不可十分之叔術曰不可百分之叔術曰不可千分之叔術曰不可萬分之叔術曰不可億分之叔術曰不可兆分之叔術曰不可京分之叔術曰不可垓分之叔術曰不可秭分之叔術曰不可壤分之叔術曰不可溝分之叔術曰不可澗分之叔術曰不可正分之叔術曰不可載分之叔術曰不可極分之叔術曰不可恒分之叔術曰不可阿僧祇分之叔術曰不可那由他分之叔術曰不可不可說分之叔術曰不可不可說不可說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分之叔術曰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不可盡

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

公扈子有是言〔疏〕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詠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詠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其子夏父不得立故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夫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減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賊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即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卑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智大夫豈如宋馮〔疏〕若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絜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葬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邾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愼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邾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邾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尚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大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嫗盈女也謂之嫗盈女者其

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智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婁儀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曾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曾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天子死而致國于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爲嫌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愚爲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而反國得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駁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絜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絜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絜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天下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絜于邾婁〔疏〕注欲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爲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絜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止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至同文○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舊疏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爲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
脩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
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
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啖子問文言以濫來奔
與窮邑同之意此苔爲不言濫黑弓來奔
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
○注叔術至設也○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
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
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醜爲叛人而叔術于孫無專濫之
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實
○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
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
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
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
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
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
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窮
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大夫之義不得世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窮邑奔文通之
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
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疏）○禮記儒行
下篇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
○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窮邑奔文見通濫爲國足大夫不
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
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
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
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
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
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靖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
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
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
之義動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紀所以重宗
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曰古受命及中興之君
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
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褒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
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
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生妄殺無辜及誅
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
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
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細使子孫賢者守其
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弘子大享于先王陼祀其從與享之謂本非國無爲興
德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朔大
晉增二日劉歆亦以爲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
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
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
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
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郎下三十二
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卽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
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卽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
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
須昌縣東南有闞城　曷爲不繫乎
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疏）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
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
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
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
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
言取闞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
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闞與公

在乾侯
連文

夏大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考

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意也○

校勘記云閩大字本毛本誤尊卑毅梁世叔申作大叔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脩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虢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公羊義疏六十八　　何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公之子昭公之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通義以

屬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邾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舊元年春王之下繫以王為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跖不知之作抑慤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

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孰月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據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亦有三月而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襲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己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為臣所迫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

注本自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自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畧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尒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也**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
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書正月
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
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
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
正月以存君昭公效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
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
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
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
○注今無至正月○漢書倪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
侯不得守其祖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
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
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
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
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
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
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
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
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
於出奔失眾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之罪重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
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
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
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
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
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魯國當
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闕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
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
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
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
無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係于齊過齊
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
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
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
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
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
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弟爲季氏人之
爲即位何以後注昭正月正即位昭
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得入不得

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
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
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
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隤公子宋乃先入
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
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侯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
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
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
臨諸侯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
入未可知故定公即位禮也舊疏云依經及
不得行即位禮也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記何言
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昭在季氏也注
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
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
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
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
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
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
多疏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
子閔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
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
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
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
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益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
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
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
之事需可彊言之乎樂路楚莊王云義不訓上智不危身故
遠者以義譬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
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
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注定公不
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此公有正月今
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
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
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
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
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平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誠定公不罪季氏故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脩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尊異白注不言尊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不宜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辭也黃池之會所以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晉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譽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授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

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以辟害容身也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注爾汪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而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者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脩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注孔子至是也○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至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難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謂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疏作仲機左氏敎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機按昭三十一年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緊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于京師言晉人至伯歸之于京師注爲息喜時有罪故成伯討也不義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義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義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讀爲衰衰城謂以草覆城也衰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訛文衰卿雨衣從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衰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衰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衰字者誤也定從閻說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至故曰此慎之至也○注孔子至是也○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至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難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謂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蓑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也一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笠傳蓑所以備雨齊語注發蓑薜蓑也六韜蓑薜蓑衣也蓑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爾雅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衰辟蓑笠俗從艸作蓑而衰遂爲等衰山海經蓑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即用以衣城即謂之衰城昔于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防可治者衰之即蓑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衰城之義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襍記又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爾雅衰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即用以衣城即謂之衰城昔于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防可治者衰之即蓑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其用人數鄭慧植也即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即植也謂植幹書者嬰也謂役嬰即何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襍記又云衰城之義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顏氏必本漢魏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也經義襍記又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章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其所生十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蓑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公羊義疏六十八

以草衣城劉熙傳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盬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爲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之宋仲幾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仲幾曰滕薛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

郎吾役也云是其事也云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城言成周是也○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可悉矣閔緣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有之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經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

以仲幾爲豹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難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執非伯討與諸侯同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故發此難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不與者是傳所謂文不與者是也義具下傳疏○即僖二十八年晉侯也其稱人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曷爲不與注據伯討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大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大夫之罰可也執之當其辜且雖然宋仲幾固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仍以戚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囊十六年晉人執莒子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則囊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囊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尊貴不得自相治之是也其囊十九年晉人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或即歸之于京師是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錄大夫不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拔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此事所以無歸于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囊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囊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按外執大夫例時也

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月歸至急當未有論也非隱也注非責也推南犯論訓而差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傳十年公孫于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于晉是皆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戊辰蓋五日殯期也疏○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戊辰蓋五日殯期也注即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戊辰蓋五日殯期也疏○舊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癸亥得入已可知○舊疏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虎通號公死于晉乾侯昭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公子羯弑其君子般莊三十二年傳子般卒子赤卒子般子野卒子野卒皆不月此月者閔公非正終也○注非公至自齊居于鄆○舊疏又云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戊辰蓋五日殯期也注即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

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舊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髮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侠于堂皆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爲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薨大記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座弁絰跣踊哀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案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人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牆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乃堂之爲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即爲殯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輔爲說於朝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裏門以其入自有宮室

也毀或爲徹儿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倚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實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實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問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億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棺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與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即廟之楹間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監本同閩監毛本脫始字是也今公羊注作北壻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適室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于北壻下注病者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壻下士喪禮死于適室始死于北壻下者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壻下士喪禮也張氏惠言謂誤李氏集釋文作牖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壻爲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北壻下彼釋文牖無牖也士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眾主人拜大夫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西階之上者士喪禮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見柩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社稷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大夫殯以幬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柩從柩至于門外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遷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注夷牀生者所用床也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楣上綪絞紟二尹譙祭服諸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尸反位設牀第于尸西主人袒左右各二人以並東西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紟衾散衣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于席上簟商祝布絞紟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外君襚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末忍便離主人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位也

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徵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率儀節均不外是○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所說惟天子禮句讀云厥明者雜記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陳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之弟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即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髽于房主婦髽于室眾主人髽于堂眾主人免于房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奉尸俟于堂尸出堂子拜賓之文也小斂變服有二節謂在主人主婦焉尸後主人髽袒絞帶此一節也奉尸俟于堂尸入戶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君薨入門而哭公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此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君薨入門而哭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棺柩既引出廟門主人拜送賓反而哭主人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即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統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婦不杖不非不虛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線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童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而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主婦杖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婦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揚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杖者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罰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喊失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婦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揚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杖者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罰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喊失

人婦人爲匙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盛傳曆遞問下其問章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該於據上中矣童子曰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爲問童男既以惟嬴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下句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惟嬴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子沈子曰疏詹氏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卽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含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卽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卽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卽位之日書之則襲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據十一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

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傳此經疏云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疏證法好內息政曰煬煬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故復問立也不曰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曰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曰故此不曰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晉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丹楹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問嫌爲得禮異也故也○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末可以殺而殺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解云知獨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卽桓元

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采菽箋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注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爲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卽桓元年傳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非公羊義○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書也此則但傷一穀梁傳末可以殺而殺異穀梁傳末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億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故也疏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樾公羊平議曰傳文菽爲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亦通異大乎災也注

罰也閟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讎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爲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爲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爲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爲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始此謂也凡災異之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爲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爲災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刑者則非土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莊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菽也苔小豆也惟南子隆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葚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種大豆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蓄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徵霜所殺故爲異也○莊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孺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從未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之言叔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行志中之下云定公亦云菽草之殭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菽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昭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菽重殺菽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不死也本不殺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殭者天戒若曰加誅於殭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殺法刑棄灰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者隊最強季氏之前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殺之尤劇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後更之八月即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斃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誡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據桓宮傳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疏）注據桓至言及○卽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不但問作間此誤言傳文不但問也爲下方復問爲雉門災及兩觀災張本於上也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雉門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家公羊義疏六十九

駁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雖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錫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焚光注雉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卽雉闕門也蓋卽觀也周禮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皋門元謂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有伉乃立應門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庫門臺門則雉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庫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害門丈之制又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其名如此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朝也載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臺門卽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廟門容大局七個閎門容小局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上記匠人云廟門二徹參個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參個六個二丈六尺五寸不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三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參個六個二丈六尺五寸不言不容車耳乘車五個三丈三尺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害門丈之制又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其名如此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

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大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節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爾雅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蒼雲氣仙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非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即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然則昌爲微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時災者兩觀則昌爲後言之注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

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主災者兩觀諸本皆據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不以微及大也疏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而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支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秋楚人伐吳

其言新作之何注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通義云據新延慶不言作○注據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而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憧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侵削之也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也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

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勉也荀子富國云傳說人也又聽言云不可不務也高注並云務脩也○曲禮云卿大夫士辭也○曲疏云卿大夫士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僖人簡忽五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本同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為敗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聘重地被災潤五月然後脩之僖雖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為駭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乃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難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為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從執例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也

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釋文枝二

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如公孫拔之誤為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曰拔離一作枝又齊國云拔錢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武云拔地闕左傳作郟仕云郟即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酅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乃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為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孫又失禮故皆為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佞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代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注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據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卯日

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嬴月爲桓侯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爲善錄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者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陳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鄭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比侵齊書月爲刺下六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皆月爲惡齊魯是不皆爲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皆月爲惡齊魯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侯朱出奔楚是也義兵錄故此復錄之昭公不與焉是拘昭公於昭公朝平楚有美褒焉褒瓦求之昭公不與焉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注云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友不書賤之而言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脇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歸本或作姞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姞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元年會于號三傳皆作公孫姞生穀此經蓋脫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闔閭彼來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彼來君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交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號三傳皆作公孫姞生穀此經蓋脫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闔閭彼來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彼來君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交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姞

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卽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言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卽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行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故同義益用古本爲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爲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卽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爲今荆州府監利縣在鄂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荆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爲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卽析也仁个南陽府之內鄉鄧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卽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爲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子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與隱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隱之卽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從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與隱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於召陵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子夫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徵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實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卽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從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與隱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於召陵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子夫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徵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實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卽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從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與隱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於召陵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子夫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

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畿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僖賵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僖賵隱公其恩重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尚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人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云諸侯人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譜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百里諸侯以十里始受封則有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以二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三十里大國百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鄣入于齊鄣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有采地召公封燕子係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之祿是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不問世有采地與不有采地亦有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有采地召公封燕子係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之祿是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又云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檻檻車聲也毳衣菼色也大夫乘檻車衣毳衣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卑以入仕爲榮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明本諸侯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侯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神弗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即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汜水或作舉疑即此也於漢爲鄀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巡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入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溯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據滅徐稱國疏注據滅徐楊國○卽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力望救于吳爲敗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悔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卒鄢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滅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懷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序新序云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王平王因其傳伍奢而召以免父死伍向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仕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子胥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乃張弓布矢干闔廬曰大之甚也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上之者猶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卽此之盧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彤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彤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雕弓是也彡部曰彫琢文也古文作琱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彫弓斯彀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薛與雕通者弹之段借字詩禮又段敦爲之敦弹可讀如啇不得竟讀如啇也孟子作弧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雕弓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尚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弨兮毛傳朱弓也以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彤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彤之命云盧弓一盧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以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盧弓也

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疏注子胥匹夫也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謂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挾弓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上之者猶

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十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戍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穀梁傳越絕書同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民衆圖虛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則不免爲亂○鄒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斷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斷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斷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昏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斷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不爲也於是止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注則不免爲亂○鄒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

是斷君之義是也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褭瓦求之昭公不與焉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是日裘瓦求之昭公不與焉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行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乎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怒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南郢之役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微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沛北同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猶言用事乎河也○注時猶是也宣十二年傳南

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絕不言子胥之善夫子胥之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號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白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讎骨隨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子胥雨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論忠臣則傷孝子之恩論孝子當以父爲先論忠臣當以君爲重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微殊分士而怡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賢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當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子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荊平何善以次

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眾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注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責曰父不受誅注不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疏慈絕書外傳紀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拒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不聽故殺奢盡忠入諫王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吳父不受誅子胥父以無罪被誅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子復讎可也注孝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私悅之欲自御爲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說邪之欲自御爲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誅也新書耳痺云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子復讎可也注孝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

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爲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爲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而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爲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爲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至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同作讎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謝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子之也淮南氾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復讎不除害已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讎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

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宜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志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爲無道殺子胥父奢兄子胥忿爭欲殺之奢乞食於吳闔廬使爲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干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郊子胥親射宮門揵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既入郢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楚昭王出奔鄭鄭人之所忌以求昭王乃掘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使子胥發蔡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之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校勘記云閩本監毛本改作去朋友相

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師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玄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師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益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俱滿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游或爲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殺得爲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兄弟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爲戕首故但相衛檜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爲其負當成之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人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鄭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周千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讎名置此書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友之道爲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然則太公爲師既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引之者道友益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敢斷君之義亦通於子胥有至孝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友益以闔廬爲諒何者謂一許爲之與師改按便辯古通書辯佞亦作辯佞矣今本作便便佞蓋脫何晏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而不相迿注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注迿出至先也○說文迿無迿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混疑迿即徇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即徇也明友相衛而不相迿之迿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蹄蹋之沃劉注亡身從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爲先也不相迿即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爲魁也彼注魁通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爲本故爲末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迿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滯其資以徇于軍亦即出表之意舊疏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吳大司馬昭云依大司馬說左傳襄公昆弟之讎視從父兄弟則亦不爲魁也天文北斗星魁爲本故爲末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迿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

宋大夫叛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兩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注據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蓋謂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魯失國寶即下之文是也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朱案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後鄭滅許僖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宁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夏歸粟于蔡疏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宁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公羊義疏七十

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

疏○注據齊至衛寶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爲蔡新

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穀梁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通也注此是通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達取彼傳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爲至之粟○鄂本強作疆其列諸侯賈疏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禍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德四年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名云曷爲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爲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爲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爲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爲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詁注嫌爲疑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夷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注於越至曰越○杜

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爲句吳也於越雙聲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也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凶儀云無狀招隔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狄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即因以示褒貶退退也○注赤狄至異也○舊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單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部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

龍鼈音皮鼈亦作徹少儀云謁家罷敝是也毛本世家越閻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孔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檇里與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子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狄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林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丙申月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易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也隱如逐君合貶以君出爲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即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李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鞏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

如其恩體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鞏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鞏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孫寗○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寗逐君者舉君紀爲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壬子月之四日

冬曾士鞅帥師圍鄆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速作游速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爲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蔡以四年入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即有其地即以爲在葉縣亦未必爲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譬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

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
疏侵例時此月故所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
故其辭不繁按孔
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疏唐石經同閩監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
毛本祁作祈
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
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
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
多帥帥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爲之晉魏多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少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
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遏

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
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
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
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不遏下也○孫何忌如晉之文也○
故曰不遏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
謂其無常者也若作爲名辭而言君父之易
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難則以二字爲名爲二
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
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
爲二名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
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
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
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
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
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
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
宣王名子爲宮涅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
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
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
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

備以物後賢隱元年注云王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
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
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
國終言叛小過是亦始于麤觕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
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
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
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
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烏足與
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
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
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
子服何或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斖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
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

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
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鄰衛鄭晉始
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
經無澤字左傳作瑣杜云卽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接左氏書地往往省文于公羊如此
公羊作沙澤左氏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
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瑳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
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
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卽沙亭矣經學卮言云左氏經作沙傳
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
亦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
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
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同是一地耳語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閻運貶重不
憮民之應疏注先是至云應○卽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
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
斯仲孫忌閻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
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

鄭歸而城中城三大夫
伐師圍鄆與何義云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憮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
役疏注承前至之役○卽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
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
字是紹熙本重我字
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浦
鎧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
有強臣之釁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按
義具
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
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　六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釁外犯彊齊再出
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疏注出入至上月○校勘
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
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
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
有強臣之釁不能討而外犯強齊再出尤危於六年侵
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
月者內有強臣之釁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
公至自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
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
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
經注濟水篇酸棗首受河于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北逕
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
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
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公至自瓦注此皆趙鞅之師也但言

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故使若得意者疏
致此致者譏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雖得意不
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
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
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是
君下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拔左傳
時趙鞅等來救曆也瓦內地接如彼傳上
鞅愚不取左氏爲義瓦爲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止亦不
以爲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
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
地不得意不致彼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
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
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
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譏與大夫
得意極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
疏及閻監毛本同鄂本脫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入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于瓦傳云晉士鞅拔左氏公會晉師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九月葬陳懷公疏諡法慈仁
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
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遑祀疏左
新君杜云從順也先公謂公也將正
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濟僖公以來昭
穆皆遍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
後漢書賈逵傳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
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
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

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灾康陵憲陵灾恭陵以序親秋爲藉世法灾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齊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齊僖公僖公薨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齊僖公是也彼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竊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孰謂注季氏之陪臣爲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有寶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爲重也疏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傳云唐石經諸本同閔本監本毛本同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猶俄頃也此從目非通義本作瞬云卧而瞋之曰瞬按卧而瞋之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暇安能尚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瞋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而鍛其板注以爪刻其贖斂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瞋又云鍛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且字依注疏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時至乎日若時而出〔疏〕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傳云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臨南者陽虎之出〔疏〕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也突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御之〔注〕注爲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林楚卽臨南也於其乘焉〔疏〕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疏〕俞氏樾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可通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

良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舊國服焉達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左傳陽越殿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卽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耙爲攡攡耙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驂卽此衢也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釋文作而墜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或曰弒干乘之主注時季氏邑楊倞注曰說讀爲脫義亦通○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仍淮南道應訓杖策銜上貫頤注策馬捶也呂覽審爲云杖策策杜注策馬撾也呂覽審爲云杖策策馬箠也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鄭孟氏今而還去舍于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雊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卽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又作却說文作㱿此以爲陽虎射之異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卽下云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門人○注二家至起兵○卽上傳云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何所不敢取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本又作却說文作㱿本或作巖亦音莊蓋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釋文莊本又作嚴亦音莊蓋舊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卽下云左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舊疏云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成爲終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革車一乘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日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曰追其將至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義通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丈選東京賦如也昭十二年傳子荷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予何皇疏如子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丈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形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賤而已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丈夫夫也從大從又又手也會意

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言必不敢追己賤而已疏義通云丈夫丈夫夫也丈夫陽虎自謂

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即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賤字从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賤讀爲俴俴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俴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俴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俴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二十二年傳曰俴而牙弒械成作賤者俴字借字耳上文曰賤而錢其板亦是借賤爲俴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趣駕飭而師至故曰僅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俴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爲證於是傅會之家遂謂魯論論藏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賤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

陽虎將來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荅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者疾之甚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荅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皇侃義疏引江熙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知何人尚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郎彼公斂處父蓋畏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入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校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衰也則廣韻之哀即衰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卒後孔子何得逆知其專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爲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注再言至遽意○原文闕趣駕注使疾駕疏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難強本趣耕注趣讀爲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噎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也既駕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

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臣也疏注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孟氏家臣也與何異僅然後得免疏通義云僅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國策云邯鄲僅存注僅裁懂即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音疏左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

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覲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疏傳寶

王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爲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判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爲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贄引禮半珪爲璋周

禮大宗伯以赤琥禮南方注半圭曰琥象夏物半死按琥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半玄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之義毛本半作珋下珋璧字皆从玉○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蒼諸侯純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主璋以朝聘璧琮以享琥璜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嘼嘼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嘼字誤从出旁釋文嘼嘼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裸段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嘼嘼盛盛莊矣盡是後仕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即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璧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皆是璋璧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注云唯人道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灌莫揮焉則營灌事祭宗廟舊疏禮圭以進君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紱然而途徐謂何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為郊天此章為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國事莫大乎祀祀與戎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肆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為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為說蓋亦以為郊天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奉引順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上章為祭宗廟舊疏亦通瑞贊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瓚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琥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通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為信何珪者瑞玉作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圭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以圭為瑞注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瑞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也又云合符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為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質信故用以朝天子則下所執則琮圭也諸侯所執以聘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外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此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

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享以起土功發眾何琮之為言宗也象萬物所成故以起土功發眾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凑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聘禮亨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眾者白虎通云璜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故以為發兵何也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象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亦與徵召取義為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發兵亦陰也故以發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皆是璋璧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章故謂之與弓繡質注質射也言大者力千斤疏弓穀梁以為武王之弋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即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氏有所見也○注質射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

射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射柢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射焉注射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附附撫也人所撫持也射即柢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射長其畏而薄其射鄭司農云柢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射射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柢即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射把中居弓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椹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椹質即質之異名○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弧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之邊將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立言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

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車書大弓者使若都以

國寶書微辭也疏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加繅畫純加次純周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緇純注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緣之緣曰純也毛本頗誤頗說文龜部龜甲邊也从龜甲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賜者賚之省賜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琦瑁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貨貝志元龜岠尋長尺二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尋亦段借字孟康曰尋龜甲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孚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髯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注易曰至吉凶監毛本作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舊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凶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

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呂證是大字○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末見龜者虎止竊弓章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爲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竊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蓍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上亦有矣故臧氏字龜有何僖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川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棁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爲周公受賜之魯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賓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即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璋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即竊其寶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閒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曰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孔子荅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土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愼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向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讀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大夫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寶皆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定哀之世文致大平可保用所以寶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則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玉當坐絕也

公羊義疏七十一　定九年盡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疏）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脉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蠆左氏作蘭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徵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注徵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公羊義疏七十一

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眩之者正言作徵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徵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徵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惡得之故故孔氏據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徒七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不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輒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徵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蓋則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徵弱也

冬葬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俟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俟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爲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爲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賴谷（疏）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補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齊侯處按齊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淮水在萊蕪縣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魯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曰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萬曆水發源於

此水經注朗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贛榆縣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言是也以甲山爲夾谷之證不易故月致地者頼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頼谷之會公至自頼谷注上平爲頼谷之會公至自頼谷之會公羊義疏七十一

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

疏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疏注致地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爲頼谷之會不得意致地故云頼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頼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相焉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子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幃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非齊君不免齊侯聞之遽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是乎有頰谷之會孔子與聞之遽歸魯侯必以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知禮而不果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是乎有頰谷之會孔子與聞之遽歸魯侯必以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歸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穫嘗據正穀梁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穫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靳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鄆城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鄆縣東北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案隱引左傳鄆讙及龜之田是鄆讙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彼傳云齊已取之矣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何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于至之驗○正以魯于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國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頻谷之會討殺侏儒簽云傳此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威劫齊侯方始歸之注義例閔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但區區以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汨曉魯政即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頻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相君而置夾谷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休惕之心以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人歸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偏好哉何名依違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討頻谷之會攻地此注及謝

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義運也謹也邑也龜陰田也舊疏云龜及龜之田是鄆謹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彼傳云齊已取之矣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何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于至之驗○正以魯于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國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頻谷之會討殺侏儒簽云傳此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威劫齊侯方始歸之注義例閔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但區區以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汨曉魯政即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頻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相君而置夾谷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休惕之心以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人歸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偏好哉何名依違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討頻谷之會攻地此注及謝

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可者禮記儒行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疏〕齊乘云邸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盬縣之邸鄉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邸費皆內邑不聽者

城邸郎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邸今其城無南面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邸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邸穀梁亦作邸自當以邸字爲正且邸邑屬叔孫氏故圍邸叔孫氏不當獨任爲季氏不當獨任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惡欲

師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疏左氏經脫下朱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次昭二十年朱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出奔陳則以欲師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二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彄作強彄巢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彄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爲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爲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鄫平疏注盟纖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鄫平務以德安近而疑遠當此之時魯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强連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子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梧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桃鄉四分屬起圖難矣春承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閻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據城費疏見襄七年○孔子年五十有一年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衝禦侮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閉外收

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內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謀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不必僅三月不違也是爲脅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禮記禮運云見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

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

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

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注二大至患之○郈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郈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人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迫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儿四十尺曰雉禮韓詩也鄭箋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五堵而雉

疏校勘記小雅鄭箋引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拼之云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文三有聲箋云築城伊減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之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十有二里而攻工記云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之制天子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一而已公羊義疏云十二月之二十八日時是當時之制大都於侯伯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百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十五里之城其積四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十五里之城其積六十五里爲方九里者四十五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五十五里之城其積一百里爲方十里者百里之城其積一百二十一里爲方十一里者百二十一里之城其積一百四十四里爲方十二里者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百六十九里爲方十三里者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百九十六里爲方十四里者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二百二十五里爲方十五里者二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二百五十六里爲方十六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二百八十九里爲方十七里者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三百二十四里爲方十八里者三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三百六十一里爲方十九里者三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四百里爲方二十里者四百里之城其積四百四十一里爲方二十一里者四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四百八十四里爲方二十二里者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五百二十九里爲方二十三里者五百二十九里之城其積五百七十六里爲方二十四里者五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六百二十五里爲方二十五里者六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六百七十四里爲方二十六里者六百七十四里之城其積七百二十五里爲方二十七里者七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七百七十六里爲方二十八里者七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八百二十九里爲方二十九里者八百二十九里之城其積八百八十四里爲方三十里者八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九百四十一里爲方三十一里者九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千里爲方三十二里者一千里之城其積一千六十一里爲方三十三里者一千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千一百二十四里爲方三十四里者一千一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一千一百八十九里爲方三十五里者一千一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千二百五十六里爲方三十六里者一千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千三百二十五里爲方三十七里者一千三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千三百九十六里爲方三十八里者一千三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千四百六十九里爲方三十九里者一千四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千五百四十四里爲方四十里者一千五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千六百二十一里爲方四十一里者一千六百二十一里之城其積一千七百里爲方四十二里者一千七百里之城其積一千七百八十一里爲方四十三里者一千七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千八百六十四里爲方四十四里者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千九百四十九里爲方四十五里者一千九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二千里爲方四十六里者二千里之城其積二千五十一里爲方四十七里者二千五十一里之城其積二千一百二十四里爲方四十八里者二千一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二千二百里爲方四十九里者二千二百里之城其積二千三百七十六里爲方五十里者二千三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二千五百五十一里爲方五十一里者二千五百五十一里之城其積二千七百二十四里爲方五十二里者二千七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二千八百九十九里爲方五十三里者二千八百九十九里之城其積三千七十四里爲方五十四里者三千七十四里之城其積三千二百五十一里爲方五十五里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里之城其積三千四百二十四里爲方五十六里者三千四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三千六百里爲方五十七里者三千六百里之城其積三千七百七十六里爲方五十八里者三千七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三千九百五十一里爲方五十九里者三千九百五十一里之城其積四千一百二十四里爲方六十里者四千一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四千二百八十九里爲方六十一里者四千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四千四百五十六里爲方六十二里者四千四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四千六百二十五里爲方六十三里者四千六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四千七百九十四里爲方六十四里者四千七百九十四里之城其積四千九百六十九里爲方六十五里者四千九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五千一百四十四里爲方六十六里者五千一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五千三百二十一里爲方六十七里者五千三百二十一里之城其積五千五百里爲方六十八里者五千五百里之城其積五千六百七十六里爲方六十九里者五千六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五千八百五十一里爲方七十里者五千八百五十一里之城其積六千二十四里爲方七十一里者六千二十四里之城其積六千二百一里爲方七十二里者六千二百一里之城其積六千三百八十四里爲方七十三里者六千三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六千五百六十九里爲方七十四里者六千五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六千七百五十六里爲方七十五里者六千七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六千九百四十五里爲方七十六里者六千九百四十五里之城其積七千一百二十四里爲方七十七里者七千一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七千三百一里爲方七十八里者七千三百一里之城其積七千四百八十四里爲方七十九里者七千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七千六百六十九里爲方八十里者七千六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七千八百五十六里爲方八十一里者七千八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八千四十一里爲方八十二里者八千四十一里之城其積八千二百二十四里爲方八十三里者八千二百二十四里之城其積八千四百九里爲方八十四里者八千四百九里之城其積八千五百九十六里爲方八十五里者八千五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八千七百八十一里爲方八十六里者八千七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八千九百六十四里爲方八十七里者八千九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九千一百四十九里爲方八十八里者九千一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九千三百四十四里爲方八十九里者九千三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九千五百四十一里爲方九十里者九千五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九千七百四十四里爲方九十一里者九千七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九千九百四十九里爲方九十二里者九千九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五十六里爲方九十三里者一萬一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三里爲方九十四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三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九里爲方九十五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七十六里爲方九十六里者一萬一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一里爲方九十七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四里爲方九十八里者一萬一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九里爲方九十九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十六里爲方百里者一萬一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一里爲方百一里者一萬二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里爲方百二里者一萬二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里爲方百三里者一萬二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十六里爲方百四里者一萬二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二十五里爲方百五里者一萬二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三十四里爲方百六里者一萬二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一里爲方百七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四里爲方百八里者一萬二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九里爲方百九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五十六里爲方百十里者一萬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一里爲方百十一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四里爲方百十二里者一萬二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九里爲方百十三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七十六里爲方百十四里者一萬二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一里爲方百十五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四里爲方百十六里者一萬二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九里爲方百十七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十六里爲方百十八里者一萬二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一里爲方百十九里者一萬三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里爲方百二十里者一萬三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里爲方百二十一里者一萬三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十六里爲方百二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二十五里爲方百二十三里者一萬三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三十四里爲方百二十四里者一萬三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一里爲方百二十五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四里爲方百二十六里者一萬三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九里爲方百二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五十六里爲方百二十八里者一萬三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一里爲方百二十九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四里爲方百三十里者一萬三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九里爲方百三十一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七十六里爲方百三十二里者一萬三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一里爲方百三十三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四里爲方百三十四里者一萬三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九里爲方百三十五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十六里爲方百三十六里者一萬三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一里爲方百三十七里者一萬四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里爲方百三十八里者一萬四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里爲方百三十九里者一萬四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十六里爲方百四十里者一萬四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二十五里爲方百四十一里者一萬四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三十四里爲方百四十二里者一萬四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一里爲方百四十三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四里爲方百四十四里者一萬四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九里爲方百四十五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五十六里爲方百四十六里者一萬四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一里爲方百四十七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四里爲方百四十八里者一萬四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九里爲方百四十九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七十六里爲方百五十里者一萬四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一里爲方百五十一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四里爲方百五十二里者一萬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九里爲方百五十三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十六里爲方百五十四里者一萬四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一里爲方百五十五里者一萬五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里爲方百五十六里者一萬五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里爲方百五十七里者一萬五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十六里爲方百五十八里者一萬五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二十五里爲方百五十九里者一萬五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三十四里爲方百六十里者一萬五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一里爲方百六十一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四里爲方百六十二里者一萬五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九里爲方百六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五十六里爲方百六十四里者一萬五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一里爲方百六十五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四里爲方百六十六里者一萬五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九里爲方百六十七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七十六里爲方百六十八里者一萬五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一里爲方百六十九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四里爲方百七十里者一萬五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九里爲方百七十一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十六里爲方百七十二里者一萬五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一里爲方百七十三里者一萬六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四里爲方百七十四里者一萬六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九里爲方百七十五里者一萬六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十六里爲方百七十六里者一萬六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二十五里爲方百七十七里者一萬六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三十四里爲方百七十八里者一萬六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四十一里爲方百七十九里者一萬六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四十四里爲方百八十里者一萬六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四十九里爲方百八十一里者一萬六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五十六里爲方百八十二里者一萬六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六十一里爲方百八十三里者一萬六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六十四里爲方百八十四里者一萬六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六十九里爲方百八十五里者一萬六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七十六里爲方百八十六里者一萬六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八十一里爲方百八十七里者一萬六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八十四里爲方百八十八里者一萬六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八十九里爲方百八十九里者一萬六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六百九十六里爲方百九十里者一萬六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一里爲方百九十一里者一萬七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四里爲方百九十二里者一萬七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九里爲方百九十三里者一萬七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十六里爲方百九十四里者一萬七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二十五里爲方百九十五里者一萬七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三十四里爲方百九十六里者一萬七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四十一里爲方百九十七里者一萬七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四十四里爲方百九十八里者一萬七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四十九里爲方百九十九里者一萬七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里者一萬七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一里者一萬七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二里者一萬七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三里者一萬七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四里者一萬七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五里者一萬七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六里者一萬七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七里者一萬七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七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八里者一萬七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一里爲方二百九里者一萬八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四里爲方二百十里者一萬八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九里爲方二百十一里者一萬八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十六里爲方二百十二里者一萬八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二十五里爲方二百十三里者一萬八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三十四里爲方二百十四里者一萬八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四十一里爲方二百十五里者一萬八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四十四里爲方二百十六里者一萬八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四十九里爲方二百十七里者一萬八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十八里者一萬八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十九里者一萬八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二十里者一萬八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二十一里者一萬八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二十二里者一萬八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二十三里者一萬八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二十四里者一萬八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二十五里者一萬八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八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二十六里者一萬八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一里爲方二百二十七里者一萬九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四里爲方二百二十八里者一萬九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九里爲方二百二十九里者一萬九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十六里爲方二百三十里者一萬九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二十五里爲方二百三十一里者一萬九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三十四里爲方二百三十二里者一萬九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四十一里爲方二百三十三里者一萬九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四十四里爲方二百三十四里者一萬九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四十九里爲方二百三十五里者一萬九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三十六里者一萬九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三十七里者一萬九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三十八里者一萬九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三十九里者一萬九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四十里者一萬九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四十一里者一萬九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四十二里者一萬九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四十三里者一萬九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九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四十四里者一萬九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一里爲方二百四十五里者一萬一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里爲方二百四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里爲方二百四十七里者一萬一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十六里爲方二百四十八里者一萬一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二十五里爲方二百四十九里者一萬一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三十四里爲方二百五十里者一萬一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一里爲方二百五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四里爲方二百五十二里者一萬一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九里爲方二百五十三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五十四里者一萬一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五十五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五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五十七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五十八里者一萬一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五十九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六十里者一萬一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六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六十二里者一萬一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一里爲方二百六十三里者一萬二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里爲方二百六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里爲方二百六十五里者一萬二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十六里爲方二百六十六里者一萬二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二十五里爲方二百六十七里者一萬二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三十四里爲方二百六十八里者一萬二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一里爲方二百六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四里爲方二百七十里者一萬二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九里爲方二百七十一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七十二里者一萬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七十三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七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七十五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七十六里者一萬二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七十七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七十八里者一萬二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七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八十里者一萬二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一里爲方二百八十一里者一萬三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里爲方二百八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里爲方二百八十三里者一萬三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十六里爲方二百八十四里者一萬三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二十五里爲方二百八十五里者一萬三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三十四里爲方二百八十六里者一萬三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一里爲方二百八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四里爲方二百八十八里者一萬三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九里爲方二百八十九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五十六里爲方二百九十里者一萬三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一里爲方二百九十一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四里爲方二百九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九里爲方二百九十三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七十六里爲方二百九十四里者一萬三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一里爲方二百九十五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四里爲方二百九十六里者一萬三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九里爲方二百九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十六里爲方二百九十八里者一萬三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一里爲方二百九十九里者一萬四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里爲方三百里者一萬四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里爲方三百一里者一萬四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二里者一萬四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三里者一萬四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四里者一萬四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五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六里者一萬四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七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八里者一萬四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九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四里爲方三百十里者一萬四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九里爲方三百十一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七十六里爲方三百十二里者一萬四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一里爲方三百十三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四里爲方三百十四里者一萬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九里爲方三百十五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十六里爲方三百十六里者一萬四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一里爲方三百十七里者一萬五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里爲方三百十八里者一萬五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里爲方三百十九里者一萬五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二十里者一萬五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二十一里者一萬五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二十二里者一萬五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二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二十四里者一萬五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二十五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二十六里者一萬五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二十七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四里爲方三百二十八里者一萬五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九里爲方三百二十九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七十六里爲方三百三十里者一萬五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一里爲方三百三十一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四里爲方三百三十二里者一萬五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九里爲方三百三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十六里爲方三百三十四里者一萬五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一里爲方三百三十五里者一萬一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里爲方三百三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里爲方三百三十七里者一萬一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三十八里者一萬一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三十九里者一萬一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四十里者一萬一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四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四十二里者一萬一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四十三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四十四里者一萬一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四十五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四里爲方三百四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九里爲方三百四十七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七十六里爲方三百四十八里者一萬一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一里爲方三百四十九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四里爲方三百五十里者一萬一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九里爲方三百五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十六里爲方三百五十二里者一萬一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一里爲方三百五十三里者一萬二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里爲方三百五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里爲方三百五十五里者一萬二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五十六里者一萬二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五十七里者一萬二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五十八里者一萬二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五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六十里者一萬二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六十一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六十二里者一萬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六十三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四里爲方三百六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九里爲方三百六十五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七十六里爲方三百六十六里者一萬二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一里爲方三百六十七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四里爲方三百六十八里者一萬二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九里爲方三百六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十六里爲方三百七十里者一萬二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一里爲方三百七十一里者一萬三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里爲方三百七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里爲方三百七十三里者一萬三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七十四里者一萬三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七十五里者一萬三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七十六里者一萬三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七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七十八里者一萬三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七十九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八十里者一萬三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八十一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四里爲方三百八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九里爲方三百八十三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七十六里爲方三百八十四里者一萬三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一里爲方三百八十五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四里爲方三百八十六里者一萬三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九里爲方三百八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十六里爲方三百八十八里者一萬三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一里爲方三百八十九里者一萬四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里爲方三百九十里者一萬四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里爲方三百九十一里者一萬四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十六里爲方三百九十二里者一萬四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二十五里爲方三百九十三里者一萬四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三十四里爲方三百九十四里者一萬四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一里爲方三百九十五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四里爲方三百九十六里者一萬四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九里爲方三百九十七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五十六里爲方三百九十八里者一萬四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一里爲方三百九十九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里者一萬四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一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二里者一萬四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三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四里者一萬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五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六里者一萬四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一里爲方四百七里者一萬五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里爲方四百八里者一萬五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里爲方四百九里者一萬五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十六里爲方四百十里者一萬五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二十五里爲方四百十一里者一萬五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三十四里爲方四百十二里者一萬五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一里爲方四百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四里爲方四百十四里者一萬五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九里爲方四百十五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五十六里爲方四百十六里者一萬五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一里爲方四百十七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十八里者一萬五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十九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二十里者一萬五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二十一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二十二里者一萬五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二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二十四里者一萬五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一里爲方四百二十五里者一萬一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里爲方四百二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里爲方四百二十七里者一萬一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十六里爲方四百二十八里者一萬一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二十五里爲方四百二十九里者一萬一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三十四里爲方四百三十里者一萬一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一里爲方四百三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四里爲方四百三十二里者一萬一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九里爲方四百三十三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五十六里爲方四百三十四里者一萬一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一里爲方四百三十五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三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三十七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三十八里者一萬一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三十九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四十里者一萬一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四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四十二里者一萬一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一里爲方四百四十三里者一萬二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里爲方四百四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里爲方四百四十五里者一萬二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十六里爲方四百四十六里者一萬二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二十五里爲方四百四十七里者一萬二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三十四里爲方四百四十八里者一萬二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一里爲方四百四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四里爲方四百五十里者一萬二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四十九里爲方四百五十一里者一萬二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五十六里爲方四百五十二里者一萬二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一里爲方四百五十三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五十四里者一萬二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五十五里者一萬二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五十六里者一萬二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五十七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五十八里者一萬二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五十九里者一萬二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二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六十里者一萬二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一里爲方四百六十一里者一萬三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里爲方四百六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里爲方四百六十三里者一萬三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十六里爲方四百六十四里者一萬三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二十五里爲方四百六十五里者一萬三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三十四里爲方四百六十六里者一萬三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一里爲方四百六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四里爲方四百六十八里者一萬三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四十九里爲方四百六十九里者一萬三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五十六里爲方四百七十里者一萬三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一里爲方四百七十一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七十二里者一萬三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七十三里者一萬三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七十四里者一萬三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七十五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七十六里者一萬三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七十七里者一萬三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三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七十八里者一萬三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一里爲方四百七十九里者一萬四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里爲方四百八十里者一萬四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里爲方四百八十一里者一萬四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十六里爲方四百八十二里者一萬四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二十五里爲方四百八十三里者一萬四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三十四里爲方四百八十四里者一萬四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一里爲方四百八十五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四里爲方四百八十六里者一萬四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四十九里爲方四百八十七里者一萬四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五十六里爲方四百八十八里者一萬四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一里爲方四百八十九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四里爲方四百九十里者一萬四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六十九里爲方四百九十一里者一萬四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七十六里爲方四百九十二里者一萬四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一里爲方四百九十三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四里爲方四百九十四里者一萬四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八十九里爲方四百九十五里者一萬四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四百九十六里爲方四百九十六里者一萬四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一里爲方四百九十七里者一萬五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里爲方四百九十八里者一萬五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里爲方四百九十九里者一萬五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十六里爲方五百里者一萬五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二十五里爲方五百一里者一萬五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三十四里爲方五百二里者一萬五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一里爲方五百三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四里爲方五百四里者一萬五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四十九里爲方五百五里者一萬五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五十六里爲方五百六里者一萬五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一里爲方五百七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四里爲方五百八里者一萬五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六十九里爲方五百九里者一萬五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七十六里爲方五百十里者一萬五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一里爲方五百十一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四里爲方五百十二里者一萬五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八十九里爲方五百十三里者一萬五百八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五百九十六里爲方五百十四里者一萬五百九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一里爲方五百十五里者一萬一百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里爲方五百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九里爲方五百十七里者一萬一百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十六里爲方五百十八里者一萬一百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二十五里爲方五百十九里者一萬一百二十五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三十四里爲方五百二十里者一萬一百三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一里爲方五百二十一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四里爲方五百二十二里者一萬一百四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四十九里爲方五百二十三里者一萬一百四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五十六里爲方五百二十四里者一萬一百五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一里爲方五百二十五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四里爲方五百二十六里者一萬一百六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六十九里爲方五百二十七里者一萬一百六十九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七十六里爲方五百二十八里者一萬一百七十六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一里爲方五百二十九里者一萬一百八十一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四里爲方五百三十里者一萬一百八十四里之城其積一萬一百八十九里爲方五百三十一里者一萬

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士云閩監毛本同閩大字本士作士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士當据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歛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馮不知我將弗堕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漏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汸曰昭圍成不月與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葭左傳瞶郎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郎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夏梁蛇淵洞〔疏〕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右傳所謂蛇淵洞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淵洞也大事表云蛇淵在今濟南府肥水曾固也大事表云蛇淵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蛇淵者泰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以書也此與彼同釋文作大廋云本又作蒐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太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慎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詞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欒孫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也直叛也疏人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難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据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洪縣衛始封時故都後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及字此及衛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鉏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邮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右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詠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注〕用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拨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納總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還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也君側之惡

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趙
簡子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
邑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
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臨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
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採蹤知緒但誅其意
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
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與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秉傳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興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寅士吉射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終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道之大防也後世嘉高宇文之徒猶記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

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不得就位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交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者出入無惡其出入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鄔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乃告鄔人曰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寅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保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是亦以其無君命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

文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也則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即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幾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桐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詳弒其君比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九終
公羊義疏七十一
常熟邵　元晉參校
子汝恭校字

公羊義疏七十二　何容陳立卓人著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疏〕禮記檀弓云公叔尤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此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戍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按尤朱戍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陽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嚴孫疏引世本云鞅子兼生昭子鞅鞅生趙陽兼即嚴也按左傳以陽爲戍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爲戍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此爲穀梁又誤陽爲鞅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閩云三

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厤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膚二傳作肩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義云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吳子光卒〔疏〕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圍廬卒故不地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遝卒于檇李七里通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釋文醉李本又作檇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出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大事表云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檇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檇李城在今浙江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檇李杜云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漢書地理志敗之儁李師古曰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槜李音醉越紀書諸兒綯故越地爲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醉皆方音之轉○壯月者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顧元日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挑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疏〕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舉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說文作賑鄭人讠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通○周

夏衛北宮結來奔

禮大宗伯疏云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器之屬也魯人賤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之義注飾祭器之屬也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何氏宰士也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冢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稱王人者何天子之士也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是也下士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名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春秋

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巾無刺譏之典但衛侯
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嗣賸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
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
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
曰之事書缺有間
不得據爲典要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鬼于比蒲注譏亟也疏一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
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
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
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
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二　五

者不受于廟疏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
見於郊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

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
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
以意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
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
若會于比蒲儻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
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
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
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
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
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
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
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
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
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
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出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
行弱羔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

樂以問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注故貶之歸
女樂不書者本以注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
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

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杜云魯邑大事表
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卽此今爲沂
州府莒州地霄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
二邑闕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
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殷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
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嫈亦約略言之耳一統
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
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
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
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
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
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證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
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鳌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
言之說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
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辟地而謂之辟然

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
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邾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
地名古霄邾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
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出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爲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
馬犁鉏曰子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孔子行
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在魯適
衛若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蜨蛇洞門大蒐雖
比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
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魯定公三十八年
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去
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之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祥不書當以衛世
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祥不書當以衛世
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蜨圍大蒐雖
曰勞民尚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足孟子所謂不
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
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日謂景公曰君何不迎

之重祿高位遺哀公故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果怠於政事且曰中不得稱證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申胥之介聖兮注介間也薄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聖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移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明年月不明故此注云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則定九年始爲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是也齊靈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騙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女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濫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饋亦饋字引論語作饋疑亦饋字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慶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或說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往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往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往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本出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云已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據食角疏注據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其角是也　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辜牛死乃免牛是也

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匡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滤而不可知注曼滤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汎濫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

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尚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湣而不可知即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徧食其身即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徧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徧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皋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應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以爲復矣所以爲重以爲復矣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丑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公羊義疏七十二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

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包氏愼言云五月辛亥日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不過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瀹滌潔清三牛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

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一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

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皆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三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卜筮玉兆瓦兆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瞀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虞氏之兆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占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之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猶彼義也

公羊義疏七十二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月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翬

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言轉卜吉者以僖三十一年郊牛之口傷不吉宜言三卜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皆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三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卜筮玉兆瓦兆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瞀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虞氏之兆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占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之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猶彼義也

竄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說苑修文云春秋曰王巾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皆會葬列士封疆輕重所守侯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父會葬其夫人薨君父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鄭畏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婣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弱死○舊疏云死而不弔也檀弓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者皆謂死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者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去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曾亦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列君父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鄭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弔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邘（疏）舊疏云左氏作邘擧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遂誤遂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隊傳作邘擧按邘渠渠隊擧音義皆通邑名莒縣有邘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邘邘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邘按唐

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隊石經公羊作邘隊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爲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邘隊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鄫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竟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疏）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弔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二十三日姒氏殺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卽鄫公之妾子○校勘記出鄫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疏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爲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爲妾也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得爲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七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爲君稱夫人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稱子也踰年卽位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氏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卽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注滅氏壽恭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

○衛蒯聵犯父命卽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弒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公羊義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注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鄫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弔遠則來奔喪於長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疏注校勘記出日下昃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昃改晨非注及疏同按穆文熙石經作昃殽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曰稷不夏鄰閣頌勑勞曰稷分維患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昃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諡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諡也作傳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璅齊地書緯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昃段借也包氏慎言云聲具正字也昃昃皆俗體側取其義稷段借也○注昃日至晡時○易豐卦系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昃月盈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曰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昃益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厠日在西方時側也從日仄聲易曰日厠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趨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昳

辛巳葬定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又有辛巳葬定七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殺梁亦作定七定姒之定姒之不稱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葬我小君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秋夫人皆書葬小君子般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故據以難正以春秋定姒殺梁亦作定七之日十

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春

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改自明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注哀未至正之○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其名爲一體不敢服君者爲一體不敢服其母今庶子承重故總是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爲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僖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若如左氏以定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不告月及閏月如哀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

當踰年稱夫人會子問曰誰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具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

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公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官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也彼引曾子問曰君薨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而遭小喪也其易喪者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虞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啟之先哀次之朝廟之奠及祖妣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公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官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也彼引曾子問曰君薨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而遭小喪也其易喪者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虞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啟之先哀次之朝廟之奠及祖妣

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服注殺猶竟也除服訖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反喪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君服其父母以下皆服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大功之麻不變緦麻之葛緦麻之麻不變君之喪既葬除之矣而有君服焉是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以君服其父母以下皆不得除也其非總長中降在緦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大功之麻不變緦麻之葛緦麻之麻不變者亦弗除服問云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總長中變三年之葛爲其降在緦小功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練祥祭也既服練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自長子之服今皆行注言今之除之喪既練祥矣疏云依禮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殺喪者已練祥矣疏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庶子爲後喪既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殺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包輕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絰者主於尊也既葬服上服六升以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絰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之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經帶婦人經也重既練之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經帶婦人經也重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著斬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云小功不易喪之練所謂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絰著斬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云小功不易喪之練所謂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服注殺猶竟也除服訖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反喪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君服其父母以下皆服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大功之麻不變緦麻之葛緦麻之麻不變君之喪既葬除之矣而有君服焉是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以君服其父母以下皆不得除也其非總長中降在緦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大功之麻不變緦麻之葛緦麻之麻不變者亦弗除服問云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總長中變三年之葛爲其降在緦小功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練祥祭也既服練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自長子之服今皆行注言今之除之喪既練祥矣疏云依禮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殺喪者已練祥矣疏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庶子爲後喪既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殺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包輕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絰者主於尊也既葬服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之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經帶婦人經也重既練之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經帶婦人經也重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絰易練之

公羊義疏七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
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
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
終矣二十七年薨盖曰哀周書謚法荼仁短折曰哀
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
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成復見者

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
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侯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
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并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出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爲明義之書豈以楚之德怨爲進退楚爲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爲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舊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發梁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疏）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禮未期其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鄫東田及沂西田（注）鄫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鄫東田鄫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鄫東沂西爲邑名按鄫東田沂西田謂近鄫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鄫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鄫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

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漷水出漷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水即費十九年收邾田自漷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爲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潘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戮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也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何衛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杜預注云戚今屬汲郡衛國縣西戚亭是也衛之河上邑舊爲衛之河上邑昌爲不言入于衛注據弗克納永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昌爲不言入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不言入于衛疏注據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爲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據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即是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

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輒則父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即宜遣迎尊崇國之義盡故曼姑可以仁至義盡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不貶蒯聵以起之也○注不去至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文是也○舊疏云知輒出奔不書者以納不可配無國文不書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以蒯聵對輒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蒯聵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科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乱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聵爲子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義傳爲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俾靈公蒯聵言之也穀梁傳不繫賊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文十四年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以納父不正貶之至義也○通義云明父至義也○注明父得有子而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以蒯聵對輒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蒯聵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科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乱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聵爲子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義傳爲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俾靈公蒯聵言之也穀梁傳不繫賊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去至貶也○舊疏云文十四年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以納父不正貶之至

剽曠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剽曠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負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解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剽曠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剽曠犯父之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立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栗同部字得假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疏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台里即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解詁箋云剽曠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不得有子者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剽曠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剽曠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得首不得有父之義也韋注沒貪也靈公逐剽曠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謚此文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謚此五字疏引雷次宗云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即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

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自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薨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闇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爲祖後爲之服斬爲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爲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即爲靈公子則輒實置剽曠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朱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趙體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剽曠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不得混爲一理乎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蠻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淮之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瀆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

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音竟爲楚所滅按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闕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傳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惡失親也疏注闕國至之辭○傳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蠲姑棄誰之命而得圍戚者閽之矣○注據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古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奉父命則有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順上文辭國輒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辭國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有此事也而所欲恃之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書之者弗子大夫之得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子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子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作距下同○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聵矣引傳十年

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拔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蒯聵已立蒯聵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蒯聵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蒯聵其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屬父母皆斬故即爲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屬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蒯聵得罪靈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似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弒父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殺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之於父天性也

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曰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蒯聵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則恐去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輒以辟之年輒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而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輒以辟之年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不得爲靈公後者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得拒之而已立與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曰可疏漢書傳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傳不疑傳亦云謂蒯聵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其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辭以王父命辭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命辭猶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詔以王父命辭也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輒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

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訛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嫌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正以父子私恩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以王事辭家事注讓靈公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讓靈公法也○校勘記云此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若仍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也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爲子拒父故不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爲子拒父故不爲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蒯聵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管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蒯聵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剡澤之盟叛晉連年與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猶知行母于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爲人子固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順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襄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哉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也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爲子拒父故不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爲子拒父故不爲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蒯聵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管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蒯聵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剡澤之盟叛晉連年與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猶知行母于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爲人子固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順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襄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哉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孫相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善伯討故曰主書善伯討正二則見之以輒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蒯聵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剡澤之盟叛晉連年與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猶知行母于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爲人子固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順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襄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哉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疏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

哀公孫越事
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至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而復毀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宣孝武孝昭其餘親盡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公羊經師之說也復立也易爲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宮言立疏注據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立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

也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疏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例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議者有所託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有事于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故鄰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鄰人襲鄆取之鄆本鄆國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爲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鄆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鄆人襲鄆取之遂爲鄆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鄆東折西田則鄆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鄆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鄆人襲鄆盡俘以歸鄆子日余無歸矣從拏于鄆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鄆國

宋樂大心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若殺大夫稱國則僖七年鄭殺其大夫

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荀甲父于衞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葬伯姬○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入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鷹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變闊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泰伯自昭定而後不至變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包氏愼言云公羊經三月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庚戌爲二月之二十有二日出盜殺云閻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惟穀梁經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皆作殺音弒惟穀梁經作弒此釋文反左氏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穀梁均疏本宜皆作弒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故據以弒何則經文作弒明矣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注據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稱人○疏○注宋人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彼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注賤於至稱人○舊疏

人執戎曼子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歸于楚爲一事矣○注拘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公子結師師滅頓以頓子嫳歸十

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即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京師同文據若以方伯待晉而以則醢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而亦微者自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二十八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此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大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衛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畀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畀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爲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爲楚執也晉爲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爲地震之應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鄗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蒲三字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丁耳

蒲社者何〔注〕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據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有之所以戒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左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

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薄姑即薄姑氏地作亂爲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謚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皆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誡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問于兩社是也若以爲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日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問固然何各國不閟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

注封土爲社疏社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爲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上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其言災

何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箕子之居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于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上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罶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槮以柴木離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棧廣雅釋木校橛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王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社櫬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國之義孟康曰辨布也布柴社國國作一見之氣也明爲戒也白虎通社稷篇曰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四方土以分諸侯使爲社以白像戒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四方土以分諸侯使爲社以白像戒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之揜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白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

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之尸是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不直言何以書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誡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誡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矣春秋之義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矣春秋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臼然象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災董仲舒對曰春秋災異之變國家之事大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大者在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災者譬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之間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譬論義較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譬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

知所懼戒不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聘命干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肌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城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以用毗字又譌作毗比部比密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曰人齊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據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據以難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爲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雉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而小祥又暮而大祥舊疏引鄭志荅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大功以下傳云喪數略也必謂齊之臣子服斬乃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數也范云不書葬言喪易以閏數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雉亦數月之物故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也傳云喪以閏數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常熟邵元晉參校字　子汝恭校字

公羊義疏七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六年盡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儀父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

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泗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泗水西南流人邾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拔邾之漆與閻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閻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泗東田水經負瑕泗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泗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泗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丘本篤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

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卽上二年伐邾婁取泗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兒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糾無乃近自相反乎糾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荼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糾君荼糾乃後立小白立乃後糾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爲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相足又何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糾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詐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

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荼云音舒舍荼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

亦不遑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君荼公羊作舍音舒便台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云舍者舒也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諸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弒而立者若未督弒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君而立者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爲誖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弒而乃以誖弒舍故特爲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此其爲誖奈何注問其義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嬖之子荼嬖未知孰是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爲君如欲立之則臣請

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云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盡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少其世賤無行明不正也穀梁傳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吾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左傳史記皆以陽生奔在景公卒後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子弟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爲制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相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案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案或用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案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郎師古所謂或用繒帛者說文木部案傳信也自謂木爲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爲制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相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案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案或用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案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郎師古所謂或用繒帛者說文木部案傳信也自謂木爲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爲制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相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案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案或用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案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郎師古所謂或用繒帛者說文木部案傳信也自謂木爲

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發兵五枚長五寸銷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傳信也如淳曰兩行書相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案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案或用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案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郎師古所謂或用繒帛者說文木部案傳信也自謂木爲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爲制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相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案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案或用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案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郎師古所謂或用繒帛者說文木部案傳信也自謂木爲

而小祥服期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盡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傳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又曰君父皆應三年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盡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郎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傳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又曰君父皆應三年景公病命國惠子高

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曩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往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謚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羔裘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吞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及期葢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諸大夫皆任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卽君牽牲夫人實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卽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葢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羊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大之實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貴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孺其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孺其宴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卽君牽牲夫人實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卽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葢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羊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大之實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貴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孺其宴飲疏

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卽君牽牲夫人實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卽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葢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羊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大之實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貴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孺其宴飲疏

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也注齊俗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疏注齊俗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

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飲以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人證其大于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人證其大于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囊

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茍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盜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諒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右以安孺子如賴去驚如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諒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諒弒

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舊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鄭解云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弒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校勘記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己酉一月之十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據當舉入爲重疏注據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人之以來者醜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壇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爲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人之以來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公伐而去他人人之以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以來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

解又云醜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諸魯之常文故曰醜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隔日入例者下有獲文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據以隧子歸不名經曷爲絕之惡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據倶以歸疏注據倶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沒其實也與以隧子歸同故云據倶以歸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曹掠以子益來獻于亳社四諸負瑕故有繹注據獲晉侯言獲疏注據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邾婁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爲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無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例言以來別其辭也醜順諱文不舉公

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辟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襲言來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襲矣○注曰者至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襲其君故書曰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絕見僖二十六年○絕爲絕之注據俱以隗子歸不名疏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

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都而都爲楚邑至哀十三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舄爲不言其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

滅注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極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據衛侯毀滅邢不諱疏注據衛王不諱○見僖二十五年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云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亦賂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若齊自取疏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

之范以邾子益爲齊甥本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解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注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僤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舊疏所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其實末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末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葢讙僤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讙僤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鄙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鄆師于雍丘疏注杜云鄆已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故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據詐戰言敗也疏注據詐戰言敗也○莊十三年夫敗績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鄢父是也敗于鄢父傳云此偏戰也舊舊以詐戰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

敗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陷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葢取禮記中庸云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義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而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正以僖十五年秦穆晉侯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日取某師此氏釋例謂晉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爲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舊疏云何易也帥師取宋師于鹹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止道故傳言詐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六年冬齊侯封來奔上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叅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傳異夷通○注卒葬略者寅稱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寅古音夷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蠻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夷狄能憂中國則夷狄之無則已其義疏七十四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舉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屠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斂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舉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屠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斂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不宜用也○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無軍旅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屠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斂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

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閉民夫而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譏而不征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則商賈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然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宣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出口錢以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宣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宣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去齒乃

忘本也因示不遇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舉吳以文姜之屬亦不舉國言之也○注不稱王諱之○舊疏云若穆夫人又言齊亦不舉國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舉諱言薨則嫌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類如定十五年宋公之妾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逡遒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巢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柘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逡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柘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云巍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駿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縣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鄖者古員聲單聲同部也通義云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　七十四　七

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報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殷曹匪風殷偕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蜙注同按注比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蠡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藏

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亾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疏解詰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推當時實測非不知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時哀用用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畢斂非也疏注前宋亡詐反○郎上九年宋皇瑗取鄆師于雍是也○注反猶報也○舊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陳哀公十年冬十有一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過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囚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門復其國合存故許綸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　七十四　八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注前宋至詐反○郎上九年宋皇瑗取鄆師于雍是也○注反猶報也○舊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陳哀公十年冬十有一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過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囚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門復其國合存故許綸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

不足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隱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篙又東過沛縣東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記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衞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其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國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夫差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流之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淸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賴漢志平丘縣南七里有黃池在沛州封丘縣南七里有黃亭亭近濟是也黃池不得在內黃

吳何以稱子注據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吳主會晉侯及也時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淄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縣薛侯殿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欲取甚不可忍言故深戒之使若吳大以

夷狄之強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敬序晉於上疏通義云吳自是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與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其言及吳子何注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疏注據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吳子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據而難之會兩伯之辭出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焉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陪尊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
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即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不見其事爲其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爲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據伯主人〔疏〕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也○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即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之是也

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益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慝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舉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爲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雅一種一則見吳之强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上至曼多○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也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注〕識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

帥小〔疏〕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犁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故何忌或言鳥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三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爲先自正而後正人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注先是至之費○用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據北斗言星名〔疏〕據北斗言星名

○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山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意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天道以從事也而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內而未遑治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至九采之國以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引鄭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沒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地寅星經亦云五行志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微君明也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微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日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簒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矢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夏時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周初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猶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麻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日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丰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

羽堂布政之庭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婚書道絕〔疏〕注周至之庭○舊疏引鶡冀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地寅星經亦云五行志向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氐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亾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正起刮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出此字徹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婚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意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天道以從事也而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內而未遑治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至九采之國以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引鄭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沒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兹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濤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据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自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爲瑞於周爲異義各有主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作今麟非常之獸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棄顏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鸜言有來而巢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　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汪祖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夫子補佐皆死者天將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據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艾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然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薪者矣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薪从斤从柴以手折取曰采故名爲新采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采非古文也包咸乾草曰芻摯折木枝曰薪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蕘之別新舊之新采采也在傳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文引賈逵曰周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大野獲麟在西明夫子道絜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艾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勑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疏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義云下當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依行夏之

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杜
西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
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
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者言狩者蓋據魯爲王而改正
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
而言狩矣○注蓋據至之時○據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
毛本同鄂本據作據孔叢子雜訓篇子問于思曰顏淵問
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平子思曰夏數得天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平天因改正朔若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
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以建寅爲人統
正月平旦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平旦爲地統周以建子
爲人統夜半爲人統三統之義夏殷變周變殷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
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
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
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
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當用
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
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蓋也據此則
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推
之曰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難異而田

公羊義疏七十五

獵祭祀搜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
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
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
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
之實不書正月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
明改周之正也大之山疏而言狩大得麟
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書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
太平之嘉瑞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
也易爲大之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
略微也新不者又微於士矣疏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
謂得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爲獲麟大之也易爲爲獲麟大
之注據鵜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據鵜至加文○昭
二十五年有鵜鴒來巢麟者仁獸也注獸如麈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

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
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
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
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云王以四尺二十九年傳
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由致于之說故服

公羊義疏七十五

虔注搜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
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麟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昭鳩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
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王而修正
母致子之義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者言狩者蓋據魯爲王而改正
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
而言狩矣○注蓋據至之時○據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
毛本同鄂本據作據孔叢子雜訓篇子問于思曰顏淵問
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平子思曰夏數得天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平天因改正朔若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
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以建寅爲人統
正月平旦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平旦爲地統周以建子
爲人統夜半爲人統三統之義夏殷變周變殷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
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
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
陽冬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當用
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
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蓋也據此則
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推
之曰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難異而田

獵祭祀搜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
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
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
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
之實不書正月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
明改周之正也大之山疏而言狩大得麟
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書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
太平之嘉瑞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
也易爲大之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
略微也新不者又微於士矣疏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
謂得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爲獲麟大之也易爲爲獲麟大
之注據鵜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據鵜至加文○昭
二十五年有鵜鴒來巢麟者仁獸也注獸如麈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

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
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
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
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云王以四尺二十九年傳
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由致于之說故服

公羊義疏七十五

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麏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
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
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
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別
麋腳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
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至○詩
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注上有至乃至○詩
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麏瑞應獸名孫炎云麏獸也未有符瑞
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
麟來文遲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其一上也王者不
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禽獸有
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良武而仁仁而有智智非時張羅則至明王動則有義爭則仁
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頂爲聖汉將興之瑞亦爲
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王以四夫大德者以昭二十九年傳
法是其賢者慶麟感而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泰監毛
本作俟注向皆至率舞○各本譌漠文毛本是改鳳俗字

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乘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援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名騶舍人云騶如馬而白一角有角者名麒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

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疑今何注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疏云害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麕字剜改同作古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麕云本又作麋亦作麐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麐即麐之隸變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麐而角是古本作麐按孔叢子亦作有麐肉而角疏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麟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鄧洪官書本皆作麐肉而角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宋薪獲麟知爲其出大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爲徵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而不當見而見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籙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曰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熟然而嘆是反袂拭面疏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面字亦作反袂拭面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以泣之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堪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弟沾袍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節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螟螽冬蹟彗金

精堉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
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后劉氏乃帝澤閔民之離害甚
久故豫泣也　疏　注袍衣前襟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
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褊也從衣金聲是當作沾祫交胜也
論語曰衣敝縕袍祫交胜也從衣金聲是當作沾祫祫是王仲
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狄拭面泣沾祫是王仲
任所見之傳亦作祫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狄拭面泣沾袍
下又云聖人喜復畏懼死亡下沾祫之泣據下作沾祫疑沾
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
證按傳若直作祫何注衣前襟者袍本作袌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廣
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是玉篇袌衣前襟也廣
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袌衣前襟也廣韻袌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
韻袌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
袍然則袍者袌之借字涕沾袍即涕沾袍作涕沾袍作涕沾襟非衣斂縕袍之袍
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
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
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祫之泣者以祫袍同物而祫爲
人所易曉故言祫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祫而後人改之也
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褐衣裒也段注云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七

文云裒裒也裒物謂之裒方言褌衣有
裒者趙魏之間謂之袏衣郭云前施裒囊也按前施裒囊即
謂右外祫方言無袍者謂之袏衣無右外祫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
者也褻衣無袍禮服必有裒上文之祁祁謂無裒者唐宋人
所謂衩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裒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
衣皆謂之襟被同祫謂交頷裒連于交頷故曰被
謂之褌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褌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
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剜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閻本
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
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訓賤者獲之
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
商德不作周德不亡周德不作春秋作
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
大錄雲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touch之常是其案圖
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救
○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木均
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
榮謂兄魂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
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
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斬宋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
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

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
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胜性合人仁故爲
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
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
爲火候既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
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
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
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
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
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肅能獲之○注西狩至
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
又云其人曰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
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文周文遇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
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
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
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
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
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析旦失簫亡其金虎
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爲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
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木卯金卽乙木歲授劉氏按緯言
興於豐在軫北卽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
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人秦宮是也

故曰泰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豪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瓜人爭權赤帝之精注瓜人項羽劉氏帝也御覽引而欲起也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大命隕顛泉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拉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側隱于中惻愠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人強陵弱眾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故賭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其德使民生於全育悉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麟乖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曰噫注噫咄嗟稅疏麟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注噫咄嗟稅○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噫咄嗟稅○說苑貴德云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喪予注噫咄嗟稅疏麟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注噫咄嗟稅○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噫咄嗟稅○說苑貴德云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喪予注噫咄嗟稅疏麟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注噫咄嗟稅○論語先進云子曰噫

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嗚歎傷之稅也或作意推南繆稱訓意而不藏是也或作爲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

噫咄嗟稅疏麟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之後其火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讖之曰有以麟告者以麟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火年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子路死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其發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發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三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二十九髮白三十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且鯉也死有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火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讖之曰有以麟告者顏淵死子路死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發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三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二十九髮白三十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且鯉也死有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一歲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並不著卒之年歲大五十以上曰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大五十以上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喪予

舊疏云自子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爲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爲校勘記云閩本剜改唐石經諸本同證作證監毛本承之西狩獲麟疏校勘記云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注就斷也舊疏云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注就斷也舊疏云顏淵死孔子曰噫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

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公羊傳連讖之曰有以麟告者以麟告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火年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與上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公羊傳連讖之曰有以麟告者以麟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火年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子路死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其發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三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二十九髮白三十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且鯉也死有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一歲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祝予

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祝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天祝予注祝斷也舊疏云祝斷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曾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聖人之類盜之殘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麟乃作○疏注據得麟而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爻之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爻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援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二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公羊義疏七十五

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韻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臧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斯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視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

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夜斷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說文遝迫也玉篇迫遂行相近又自部遝目相及方言云迫遝及也東齊曰遝或曰及州輔碑云遝事和熹后孝支皇帝劉寬碑云未深遝誅紂陳球後碑云遝宦沮齊俱以遝爲逮也釋言云逮遝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遝逮也方言又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

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期爲曾祖爲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記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閔隱桓莊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令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微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令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微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君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以君見恩嫌義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聞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所聞至是也○注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年杕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曰即成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
聞世不爲讓恩殺也○注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
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四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
按子赤卒不日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日
聞世臣之罪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
義云所聞者已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
已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
復仇納鼠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貶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
之世則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
其篡耶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
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曰言
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即其
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粲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
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
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據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
竟之文故也且以在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
卒則知今未終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
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

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
火王制作道備當授龔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
不終竟〔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
爲從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注
天地以至於五行○注據禮瑞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
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
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龍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
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
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
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
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
是星書月是月書雨木冰是木水火土即五行
木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
位先君被弒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哀痛不書即位文姜
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四時孰闕足四靈
爲畜也是亦即備義也益備即王道備故文邊注引元命包
云孔子曰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人道浹王道備
○繁露王道云孔子曰得大者賈賤反王道之本譏大王以

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
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
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者君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
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儿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于上人事備
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浹說苑至
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
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
王道備舊疏云浹亦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
祖以曾祖以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
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
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
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瑞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
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
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
周爲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
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
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
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顏容等皆以

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
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
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足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
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禮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
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
譏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
範五事二曰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
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
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騏者獲之則
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
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
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
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故禮記疏引熊
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
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
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其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庶
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皞同又出
鄂本效作劾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
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常而今不書下三時者
之君將亡欲別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
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

鍒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僖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朔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若子曷爲爲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姚氏範援鵠堂筆記云爲春秋如女爲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嫌其大據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爲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獲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難之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注撥治○舊疏云何氏以撥爲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王桓撥傳撥治也詩大雅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誦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上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堯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東金出軫握命孔符鵠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陽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仁合而演其文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而吉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顚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有此譖不絕下有此譖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云孔子曰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

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夏曰得麐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有此譖不絕下有此譖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云孔子曰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

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曰其諸以病桓與住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前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鼐援鶴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探山川變動參人民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兒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厤則落下閎之徒即所謂厤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占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皐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爲韶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變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諸與崇德致齡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感變于前故定四時成歲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注崇德至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嶽爲首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樂之屬也○注道同至堯舜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進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謂爲爲春秋損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台舊疏云制春秋（疏）舊疏云中庸云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作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自樂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爲君子慕之已亦預制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疏）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疏）舊疏謂制春秋之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代蒼黃書疏引王德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即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干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

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世家云子貢說魯哀公與季孫文武之盛德而諸之春秋以俟後世者也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德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益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圍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鄭

春秋者其推公羊子乎

公羊義疏七十五　艾

常熟部元吉參校　子汝嵓校字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傳注疏七行頂格閩監毛本改頂格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解詁序字閩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引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本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也此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三公官名淩先生曙公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謝露運管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卅日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書曰三公之前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曰彭宣爲大司空張禹爲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之官也若今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揩模之義也掾官屬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從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

何閻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荅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荅天子宝司徒儀曰掾屬則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眾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辟注太尉司徒司空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宮傳建武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掾史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掾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部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弗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章思謙春秋復作孝經欲不關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慿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鍼禁解又辟司徒舉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俾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遁甲圖籍莫不成誦門徒自遠方至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之學治古文者釋名釋言語云敘孝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詩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行於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迺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迺居志不載崇文總目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緒寺卿王益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六　三

昔者孔子有云疏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子曰噫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迹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益三千焉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吾志在春秋春秋卒年吾志已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上爲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鹿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孝經屬參石臺以孝經緯欲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曰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大孔子居正復制專制正朔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大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

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乃因史記作春秋繫周室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

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鄆妻叔姬卒傳云春秋譏喪娶仲遂卒於垂之類是也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是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鄆妻叔姬卒傳云春秋譏喪娶仲遂卒於垂之類是也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是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鄆妻叔姬卒傳云春秋譏喪娶仲遂卒於垂之類是也

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朔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以但書其日而已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其勢雖問不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廣引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

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毛本同是也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公羊義疏　七十六　六

木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平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聞于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譏人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時加釀朝辭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是也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又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兒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衞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不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貞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斥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藏宏等也藏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本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宋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援鶉堂筆記云二創疑亦上文誤爲俗儒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墨守在注傳之前硝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察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所聞異辭云是顏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閻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無駭帥師入極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乾鄙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食問主爲天因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舊疏云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藏宏等也藏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本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宋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

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荅云故隸
隱括此何義也曰知文檗括也括檗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
檗括又拘木必待檗之方檗假借作隱檗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檗括
括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郭曲之器採削者曰檗正方者
曰括舊云隱括合烝熏炙使之然也隱括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
舊云隱括合烝與括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檗括之旁多
祝文云檗興括射必能中近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
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檗括者矯制異
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擿謂之檗郭云擿猶小橛也按擿以
檗於檗而後可行是檗者所以檗其擿也如許云矢檗弦
隱之以阮皆讀爲檗括之檗注云安隱者皆謂檗括之而安也俗作安
檗括其民於
古云檗括共爲善收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鳥路卿書劫之以勢
隱括之以阮皆讀爲檗注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
檗注云安隱者皆謂檗括之而安也俗作安
檗括之旁多
檗括者矯制異
檗括
檗括
檗括